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楊家將

Author: active 16th century Damu Xiong

Release date: December 13, 2007 [eBook #23842]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楊家將 ***

Produced by Shiou-Yun Lin

第一回 歸故里賢臣遇害 獻駿馬壯士報仇

卻說北漢主劉鈞，聽知大宋平定各鎮，與群臣議曰：「先君與周世仇。宋主之志更不小，今既削平諸國，寧肯容孤自霸一方乎？」諫議大夫呼延廷出奏曰：「臣聞宋君英武之主，諸國盡已歸降。今陛下一隅之地，何況兵微將寡，豈能相抗？不如修表納貢，庶免生民之禍，而保河東無虞也。」劉鈞猶豫未決。

忽樞密副使歐陽昉進曰：「呼延廷與宋朝通謀，故令陛下納降。且晉陽形勝之地，帝王由此而興。無事則籍民而守，有警則執戈而戰，此勢在我耳，何必輕事他人乎？乞斬呼延廷以正國法。倘或宋師致討，臣願獨當之。」鈞允奏，令押出呼延廷斬首。國舅趙遂力奏曰：「呼延廷之論，忠言也，豈有通謀宋朝之理？主公若輒斬之，使宋君聞知，則征討有名耳。必欲不用，只宜罷其職而遣之，庶全君臣之義也。」劉鈞然其言，下令削去官職，罷歸田裡。

呼延廷謝恩而退，即日收拾行裝，帶家小直向絳州而去。歐陽昉尚不遂意，深恨呼延廷，欲謀殺之。喚過親隨人張青、李得謂之曰：「汝二人引健軍數百人，密追呼延廷安下處，盡殺之，回來吾重賞汝。」張、李領諾，即引健軍追趕呼延廷去了。

卻說呼延廷與一起人行至石山驛，日已晚，歇下鞍馬。是夜與夫人對席飲酒，自敘不幸之事。將近二更，忽聽驛外喊聲大振，火炬連天，人報有劫賊來到。呼延廷大驚，令家人速走。張青、李得部眾擁入驛中，將呼延廷老幼盡皆殺了，財寶劫掠而去。

時隨從人各自逃生，只有妾劉氏抱著幼子，走入廁中，保得性命。至四更，劉氏歎曰：「誰想我家遭此劫數，使我母子無依。」放聲大哭。忽有一人在後叫曰：「小娘子何故號哭？」劉氏星光之下，淚眼觀看。其人近前問曰：「汝是誰家女子，獨自到此？」劉氏位曰：「妾是本國諫議大夫呼延廷偏室，因回歸鄉裡，至此被強人劫掠，將一家盡皆殺死，只留得妾身同乳子，避於此間，無計可保，望尊官見憐。」其人聽罷，懷憤長呼曰：「吾乃河東府兩院領給，姓吳名旺。適聞殺汝恩主者，卻是歐陽昉親隨人張青、李得，假作強人到此。汝宜速抱幼子而走，不然一命難保。」道罷而去。

劉氏正慌間，忽驛外喊聲又起，一伙強人擁入，見劉氏，捉住來見馬忠。馬忠曰：「汝何處女子，抱著孩兒在此？」劉氏曰：「妾含冤負屈……」因將一家被害之故，備述一遍。馬忠曰：「適夜巡人來報，驛中有官宦被劫，我等正要來奪分金寶，原來有此苦事。汝若肯隨吾回莊，撫養孩兒長成，與汝報此冤仇，可乎？」劉氏曰：「妾有莫大之冤，何恤微軀？願從大王而去。」馬忠即引劉氏，回至莊上。將近天晚，馬忠安頓劉氏居莊，自與手下復口山賚去了。劉氏密遣人去驛中收殮其主屍首，埋於一處，立意只圖報冤，撫養孩兒。

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將近七年光景，孩兒已長成矣。馬忠與其子取名曰福郎，送往從師學業。其子生的面如鐵色，眼若環朱，貌類唐時尉遲敬德。雖是讀書，暇時便習兵法。年至十四五，走馬射箭，武藝通曉。使一條渾鐵槍，有神出鬼沒之能。馬忠見其雄勇，不勝歡喜。改名曰馬贊。一日，隨馬忠出莊外，見一起腳夫扛著大石碑來到，上寫道：「上柱國歐陽昉」數字。馬忠見了，憤怒變色。馬贊曰：「大人見此石碑，何故有不足之意？」忠曰：「看此歐陽昉名字，甚有傷吾心也。此人十五年前，害卻呼延廷一家。吾聽得呼延廷有子尚在，我若見他，便與之同去報仇矣。」贊怒曰：「可惜孩兒不是呼延廷之子，若然，即日報仇。」忠曰：「此事汝母更知其詳，可入問之。」

贊回莊，入見母劉氏，問歐陽昉害呼延廷一家之故。劉氏嗚咽灑涕而泣曰：「我含此冤恨，今十有五年矣。汝正是呼延廷之子，此父乃托養汝者也。」贊聞此言，昏悶在地。馬忠逕入，倉皇救醒。贊哭曰：「孩兒今日辭父母，便去

報冤。」忠曰：「他是河東權臣，部下軍士甚眾，如何近得？須用計策圖之。汝今後只稱我為叔。」贊拜曰：「叔叔有何計策教我？永不忘恩！」忠正思量間，忽報耿忠來相訪，馬忠即出迎接。

入至莊裡坐定，令贊相見。耿忠問曰：「此位是誰？」馬忠曰：「義子馬贊也。」乃問耿忠來此之故。耿忠曰：「適與強人相爭，贏得一匹好馬，名曰『烏龍馬』。將要送往河東，賣與歐陽丞相，因過尊兄莊上，特來相訪。」馬忠曰：「既賢弟有此好馬，不如只賣與小兒，就中更有事理。」耿忠曰：「吾與尊兄，義雖契結，勝如嫡親，汝之子即吾姪也，此馬便當相送。」馬忠大悅，因具酒禮相待。

馬忠席上因道起呼延廷一家被歐陽昉所害，此子是呼延廷親生，正欲報仇，不得其策。耿忠聽罷，憤然曰：「尊兄勿慮，吾有一計，可以殺歐陽昉也。」馬忠曰：「弟有何策？願指教之。」耿忠令贊近前，謂之曰：「汝今只將此馬送入歐陽昉府中，稱作拜見之物。他得此馬，定問汝要何官職，須道不願為官，只願跟隨相公養馬，彼必喜而收留。待遇機會處，因而殺之，此冤可報也。」贊拜受其計。是日席散，耿忠辭歸山寨。次日，贊拜別馬忠、劉氏，上馬登程。後人有詩為證：

豪毅英雄膽氣粗，軒昂人物世間無。此行必定冤能報，方表男兒大丈夫。

且說呼延贊離了馬家莊，逕赴河東，訪問歐陽昉府中，令人報知曰：「府門下有一壯士，牽匹好馬，要來獻與相公。」昉聽罷，即令喚入。贊到階下跪曰：「小人近販得駿騎，特來獻相公以為進見之禮。」昉曰：「汝何處人氏？」贊曰：「祖居馬家莊，小人姓馬名贊。」昉曰：「此馬價值幾何？」贊曰：「價值連城，」昉聽得，自思：「此人必圖做官。」令左右問之。贊曰：「不願為官，只願服侍相公一年半載，終是名分人也。」昉見贊儀表奇特，又送他這馬，不勝之喜，即收留為左右使喚。贊既欲行事，遂盡意奉承，極得昉之歡心。

開室七年八月中秋佳節，歐陽昉與夫人在後園涼亭上飲酒賞月。怎見得中秋好景？有蘇子瞻《水調歌頭》為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闈，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歐陽昉飲罷，酒醉，從人扶入書院中，憑幾而坐。贊隨至院中，自思：「此處不下手，等待何時？」正欲拔出短刀，忽窗外有人持燈籠進院，卻是管家來請昉安歇。贊即藏刀入鞘，歎曰：「此賊尚有餘福，須再圖之。」

卻說趙遂以歐陽昉專政已久，恐惹兵端。一日，奏知北漢主曰：「昉有擅殺之罪，陛下若不早除之，為患深矣。」會帥將丁貴等，力劾其罪。劉鈞乃降歐陽昉丞相之職，宣授為團練使之職。防恥與遂同列，上書辭歸鄉裡。漢主允其請。昉即日收拾行李，領從人離晉陽，望鄆州而去。不消一日，已到其家，諸親眷皆來稱賀，昉日具酒禮相待。

九月九日，卻是昉之生辰，準備筵宴，與夫人暢飲。呼延贊獨安外房，悶坐無聊。將近二更時分，出庭外閒行，但見月明如畫，西風拂面，贊仰面長歎曰：「本為父母報仇到此，不遂其志，蒼天能無憐及我那？」言罷揮淚入房，偃身而臥。忽窗前起一陣怪風，贊睡中見許多人滿身鮮血，向前抱著贊曰：「汝父被昉所害，今日可以報仇矣。」贊聽得，忽然覺來，只是夢中。

正在猶疑間，忽從人來叫：「馬提轄，相公有事喚汝。」藏了利刃，逕入書院中，見歐陽昉睡在牀上。昉曰：「吾飲數杯，宿酒未醒，汝在身旁，好生服侍。」贊應諾，因自忖曰：「此賊命合休矣！」約近四更，贊走出院外，見四下寂靜，正是：

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腰間取出尖刀，寒光凜凜，殺氣騰騰，復入書院，拿住歐陽昉曰：「汝認得呼延廷之子麼？」昉驚得心膽飛裂，連告曰：「饒我一命，家私盡付於汝。」話聲未絕，贊即揮刀，刺入咽喉。歐陽昉大痛無聲，命歸陰府。贊既殺歐陽昉，逕入內去，將夫人並至親男女四十余口盡皆屠了。靜軒詠史詩曰：

氣概凌雲孰可加？懷冤必雪震中華。全家竟殺伸深恨，始信皇天報不差。

贊殺出庭中，只有老嫗跪在階下，告曰：「乞饒殘生。」贊曰：「不乾汝事，急去收拾金寶與我。」老嫗進房，將緞帛金銀，裝作一車，與贊帶回。贊臨行，以血書四句於門曰：

志氣昂昂射鬥牛，胸中舊恨一時休。分明殺卻歐陽昉，反作河東切齒仇。

呼延贊寫罷，騎了烏龍馬，並帶金寶，連夜回見其母劉氏，具道殺死歐陽昉一家四十余口，並取得金帛而回。劉氏大喜。次日，與馬忠相見，忠問曰：「報得仇否？」贊答曰：「賴叔叔之福，將昉老少一家誅戮殆盡，臨行留有字跡四句。」馬忠問曰：「字跡如何道？」贊以其詩告之。忠驚曰：「倘漢主得知，則吾家有滅族之禍！汝速宜收拾盤費，往賀蘭山，投耿忠、耿亮二叔叔，以避其難。」贊領命，即日拜別父母而去。

第二回 絳州城張公環設計 新建寨呼延贊逞能

卻說呼延贊辭過父母，匆忙上路。正值十月天氣，寒風襲面，落葉蕭條。贊在路行了數日，望見前面一座惡山。贊思曰：「此處必有強人出沒。」道未罷，忽山坡後一聲鼓響，走出幾個強人，攔住去路，問贊索買路錢。贊怒曰：「天下之路，安得汝賣？勝得我手中利刃，則與汝錢；不然，將汝頭來試刀，小頭目大怒，綽刀向前，與贊才交一合，被贊劈死坡下。內中乖的，急上山報知耿忠曰：「山下有一壯士經過，小頭目問索金銀，已被殺死。」耿忠大驚，即上馬來看，見贊正與眾頭目相鬥，忠認得是贊，忙喝曰：「姪兒不得動手！」贊抬頭視之，慌忙下拜。

耿忠引贊上山，與耿亮相見畢，忠問所來之由，贊將報仇之事並血書四句，一一道知。「今父親著小姪，逕投二

位叔叔避難，不想有傷部下，望乞恕罪。」忠曰：「汝乃誤耳，何罪之有？」即令手下擺酒相待：忠因曰：「我等屯聚於此，以觀時變，汝既來，則為第三位寨主。」贊拱手拜謝。自是贊居寨中，打官劫舍，出無不勝。

一日，贊與耿忠兄弟議曰：「河東旁郡，多有錢糧。叔叔借我軍士三千，往蜂州劫掠而回，可應二年之用。」忠笑曰：「絳州是張公瑾鎮守，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若去必遭其擒也。」贊曰：「小姪若折一軍，情願償命。」耿忠見贊如此志氣，便與軍士三千。贊即披掛上馬，扯起令字旗，上寫「河東切齒仇」五字，引著三千兵來到絳州城下，將城圍了。大叫：「好好將府庫錢糧獻出則退；不然，攻入城中，恣意劫掠。」守軍報與公瑾知道。公瑾自思：「賀蘭山有新賊呼延贊，英雄之士，必是此人作亂。」吩咐軍士二百人：「多設弓弩，埋伏吊橋兩邊，待吾誘而擒之。」軍士得令，自去埋伏不題。

公瑾披掛上馬，引五百軍出城迎敵。呼延贊跨著烏龍騎，直奔軍前，大叫曰：「我來別無他意，只問庫中借黃金三千兩。」公瑾怒曰：「強賊急退，尚留殘生；不然，擒汝獻主，碎屍萬段！」贊大怒，舞槍躍馬，直取公瑾，公瑾舉槍來迎。

二人交戰三十余合，真如猛虎相鬥，不分勝負。公瑾再戰佯輸，走過吊橋，贊勒馬趕過橋去。忽一聲鼓響，兩邊伏兵並起，箭如雨落。贊大驚，跑馬急殺回，所部三千嘍囉，射死一半。公瑾亦不追趕，收兵還入城中。

卻說呼延贊不敢回見耿忠，單馬奔小路逃走。將近一更，又被伏路嘍囉拿住。正是：

才脫虎坑逃得去，又遭機阱捉將來。

眾叟羅將贊縛上山來見馬坤父子。坤問曰：「汝乃何人？」贊曰：「小人是相國之子，複姓呼延，名贊，走錯路途，被大王部下所捉，乞饒性命。」馬坤大怒曰：「近聞汝圍絳州，將劫府庫，尚來瞞我！」即令將陷車囚起，連夜點二百餘人，解送呼延贊入絳州請賞。僕羅得令，將贊解出山下。眾人相謂曰：「我大王與八寨大王有隙，只恐前面奪了呼延贊，我等如何分說？不如前面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罷。」前到攔路虎門首，叫聲：「借宿。」有守門者出來看之，見一伙強人，解一陷車來到。守門者曰：「夜已深矣，汝等借宿，休得驚動大王。」眾人齊道：「我等自有方便。」即將陷車推入後亭去了。

時有八寨主李建忠，為入西京勾欄內看戲，被官拘察拿住，囚於牢中四年，因越獄走回，亦在攔路虎家借宿。步出門外，聽見守門人大驚小怪，乃問曰：「汝等相議何事？」守門者曰：「太行山馬大王，令二百人解呼延贊與張公瑾請賞。」建忠聽得，自思：「我在西京牢內，聞得贊乃英勇之士，因何被他拿了？還當救之。」即提樸刀亭後，大叫曰：「誰敢監囚贊將軍者休走！」眾嘍囉驚散而去。建忠打開陷車，取出呼延贊，在星光之下相見，贊曰：「是誰救我？恩德難忘！」建忠曰：「我乃第八寨李建忠也，都是一家兄弟。」即賜與衣服。

次日，帶贊回新建寨。人報知寨主柳雄玉，雄玉大驚，即出寨迎接，果是真實。雄玉邀入帳中坐定，不勝之喜。因問：「何以得回？」建忠將越獄之事道知。雄玉曰：「自尊兄離寨之後，手下單弱，彼六寨主羅清每年來討贊土錢，甚被擾害。」建忠大怒曰：「此賊再來，吾當生擒之！」雄玉因問：「回來此位是誰？」建忠曰：「相國之子呼延贊也。」雄玉曰：「久聞其名，今幸相會。」即令左右設酒慶賀。

三人正飲之間，忽報：羅清同五六百人來山下討半年賃土錢。柳雄玉聽得，不敢問。贊覷定建忠曰：「乞借鞍馬衣甲，生擒羅清來獻，以報哥哥救命之恩。」建忠喜曰：「吾知賢弟足是其敵也。」即付與鞍馬盔甲，點嘍囉二百，隨贊迎敵。

贊披掛齊備，辭二位而出，向山下大叫：「羅寨主來此何干？」清曰：「特來問柳寨主討半年賃土錢。」贊怒曰：「汝既以兄弟相處，急早退去，免傷和睦；不然，特擒汝入山以獻。」清曰：「無端匹夫！與汝何干，而來撩耶？即挺槍躍馬，直取呼延贊。贊即舉槍相迎。二人交戰，未及五合，贊輕舒猿臂，將清捉在馬上，殺散余眾，縛羅清上山，來見李建忠。

建忠大喜，將清吊在柱上，曰：「待緩緩誅此逆賊。」令具酒慶賀。不想羅清敗眾，報與第五寨大王張吉，再點二百人，全裝貫帶，喝喊連天，來攻新建寨。李建忠與贊正在飲酒，聽得山下金鼓不絕，人報：五寨主引兵來救羅清。贊怒曰：「待一發擒剿此輩，以除心腹之患。」即辭建忠，引眾人出寨。

排開陣勢，贊喝問：「前面強賊何人？」張吉認得是贊，乃曰：「好好放出羅寨主還我，饒你性命；如若不從，教你目下受災。」贊大怒，挺槍直取張吉。張吉掄刀來迎。剛鬥二合，被贊一槍刺於馬下。眾人見殺了主將，各自丟戈拋戟而走。贊乘勢追入寨中，將所聚金銀，盡數劫取，放火焚其山寨而回。建忠、雄玉見贊又勝一陣，大喜曰：「賢弟威風，果不虛傳。」仍令坐席飲酒。建忠喝左右殺取羅清心肝，作供酒之肴。三位開懷暢飲。不題。

卻說敗兵走投太行山，見馬坤，說知羅清、張吉被贊所誅。馬坤大怒曰：「不誅此匹夫，何以泄吾憤！」即令長子馬華，率五百精勇，殺奔新建寨來。遲卒報知李建忠，建忠曰：「馬坤欺人大甚，吾當出馬擒之。」贊曰：「不勞尊兄神色，待小弟明日定下計策，擒此惡黨，以伸前恨。」建忠依其議，下令眾人堅守寨柵，明日出戰。眾人得令，各自整備去了。

呼延贊回到帳中，思量捉馬坤之計。俄而睡去，忽見個火球滾入帳中，贊夢中趕將出去。至一所在，盡是金窗朱戶，宮宇巍然。贊直入內，卻不見那火球。旁邊轉過一人曰：「主人候將軍多時矣。」贊曰：「汝主人是誰？」其人曰：「請入內便見。」逕引贊入殿中。見一員猛將，端然而坐，覷定呼延贊曰：「你道天下只你一個會武藝麼？」贊答曰：「小人一勇之夫，何足掛齒！」那員將道：「且去教場中，吾有事講論。」

贊即隨到教場亭上坐下。那將令左右以鞍馬軍器付與贊，曰：「你有甚武藝，試演一遭，與吾觀之。」贊領諾上

馬，將平生所學顯出。那將笑曰：「此不足為奇。」喚左右牽過自己馬來，謂贊曰：「吾與君較一較勝負。」贊自思：「適間留一路槍法未使，且與他比較刺之。」乃上馬與那將場中比較。二人鬥上數合，贊揮起鋼槍，被那將轉過驍騾，挾下馬來，連喝曰：「吾弟牢記此一法。」贊愕然覺來，卻是夢中，視身上衣甲尚在。贊思奇異，便喚小卒入，問曰：「此處莫非有神廟乎？」小卒曰：「離此一望之地，有一座古廟，年深荒蕪，無人祭賽。」

贊於次日帶小卒來看其廟，見牌額寫道：「唐尉遲恭之詞」。步入殿上，見神像與夜來所夢無異。贊曰：「怪哉！此乃神力相助也。」即倒身四拜，當神祝曰：「若使呼延贊久後發跡，必當重整詞字，以報神功也。」拜罷，與小卒回見李建忠。建忠曰：「賢弟那裡得此衣甲？」贊道知夜來所夢之事。建忠喜曰：「此乃神靈相助，吾弟當有大富貴之分。」

正講話間，忽報馬華在外搦戰。贊辭卻建忠，綽槍上馬，引眾人出寨迎敵。對陣馬華舉鞭指而罵曰：「誅不盡的狂奴！好好將羅清放出，免得自家相並；不然，碎汝屍為萬段。」贊大笑曰：「汝將來與羅清同一處死那。」華大怒，舉槍直取呼延贊。呼延贊約退數步，兵刃相迎。未及兩合，被贊挾住槍梢，活活捉住，令人押上山來見李建忠。

華之敗兵歸報馬坤曰：「小將軍被贊活捉而去。」坤大驚曰：「此賊真乃雄勇。」即令次子馬榮，部健勇二百人，前去救取。贊聽知太行山人馬又到，列下陣勢。馬榮橫刀於馬上叫曰：「好好將吾兄放出，佛眼相看；不然，殺汝片甲不留。」贊怒曰：「待擒著汝一同發落。」即挺槍縱騎，衝過陣來。馬榮掄刀回戰。二人在山坡下鬥上二十余合，不分勝負，贊乃佯輸，走回本陣。馬榮不捨，驟騎急追。轉過坳後，贊按住神槍，專待馬榮將近，綽起金鞭，喝聲：「著！」從背上打下。馬榮口吐鮮血而走。回到寨中見馬坤，說贊英雄難敵，馬坤憂悶不已。

坤有女金頭馬氏，見父面帶憂色，因問曰：「爹爹何故不悅？」坤曰：「今被新建寨副賊呼延贊，捉去汝長兄，又打傷二哥，思量無人敵之，是以納悶。」馬氏曰：「爹爹不須煩惱，待女孩兒前往擒之。」坤曰：「此人英雄莫敵，只恐汝勝不得他。」馬氏曰：「當用奇兵捉之，先埋伏勇壯於山側，若戰不勝，引入伏中，必落圈套。」坤依其言，即與七千人前去對敵。

呼延贊知之，當先出馬，大叫：「來將即令寨主歸順，免遭吾焚戮；不然，剝汝等無葬身之地。」馬氏大怒，舞刀躍馬，直殺過來。呼延贊拍馬迎之。二人戰上三合，贊勒馬趕上一里地位，見山後隱隱有伏兵之狀，遂回馬不追。兩下各自收軍。

馬氏回見坤曰：「呼延贊深知兵法，不能勝之矣。」坤愈不悅。忽小卒來報：「山後一彪軍馬來到，不知是誰。」坤聞知，即令人哨探，回報第一寨主馬忠也。坤出帳迎接。馬忠與劉氏安下人馬，入寨中相見畢。坤曰：「久違賢弟，一向消息不聞。」忠曰：「懷想大哥多日，今特來相訪。」坤令左右設酒醴相待。

眾人飲至半酣，馬忠見坤有憂色，因問：「尊兄何故不悅，莫非以小弟來擾乎？」坤曰：「賢弟道差矣，吾兄弟即同一家人，豈有厭棄之意？爭奈第八寨有新來呼延贊，每與各寨相講，近日捉去吾長子，無人救得，是以納悶。」忠聽罷，乃曰：「既如此，不須煩惱，小弟當出力相救。」坤曰：「此人亦是勁敵，不可小覷。」忠曰：「自有方略降之。」即辭卻馬坤，與劉氏，引本部人馬，來至山下。

第三回 金頭娘比武招親 楊令公出兵助戰

卻說馬忠、劉氏來到山下，果見對壘呼延贊全身貫帶而出，大呼曰：「殺不盡的黨類，尚敢來相爭耶？」劉氏拍馬向前，認得分明，乃喝曰：「福郎不得無禮！」贊聽罷，猛然抬起頭來，見是母親，即丟槍下馬，拜伏路旁曰：「不肖子得罪母親。緣何至此？」劉氏曰：「汝起來，去見叔叔。」

贊乃隨母入軍中見馬忠。畢，忠曰：「聞汝在耿忠寨裡，誰知在此相鬥？馬坤是我結義兄弟，汝即宜前去伏罪。」贊曰：「前日孩兒擒他長子入山，又打傷馬榮；若去相見，恐有不測之禍。」忠曰：「有我在，無妨。」

贊乃領諾，隨馬忠入坤寨，來見馬坤。忠曰：「小兒不識尊兄，冒犯罪重，望乞恕宥。」坤驚問其故。忠以贊之本末道知。坤歎曰：「不枉相國之子也。」贊向前拜曰：「小姪肉眼不識伯伯，全賴扶持，恕小姪之前衍。」坤曰：「汝本不知，豈有相怪之理？」即令排筵席慶賀。

坤喚榮出相見，榮見贊似有報愧。贊曰：「冒犯哥哥，萬乞赦宥。」榮亦以禮待之。是日，寨中大吹大唱，眾人歡飲。有詩為證：

豪傑相逢不偶然，一時會聚義全堅。
未交扶佐中朝主，先有威聲震太原。

馬坤因謂忠曰：「吾有一事相稟，未審賢弟允否？」忠起曰：「尊兄所命，安敢有違？」坤曰：「小女金頭娘，貌雖醜陋，頗有武藝，若不嫌棄，願與贊結百年之歡。」忠拱手謝曰：「尊兄若肯憐愛，厚德難忘。」馬坤即令人道知金頭娘。金頭娘笑曰：「嫁與亦無妨，只不知呼延贊武藝如何？前日交鋒，未分勝負；今再與比試，若能勝我，則許從之。」小卒出，告之馬坤。馬坤曰：「小女幼習未除，要與呼延將軍比試，亦不礙事。」忠即令贊與馬氏相較。贊領諾，披掛上馬，出場中。馬氏亦貫帶而出。

二人於教場中，再決勝負。馬忠、劉氏、馬坤等，立於寨門外觀望，見二人各舉軍器，鬥上二十余合，勝負不分。馬氏自思：「贊之槍法極熟，且試他射箭如何。」即勒轉馬韉，望將台而走。贊思曰：「此必欲以箭驚我，待趕去看他如何。」

亦驟馬緊追去。馬氏待其相近，彎弓架箭，一連放出三矢，盡被贊閃過。贊曰：「偏我不會射箭？」復回馬，引馬氏趕來，拈弓在手，扣鏃而射之，其矢正中馬氏頭盔。眾人喝彩。馬忠跑出陣來，叫曰：「一家人，休得相並。」二

人乃各下馬，進入寨中。坤笑曰：「贊將軍武藝精乎？」馬氏低頭不答。坤知其意，即令焚香為誓，將馬氏嫁與呼延贊。贊拜了父母，稱謝馬坤。是日，眾人盡歡而散。

次日，贊入見坤曰：「小婿回山寨見李建忠，送還小將軍。」坤大喜，即令人送贊登程。贊歸見李、柳二人，備道會著父母，及與馬氏成親之事。建忠喜曰：「此事皆非偶然也。」贊曰：「日前捉得馬華，當送還之。」建忠曰：「如今即是一家，豈有相害之理？」即著人於寨後取出馬華。馬華疑加謀害，嚇得心驚膽戰，汗透重裘。建忠曰：「茲有喜事相報，幸勿驚疑。」遂把成親完娶之事，一一次序道知。華始變憂為喜曰：「既如此，列位都該請過小寨相會。」建忠曰：「將軍先請，吾吩咐手下便來也。」馬華即辭建忠而去。

時柳雄玉不欲行。建忠曰：「若不去，恐彼致疑，正當與之相會，以釋其舊怨耳。」即日與贊等齊到太行山，令人報與馬坤。坤即出寨迎接。眾人入帳中，相見畢，建忠曰：「如今義同兄弟，患難正當相救，勿使再致相爭，有傷和氣。」坤大悅，請馬忠、劉氏相見。忠曰：「小兒多得賢兄救護，恩德不忘。」建忠曰：「贊將軍終非久淹之人，他日必當大貴。」坤令安排筵席慶賀。是日，眾豪傑依次而坐，開懷暢飲。

酒至半酣，忽報：「山下有五千餘軍馬來到，不知是誰。」贊曰：「才得安靜，又有爭鬧。」便要點人馬迎敵。馬坤曰：「待吾自去看之。」即引二百人下山探視，卻是幽州耶律皇帝殿前名將韓延壽。坤問曰：「將軍來此何干？」延壽曰：「耶律皇帝已歿，今立蕭太后登寶位，我奉令旨，來取將軍回國，共佐新主。」坤曰：「既奉有令旨，敢不回國！將軍且同入山寨，與兄弟等相見，再作商議。」延壽應諾，將人馬屯於山下，與坤入到山寨。

坤令眾兄弟出來相見畢，仍整筵席款待延壽。坤席上謂贊等曰：「我只因耶律皇帝無道，隱入太行山，今近十五年矣。聽得國中已立蕭太后為主，有旨來取。寨中約有七千人馬，留二千與汝，同吾女鎮守，吾率五千，帶華、榮二人回國。若有書來召汝，即便相應。」贊等領諾。次日坤辭眾人，與延壽高大行山。馬忠籌送出五里路外而別。坤父子帶人馬自赴幽州。不題。

且說呼延贊同眾人回至寨中，招軍買馬，專待朝廷招安。開寶九年三月，宋太祖聞劉鈞嚴設警令，日夕操作軍馬，與趙普等議征伐之計。普奏曰：「未有可乘之機，陛下尚容再議。」帝意未決。適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入奏邊事，乃言：「河東文武不睦，陛下宜乘其亂而圖之。」樞密使潘仁美亦奏親征。太祖乃下詔，以潘仁美為監軍，以高懷德為先鋒，統十萬精兵，剋日離沛京，望潞州征進。

消息傳入晉陽，劉鈞大驚，即召文武商議。趙遂奏曰：「主公勿憂，宋師連年征戰，軍士懷怨。臣提一旅之眾，出潞州迎敵。」劉鈞允奏，即以遂為行軍都部署，劉雄、黃俊為正副先鋒，點兵五萬，前御宋師。趙遂得令，即日部兵，來到潞州界下寨，遣人緝探宋兵動靜。回報：「宋師離潞州二十里駐紮，旗鼓相接，聲勢甚盛。」趙遂得報，次日與劉雄、黃俊，引兵殺奔潞州而來。

宋前鋒高懷德已列下陣勢，兩軍對壘。懷德橫槍立馬於陣前，北陣中趙遂躍馬而出，手捻銅刀，厲聲大罵曰：「宋將不識時勢，敢侵犯邊界！」懷德大怒，挺槍躍馬，直取趙遂，趙遂掄刀來迎。兩軍相交，戰上十數合，不分勝負。漢先鋒劉雄，見趙遂勝不得宋將，舉方天干出陣助戰。宋將高懷亮怒目睜睛，舞竹節鋼鞭來敵。劉雄鬥不數合，被懷亮打中頭腦而死。趙遂撥回馬便走，懷德驟馬追殺。潘仁美驅動後軍，乘勢掩殺。北兵大敗，死者無算。高懷德、高懷亮直趕二十里而回。

趙遂大敗一陣，走入澤州駐兵，與黃俊等議曰：「宋兵雄猛，宜遣人往晉陽求救，以保此城。」俊曰：「事不宜遲，若待宋兵圍城，則難為計矣。」遂即差人星夜赴河東，奏知劉鈞。劉鈞曰：「趙遂始出兵輒敗，誰可出兵以應之？」丁貴進曰：「此行他將非宋之敵，主公須再召山後楊令公，發兵來救，可退宋師。」劉鈞依其言，即遣鄭添壽為使，齎金寶，逕詣山後，來見楊令公，遞上詔書曰：

北漢主劉鈞詔示：近因宋師入境，命趙遂率兵拒御，潞州之戰，敗走澤城。孤以羽書報知，確有燃眉之急。令公擁重兵於山後，志存忠義，當赴國難。詔書到日，宜即發兵來應，勿負孤望。

楊業得書，與諸將議曰：「往年周主下河東，吾父子大勝其軍，足以振威矣。今宋師又至，漢主復下詔來召，還當救之。」道未了，七郎曰：「中原軍馬甚盛，大人此一回且莫發兵，待宋師將困河東，救之未遲。」王貴曰：「小將軍道差矣！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嘗言：『救兵如救火。』若待宋師臨城，則成涓涓之勢，徒勞無益也。正須亟出兵相援，庶表忠國之志。」楊業然其言，乃令長子淵平守應州，自與王貴部兵，即日赴晉陽，來見劉鈞。山呼畢，劉鈞以賓禮相待，賜賚甚厚。業拜謝而退。

次日，劉鈞設宴於中殿，款待楊業。楊業奏曰：「陛下召臣退敵，未能寬慰主憂，何敢受宴？」鈞曰：「卿之威望，馬到成功，何患敵人不滅那？但飲數杯，明日出兵未遲。」業拜受命。是日劉鈞親賜業金卮，君臣盡歡而散。

次日，業入見劉鈞謝宴，因請旨出兵。鈞曰：「今日卿可部兵前行，若退得宋師，寡人當以重爵處卿。」業即日辭朝，率精兵前到澤州下寨

第四回 講和議趙匡胤退兵 阻鑾駕呼延贊結怨

哨馬報入宋軍中，太祖曰：「朕往年隨世宗下河東，未得利而回。今彼又來救援，可回軍以避其銳。」潘仁美奏曰：「楊家之兵雖雄，統屬不一。臣與諸將當以奇兵勝之，勿勞聖慮。」太祖從其言，乃下令出兵。潘仁美與高懷德、黨進、楊光美等商議，懷德曰：「楊業武藝，河東有名者。明日交鋒，可令蕭華打初陣，趙疑第二陣，吾與弟懷亮第三陣，君監大軍相應，此作長圍，戰之可勝其兵也。」仁美大喜，即分遣而行。

次日平明，鼓罷三通，蕭華引軍前進，恰與楊業軍馬相遇。兩軍對敵，蕭華掙槍勒馬高叫：「北將亟早納降，以

免殺傷之厄；不然長驅而進，踏河東為平地耳。」業提刀縱馬，跑出陣前，左有王貴，右有延昭，厲聲罵曰：「無端匹夫！死在目前，尚敢口出大言哉！」舞刀驟馬，直取蕭華。華舉槍迎敵。兩馬相交，鬥不數合，被楊業一刀斬於馬下，宋兵大敗而走。業揮動左右趕來，宋陣中一軍擺開，乃趙燾出馬綽斧，來與楊業交鋒。戰至二十余合，趙燾亦被楊業一刀，連人帶馬，分為四截。余兵大潰。

高懷德聞知大驚，急與懷亮引馬軍一萬來敵。澤州趙燾聞知救兵來到，亦開門以應之。楊業直殺入宋陣中。懷德提槍迎之。兩馬相交，戰有五十余合，不分勝敗。楊業打馬復回，懷德驟馬追之。旁邊轉過楊延昭，截懷德於馬下，卻得懷亮拼死力戰，救援懷德回陣，王貴麾軍掩殺，宋兵折去無數。

懷德引軍回見潘仁美，說楊業英雄，連斬大將二員。仁美曰：「可見主上商議，徐定戰楊家之策。」仁美奏知太祖：「王師已挫一陣，楊家之兵難敵。」太祖歎曰：「莫非天意不欲朕平定河東乎？」即與諸將商議班師。楊光美進曰：「楊業之眾，已與趙燾相並，聲勢頗振。若今班師而去，倘或敵人追來，吾軍見北兵之盛，不戰而潰，反取辱於外人也。為今之計，可遣人與楊業講和，然後回兵，可無後顧之憂矣。」太祖曰：「誰可為使前往？」光美曰：「臣願奉詔一行。」太祖允之，即令文臣草詔，與光美齎往澤州見楊業，道知講和之意。

業笑曰：「汝主削平諸國，曾亦有講和者乎？」光美厲聲曰：「我主英武而承大統，恩威加於諸國，近征逆命，如泰山之壓危卵，系頸稱臣者，不可勝計。今駕下河東，將收功於指日，但不忍生靈肝腦塗地，又以將軍名望素重，弗肯相傷。況中原謀臣勇將，擁兵未動，若使聞知河東未下，車駕淹留，激怒齊至，汝晉陽能保無事乎？將軍能保常勝那？」楊業被光美說了一篇話，無言可答。王貴講曰：「機會難得，將軍可允其議。若使激怒宋人，非河東之利。」業乃回報使者：「歸奏宋君，吾即部兵回矣。」

平明 - - 天剛亮，黎明。

光美辭退，再入別營見趙燾，道知通和之由。燾喜曰：「宋君吾之尊主也。既有通好之意，安敢不從？」光美辭燾，歸見太祖，奏知允和之事。太祖大悅，乃下詔班師。時軍中亦因糧盡，聞命無不歡悅。

次日，車駕由潞州回軍，行至太行山駐紮。有小卒報入寨中，道知宋太祖下河東，不利而回。呼延贊大悅，與李建忠議曰：「吾與河東有切齒之仇。今當下山攔住車駕，問求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與吾眾人演習。待車駕再下河東，充為先鋒，建功績於大宋，豈不勝於為寇乎？」建忠然其言，即與人馬五千。贊披掛齊備，引人來於山下，排開陣勢，阻住去路。

哨馬報入宋軍中：「前有賊眾阻住去路。」前鋒副將潘昭亮出馬問曰：「誰敢阻住車駕？」呼延贊答曰：「擋住聖駕，不為他事，只求留下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與小將寨中演習。待聖主再下河東，願充為先鋒，以破仇邦。」昭亮怒罵曰：「中原多少英雄，要你無名草寇何用？急早退去，尚留殘生；不然，擒汝以獻。」贊曰：「贏得手中槍，便放車駕過去。」昭亮怒激，挺槍躍馬，直取呼延贊。贊舉槍迎戰。交馬兩合，被贊掣出鋼鞭，打死馬下。前軍報入中軍，楊延漢提刀出馬來戰呼延贊。呼延贊虛退幾步，放延漢殺進。不數合，被贊擒於馬上，令手下解入寨中去了。

潘仁美聞知其子昭亮被贊所殺，正在憂慮。忽黨進見曰：「前有賊兵阻路，殺傷官軍甚眾，公安得高枕無憂？倘主上知之，何以回答？」仁美曰：「正在思慮，不得其計耳。」進曰：「吾當部兵戰之。」仁美曰：「太尉若肯出力，朝廷之幸也。」黨進即披掛上馬，跑出陣前曰：「無端匹夫！不度車駕在此，敢來尋死耶？」贊曰：「小將非是邀駕，欲盡忠於王邦耳。衣甲弓弩小事，何故吝惜不與，動此干戈？」黨進大怒，舞刀直取呼延贊。

呼延贊舉槍迎敵。二人戰上數十余合，不分勝負。贊佯輸，走入本陣。黨進驟馬追來，綽起鋼刀劈頭就砍。贊回身閃過，挽住槍梢，盡力一卷，拖翻下馬。眾嘍囉一齊向前捉了。贊亦令解上山去。宋軍中高懷德，聽此消息大驚曰：「此處安得有此雄將？」即跑馬出陣前，與贊交戰。二人鬥上五十余合，不分勝負。騎校奏知太祖。太祖親部侍兵出陣前，見二員虎將鏖戰不止。太祖令楊光美諭旨。光美跨馬出陣前曰：「二將軍且歇，聖上有旨到來。」

高懷德遂勒轉馬韉，呼延贊亦退立於門旗下。光美曰：「阻聖駕將軍有何議論？」贊曰：「聞宋師征河東，不利回軍。小將願借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留在寨中，招募壯士演習。待主上再下河東，充為先鋒，以破強敵。此至願也，敢有他意哉？」光美聽罷曰：「將軍少待，吾奏知主上計議。」即入軍中見太祖，奏知前軍阻路之由。

太祖曰：「朕堂堂天國，何惜三千衣甲弓弩？使彼果能建功，爵祿且不吝也。」即令軍政司搬過精細衣甲三千副，堅實弓弩三千張，與光美交割呼延贊。光美領旨，即出陣前，遣軍校送衣甲弓弩入贊陣中。贊大悅，因拜受命。引人馬逕歸寨中，與李建忠道知。建忠曰：「既聖旨允賜衣甲弓弩，便當送還擒將，自至駕前謝恩請罪。」贊然其言，請出楊延漢、黨太尉入帳中相見。贊曰：「適間冒瀆將軍，萬乞恕宥。」黨曰：「此是吾輩不能曉達勇士之意而遭擒辱，實為慚愧，何為怪乎？」贊令設酒醴待之。建忠令手下取過黃金二十兩，謂延漢曰：「適間衝犯二位，聊作壓驚之資。乞引小弟詣駕前，見主上一面，死生不忘。」黨進曰：「若受勇士之禮，何面目以見天子乎？」堅辭不受，遂引建忠、呼延贊至駕前拜見太祖。

山呼畢，黨進奏知呼延贊本末。因言：「二人皆欲盡忠於陛下，乞陛下旌獎之。」太祖曰：「朕之諸命，未隨軍行，權封李建忠為保康軍團練使，呼延贊為團練副使。朕回汴之後，即遣使宣召。」建忠與呼延贊謝恩畢，自回山寨聽候不題。

第五回 趙匡胤遺囑招壯士 潘仁美設計逐英雄

卻說宋太祖回至京師，因途中冒衝暑氣，養疾宮中，累日不朝。延至冬十月，轉加沉重。因遵母后臨終遺命，其弟晉王光義入侍，囑以後事曰：「朕觀汝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但姪德昭，當善遇之。再有三事，朕未能全

得，汝宜承之：第一件，河東近邊之地，不可不取。第二件，太行山呼延贊，當召而用之。第三件，楊業父子，朕愛之，欲召為將。吾觀彼國有趙遂，與此人通好，必誘他來降；且楊家父子，只圖中原之富貴，可於金水河邊，造無佞宅以待之，使人通消息於山後，其家必無疑矣。再者，朕中年在五台山，曾許醮願，蓋因國家多事，未曾還得。汝若值朝廷無事之時，可代朕還。數事牢記勿忘。」

光義拜而受命。太祖又喚其子德昭曰：「為君不易，今傳位與叔王，以代汝之勞也。今賜汝金簡一把，在朝如有不正之臣，得專誅戮。」德昭曰：「君父之命，安敢遺忘？」太祖囑罷，大聲謂晉王曰：「汝好為之。」俄而帝崩，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後人詠史詩曰：

耿耿陳橋見帝星，宏開宋運際光明。干戈指處狼煙滅，土馬驅來宇宙清。雪夜訪求謀國士，杯酒消釋建封臣。專征一念安天下，四海黎民仰太平。

時漏下四更，宋後人見晉王，愕然亟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懸於陛下矣。」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次日晉王光義即位，更名靈，是為太宗皇帝。群臣朝賀畢。贈宋後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

太宗以即位之初，注意將帥。先朝符彥卿、馬全義等皆已物故。一日，謂群臣曰：「河東、遼、夏，皆吾敵國。先帝臨崩之時，以太行山李建忠、呼延贊兩名將屬朕，朕須下詔召之。」楊光美奏曰：「李建忠等，先帝曾有封授，正宜宣其入朝，任以帥職。陛下欲下河東，是人必能建功也。」太宗依其奏，即日遣高瓊為使，赴太行山召取李建忠等。高瓊領命，逕詣山寨，傳宣詔命曰：

朕初嗣位，注意將帥。乃者河東未下，烽火有警。今特招募雄勇，再議征舉。近有太行山李建忠、呼延贊，弓馬嫻熟，武藝超群，部士精健，不下數千。朕以先帝之遺命，曾有授封，未頒誥命。今特遣親臣高瓊，齎詔來宣。卿聞命之日，宜即赴闕，勿負朕望。建忠等得詔，拜受命訖，請高瓊入帳中相見畢。瓊曰：「主上以二將軍之名，遣下官即催赴闕，二公當隨詔而行。」建忠曰：「既聞君命，豈敢違詔！奈此處與河東隔一帶之地，若將軍馬一同赴闕，彼得乘虛以奪吾寨。今令呼延贊隨詔面君，吾暫留於此，專待聖駕下河東，則效命從征，何如？」瓊然其言。

次日與呼延贊同馬氏，部眾二千人，辭建忠，離太行山，不日來到汴京。高瓊引贊朝見太宗畢。高瓊復以建忠留寨之故，一一奏聞。太宗宣贊上殿，見其身軀魁偉，凜凜英風，稱羨不已。贊既退，瓊又奏曰：「新將初到，陛下當以府第處之，庶慰來歸之望。」太宗問群臣曰：「近城有何壯麗所在？整飾與贊安止。」潘仁美出奏曰：「臣訪得汴城東郭門有所皇府，原是龍猛寨，惟有此處宏敞，現有壯兵一千看守，此實可居。」帝允奏，即下旨，著呼延贊皇府安止。贊得旨。

次日，引本部與馬氏逕出東郭門，來到皇府第中，卻是一所破房，兩廡倒塌，中堂傾圮，庭除深草，屋角蛛絲，全未整理。只有五百守軍，皆是些疲癯老弱之輩。贊甚不悅，憂形於色。馬氏力勸曰：「將軍息怒，此不過暫時棲止，待聖上有下河東之舉，吾等便離此地耳。」贊依其言，權令軍校掃除安頓。次日，下令部軍，勿忘戎事，每日出教場操練。

卻說潘仁美遣人密探贊之動靜，回報：「呼延贊自到府中，不以荒殘為意，惟日夕整飭戎伍，部下號令嚴明，不敢私自入城擾亂百姓。」仁美聞報，自忖：「此人久後必得大位。」欲思逐去之計，乃與心腹劉旺商議。旺曰：「此事不難。彼今新到，未得重職，三日後當來參見大人。待其至，生一支節，苦虐之，彼被羞辱，必將逃去矣，安用逐為？」仁美大喜曰：「此計甚妙。」即吩咐左右，嚴設刑具以待。

第四日，人報呼延贊入府參謁。仁美令召入。呼延贊逕趨階前拜曰：「小將蒙樞使提攜，得入於朝，誠願盡忠於闕下，以報先帝知遇之大恩也。」仁美半晌不答，已而乃曰：「汝曉得先王留下法例麼？」贊曰：「小將初到，不省其由。」仁美曰：「先皇誓書：但遇招伏強人下山，皆要決一百殺威棒，以禁其後。汝今亦當如是。」贊聽罷，驚然莫應。仁美喝令手下，依法施行。左右得令，將呼延贊推倒於階下，重責一百。可憐他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帳下見者，莫不酸鼻。仁美令府門外從人，急策之去。

呼延贊回至府中，馬氏接著，見其容顏改色，步履差池，驚問何故？贊將被打殺威棒之事，說了一遍。馬氏曰：「既先帝有此法例，亦當順受，將軍只得忍耐。」言罷，暖過醇酒，遞與贊飲。贊在饑渴之際，接來便飲。酒杯未放，忽然大叫一聲，僕地悶絕。馬氏大驚，倉皇失措，百計扶摩，扶救不醒，遂放聲號哭曰：「吾夫婦本欲盡忠於朝廷，誰想自送其命？」

忽旁邊轉過一者軍曰：「夫人不要啼哭，小軍還能救之。」馬氏泣曰：「汝若救得醒，勝如重生父母。」老軍曰：「此是將軍被杖之時，必杖上先淬毒藥，浸入肌肉，遇熱酒即發，故悶絕去矣。待將靈藥解之，立地可醒。」馬氏曰：「既有此藥，即來施治，報恩有日。」老軍取過丸藥，調而灌之。呼延贊口通藥氣，漸漸甦醒。眾軍皆喜。贊問老軍：「藥丸何此之妙？」老軍曰：「小軍曾遭仇人毒手，受杖而死，得遇方外道人救醒，因而傳得此藥。」贊以白金重酬。老軍不受，乃曰：「將軍居止此處，分明是當朝潘仁美陷害，適被毒杖，亦必是此人之計。公若不亟去，性命終難保矣。」贊聽罷，怒曰：「權臣當國，吾等何以立身？」即下令所部，收拾行李，連夜與馬氏走歸太行山，侵早已到寨外。

小卒報與李建忠。建忠不信，出寨視之，果是贊也。即同入寨中，問其所歸之由。贊將被責之事，一一訴知。建忠怒曰：「此賊蓋因汝殺其子，故設此謀，將以報怨。今且守於此，待聖駕復下河東，擒此匹夫，碎屍萬段。」贊然其言。建忠令手下擺酒散悶。

忽報：山下一伙人馬來到，不知是誰。建忠即率部軍出寨相迎，乃是耿忠、耿亮也。建忠喜曰：「正待來請賢兄，不想自至，甚慰吾望。」即邀入帳中相見，列坐而飲。席間，耿忠問曰：「近聞賢姪受宣入朝，今日何又在此？」建忠答曰：「一言難盡。吾弟正隨使赴闕，欲盡忠於朝廷。不期好相潘仁美，懷著宿怨，屢屢謀害吾弟。」遂將前事訴

說一番。耿忠聽罷大怒曰：「賢弟此處有多少人馬？」建忠曰：「大約八千餘人。」忠曰：「借我二千，同贊去把懷州城圍了，挾其上本，奏知潘仁美之奸，以伸吾姪之冤也。」

建忠依其言，即日分撥二千人馬與耿忠、呼延贊等，前至懷州府，將城郭圍了，城下金鼓之聲，徹於內外，州人無不驚駭。知州事者張廷臣知之，登城觀望，遙見耿忠等，耀武揚威，於城下喊叫。廷臣問曰：「汝等來圍城池，將有何意？」耿忠曰：「我等不為劫掠而來，特為吾姪洗雪不白之冤，」廷臣不知其故。乃問：「要雪何冤？」忠曰：「前日太行山呼延贊，受朝廷之宣命，赴闕面君，被佞臣潘仁美奏陷，又假捏祖制，加杖殺威棒一百，欲了其命，只得潛歸山寨自保。今朝廷不知其由，反坐贊有私奔之罪。今特部眾逼城，要求州主奏知此事，除去佞臣，吾等皆願效命於朝廷也。」廷臣諭之曰：「既有此事，汝眾人且退，勿驚百姓。我當即具本奏知，定得朝廷復來宣汝何如？」耿忠乃下令，將人馬退去，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

侵早 - - 一大早。

第六回 潘仁美奉詔登山 呼延贊喬裝救駕

卻說張廷臣回至府中，寫下奏章，遣人星夜赴闕，奏知太宗曰：臣張廷臣具奏：近有太行山呼延贊，受詔入朝。蓋為潘仁美每生計害之，彼不慎逃歸。今陛下建位之初，注意邊將。贊豪傑之才，未顯其能，輒被大臣搆陷，屏逐遠方，非陛下親賢任能之意也。乞將仁美體察的實，復頒詔宣召，使贊欣然從事，邊陲之功，指日可收，則國家幸甚。

太宗覽奏，大怒曰：「潘仁美何得擅專殺伐，屏逐忠良乎？」即令右樞密楊光美根究其事。光美得命，遣人請潘仁美至府中，謂之曰：「主上深怒於公，欲究逐呼延贊之事，公有何言？」仁美曰：「事由下官所為，全仗樞使善覷，當報厚德。」光美曰：「主上之命，豈可私於公？但得公同入面奏，吾自有救公之策。」仁美深謝，即隨光美入見太宗。

帝問曰：「卿追究潘仁美之事，果得實否？」光美奏曰：「臣受命究問呼延贊歸山之由，實與潘仁美不甚相關。今仁美知罪，隨臣面奏其情，乞陛下寬宥之。」

太宗聞奏，召仁美於殿前問之曰：「呼延贊，先帝經念之將，朕是以宣之入朝，欲顯其能，汝何得屏逐而去？」仁美奏曰：「臣以呼延贊之赴闕，心嘗快快，欲歸久矣，非因臣所逐也。願再奉詔入山，宣召赴闕，與臣面證是非。果如贊所言，則甘就斧鉞之誅，萬死無辭也。」太宗半晌未應。八王進曰：「陛下以將帥經心，仁美雖有罪，願准其請，再往召之。若贊仍奉詔赴命，則可兩恕其罪矣。」太宗然其言，乃下詔付仁美，前召呼延贊。

仁美領旨，即日日出朝，逕詣太行山來，令人報入山寨。呼延贊曰：「我遭此賊毒手，性命幾喪，恨莫能雪。今乘其來，殺之以伸我仇，饒他不過。」建忠曰：「不可，我等正欲立功於朝，豈以小怨而忘大謀？不如承奉聖旨，冀免私奔之罪。」贊從其言，乃與建忠出寨迎接。潘仁美進入帳中，宣讀詔書曰：

朕以立國之初，首先召卿，欲以及時重用。何以入朝未經一月，竟任意欲行，逕自返騎？且卿文武之才，正當據忠獻策，寧忍懷寶沉埋，自甘久屈乎？再命使來到，即宜赴闕，以補前日私奔之罪。故茲詔示。

建忠拜受命畢，請仁美坐於軍中，二人拜謝曰：「重勞樞使奉詔至此，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仁美見贊，頗有慚色，因答之曰：「下官冒觸將軍，深自追悔。今聖旨復來宣召，即宜赴闕，以慰皇上之望。」建忠大喜，即令盛排筵宴，以待朝使。款留寨中一夜。

次日，仁美催呼延贊下山。贊與建忠商議，建忠曰：「仁美當朝大臣，今既領聖旨來召，當隨其赴京，以彌舊怨也。」贊然之，即裝點衣甲鞍馬，同馬氏隨仁美下山。建忠送出大路而別，自去抽回耿忠等人馬。不在話下。

只說呼延贊到京師朝見太宗，首請逃歸之罪：太宗曰：「朕以卿未建奇功，暫留皇城居住，候下河東，則當重用於卿。」贊謝恩而退。太宗宣入八王，謂之曰：「朕以贊新將，未見其武藝，今欲試觀之，汝有何策？」八王奏曰：「陛下欲觀贊之武藝，此事極易，當效先朝御果園故事，便見其能也。」太宗曰：「單雄信之士，軍中或可有；小秦王之類，難為其人也。」八王曰：「臣願裝作小秦王，使呼延贊為尉遲敬德，惟單雄信，陛下千百萬軍中選之。」太宗允其奏。因命群臣揀選將帥中，誰可為單雄信者。潘仁美終懷毒恨，又欲生計害之，出班奏曰：「臣婿楊延漢，弓馬嫻熟，堪充此職。」太宗允奏，即下命傳至軍中。

延漢受命，自思：「此必岳父起害贊之心，特舉我充此職，而與其子報仇也。昔我被贊所捉，已蒙不殺之恩，臨行又贈黃金。今日若不救他，則為失義人耳。」遂進八王府中，道知其事。八王大駭曰：「汝若不言，幾乎弄假成真也。汝且退，我自自有方略。」延漢辭出。八王入奏太宗曰：「陛下聖旨，議擇於帥臣，以楊延漢充作單雄信。臣以延漢為贊之仇人，恐有不測，反傷朝廷大體。今當於偏將中，另擇一人，或縱有微傷，不致成隙。」帝深然之。乃下命，再令群臣於偏裨將校中遴選。高懷德奏曰：「教練使許懷恩，武藝精通，可充此選。」帝允奏，即令懷恩明日於教場中聽候。群臣奉命而退。

次日，教場中旗幟四立，軍伍齊備，槍刀出鞘，盔甲鮮明。不移時，太宗車駕來到，文武各官俯伏而迎，依班序立。只聽鼓樂喧天，炮響動地。太宗宣過八王與呼延贊、許懷恩三人入軍中，謂之曰：「朕本欲試卿之武藝，且欲令軍中信服，各宜用心走馬，勿徒自傷。」八王等各皆受命。太宗因賜呼延贊金鞭一條，賜許懷恩檀槍一柄，賜八王畫弓翎箭。

三人拜賜出帳外。那八王跨著高頭駿馬，揮鞭兜轡而走。許懷恩驟馬綽槍來追，虛聲叫曰：「小秦王休走！」八王轉過箭垛邊，彎弓探箭，覷定許懷恩射來。懷恩眼快，閃過一矢，挺槍追趕。八王再發一矢，又被懷恩躲過。場中軍士，無不凜然。呼延贊見許懷恩勢氣漸逼，即刻馬提鞭，如真敬德一般，在後大叫曰：

「追將慢走！呼延贊救駕來也。」許懷恩見贊追來，要顯出平生手段，欲擒之以獻，遂勒回馬來敵呼延贊。贊舉鞭策馬，來與懷恩交鋒。

二人在場外戰有二十余合，不分勝負。贊自思：「我若在此擒他，不見我之威風，待引於御前算之。」即勒馬佯輸，旋繞教場而走。懷恩激怒曰：「不捉此賊，何以明心？」驟馬亟追。將近御前，贊轉過身，綽起金鞭，將懷恩打下馬。潘仁美等見之，無不失色。時八王復馬回見太宗。太宗大悅曰：「不在為先帝所知，贊果真將軍也。」親賜贊黃金一百兩，駿馬一匹，命子天國寺安止。贊謝恩而退。君臣各散。

時值太平興國元年二月初一日，太宗視朝畢，下命詣太廟行香。時諸臣皆於內前立著起屠碑，以防禦駕出幸。若無此者，即為衝攔御駕。忽人報知於呼延贊：「今日太宗駕出行香，各官皆在內前立起居碑，將軍何以不為？」贊聞報，正不知其由，欲待披公裳迎候，恰遇聖駕來到。當御前者，卻是潘仁美，便問：「誰衝攔？」從軍報道：「新歸將呼延贊也。」仁美大怒曰：「諸臣皆立起居碑，彼何得故違朝例？」喝騎尉押赴法場處斬。騎尉得令，即將贊縛而去。當下文武皆不敢言。

直待太宗行香已回，八王乃歸府中，經過法場，見有許多兵衛，擁一縛犯人，八王問曰：「今日聖上行香吉日，何故斬人？」從軍報曰：「侵早聖駕方出，適新歸將呼延贊，不省迴避，得衝駕之罪，今將處斬。」八王聽罷，大驚曰：「險些折去一棟樑也。」即近前令人解縛，帶贊回府，問其衝駕之由。贊位曰：「臣初下山，不省國例。適聖駕出幸，未立起居碑，得罪當死。若非殿下來救，命在頃刻矣。」八王憤怒，自思：「未立起居碑，此乃小節，何以竟至死罪！此必讒佞又要圖害之計。」因留贊於府中，逕入宮見太宗，奏知其事。太宗曰：「朕本不知，須頒旨赦之。」八王曰：「陛下深居禁庭，縱有冤枉，不能上達。乞降優詔，以安其心。」帝允奏，即日降下聖旨，付與八王，給贊執照。

第七回 宋太宗親征北漢 馬夫人智取澤州

卻說八王領旨，歸至府中，見贊賀曰：「今請得聖旨一道，給君執證。但謹守法令，自保無虞矣。」贊拜謝而退。不想馬氏聞知夫主犯罪處斬，必拿家屬，與從人密地逃歸寨中去了。贊舉眼無親，嗟歎不已，只得棲止寺中。

卻說河東劉鈞，聽知太宗新立，招伏太行山呼延贊為將。乃集文武商議曰：「中原宋太祖在日，以孤境為敵國。今彼新立太宗，河東之憂，其能免乎？」丁貴奏曰：「往年因召楊令公援澤州之圍，講和而回。今軍士蓄銳有年，兵甲堅利，陛下可高枕無憂。近年之弊，多因預備不固，使敵兵長驅而來。今宜下令各邊關，嚴設堤防，勿使宋兵輕進，乃為長守之計。我逸彼勞，師費無功，自不敢正視河東矣。」劉鈞然其奏，即下令於各邊關等處去了。又於晉陽城中，深溝高壘而待。

消息傳入汴京，太宗會群臣議征河東之策。楊光美奏曰：「河東預備堅完，未可卒下。陛下欲圖之，須乘彼國有隙，然後進兵，則可決其成功。」太宗沉吟未決。曹彬進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尚何疑焉？」帝聞彬言，意遂決。以潘仁美為北路都招討使，高懷德為正先鋒，呼延贊為副先鋒，八王為監軍，統十萬精兵，剋日御駕親征。旨命既下，潘仁美等退朝，於教場中分撥軍馬。呼延贊所部，皆以老弱者與之。高懷德進曰：「先鋒之職不輕，逢山開路，遇水安橋。今以老弱之兵付贊統領，倘誤朝廷大事，則招討罪將誰任其咎？」仁美默然良久乃曰：「老弱之兵，將付誰部下耶？」懷德曰：「所言老弱，非盡不堪用者，比斬堅入陣，則有不及。當以此軍，分統隨駕之將。前軍皆選精勇，均分與小將、呼延贊統之。」仁美無奈，只得如此。

次日入請御駕起行。太宗以國事付太子少保趙普分理，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太宗分遣已定，即日車駕離了汴京，望河東征進。但見：族旗閃閃，劍戟層層。不則一日，兵至懷州。忽哨軍報入第一隊中：前有伏兵攔路，不知是誰。呼延贊聽得，便引所部跑出軍前來看，卻是李建忠、耿忠、耿亮、柳雄、玉、金頭馬氏一起。贊執槍下馬，立於道旁曰：「哥哥何故不守山寨，來此為何？」建忠曰：「往日馬氏回寨中報知，說汝犯罪被戮，我等抱憤多時。今聞御駕來征河東，是以部眾擋住去路，要捉害汝之人報仇也。」贊聽罷，乃稱感八殿下相救之由。

言未畢，高懷德一軍已到，知是贊之兄弟，乃曰：「既於此相逢，事非偶然，何不奏知天子，同征河東，以取富貴？」建忠曰：「此我等之素志也，願效命以爭先。」高懷德即傳奏太宗御前：「今有贊之兄弟八員猛將，願隨陛下征進。」太宗大悅曰：「此一回取河東必矣。」即宜授建忠等八人為團練使之職，候平定河東回朝，領受誥命。建忠等謝恩而退。有詩為證：

聖主龍飛重俊良，英雄雲集豈尋常！
干戈直指風聲肅，管取河東獻域疆。

次日，大軍到天井關下寨。守關將鐵槍邵遂，有萬夫不當之勇，聽得宋兵來到，與部將王文商議迎敵。王文曰：「宋師勢大，難以交鋒，將軍只宜堅守。遣人求救於晉陽，待援兵來到，前後擊之，可以取勝。」遂曰：「日前劉主之命，勿使敵人輕進。今正好乘其疲乏，一戰可破，何待救兵乎？」即部兵出關迎敵。

兩陣對圓，宋陣上先鋒呼延贊，挺槍躍馬，跑出陣前曰：「北將何以不降，自取滅亡之禍？」遂曰：「汝今急早退去，猶不失為勝也；不然，教汝等片甲不回。」贊大怒，舉槍直取邵遂。邵遂掄刀來迎，兩騎相交，二將戰上三十余合，不分勝負。贊欲生擒邵遂，乃佯輸，走回本陣。遂不捨，驟馬追之。贊觀其來近，回轉馬，大喝一聲，將遂活捉於馬上。後人有詩贊曰：

兵馬南來勢氣雄，將軍志在建奇功。
旌旗展處風雲變，敵將身亡頃刻中。

次隊高懷德見贊贏了敵將，率兵殺入。北兵大敗，死者甚眾。北將王文不敢迎敵，乘騎走投陸亮方而去。宋兵遂襲了天井關。太宗駐軍關中。贊縛邵遂以獻。太宗曰：「留此逆臣無用處。」令左右押出斬之，梟首號令。

次日，兵到澤州，守將袁希烈聞知宋師已到，與副將吳昌商議曰：「宋兵利銳，且呼延贊世之虎將，若與交鋒，

難保必勝。當用守計，老其師則可。」昌曰：「澤州城高池深，軍士精勇，戰守之計，皆不可少。仗小可平生之學，出退宋兵，如其不勝，守亦未遲。」希烈從其言，與兵五千。

吳昌全身貫帶，開東門，列下陣勢。對面宋先鋒呼延贊，橫槍跨馬，立於門旗之下。吳昌曰：「我主漢王，自守一方，何故窮侵無厭？」贊曰：「我大宋以仁義之兵，而清六合，惟有河東未下，汝輩如魚游釜中，死在頃刻，不降何待？」吳昌大怒，舞刀躍馬來戰。呼延贊舉槍迎敵。兩騎交，宋兵鼓勇而進，北軍先自擾亂。吳昌勢力不支，跑馬望本陣逃走。贊乘勢掩之，昌見宋兵雄勇，不敢入城，率眾繞出汾澗遁去。贊殺得性激，逕驟馬追之，大叫：「賊將休走！」昌回頭見贊追緊，按住刀，彎弓架箭，一矢放來，被贊閃過。吳昌愈慌，只顧前走，忽連人帶馬，陷於汾澤中。贊部下向前捉住，降其部下二千餘人。

贊將吳昌解見太宗，太宗令推出斬之。下令急攻城池。昌之敗卒走入城中，報知希烈，希烈大驚曰：「不依吾言，果致喪師，如何能退勁敵？」道未畢，其妻張氏，乃絳州張公瑾之女，形貌極丑，人號之為「鬼面夫人」，卻有一身武藝，萬夫難近。聞得丈夫之語，近前謂曰：「將軍休慌，妾有退敵之計。」希烈曰：「城中勢若燒眉，夫人用何妙策？」張氏曰：「宋兵勢大，須以智而破之。君明日先部軍伍出戰佯輸，引敵人入於叢林之下，吾預埋伏射騎於此待之，四下返擊，必獲全勝。」希烈然其計，下令分遣已定。

次日，部精兵六千出城迎敵。兩軍擺開，宋將呼延贊首先出馬，高叫：「賊將如何不獻城池，尚敢來戰耶？」希烈曰：「今特擒汝，以報吳昌之仇。」言罷，舉斧直衝宋陣。贊躍馬舉槍交鋒。兩下吶喊。二人戰上二十余合，希烈跑馬便走。贊率部將祖興乘勢追之。將近叢林，希烈放起號炮，聲徹山川。張氏伏兵齊起，千弩俱發。宋兵死傷者不計其數。贊知中計，勒馬殺回，正遇張氏阻住，二馬相交，戰不兩三合，被張氏刺中左臂，贊負痛衝圍而走。祖興部眾隨後殺出，希烈回馬追到，將與一斧劈落馬下。宋兵大敗。希烈與張氏合兵進擊，勝了一陣，乃拔軍入城。

贊歸至軍中，深恨張氏這一槍之仇。與馬氏議曰：「今日之戰，不得其利，折去大將祖興，部下傷損大半。」馬氏曰：「是誰出戰，能勝吾眾？」贊曰：「袁希烈不足懼。其妻張氏，槍法不在吾下，且有智識，若令嬰城而守，則澤州未可卒攻。」馬氏曰：「此無慮也，彼之伏兵，只用得一番。我亦以計取其城。」贊曰：「汝有何計？」馬氏曰：「且將各營按下，只說因被敵人傷重左臂，不能出戰。彼聞此消息，必怠於防守。卻令老弱之眾，罷卻戎事，日於汾澗中洗馬，似有回軍之狀。吾與君伏精兵於城東高阜之處瞭望，俟其出兵，通約高將軍先戰，我等乘虛搗入城中，則澤州唾手可取矣。」贊喜曰：「此計足伸我恨！」即密下號令，各營按兵不出。

果然數日間，哨馬報知希烈，希烈急請張氏議之。張氏曰：「前日匹夫被我傷著一槍，宋軍中若無此人，眾心必怠。宜乘其虛，出兵擾之，宋師不足破矣。」希烈曰：「善。」即點下精兵七千，揚旗鼓噪，出南門衝擊。宋師不戰而走。希烈自以為得計，驅兵直殺入中堅。高懷德當先抵住交鋒。兩馬才合，後軍報道：宋兵已攻入東門矣。希烈大驚，即跑馬殺回。恰遇呼延贊突至，厲聲曰：「賊將休走！」希烈不敢戀戰，潰圍而走。贊勒馬追之。不上半里之遙，趕近前來，縛起金鞭，打落馬下而死，盡降其眾。有詩為證：

精兵排下勢如龍，慷慨英雄幾陣中。敵國未平心激烈，奪旗斬將顯威風。

時張氏殺過城東，遇馬氏大殺一陣，只剩得數百騎，走奔絳州去了。高懷德兵合，遂取了澤州。贊遣人奏報太宗，太宗大悅，遂命車駕入城駐紮。

第八回 呼延贊納降得絳州 蕭太后出兵救北漢

卻說來兵攻下澤州之後，於翌日進抵接天關。守將陸亮方乃與王文商議曰：「宋師長驅而來，當何計以退之？」文曰：「關隘險固，只可堅守，待宋師糧盡，一鼓可破矣。」亮方然其言，遂按兵不出。宋前鋒呼延贊屯紮關下，令部下急攻。關上亂放弓矢木石之類，軍士不能近前。贊無計可施，與李建忠議曰：「陸亮方堅守此關，將以何計取之？」建忠曰：「關勢危險，難以卒下，若急攻之，徒傷軍士無益。為今之計，莫若撤圍而待，乘有可取之機，然後進兵，庶不徒費軍功也。」贊沉吟半晌，退入軍中。

又過了數日，贊遣人緝探關前消息，回報：「關上守愈堅固，人馬不能近。」贊越憂悶。忽報：「營外有一老卒，要見將軍。」贊令喚入。老卒至帳前曰：「聞將軍攻此關不下，特來獻策，以成將軍一大功績。」贊愕然曰：「汝有何計，以取此關？當保奏天子，不失汝之富貴。」卒曰：「此關地勢極高，故名接天關。守將陸亮方，不過是一勇之夫，進攻亦易。內有王文輔之，此人智謀宏遠，用兵得術，若使固守不出，則將軍之眾，雖守一年，亦只如此。將軍不知山後有一小徑，雖是崎嶇，實只此路可入，卻是李大公把截。若將軍遣人問之借此而過，直至河東北境，但然無阻。」

贊聞之，大悅曰：「此天叫汝教吾，實皇上之洪福。」即留老卒於營中，候功成日保奏之。老卒曰：「小可不願升賞。」逕辭而去。營軍人報：「適老卒出外，忽然不見，惟有一陣清風耳。」贊驚訝之，即望空而拜。

次日，遣柳雄玉步兵五千，往李太公關中借路。雄玉部兵，逕從山後小路，直抵關下，遣人通知去了。守將李太公，名榮。有二子：長曰李信，次曰李杰，二人皆有武藝。太公聽知宋兵圍了接天關，因亦嚴守此地。忽報：「宋將遣人來見太公。」太公令喚人問之。來卒曰：「我大宋兵取接天關，關中守備嚴固，未能卒下。聞此處有路可進河東，特問太公借路。倘能成功，朝廷重加封贈。」

太公聽罷，笑曰：「此處乃是河東咽喉之地，今前關與我相為聲勢，以拒宋師。若許汝進兵，則是割肉喂人，自取其敗也。吾不殺汝，急回報知主將，有勇者早來交鋒。」差人驚怕，走回報與柳雄玉，道知不許進行之由。雄玉大怒，部兵關下搦戰。忽聽關上一聲鼓響，卻是李信部五百健卒，斬關而下。雄玉退步不迭，被信刺死關前。李信大殺宋兵一陣而回。雄玉部下走歸報知呼延贊，贊大驚曰：「事圖不成，而損大將。若使敵人兩下合兵來戰，何以御之？」即

與建忠商議別計，建忠曰：「事可謀其先，乘前關不敢出兵，可令高將軍攻之；吾等率兵先取此關，若得是處，則此關可下矣。」贊然其計，即便遣人報知高懷德出兵，自與建忠率所部來關下搦戰。

守軍報入帳中，李太公與二子商議曰：「宋兵來戰，何以退之？」李信曰：「彼眾我寡，難以力敵，可遣人於接天關期約，令其來助，方可議戰。」太公依其言，即遣人逕詣前關知會。陸亮方與王文議曰：「宋師過不得此關，從背路攻擊，倘或彼處不保，則我關亦危矣，君當率兵亟往救之。」王文曰：「將軍所見極是，小將願行。」即引精兵三千，前來三鎮關相助。李太公得王文來到，不勝之喜，因與商議迎敵。王文曰：「平川之地，利於急戰。公宜堅守此關，吾與令郎合兵破之。」太公然其言。

過了一宵，次日，王文與李信開關出戰。宋將呼延贊亦排下陣勢，馬上指王文罵曰：「喪敗之將，不即獻關納降，尚來尋死耶？」王文笑曰：「宋軍知足不辱。今日殺汝片甲不回。」言罷縱騎舞方天戟來戰呼延贊，贊援槍迎之。兩下交鋒戰未數合，王文佯輸而走。贊久知王文善於用兵，要生擒之，驟馬追去。一聲炮響，關左一彪兵殺來，乃李信也，舉槍繞贊之後殺來。贊怒激，趕近前，揮起一槍，將王文撥於馬下。部兵競進捉之。贊再回馬與李信交鋒。信見王文被捉去，心慌膽怯，不敢久戰，即收兵走入關中。贊亦勒軍回營。

軍校解得王文來見，贊親出帳外，手解其縛，請入坐中，謝曰：「適間冒觸閣下，望乞恕罪。」文曰：「小可被捉之將，生死系於將軍，何故慙若若是耶？」贊曰：「小將本是河東出身，今歸命大朝，盡忠則一也。公有如此膽略，何以屈節於叢棘，投珠於暗地乎？不若同事宋主，以建奇功，留轟烈之名於後世耳。」

王文被贊說了一遍，沉吟半晌乃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文也，愧非賢臣，願從將軍帳下，早晚聽命。」贊大喜，因問攻取之計。文曰：「事當隨機應變，今李信以吾被擒，必死守不出，將軍其奈之何？不如先取接天關，然後來攻此處，有何難哉？可令李將軍率壯兵埋伏前關下，小可乘今夜，衝將軍之陣，亮方必出兵來應，將軍部兵繼我而進，其關立破矣。」贊曰：「此計極妙，只不可走漏消息。」即分遣佈置已定。

贊先引贏卒來接天關攻擊。陸亮方聽知宋兵復來，自思：「此必後關難進，故又來攻此地。」乃令部下嚴兵固守。將近二更左右，贊令軍士點起火炬，吶喊放炮，並力攻擊。關上連發矢石抵之。忽東北角王文引兵衝圍來到，宋兵大亂。王文直殺至關下，高叫：「宋將戰敗，關上可出兵接應。」守軍聽得是王文口氣，報知亮方。亮方遂部兵接應。忽關旁邊轉過呼延贊，斷北兵為兩截，王文乘虛殺回。亮方知事有變，即勒馬跑走，被贊一槍刺於馬下。李建忠伏兵齊起，殺入關中。北軍進退無路，皆棄甲拜降。

平明，眾將都集，贊不勝之喜，乃謂王文曰：「此一座雄關，非足下妙算，即守一年，亦不能過也。」王文曰：「僥倖成功，何足掛齒？」贊遣人報捷於太宗，太宗車駕逕連接天關，望河東一帶之地矣。哨軍報入三鎮關，李太公大驚曰：「宋師真乃神兵也。」即引二子棄關逃入河東去了。

卻說絳州守將張公瑾，聽知宋兵取了接天關，驚疑終日，不知為計。牙將劉炳進曰：「兵法云：『多算則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今宋師勢如山嶽，長驅而來，前之堅固關隘，已被攻破。何況絳州平低之城，健卒拔堞可登，且有數之兵，焉能抗敵？不如投降，以救生靈之厄。」公瑾然其議，即遣劉炳到宋軍中納降。

呼延贊奏知太宗，太宗曰：「不戰而降，是知時勢者也，可允其請。」贊得旨，次日，軍馬抵絳州城下。公瑾開門迎候。太宗車駕入城中，安撫百姓，下令前鋒呼延贊、高懷德等，合兵進攻河東。贊等受命，依次而進。不提。

消息傳入河東，劉鈞聞之，亟集文武商議。丁貴進曰：「宋師遠來，糧草費竭，寧能久駐乎？陛下一面遣人於大遼蕭太后處，乞出兵以扼宋之糧道；一面調集軍馬，為戰守之計。」劉鈞從其議，遣人齎書前往大遼求救；一邊分遣諸軍，嚴設戰具以待。

卻說使臣齎文書，逕詣大遼見蕭太后，奏知求救之事。太后與文武商議，左相蕭天佑奏曰：「河東地控遼界，實唇齒之邦，願陛下發兵救之。」太后允奏，即命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率兵二萬以救之。

耶律沙得旨，即部兵與使臣出離遼地，到白馬嶺下寨。哨馬報入絳州，太宗聞遼主出兵以援晉陽，怒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北番焉敢助逆？」督令諸將，先戰北兵，後攻晉陽。諸將得令，呼延贊與高懷德、郭進儀曰：「遼兵烏合而至，公等何計破之？」郭進曰：「兵貴先聲，使敵人不暇為謀，此取勝之道也。今聞遼眾屯白馬嶺，離此處四十里，有橫山澗正扼遼兵來路。小將率所部渡水攻之，公等繼兵來助，破之必矣。」贊曰：「君之所論極是。」即分遣停當，郭進引兵先進。

遼將耶律沙與敵烈議曰：「宋兵以急戰為利，初來其勢必銳。我與君阻橫山澗而列陣，待其兵渡將半，出師掩之，敵將可擒矣。」敵烈曰：「不然，若使敵人先渡，我眾望見其勢，皆有怯志也；正宜先其勢而逆之，可以成功。」即率所部渡水來迎。

第九回 北漢王下詔求賢 楊七郎偷營受責

卻說敵烈不聽耶律沙之勸，率眾渡澗。眾未及岸，忽正東金鼓齊鳴，喊聲震死之寇，尚敢來惹速亡之禍耶？」敵烈亦罵曰：「汝中原窮武連年，貪心無厭，是以出師援漢。若早退兵，免遭目下之誅。」郭進揮兵衝入，敵烈掄刀迎之，兩馬相交，戰上二十余合。澗左一彪軍出，乃呼延贊也，挺槍躍馬，縱橫衝斷其陣。敵烈怒，力戰二將不退。對壘耶律沙望見敵烈勢危，急催後軍涉澗救之。南陣右側高懷德之兵又到。兩下鏖戰，箭下如雨。郭進鼓勇向前，敵烈勢不支，潰圍而走。郭進追及之，揮起提刀，斬落於澗中。可憐北地英雄，化作春夢。

是時宋兵馬競進。北軍大敗，殺死澗中者，不知其數，屍首堆壘，澗水為之不流。當下耶律沙引敗眾望小徑逃走。呼延贊、高懷德率勁兵追之。耶律沙正危急，忽山後一支軍馬殺出，乃遼將耶律斜軫。蓋蕭太后恐前軍有失，故命

耶律斜軫屯兵山後，以救不測，至此遇著耶律沙殺敗走到。耶律斜軫乃整兵奮力殺退宋兵馬，保得耶律沙等去了。高懷德等合兵一處，報捷於太宗。太宗大悅，仍下令逕趨晉陽。

城中劉鈞聞遼兵大敗而走，驚懼無地，乃集群臣商議。右相郭有儀奏曰：「宋兵勢大，難以迎敵，不如奉表稱臣，一則可以免禍，二則救滿城百姓。」劉鈞嘿然。中尉宋齊丘奏曰：「河東城堅池深，精勇之士不下數十萬，若使背城一戰，成敗未可知也，何以輒屈膝而事人乎？臣舉一將，足以破敵。」劉鈞問曰：「卿舉何人？」齊丘曰：「世居幽州人氏，姓馬名風。當黃巢作亂之時，聞此人名聲，兵不敢入州。使一根鐵管槍，與王彥章齊名。今棄武學道，隱居嵩山。此人雖老，尚可用也。陛下若降詔召其為帥，率兵以退宋師，必收萬全之功也。」劉鈞曰：「誰可責詔召之？」有捲簾將軍徐重進曰：「臣願齎詔前往。」鈞即下命，遣重前詣嵩山。

徐重來到山前，遠遠望見一所茅庵。逕進庵門，窺見內有一人，身長八尺，黑面銀須，端坐於石墩看經。重進前揖曰：「此處莫非馬將軍莊上否？」其人起而問曰：「閣下從何而來？」重答曰：「小可奉漢主之命，齎詔來宣馬道士下山，以退宋兵。」其人曰：「貧道就是馬風，但我年已老邁，不比往年矣。今既奉詔旨，不敢不權為拜受。」因喚山童，擺設香案，拜受詔旨畢。

邀重入庵後，分賓主坐定，乃問之曰：「宋君舉兵北伐，誰為正將？」重答曰：「宋軍慣戰之將極多。惟有先鋒呼延贊，英雄莫敵，近來攻取關州，皆此人之功也。今有宋中尉舉足下能御宋師，特遣下官齎詔來宣。乞承旨下山，以慰我主之望。」馬風笑曰：「貧道筋骨衰老，鬢髮霜侵，年近九十，大非昔日之比，且弓馬久廢，何能堪此重任？今山後楊令公擁兵於應州，何不舉之退敵，而來召我耶？公宜亟復王命，勿誤軍情。」徐重聞言，遂不敢再強，只得辭別馬鳳。

歸見北漢主，把馬風口內情辭，如此這般，一一奏上。劉鈞聞說馬風不肯應命，悶悶不悅，與群臣再議退敵之計。丁貴進曰：「事勢如此，陛下只得再召楊令公，來救國難。」劉鈞曰：「楊家屢次出兵應我。往年澤州之盟，與宋師講和而歸，甚稱宋之恩德。寡人疑其有通謀情意，故不欲再召之。」貴曰：「陛下以仁義待人，楊家父子，乃忠義之士，寧肯負國耶？」劉鈞准奏，復遣使齎敕命，逕詣山後，來見楊令公，宣讀詔書曰：

孤守晉陽，謹保一城。雖無湯武之德，常慕事大之名。自周世宗，恥仇不絕，屢被侵伐。今宋君繼立，復率精兵，長圍城下。百姓抱死亡之急，城郭有累卵之危。惟汝父子，忠勤效命。詔書到日，即宜引兵赴闕，以救國難。成功之日，當領重典。故茲詔示。

楊令公得詔，與王貴議曰：「宋兵屢侵河東，若不救援，則有違詔之責；若逕興師，則前番與宋議和，豈宜失信？君何以計之？」王貴曰：「將軍河東鎮臣，主上有難當救，何用執小信而遲疑？」令公然其言，即委王貴領鎮應州，自率六子，部精兵三萬，前來救應河東。有詩為證：

萬馬南來勢氣雄，旌旗閃爍蔽長空。全憑國士擒龍策，一定封疆頃刻中。

哨馬報入宋軍中，主帥潘仁美召集諸將議戰。高懷德進曰：「楊令公乃勁敵也，自周世宗之朝，每與對敵，未嘗得利。今又舉兵再至，當以深謀遠計戰之，不可卒攻也。」呼延贊曰：「小將亦聞楊家父子，天下無敵。我先領本部於來路衝擊一陣，且觀其勢如何。」仁美允其議，即令贊前去。贊得令，率馬軍八千而行。

卻說楊令公兵馬來到臥龍坡下營，哨騎報入：宋軍於十里之外阻住去路。令公笑曰：「敵賊不知兵勢，自來取敗。」問軍中：「誰先出馬？」道未畢，第五子楊延德進曰：「不肖願先上陣。」令公許之，即付精兵五千。延德全身貫帶，部精兵鼓噪而來。兩陣對圓，延德綽斧跨馬跑出，高叫曰：「宋將何不速退，將欲自取死亡耶？」贊大怒曰：「無名小將，今日休走。」即挺槍躍馬，直取延德。延德舞斧來迎。兩騎相交，二將連戰四十余合，不分勝負。贊馬上自思：「人稱楊家父子英雄，果不虛語。」二人欲復鬥，馬不堪馳。延德曰：「馬力困乏，明日再戰。」南北乃各收軍還營。延德回見令公，告知：「宋將與兒連戰四十余合，未決輸贏。」令公曰：「近聞宋軍有呼延贊，武藝精銳，莫非正是此人？明日吾親戰之。」因下令征進，離宋營數裡下寨。

楊七郎欲建首功，密引部兵三千，潛地出寨，來劫宋營。正值潘仁美與郭進、高懷德等在軍中議論兵法，忽然燈火爆滅。仁美曰：「莫非楊家有兵劫寨，天公預使見報？」下令諸軍多設弓弩，以備不虞，不可出兵騷動。高懷德等各按營而守，遵令分遣埋伏。

楊七郎自料宋兵無備，引部下喊聲攻入。忽營內一聲梆響，伏軍萬弩齊發，箭如雨落。北兵射死者不計其數。七郎急回馬，被高懷德、郭進兩騎衝出，追殺五里而回。七郎部兵折去大半。令公知之，大怒曰：「不由軍令，致損許多人馬，按法當誅。」即令軍政司押出七郎，斬首示眾。軍令才下，牙將張文進曰：「七將軍雖有罪，其志蓋為國也，誤致傷折，情理可原，望乞令公赦之。」楊令公曰：「父子雖至親，法令不敢私，務必斬之。」眾將力為解勸，令公怒始稍緩，乃著軍政司誅剝七郎，即於帳前搥打四十，血肉淋漓，觀者無不凜然。七郎匍匐謝罪而退。

令公謂眾曰：「吾眾初到，未可便與交鋒。須待養成數日，審機而戰，無有不克。」眾將得令，人各堅守不出。

卻說宋帥潘仁美聽知楊家軍馬來到，遂撤圍迎戰，南北對壘立營。一連拒守十數日，各不出兵。仁美遣健卒前去緝探北兵動靜，回報：「楊家軍馬，各嚴整兵器，欲與我大戰。」仁美聞報，即使下令諸將，分營出戰。高懷德為左翼，呼延贊為右翼，郭進為前後救應。分遣已定，眾將各整備迎敵。

次日平明，鼓罷三通，南陣上潘仁美當先出馬，上手高懷德，下手呼延贊，三匹馬一字擺開。對陣楊業亦部兵出戰，金盔銀鎧，白馬紅袍，左有延朗，右有延昭，父子將兵，威風赳赳。仁美在門旗下暗暗稱奇，出馬問曰：「河東逆命之國，特來問罪，公何屢次出兵救之？」令公厲聲曰：「汝主據有中原，尚自不足，連年窮師遠討，既不免為貪兵；

況向年講和而退，盟血未寒之日，又來侵犯，是何道理？吾受劉主厚恩，特來救援。汝等急早退師，猶存舊好；若牙進半個不字，吾驅太原之兵，殺汝片甲不回，那時悔之晚矣。」

仁美聞言大怒，問陣中：「誰先出馬，擒此匹夫？」言未畢，這壁呼延贊挺槍出馬，望楊業刺來，那壁楊延朗一馬上前截住廝殺。戰到七十余合，不分勝敗。忽宋陣中鳴金收兵，原來太宗看見楊家父子，盡是英雄豪傑，心中只要招撫，故此鳴金收軍，以待圖策招徠，那時河東不難下矣。

第十回 八王進獻反間計 光美奉使說楊業

卻說是夜太宗回歸營中，只是悶悶不悅，無計可施。維時八王揣知上意，因進言曰：「陛下悶悶不樂，豈非為無計招降楊家父子耶？」太宗驚問曰：「汝今有何妙計來獻？」八王頓首進曰：「依臣愚計，只可遣人往河東行反間之計，管教楊家父子來歸。」太宗喜曰：「此計固妙，但恐無人可行。」八王又曰：「此行須得楊光美去，事必萬全。」是時光美正在旁邊，即出班奏曰：「臣不才願往。」太宗大喜，即日給與黃金千兩，錦緞千匹，以及珍寶貨賂，前往河東。光美星夜來到趙遂府中。

卻說趙遂是劉主寵的嬖幸，趙遂所言，鈞無不從。光美來到，先賂其左右，引見了趙遂，送了他黃金、錦緞。趙遂本是小人，貪其厚利，便喜不自勝。問光美曰：「大人天朝大臣，何意收幸遐陬之老，但有所教，焉敢不從。」光美曰：「吾主極知大人寵幸於劉主，言無不從，故使光美布此誠意。河東、中原，原無大仇，所以興兵，不過欲來講和。奈有楊業父子，恃其勇悍，專耀兵威，遂使兩國和好不成。且彼戰不利，則禍移河東；彼戰一勝，則阻兵而驕，劉主必大加寵幸，於大人之遇，未免少衰矣。我主是以願乞大人一言，疏之劉主，則彼必勒兵而回。那時卻與大人定其和議，使河東、中原，永為兄弟之國，則大人之寵益固，不讓他人得專其美也。願乞大人裁之。」

趙遂既受了他許多東西，又聽見他這番言語，遂有攘功妒能之心，曰：「大人放心，趙遂自有區處，管教除了楊業父子。」將光美款待，潛地送回。趙遂自思：「得了宋人許多禮物，若不除楊業，他日功成，反讓他得專其美，豈不又失了宋人麵皮？」於是將些金銀，日夜布賣謠言，說楊業受了宋人金珠，約與反兵助宋，同剿河東，待功既成，便與宋朝同分其地。此言一時傳播。卻又秘密通訊，戒宋人切勿交戰，但須逗留十日半月，管教成功。

太宗得此消息，大喜，問光美道：「此事可信否？」光美曰：「臣視趙遂小人，只知食祿固寵，又且忌妒楊業，此事可信無疑。陛下只須傳諭各營，堅壁勿戰，俾遂得就中取事，疏間楊家父子。伺彼有隙，然後臣奉片言詔諭，管教山後軍馬，人吾彀中。」太宗擊節稱善。乃下令戒諭軍中，各宜堅壁，勿與交戰；若其請戰，但只聽之而已。此令既下，各營果是堅壁不出。劉主見此猶豫，每日只促楊業出陣。楊業奉令整軍，日出討戰，奈何宋營人馬，只是不出，楊業無計可施。又且河東紛壇，說是令公得宋金珠，羈縻欲叛。楊業愈慌，每日只是督軍索戰，宋軍半分不理，故每日只是空回。

趙遂連夜入見劉鈞，說楊業受宋人金珠，要舉眾降敵。劉鈞大驚曰：「國舅何以得知？」遂曰：「此事臣知已久，往年澤州之圍，楊業提兵速援，自與宋人通和而回，臣以國家用人之秋，未敢輒奏；今彼稽延不進，與宋師為觀望之計。此反情已露，中外皆知，流言四起，萬姓倉皇，非獨臣一人知也。」劉鈞信其言，因問趙遂拿楊業之計。遂曰：「陛下須降敕，宣其入國議事。預先埋伏甲士於殿下，待其來，投刀為號，齊出擒之，只消二十多人便能成事。」

次日，劉鈞遣使詣北營中宣召。楊業人至殿前拜見畢，劉鈞拔所佩刀，投於階下。兩邊伏兵聽見刀聲，一齊迸出，將楊業捉下。楊業不知其由，大驚曰：「臣無罪，陛下何以捉我？」劉鈞怒罵曰：「汝與宋軍通謀作叛，尚說無罪？」亟令推出斬之。宋齊丘苦諫曰：「楊業父子，忠勤為主，焉有反情？陛下勿信謠言而誤大事。」鈞曰：「彼有三反之罪，豈是謠言無據？屢日不出兵，一反也；不遣人通知出兵，二反也；往年私自受和而歸，三反也，有此三反之罪，難以容留。」丁貴保奏曰：「即日宋師臨敵，待其出戰不勝，斬之未遲。」劉鈞依奏，乃赦之，令退宋師。

令公默然而退。回至軍中，謂諸子曰：「此必宋人用賄賂之計，使漢主疏我父子。頃間若非宋丞相力奏，險些一命不保。今命殺退宋師，則免我誅戮；不然，仍要正罪。爭奈敵兵不出，何以退之？」延德進曰：「大人何用深憂？既漢主信讒，而屏逐我父子，則將人馬復回應州，待宋兵攻破河東，那時思我父子，悔之晚矣。」令公曰：「我今本欲盡忠於國，既出兵來援，豈有引退之理？汝眾人明日只管出戰，再作商議。」延德懷憤而退，與部將密議，欲有歸附大朝之意。次日，延嗣、延朗兩兄弟出陣溺戰，宋營中無一騎來敵者。日晚，延嗣等只得退去。

太宗聞劉鈞要誅楊業消息，因與謀臣商議招徠之計。楊光美進曰：「陛下正宜乘此機會，以誘楊家來降也。」太宗曰：「朕正苦未得其策。」光美曰：「臣有一計，不消半個月，河東唾手可取，使楊家父子逕入我朝也。」太宗欣然曰：「卿有何妙策？」光美進前，於太宗耳邊，連道幾句「如此如此」。太宗大悅曰：「此事非卿不可行。」

光美欣然領命，逕詣楊業寨中，先使人通知楊業。楊業曰：「往年正因此人來議和，吾厚待之而去，致漢主疑忌；今又至此，必有說詞。」先令健卒二十，伏於帳外，並囑曰：「吾喝一聲，即出擒之。」分佈已定，須臾光美昂然而入。楊業端坐不動，兩邊七子，齊齊立開。楊業乃問光美曰：「汝來欲何為？」光美曰：「特來勸將軍歸順天朝也。」業大怒，喝一聲，帳下走過二十人，將光美登時捉縛，輒令斬之。延嗣曰：「大人暫息雷霆，審其來語，如有不是，然後斬之。」業曰：「汝試說來，若說不通，即請試刀。」

光美全無懼色，朗聲謂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今將軍來援河東，本欲竭盡其忠；殊猜忌日深，無以自明心跡，事必敗矣。我宋主仁德遠敷，諸鎮仰服，只有河東未下，其能久安乎？背暗投明，古人所貴，願明公垂察焉。」業聽罷，半晌無語。既而曰：「吾不殺汝，放汝去，速令勇將來戰。」光美不慌不忙，退出帳外，故意拂袖墮落一密封於軍中而去。

左右拾得，被延德接著，拆開視之，卻是畫成圖局一張，有無佞宅、梳妝樓、歇馬亭、聖旨坊，內寫「接待楊家

父子之所」，極其美麗。延德將與七郎等細玩。七郎曰：「莫說與吾等居住，便得一見，亦甘心也。」延輝曰：「且莫露機，看漢主勢頭如何，若不善待我父子，即反歸南朝也。」眾人隱下，不與令公知之。

數日，劉鈞遣人督戰，糧草賞軍之物，又不給與。令公愈慌，與其子商議，分兵出戰。延朗進曰：「非我眾人不肯盡心，數日軍中糧草不敷，眾人各無鬥志。若使出兵，必先自亂，焉能取勝？不如引退應州，再作計議何如？」業曰：「汝等若有此舉，復何面目以見天下丈夫乎？」延德曰：「大人不自付量，軍士亦欲激變矣。」業見眾論紛紛，且劉鈞屢來責罪，只得下令，將軍馬一夕退口應州去了。

消息報入宋營中，太宗知之，即召群臣商議，楊光美曰：「且令諸將暫緩河東之攻，先定計降了楊家父子，不愁河東不下也。今乘其軍馬已退，可布謠言於應州傳說：北漢主以楊家父子有抗兵私逃之罪，欲結大遼出兵討之。彼聞此消息，人懷內懼，陛下再遣人說之，事必成矣。」太宗依其議，即下令軍中，布謠言傳入山後。不題。

卻說楊令公星夜歸至鎮下，不數日聞此消息，軍士皇皇，統屬不一。令公坐臥無計，憂形於色。夫人余氏問之曰：「令公自晉陽歸山，何以日夕抱悶？」令公長歎不已，只得將漢主見罪之事告知。夫人曰：「曾與眾兒子商議否？」令公曰：「多有勸我投降，只恐非長策也。」夫人曰：「若天朝厚待公父子，歸之亦是長策，何必深憂？」令公曰：「正不知待我之情何如，若使不及漢主，反受負忠之名，那時進退兩難矣。」令公言罷，逕出軍中。

適五郎延德入問母曰：「才方父親所言何事？」余氏以令公之語告之。延德曰：「事不偶然，我父子有王佐之才，定亂之武，何所歸而不厚哉？」言罷即以所得宋人繪圖展開，與母親觀之，延德一一指說其詳。時有二妹在旁：長曰八娘，年十五；次曰九妹，年十三。聞說如此之富貴，力懲其母，勸父歸順大朝。母曰：「汝等且勿言，待我以機會勸之。」次日，與令公對席而飲，酒至半酣，夫人問曰：「妾聞軍中日夕懷大遼出兵之憂，此事殊為可慮。令公值此進退不決之地，光景易去，年華日逼，致使功名不建，深為可惜。不如從眾孩兒之言，棄河東而歸順大朝，上酬平生之志，下立金石之名，不勝幽沉於夷俗，致萬古只是一武夫乎？」令公聞言，欣然曰：「夫人所論極是，我明日當與眾將商議歸降。」

令公思付一夜，次日，出軍中召集諸將，定議歸順宋朝之計。牙將王貴進曰：「令公此舉，亦非細事。必先自重，然後人重之。須先遣人通知宋主，待其差大臣勇將齎敕書來到，然後歸之，可保全美。」令公然其言，先遣部將張文，前詣宋軍中，來見太宗，道知令公將歸順大朝之事。太宗召集文武問曰：「令公將欲來歸，當何以處之？」八王進曰：「楊家父子若有此舉，陛下難以等閒待他，須於文武班中，推二人齎詔前往通意，則彼必傾心歸順，無所疑惑。」太宗問：「誰可往？」道聲未罷，楊光美進曰：「文臣牛思進，言詞清朗；武臣呼延贊，英氣慷慨。此二人若去，事必萬全。」太宗允奏，即下詔，遣二人齎厚禮詣應州，來見令公。宣讀詔書曰：

朕以國家多事之秋，所難得者人才也，是以即位之初，注意邊將。茲爾山後應州楊令公父子，文能興邦，武能定亂；限屈於寫遠之方，舍置於閒散之地，朕甚惜焉。且河東克在日下，君將何歸？今特遣親信文武二臣，齎來敕命，道知朕意。爾之父子果有幡然之志，投降我朝，朕將委以重職，使子孫受莫比之富貴，而令公得金石之高名，豈不偉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楊令公得詔，拜受命畢，即請牛思進與呼延贊入於帳中，分賓主坐定。牛思進曰：「主上以令公傾心歸命，特遣小可二人，敬來麾下，面定其約。且眾人望公之到，如大旱之望雲霓。幸勿疑貳。」令公曰：「區區守此僻土，上不能盡忠漢主，下不能立功當朝，實為天下所羞。」呼延贊曰：「令公道差矣，君有文武全才，效忠為國，志亦勤勞，奈劉鈞佞臣用事之日，不欲令公父子建立奇功，致使進退沉滯，而有歸大朝之念。此誠天意，使公等立不世之名於我朝，豈偶然哉？」令公見二人理通詞順，甚加敬服，因令左右設酒醴相待，眾人盡歡而散。

次日，令公入與夫人商議歸降之事，夫人曰：「令公既然有意歸順於天朝，何必再四商議？」因先令差來二臣復命，再令其子調集邊防軍馬，裝載府庫金帛，準備起行。後人有詩贊曰：

山川鐘秀不徒然，致使英雄產太原。父子從來歸大宋，契丹拱手定三邊。

第十一回 小聖感夢取太原 太宗下議征大遼

卻說牛思進與呼延贊回奏太宗：「楊家父子，隨即率眾來降。」太宗謂八王曰：「既楊業將來，卿率群臣於中路迎之。」八王領旨，即日率眾臣於白馬驛中等候。忽報北地旌旗蔽日，塵土遮天，想必楊家軍馬來到。八王聽得，引眾人出驛觀望。不移時，前哨報入楊令公軍中，道知大朝官員驛前迎候。令公即下馬前進，見兩邊百官，衣冠侍立門上，擊鼓相迎。八王當先施禮曰：「奉主公宋君之命，為令公遠涉風塵，特遣眾臣於中途迎候。」令公初到，未知是誰，似有倨色。呼延贊恐其失禮，乃近前謂令公曰：「此是宋君嫡姪金簡八王也。」令公大驚，便拜伏於路旁。八王連忙扶起，與令公同入驛舍。早已安排酒醴，眾臣濟濟，慇懃相勸飲酒。楊家軍馬駐紮於驛營。

宿了一宵，次日，八王與令公並轡而行，前到宋營。近臣奏知太宗。太宗下命宣入。八王引令公朝見，拜伏帳外，稽首請罪。太宗深加慰勞，授楊業邊鎮團練使之職，統率所部，候班師回京，再議升擢。業受命而退，以帶來軍馬，駐於城南，按甲不出。太宗下令，諸將仍前急攻河東。

是時，劉鈞聞報應州反了楊業，歸順大朝，驚得神魂飛落，寢食俱廢。宋齊丘與丁貴等，只得嬰城拒守。宋師連攻數日不下。潘仁美分遣諸將，築長圍攻擊，金鼓之聲，達於內外。城上矢石，交下如雨。丁貴等欲舍死抗敵，入見劉鈞，乞借兵於大遼，以救國難。劉鈞允奏，遣人墜夜詣大遼求救。不題。

卻說太宗以太原久圍不下，於二月初三日，親至軍前，督戰益急。高懷德、呼延贊等，分門攻擊。城堞皆崩，殺傷甚眾。太宗手詔諭漢主出降。使者至城下，守陣軍不納。太宗大怒，與諸將衛士進屯城下，列陣於前。南北軍對射，

矢集城上如 洞毛。

是夜，太宗宿於中營，隱几而臥。忽聞報云：「夫人至矣。」太宗開眼視之，見三四十黃中力士，迎著一乘轎來。須臾有婦女從轎中出，取過白帖一張，付與太宗。太宗問曰：「卿是何人？」婦人答曰：「妾乃河東小聖，今獻小計，來見我主。」太宗看紙上寫著八個字云：「壬癸之兵，可破太原。」太宗看罷，覷那婦人，忽然不見。覺來卻是一夢，將近五更。太宗亟召八王、楊光美入營中詳夢。光美曰：

「壬癸屬北方，莫非教陛下從北門攻打，可破太原？」太宗然其言。次日，下令諸將，急攻北門。

是時，漢主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先夜夢見金龍一條，從北門隨水滾入，城盡崩陷。驚覺，天色平明。忽報宋君降手詔，遣人於城下諭降，終保富貴。劉鈞見勢傾危，又得此夢，亟召文武諸臣議曰：「吾父子在晉陽二十餘年矣，安忍以禍加百姓？若不即降，必有屠城之慘，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群臣聞之，無不下淚二人報：「趙遂國舅，已開水北門，領宋師入城矣。」劉鈞乃哭入宮中。

潘仁美當先進城，遣人傳旨與漢主：「宋君寬仁大量，並無加害之意。」鈞始放心，乃遣李勛齎印綬文籍，奉表乞降。太宗下詔許之。車駕進北門城台，設宴奏樂，與從臣於台上酣飲。漢主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台下。太宗賜以襲衣玉帶，召使登台。漢主叩頭謝罪。太宗曰：「朕以弔民之師至此，豈能加害？但放心無憂也。」漢主謝恩已畢，因請車駕入太原府中。百姓香花燈燭，排門迎接。

太宗升堂坐定，北漢諸官皆拜降於堂下。太宗宣授劉鈞為檢校大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仍領河東。按：北漢劉崇，於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據太原稱主，統州十二，迄劉鈞四世二十九年，至是降宋。太宗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二萬五千二百二十。如是河東悉定。靜軒有詩曰：

投降敵國膽生寒，聖主驅隨駕兩驂。總為弔民非好戰，馬前不信是張堪。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下議班師。潘仁美進曰：「河東地控幽州，契丹屢為邊患。今陛下車駕在此，軍士效命。可乘破竹之勢，平定遼東，誠千載一時之功也。」道未罷，楊光美進曰：「河東初定，軍士披堅執銳者日久，且糧餉不繼。陛下宜回車駕，徐定進取。」

是時，眾論紛紛，太宗未決，起入行宮，召八王、郭進、高懷德一班戰將入議其事。先是圍太原時，從軍或不知太宗所在，軍中或欲議立八王，八王不肯。及太原既定後，太宗聞之，故意久不行賞。八王曰：「太原之賞，不及將帥；今又將有大遼之行，軍士不堪。莫若依光美之議，班師回京，誠為上計也。」太宗怒曰：「待汝有天下，當自為之。」高懷德曰：「潘招討所論，欲建邊防之大計。此去幽州，咫尺程也，若使功成，太平指日而見矣。望陛下從其議。」太宗意乃決。

次日下令，以禮部郎中劉保勳知太原府事，車駕離太原，遂伐遼。分遣諸將及楊家兵，望幽州征進。時值暮春天氣，但見：

山桃擁錦，岸柳拖金。時間村酒出籬香，每見牆花沿路吐。絲鞭裊裊，穿紅杏之芳林；驄馬馳馳，嘶野橋之綠草。隨駕心慌嫌路遠，從征意急恨行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易付下寨。潘仁美遣人下戰書於城中。

守易州者，遼之刺史劉宇，聽知宋兵來到，正與牙部郭興議戰守之策。忽報宋營遣人戰書。劉宇得書，回問郭興曰：「公所見何如？」興曰：「據小可之見，宋師即日平定河東，乘此勝氣來到，安能拒之？不如遣人前詣軍中，察彼動靜，獻城納降，可保萬全也。」劉宇曰：「此行非公不可。」郭興慨然領命，逕赴宋營，見高懷德端坐帳中，興心甚恐。及入帳，懷德問曰：「大軍臨城，汝來見我，有何高論？」興曰：「天兵如雷霆，逆而當者無不齏粉。今主將特遣小可陳乞降之狀，以救一城生靈也。」懷德大喜，即引見潘招討，道知其由。仁美曰：「彼既投降，當令明日開城迎接車駕。」郭興拜辭而去。

次日，與劉宇開城出降，迎接太宗車駕入府中駐紮。凡得兵二萬，糧草一十五萬，駿馬六百匹。太宗封劉宇官職如舊。下令進取涿州。

守涿州者，遼判官劉厚德，已知宋兵下了易州，召部下商議。部署廷珪進曰：「宋君仁明英武，統一有機。不如開城迎降，以圖富貴。」厚德聞言，即遣人於宋營中乞降。潘仁美得報，次日，護車駕進涿州。厚德拜於堂下請罪，太宗撫而納之。是時太宗軍馬出師二十余日，平定二州。後人有詩贊曰：

干戈一指入遼封，敵將開城節使通。聖主威風千里遠，黎民爭應道途中。

消息傳入幽州，蕭太后大驚，亟聚文武商議。左相蕭天佑出奏曰：「陛下不勞驚慮，臣舉二人可敵宋兵。」蕭後問曰：「卿舉誰人？」無佑曰：「大將耶律奚底、耶律沙，智勇足備，若使部兵迎敵，必能成功。」蕭太后允奏，即令耶律休哥為監軍，耶律奚底、耶律沙正副先鋒，統領五萬精兵前行。休哥等得命，部兵出城。南北營寨，旗鼓相接，兵勢甚盛。

哨馬報入潘招討軍中，仁美集諸將議戰。呼延贊曰：「小將先試一陣，以挫遼兵之威。」仁美允之，付與步軍八千。高懷德曰：「小將前往相助，共建功勳。」仁美亦與馬軍八千。贊與懷德皆引軍去了。

分遣已定。次日，鼓罷三通，列陣於幽州城下，宋軍北向，遼軍南迎。遼將耶律奚底全身披掛，躍馬當先。宋將呼延贊橫槍勒馬，立於門旗之下，問曰：「來者何人？」耶律奚底怒曰：「蕭太后駕下大將耶律奚底是也。」贊罵曰：

「遼蠻匹夫！敢來爭鋒邪？」即躍馬舉槍，直取奚底。奚底綽斧迎戰。兩下吶喊。二將戰上數合，不分勝敗。番將耶律沙一騎飛出，雙戰呼延贊。呼延贊力敵二將不退。忽宋軍中鑾鈴響處，高懷德縱騎當先，舞槍抵住耶律沙交鋒。四匹馬踏動征塵，南北軍箭矢交射。從早晨戰至日午，勝敗未決，而下互有相傷。呼延贊揚聲曰：「馬力已乏，明日再戰。」乃各收軍還營。

第十二回 高懷德幽州大戰 宋太宗班師還汴

卻說呼延贊與高懷德歸至營中，知道遼將英雄，未決勝負。仁美曰：「耶律沙乃遼之驍將，汝等當慎而戰之。」贊等退出。仁美入奏太宗曰：「遼兵勢銳，今日之戰，恐不能取勝，臣甚憂慮。」太宗曰：「朕親臨戰陣，與番將一決雌雄。」八王進諫曰：「陛下當保重，自有諸將出力，不必親犯矢石也。」太宗不聽，次日，竟下命督諸將來戰。

卻說耶律休哥正與眾將議敵宋兵之計，哨報：「宋兵傾營而來，要與元帥決一勝負。」休哥聞報，謂耶律沙曰：「大將耶律學古屯守燕地，正厄宋師之後，可令其出兵，襲宋兵後陣，吾與諸將，整兵於高粱河。」北兵剛列開陣勢，望見宋兵漫川塞野而來。前鋒呼延贊跑馬出陣，高叫：「番將選勇者來鬥。」話聲未絕，北陣中耶律沙橫刀而出。厲聲喝曰：「宋將速退，免受擒戮。」呼延贊挺槍直取耶律沙。耶律沙掄刀來迎。兩馬相交，連戰三十余合，不分勝敗。北將耶律奚底飛騎揮斧，從旁攻入。高懷德一馬當先抵住。兩下金鼓齊鳴，旌旗亂滾。

四將鏖戰之間，忽宋軍陣後數聲炮響，如山崩海湧之勢，遼將耶律學古部勁兵衝擊而來。宋軍正不知何處兵馬，先自潰亂，陣腳團結不住。耶律休哥在將台上，望見宋陣已動，出一支生力軍馬，直衝其中。太宗急下令諸將護駕。潘仁美聞此消息，驟馬拼死來戰，正遇耶律休哥兵到，交馬只一合，將仁美截於馬下。郭進看見，一騎搶出，救之而還。

是時連營去遠，諸將逢著敵手，戰之未下，及聞太宗有難，乃各拋棄來救。太宗已單騎殺出圍中，落荒望汾壩而走，被耶律休哥部將兀環奴、兀裡奚二騎乘勢追逼。南營楊業看見，顧諸子曰：「主上有難，何不救之？」楊延昭匹馬當先，喝聲：「遼蠻慢走！」兀環奴激怒，掄刀便砍。延昭挺槍迎敵。戰不兩合，被延昭當胸一槍，刺落馬下。殺散追兵，見太宗立於壩上。延昭曰：「陛下之馬何在？」太宗曰：「已被亂矢所傷，不堪騎乘。」延昭曰：「可急乘臣馬，臣當步戰殺出。」太宗恐延昭無馬，不能勝敵，乃曰：「卿當乘馬而戰，吾當乘驢車而去。」延昭曰：「敵兵來得多矣，陛下速上馬，寧可傷臣，望勿顧惜。」

正在危急之際，適楊七郎單騎殺入，見延昭曰：「宋兵戰陣已亂，哥哥何不急保主上而走？」延昭曰：「汝以所乘馬與聖上騎，吾當先殺出。」七郎扶太宗上馬。延昭怒聲如雷，突出重圍，正被兀裡奚眾軍攔住。延昭咬牙覷定兀裡奚，一槍刺去，正中咽喉而死。繞過西營，北兵矢石交下，延昭透不得重圍，恰遇楊業、高懷德、呼延贊三將衝潰殺來，救出太宗，走奔定州。此處可見楊延昭之勇。後人有詩贊之曰：

斬堅入陣救君王，敵將爭迎致滅亡；
未入中朝先建績，將軍名望至今香。

潘仁美收拾殘軍，但見屍首相疊，血流滿野，宋兵折去八九萬，喪其資械不可勝計。於是，易、涿等州復歸於遼。耶律休哥已獲全勝，乃收軍還幽州不題。

卻說太宗走入定州，眾將陸續都到。八王等進前拜謁。帝曰：「今日若非楊業父子力戰，朕幾一命難保。」八王曰：「陛下百靈相助，賊兵自不能傷。自今還當保重聖躬，不宜親冒險地。設使諸將一時不及救應，誰為陛下計哉？」太宗點頭以應。即召楊業入帳中，賞以緞帛二十匹，黃金四十兩。因謂之曰：「權以賜卿，聊為相信之禮。候班師之日，再議報功。」楊業再拜受命而出。八王奏曰：「運餉不給，軍士調喪，乞陛下班師還京，以慰臣民之望。」太宗從其議，即日下詔班師，以潘仁美為前隊，楊業為中隊，其餘諸將各以所部護駕在後。旨令既下，諸將準備起發定州，望汴京而還。有詩為証：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印，一將功成萬骨枯。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歸到汴京。文武群臣朝見畢。太宗曰：「朕以幽州之辱，常懸膽以報雪。汝眾臣各陳所見，為朕熟籌之。」司徒趙普與參知政事竇郭贊等奏曰：「陛下以甲兵之利，府庫之富，何患丑賊不滅哉！但以軍士圍太原已久，創痍未復，須待秋高馬肥，蓄威養銳，徐圖進取，未為晚也。」太宗從其議，下命宴征太原將士於崇元殿。是日，君臣盡歡而散。

次日降敕：封楊業為代州刺史兼兵馬元帥之職；其長子以下，俱封代州團練使；居第於金水河邊無侵宅；賜齋甚厚。群臣奏以楊業未立大功，封賜過重。帝曰：「朕以信義處人，豈可有失於臣下？」竟下命。楊業復上表，辭其眾子之職。

表曰：

臣楊業稽首拜言：竊謂聖明在上，萬物同春。臣僻生邊鄙，賦性粗率；文不能立國，武不能定亂。蒙陛下覆載之仁，浩蕩之德；賜第宅於金水之河，授敕命以代州之任。如此宏恩，使臣雖碎骨捐身，莫能效命於萬一。日夜懷懼，惟思報本。臣愚蠢之子，未見寸功於朝廷，而皆得團練使之職。恩命既下，中外駭焉。臣何敢當！乞陛下以賞罰為慎，追還眾子之誥，使臣得免濫受之罪，以圖盡職。頻思致命，不勝幸甚。

太宗覽表降旨，准其所請。楊業謝恩而退，是時邊警暫息，烽火不聞。太宗日與群臣在宮中，講論治道，計議藩鎮將帥，或升或調，皆得其宜。

話分兩頭。卻說耶律休哥自勝宋師以歸，頗有張大之志，蕭後甚倚為重。正值蕭後設宴以待文武諸臣，耶律休哥進曰：「往者以陛下福蔭，出軍迎敵宋師，臣仗諸將用命，殺之敗歸而去。今臣欲乘宋師走歸之後，人懷內懼，謹領精

兵，直搗汴京，以報圍困幽州之辱。乞陛下允臣所請。」蕭後曰：「以卿所論，誠忠言也。只恐宋師人強馬壯，未可進取。」燕王韓匡嗣曰：「臣願與耶律將軍同出兵伐宋，審機而進，自有成績。」太后依奏降旨，以韓匡同為監軍，耶律休哥為救應，耶律沙為先鋒，率槽兵十萬伐宋。匡嗣等受命，即日兵出幽州，望遂城進發。

時值九月天氣，但見：寒鳳落葉秋容淡，鴻雁聲悲旅思中。遼兵進發數日，始至遂城西北五十里下寨。守遂城者，宋將劉廷翰，聽得遼兵驟至，與副將崔彥進、李漢瓊等議曰：「遼人以主上兵敗而回，乘此銳氣，特來圍城，將何以退之？」彥進曰：「若與之戰，勝敗未可知。當用詭計，豎起降旗，誘其入內擒之，可一鼓而成功也。」廷翰曰：「此計固妙，但恐其有疑，不納我等降如何？」漢瓊曰：「先以糧餉進之，彼見我情之真，決無不納。」廷翰大喜，即遣人入燕營中濟餉請降。韓匡嗣曰：「汝主來降，將何為信？」差人曰：「先獻錢糧與元帥，充軍餉之用，然後率眾納款。」匡嗣信而允之。耶律休哥進曰：「宋軍氣勢不弱，今未交鋒而請降，此誘我之計也。元帥宜整軍待之，勿信其言。」匡嗣曰：「彼以糧餉與我，豈有不真？」遂不聽休哥之諫。

次日，兵泊城下。廷翰得差人回報之語，即整點軍馬，令崔彥進率馬軍一萬，屯城東門，待遼兵入城後，斫破其營。彥進領兵去了。又喚李漢瓊領步兵一萬，屯城西門，敵人若到，放上閘橋，乘勢擒之。漢瓊亦領命而行。廷翰分遣已定，自率勁卒，密出南門，作救應之兵。

第十三回 李漢瓊智勝番將 楊令公大破遼兵

卻說韓匡嗣遣人緝探動靜。回報：宋人大開西門，並無只騎來往。匡嗣不信，自率輕兵來看，首先進入壕塹，見吊橋裝點齊備。燕護騎尉劉雄武進前諫曰：「元帥不可輕人，適望城中，隱隱似有刀兵之狀，若不亟退，墮其計矣。」匡嗣猛省曰：「汝之言是也。」即令後軍慢進。忽門開邊數聲炮響，如天翻地塌之勢。李漢瓊引步軍抽起壕閘，當先殺出。韓匡嗣大驚，勒馬便走。漢瓊提刀追來。遼將劉雄武奮勇迎敵。二騎相交，戰不數合，被漢瓊一刀劈於馬下。宋兵競進。

遼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耶律沙一騎飛來，解救匡嗣，殺向舊營。崔彥進引馬軍斬堅而入，正遇耶律沙交鋒。耶律沙見宋兵勢大，不敢戀戰，拼死與匡嗣奪圍走奔易州。彥進掩兵追擊。遼師拔營而逃，遺棄輜重殆盡。劉廷翰從城南繞進，與彥進等合兵追趕。獨耶律休哥以中軍力戰不遲。廷翰乃收軍還城。休哥引殘軍回見匡嗣，言宋兵太甚，一時無策，可亟轉幽州，再作商議。匡嗣憂懼無已，只得率眾歸奏蕭後。

蕭後聞知敗兵折將之由，急召耶律休哥問曰：「出師未逢大敵，如何便致喪敗？」休哥以宋人用詐計相誘奏知。後曰：「軍中有汝在，何不參其議？」休哥曰：「臣亦曾諫，匡嗣以臣所料太過，乃致誤遭奸計也。」後大怒，下旨斬韓匡嗣，以正國法。耶律沙等力救曰：「匡嗣之罪，本不容辭，念其為先帝之臣，乞陛下赦之。」後怒稍解，乃削其官職，黜退為民。下令著耶律休哥為主帥，耶律斜軫為監軍，再統十萬精兵，伐宋報仇。旨令既下，休哥等剋日出師。

忽哨馬報入遂城。劉廷翰集諸將議曰：「遼兵乘銳而來，要與我等死戰，只宜堅守；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待救兵一至，而後議戰，則破遼兵如拾草芥耳。」眾人遵今，各分門而守，按兵不出。

是時汴京已有邊報奏入：「近日宋遼邊戰，宋師大勝。」君臣正在議論間，忽奏：「遼兵又犯遂城，乞發援兵相濟。」太宗聞奏，謂眾臣曰：「遂城乃幽燕之咽喉，遼兵既出，勢所必爭。若使遂城有失，則澤、潞二州亦不可守。誰領兵救之？」楊光美進曰：「楊業父子，常欲立功，以報陛下。若委之以此任，破燕師必矣。」太宗依其議，即授楊業幽州兵馬使，部兵五萬，前救遂城。業得命，欣然而行，令長子楊淵平監領余軍，自率延德、延昭，剋日兵離汴京，望遂城進發。來到赤岡下寨，隔遂城不遠，先使人報知城中。劉廷翰知是楊業來救，大喜，召諸將議曰：「楊業世之虎將，遼兵非其敵也。汝等但整飭器械相應。」彥進等各去整備。不題。

卻說楊業部父子之兵，於平原曠野，排開陣勢。忽見一彪軍，旌旗蔽日，塵土漫天。楊業出陣視之：一員大將，唇青面黑，耳大眼睜，乃耶律沙也，橫刀勒馬問曰：「來將是誰？先報姓名。」楊業笑曰：「無端逆賊，妄生邊釁。今日救死且不暇，尚敢問吾大名哉？」耶律沙顧謂軍中曰：「誰先出馬，挫宋師一陣？」言未罷，騎將劉黑達應聲而出，縱馬舞刀，直取楊業。楊業正待親戰，五郎楊延德一騎飛出，掄斧抵住交鋒。兩下吶喊，二將鏖戰。剛剛戰到第七個回合，延德賣個破綻，轉馬繞陣而走。黑達要建首功，驟馬追來，馬尾相接，延德綽起利斧，回馬當面一劈，將黑達連頭帶盔，劈落馬下而死。

番將耶律勝縱騎提刀，要來報仇。楊延昭挺槍迎戰。兩馬相交，殺做一團。延昭奮槍一刺，耶律勝翻鞍落馬，血濺塵埃。正是：

陣上番官拚性命，征場宋將顯威風。

楊業見二子戰勝，驅動後軍，衝入北陣。耶律沙舞刀力戰，不能抵敵，跑馬望中軍逃走。楊業一騎，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番兵大亂，死者無數。劉廷翰開了西門，引兵抄出。耶律斜軫拔寨走奔瓦橋關。廷翰與楊業合兵進擊，殺得番兵屍首相疊，血蕩成河，得其輜重衣甲極多。

楊業既獲全勝，駐師遂城之南，與諸將議曰：「遼將走據瓦橋關。我當乘此銳氣，剿滅番兵。」劉廷翰曰：「耶律休哥智勇之將，今既遠遁，元帥暫且息兵遂城，審機而進。」楊業曰：「兵貴先聲，使敵人不暇為謀，此取勝之道也。公等勿慮，只管進兵。」諸將得令，直殺奔瓦橋關，揚旗鼓噪，列陣於黑水東南，兵勢甚盛。

是時耶律休哥等，聽知宋師長驅而來，與耶律斜軫議曰：「楊家父子，真勁敵，殺我將如斬瓜切菜，無人敢當。今來攻圍瓦橋關，只可據守，不可與戰。待彼糧食將盡，而後戰之，可雪前恥矣。」斜軫然其議，下令諸將，協力堅守關口，按甲不出。宋師乘勢攻擊，關上矢石交下，人不能近，惟遠遠啖圍而已。一連攻打十數日，不能成功。

楊業親引數十騎，出關審視地理。遠望靠左一帶，盡是草岡，乃遼將屯糧之所；右邊通黑水，番兵皆據岸而營。楊業看了一遭，入軍中召劉廷翰議曰：「賊兵堅守不出，其志將待我食盡，而為攻襲之計。乘今北風夜作，寒冬天氣，關左草木焦枯，若用火攻之計，可破此關也。」廷翰曰：「令公之論，與小將暗合，惟慮耶律休哥測破。」業曰：「吾自有智伏之。」即令軍人捉一鄉老來問之曰：「瓦橋關左側，有小路可入否？」鄉老曰：「止有一條樵路，人馬不堪行。只今遼兵用木石塞斷其處，難以通透。」

令公聽罷，以酒食賜鄉老而去。召過延德謂曰：「汝引步軍五千，卸去戎裝，秘密偷出樵路，人各帶火具，候在交兵之際，即便舉起。」延德領計去了。又喚延昭入曰：「汝帶馬軍五千，乘黃昏直渡黑水，敵賊必出兵半渡來襲，便復登岸而走，吾自有兵應接。」延昭亦領計而去。楊業復謂劉廷翰曰：「公與崔彥進率所部，待吾兒退走，沿岸接戰，敵兵若見關後火起，必先慌亂，可獲全勝。」廷翰慨然而行。楊業分遣已定，自引中軍在高處瞭望。

卻說耶律斜軫見宋兵攻關不下，自與諸將談論飲酒，遣人緝探宋師動靜。回報：「宋師將渡黑水，暗襲燕城。斜軫笑曰：「人言楊業善用兵，徒有虛名耳。」因遣耶律高領精兵五千，拒岸而守，乘敵半渡逆擊之，可破其眾。耶律高領兵去了。又遣耶律沙、韓暹部兵一萬，襲宋營壘。分撥已定，自與休哥等整兵接應。

將近黃昏，楊延昭引兵直趨黑水，眾人各攜土囊，從下流而渡。未過一半，耶律高即率精兵乘勢殺來。延昭軍馬復奔回南岸。遼將已渡過水，與延昭交鋒。延昭且戰且走。俄而信炮響亮，兩岸箭弩如雨。劉廷翰等斬擊而入，正迎著耶律高交鋒。耶律沙與韓暹二騎衝突宋營，喊聲如雷，奮勇而進。楊延昭步兵已偷過樵徑，聽得前面金鼓不絕，知是交兵，令部下點起火具。正值夜風驟起，火勢迸發，一時滿天紅燄。番兵守糧者，各自奔潰。

耶律高見關後火起，急殺回原路，被廷翰趕近前，斬落水中。比及耶律沙已知中計，復引兵來救，楊延昭、劉廷翰等合兵進擊，遼兵大敗，各拋戈棄甲逃生。楊延昭引兵從關後攻出。耶律休哥保斜軫殺奔薊州，宋師遂乘機襲了瓦橋關。天猶未明，煙燄正熾，殺死番兵無數。

次日平明，諸將各上其功。楊業曰：「可乘此破竹之勢，進兵圍燕城。」廷翰曰：「令公威名已振，遼將已皆膽落。然今糧餉不繼，未可深入敵境。」令公然其言，遂駐師於瓦橋關。

卻說耶律斜軫又敗了一陣，不勝憤怒，與眾將整兵欲來決一死戰。休哥進曰：「勝敗乃兵家常事，元帥不必深恥。可奏知主上，得助兵來應，然後宋師可破也。」斜軫從其言，即差人來奏蕭後。蕭後聞奏屢敗，乃大驚曰：「宋師是誰用兵，能如此勝敵？」來軍奏曰：「河東山後令公楊業也。」蕭後曰：「久聞此老號『楊無敵』，名不虛傳矣。」即遣大將耶律奚底，率兵五萬救之。奚底得旨，即日兵出幽州。不題。

第十四回 犒將士趙普辭官 宴群臣宋琪賦詩

卻說哨馬報入楊業軍中，業與眾將議曰：「既遼兵復出，且級與戰。待我報捷朝廷，糧餉充足，須平定燕幽，然後班師。」廷翰等然其議。業即遣團練使蔡岳歸奏太宗。太宗聞知連勝遼兵，且大軍直進燕幽，心中大悅，因問遼之消息如何。岳曰：「遼將不勝其辱，今復益兵來戰。楊主將屯紮瓦橋關。近因糧食不充，未敢進兵，特遣臣赴闕奏知。」太宗與群臣商議，欲親征大遼。樞密使張齊賢上疏奏曰：

聖人舉事，動出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狄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塞，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自逸以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乘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疏上，太宗以示趙普、田錫、王禹偁數臣。趙普奏曰：「齊賢所陳，當今之急務也。乞陛下召還楊業之兵，敕帥將嚴設邊備，則幽燕不能為中原患矣。」太宗允議，即日下詔遣使，召還伐遼之師。不題。

卻說楊業在關中得聖旨來到，與諸將議曰：「朝廷既有班師之命，可將將士分作前後而行，以防北兵追襲。」延德進曰：「所難得者機也。大人連勝遼敵，再假十數日之程，直搗幽薊，取其地輿以歸，上報朝廷知遇厚恩，豈不美哉？」業曰：「吾亦有志如此，奈何君命既下，若不還軍，反有違抗之罪，縱建微功，亦不足償也。」延德乃不復敢言。次日，令劉廷翰等固守遂城，自率所部離了瓦橋關，逕望汴京而回。靜軒詠史詩曰：

功在垂成詔即行，堪嗟機會竟難憑。 陳家谷口忠勤念，千古令人恨不平。

楊業既至京都，朝見太宗。太宗深加撫慰，賜賚甚厚。因令設宴犒賞征遼將士，君臣盡歡而散。

次日，趙普辭罷丞相之職。帝曰：「朕與卿自布衣知遇，且朝廷賴卿扶持，何以辭職為哉？」普曰：「臣已老邁，不能理繁，乞陛下憐枯朽之體，允解政事，則生死而肉骨矣。」太宗見懇切之甚，遂允其請，罷普為武勝軍節度使。普拜受命，即日辭行。

帝於長春殿賜宴餞行。酒至半酣，帝於席上謂普曰：「此行只遂卿之志，遇有急事商議，卿聞命之日，當即隨使而來，勿負朕望。」普離席領命。帝深有着戀之意，親作詩以送之曰：

忠勤工室展宏漠，政事朝堂賴秉扶。 解職暫酬卿所志，休教一念遠皇都。

普奉詩而起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勒之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太宗聞其言，亦為之動容，君臣各散。趙普至中書省辭僚屬宋琪等，因道主上之恩，不勝感慕。琪曰：「主上以公極知之愛，而有眷戀之情。此去不久，當復召

也。」普取出御詩涕泣曰：「此生余年，無以上報，惟願來世，得效大馬之力。」琪慰撫甚至，送之而出。普逕赴武勝不題。

翌日，太宗設朝，群臣朝見。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發衰謝，不欲勞以庶務，擇善地而處之，因賜詩以道其意。普感激位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省，與臣道及陛下之恩，且言來生願效犬馬之力；今復聞陛下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帝然之。以宋琪、李昉知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僉署樞密院事；寇準為樞密直學士。滇等拜受命而退。

是歲改元為雍熙元年。冬十月，太宗想起華山隱士陳搏。搏，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官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谷，日飲水數杯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靈台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故俗人有「大睡三千，小睡八百」之語。先是搏乘驢過天津橋，聞太祖克汴，乃大笑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至是太宗遣使，召之赴京。

陳搏得詔，隨使朝見。太宗待之甚厚，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乾勢利，所謂方外之上也。」乃遣中使送於中書省。宋琪等延接慇懃，坐中從容問曰：「先生學得玄默修養之道，亦可以教人乎？」傳笑曰：「小道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煉丹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淇深服其言。次日奏對，以陳搏所言上陳，太宗詔賜號「希夷先生」，親書「華山石室」四字贈之，放還華山。搏再拜受命，即日辭帝而出，自回華山不題。

卻說太宗以邊境寧靜，與臣民同享太平之盛，因下詔賜京師百姓飲酒三日。其詔曰：

王者賜醴推恩，與眾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會同，萬民康泰；嚴煙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醴三日。

詔旨既下，京都士民，無不歡躍。至期，太宗親自與群臣登丹鳳樓，觀士民樂飲。自樓前至朱雀門，設音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苑至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排列於通路。音樂齊奏，觀者滿城，富貴無比。後人有詩斷曰：

烽火煙消鎮節安，君臣作樂夜深闌。幽遼未下中原患，忘卻當年保治難。

時雍熙二年春二月也。

次日，太宗宴群臣於後苑，召宰相近臣賜酒賞花，謂之曰：「春氣暄和，品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宴諸臣賦詩賞花。」王音既下，一人進曰：「小臣不才，願承命賦詩。」乃平章事宋琪也。即展花箋，援筆立書七言八句以進。其詩曰：

聖主飛龍俗美淳，乾坤總是一般春。四方風澤被休教，萬國歸來慕至仁。浩浩
舜恩邦盡戴，巍巍湯惠士皆親。微臣有愧無能補，鼓舞昇平沐化新。

太宗覽詩大悅，命取王觴賜酒。李防繼進一首曰：侍班上聖擬旒疏，融煦昭然德意孚。飽
暖四方咸底定，供輸百姓自無虞。仰風琢貢來蠻佰，披澤謳歌沸道途。際遇太平何以報？鳳麟為
瑞有珍符。

參知政事呂蒙正亦進一律曰：

恩敷喜動萬方民，御極龍飛際聖人。
聖治及將休運啟，嘉祥日送好音頻。
均霑有域皆懷德，一視元邦不遂臣。
盛世願廣儒館頌，德音榮對玉墀。

春帝覽罷三詩，乃曰：「宋平章之詩，詞語優游，太平氣象也；李防詩，清麗可愛；呂蒙正詩，品格清高，忠勤度量。皆可為法，然視宋平章氣魄絕倫，自與二人不同。」因令中官，將三人之詩，勒於賞花亭下，以記君臣共樂之勝。中官承命而出。太宗又曰：「國家雖值暫安，而武事不可怠荒。遼薊未平，朕日夕為憂。當今在席武臣及諸王，各務走馬射箭，以較武藝。」宋琪曰：「陛下所慮甚遠，誠社稷之福也。」

帝即命軍校於後苑隙地，立起箭垛，離百步為界。武官分為兩隊：諸王穿紅，將帥穿綠。詔旨既下，各帶雕弓長箭，跨鞍立馬聽候。帝傳今日：「能有射中紅心者，賞與駿馬、錦袍；射不中者，降出藩鎮調用。」道聲未罷，紅袍隊裡一人，驟馬持弓而出，眾視之，乃秦王廷美也。勒動其騎，挽弓架箭，指定紅心發矢，正中其處。看者暗暗稱奇。廷美射中紅心，竟跳下馬，於太宗御前請命。太宗喜曰：「吾姪技擅穿楊，真可御武。」遂賜袍、馬。廷美謝恩而退。忽穿綠班中一將，湧身而出曰：「小將願試一箭。」視之，乃是大將曹彬。縱馬開弓，拈弦架箭，一矢正透紅心。觀者無不歎羨，曹彬亦下馬，拜伏於御前。太宗深加撫勞，賜馬、袍而退。是日君臣盡歡而散。

秦王等既出後苑，暮過楚王元佐門首。元佐，帝長子，少聰慧，貌類帝，帝鐘愛之。後發狂疾，時以新瘥不預。聞樂聲透於堂中，問左右曰：「是誰夜過府門，而樂音透徹？」左右曰：「今日聖上宴諸王、武臣於後苑，皆較射為樂。適秦王射勝，賞贖馬、袍而出，經過門首，送從之樂音也。」元佐怒曰：「他人皆侍上宴賞，我獨不在，是棄我也。」因發憤飲酒，至夜深，放火焚其宮室。城中大驚。官軍一時赴救不滅，可惜雕樑畫棟，繡閣瓊樓，盡成灰燼。次日，太宗知其由，下詔廢元佐為庶人，遷於均州安置。旨令已下，元佐懷慚無及，帶從人逕赴均州。不題。

卻說耶律休哥等，以宋師既退，欲報遂城之恥，未得機會。每遣人入汴京緝訪，回報宋朝日以賞玩為樂，君臣酣飲之事。休哥聞此消息，入奏蕭後曰：「臣以出師未得其利，致敗衄之罪，誠該萬死。且臣職在戎伍，近聞宋朝君臣縱逸欲之樂，不修國政。今欲部兵宜搗沛京，定其疆界，庶報前日之恥。」後聞奏，乃曰：「卿連年出師不利而還，宋之天下，未可即圖，須後議進取。」耶律沙奏曰：「所難得者機會，易失者時月。正當乘其無備，一舉可以成功。」蕭後見眾人意向如此，乃下旨：以耶律休哥為監軍，耶律沙為先鋒，其下將士，各依調遣。休哥得旨，即日辭蕭後，率精兵十萬，由朔、雲等州征進。

消息傳入沛京，太宗聞知怒曰：「丑羯奴恣生邊釁，朕當親征之。」因下詔示知。宋瀆等奏曰：「遼眾犯邊，帥臣雲集，何勞陛下親冒矢石，以損威重乎？只須遣大將御之足矣。」帝意未決，張齊賢亦力陳：「若使車駕再動，則百姓勞苦，乞陛下念之。」帝允奏，乃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馬步軍水陸都部署，以招討使潘仁美、呼延贊、高懷德副之，率兵十五萬眾，征過大遼。

曹彬等得命，分遣諸將，剋日入辭太宗。太宗謂曰：「潘仁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宜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以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等受命而退。大軍離沛京。潘仁美、楊業、高懷德率兵三萬，由寰州征進。曹彬、呼延贊由新城進發，正值暮春天氣，但見：路上殘花隨馬足，原中飛絮點春衫。

且說曹彬部大眾，來到新城五十里下寨。守新城遼將賀斯，聽得宋兵來到，即引騎出城迎敵，兩陣對圓，曹彬盔甲整齊，精神抖擻，立於門旗之下，謂遼將曰：「吾主仁明英武，統一天下，為何不速降，以圖富貴？」賀斯怒曰：「汝無故兵入吾境，贏得手中刀，即便投降？」彬顧謂諸將曰：「誰去擒此賊？」一將應聲而出，乃呼延贊，挺槍躍馬，直取賀斯。賀斯縱騎舞刀來迎。兩下吶喊，二將戰上三十余合，賀斯力怯，撥回馬便走。呼延贊奮勇追上前去，兜背一槍，刺落馬下。

遼兵遂潰。曹彬驅動後軍，乘勢取了新城。

次日，兵進飛狐嶺。守將昌行德，知宋兵已到，與招安使大鵬翼等計議曰：「宋軍勢大，難以迎敵，不如解甲投降，庶免軍士之苦。」鵬翼等曰：「宋兵遠來，必然疲乏，正好破之，如何便思屈膝？」遂帥所部軍馬迎敵。遠見宋兵漫川塞野而進。鵬翼令軍士圍住陣腳，當先出馬，大罵宋軍：「貪心無厭，深入吾境，殺得汝片甲不回。」宋陣中呼延贊挺槍出戰。大鵬翼掄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上五十余合，贊乃佯輸，走入陣中。鵬翼驟馬趕來。贊冷眼窺其漸近，大喝一聲，鵬翼措手不及，被贊捉於馬上。宋師湧進，賊兵降者無數。曹彬將鵬翼斬於城下號令。

次日，呂行德舉關迎降。宋師又下飛狐嶺，長驅進於靈邱。守靈邱遼將胡達，引兵迎戰。宋將呼延贊躍馬厲聲出曰：「來將速下馬投降，免受誅戮；不然，視前日為例。」達怒曰：「猖狂匹夫！擒汝以獻吾主，即掄刀直衝宋陣。」呼延贊舉槍交還。二將戰上一百回合，不分勝負。贊思：「此賊勇力過人，須以智取。」即勒回馬繞陣而走。胡達拍馬追之，轉過陣前，贊按下長槍，掣出金鞭。敵將追騎剛到，呼延贊睜睛舉鞭，劈腦一聲響，胡達一命悠悠，死於鞭下。曹彬驅軍掩擊，賊兵大敗，遂襲了靈邱，得其降卒五千，牛馬輜重無算。曹彬謂贊曰：「近來之戰，將軍功績居多，吾固不及也。」贊曰：「皆出元帥之妙算，小將何功之有？」彬大服其量。因遣人報捷於太宗。

太宗驚曰：「彼安得進兵如是之速那？」乃遣使詣靈邱，令彬待仁美之眾，一同進兵，庶能克敵。曹彬得旨，正在沉吟之間，忽報：「潘招討大軍已出雄州，特來與元帥相會。」彬大喜，即遣騎軍迎候。翌日，仁美來到靈邱，人見曹彬，道知已克寰、朔等州，降其刺史趙彥章、節度副使趙希賢等十數人。彬曰：「此皆出於招討致勝之功。今主上有旨，候在齊發，我等當整兵前進。」仁美然其言，即日領軍，望涿州而行。

卻說耶律休哥等，兵屯雲州。聽得宋師已進涿州，下令眾軍亟進，於涿州城南下寨，與宋營只去五里之地。休哥召耶律沙入謂曰：「宋師深入吾地，勢必跋涉。汝引馬軍二萬，屯於城南，堅壁而守。候其用力稍竭，出勁兵襲之。」耶律沙依令去了。休哥又謂華勝曰：「汝以步兵一萬，屯靈邱險地，設伏於林中，以絕宋之糧道。」華勝亦領計而行。休哥分遣已定，夜則令輕騎入宋營掠其單弱，晝則以精銳張其聲勢。

是時，曹彬督諸將於城下溺戰。遼兵按營不出。宋師望見遼師精銳，不敢輕進。夜間不勝其擾。一連駐了十數日，軍中糧餉不繼。遣人打探，回報曰：「近日糧草屢被遼兵所掠，不能前進。」曹彬大驚，與仁美等議曰：「吾眾深入敵境，糧餉不繼，倘被遼帥得知，出兵來襲，是自取其敗也。不如撤圍退雄州，以待運餉充足，再議進取。」仁美然其言，即下令將軍馬退入雄州，遣人人汴京奏知，以援饋餉。

太宗聞奏，大驚曰：「豈有敵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急遣使止曹彬等，令其引兵沿白溝河而進。使者得命，逕詣雄州見彬，傳示救命。彬等聞命，與諸將商議進兵。潘仁美曰：「賊勢方銳，且地理不熟，莫若據雄州待之，為上計也。」高懷德進曰：「若逗留不行，使敵人知吾糧盡，乘虛來襲，反為失計；不如先聲而進，或可得志。」彬見眾論紛紛，不得已，乃下令：軍士各裹糧帶食而進。將近涿州，耶律休哥聽得宋師驟至，令人道知耶律沙等，乘虛出兵。又遣耶律訥部兵一萬，埋伏巢林待敵。休哥分遣已定，自與耶律奚底引勁卒，出歧溝關迎戰。

將近日午，宋師行了一日一夜，且兼暑月，人馬饑渴。恰遇耶律休哥軍馬一齊擺開，威勢甚壯。宋師頗有懼怯。南將高懷德首先出馬，大罵：「遼賊速降，饒你一死。」耶律奚底激怒，縱騎舞斧，直取懷德。懷德舉槍來戰，兩馬相交，戰將五合，奚底撥馬便走，懷德引騎追之。曹彬催動中軍而進。耶律休哥接住交鋒，且戰且走。宋師已入關口，忽巢林一聲炮響，耶律訥伏兵齊起，將宋師衝作兩截。曹彬大驚，跑馬便回。番兵萬弩競發，彬所坐馬已中流矢而倒。正在危急之際，呼延贊一騎衝到，急叫曰：「主將可隨吾殺出。」贊在前，彬在後，擠死殺透重圍。

時耶律沙之兵，抄入潘仁美陣後，將仁美圍在垓心。高懷亮力戰不退。贊保彬走回本陣，見南方殺氣連天，謂彬曰：「必是宋師遭圍，吾往救之。」即勒馬而進。正遇仁美頭盔盡落，徒走而來。贊殺散追兵，保仁美而回。懷亮與耶

律沙大戰，後面無接應軍馬，被耶律沙趕到關口，一刀斬之。比及高懷德衝圍來救，耶律休哥揮動遼兵追殺。懷德血映袍鎗，從騎喪折殆盡。耶律訥部兵又到，箭如飛蝗。懷德臂中巨弩，拔矢灑血復戰，手斬番兵數十。見勢危迫，料不能退，乃思曰：「吾為宋朝大將，莫被敵兵所辱。」遂馬上自刎而亡。可憐高懷德兄弟二人，竟死於難。靜軒讀史至此，有詩曰：

血戰當年報主志，斬堅入陣幾千重。英雄功績今何在？回首沉吟夕照中。

高氏兄弟陣亡之後，耶律休哥等合兵一處，乘勢追趕。又值暑雨暴下，宋師無復行伍。呼延贊保著曹彬、潘仁美等，走到馬河，聞後軍報道：「高懷德兄弟二人，俱戰死陣中。彬等不勝哀感。忽聽戰炮連天，耶律休哥追兵殺來。曹彬不敢停留，連夜渡河而走。遼兵已追及，殺死及溺河中者，不計其數。休哥等以宋師已渡河去，乃收軍還營。次日，河中浮屍蔽滿，水亦為之不流。歧溝關下，委棄盔甲輜重，積如丘山。曹彬等退保新城。計點將士，折去六萬余人，遣人入汴上表請罪。

太宗聞奏，大驚曰：「此是寡人慮事不週之過矣！」即下詔遣使，召曹彬班師。使臣領旨，到新城宣知。曹彬等得旨，以副將米信守新城，自與大隊回沛京，朝見太宗，伏於階下。太宗慰之曰：「不知地勢，遭賊兵所算。卿等今後當以是為戒。」彬謝恩而退。帝下詔，令呼延贊屯定州，田重進屯靈邱，以防遼兵再入。贊等領命而去。不在話下。曹彬自以出師無功，悶悶不悅，因上表力辭兵柄。太宗允奏，乃下詔降為房州刺史，又追念高懷德之功，官其二子高磷、高風為代州團練使之職。曹彬既受命，即日赴房州而去。自是閉門讀書，不與人事相接。

卻說耶律休哥大勝宋師，遣人奏捷於蕭後，且請欲舉兵南下。蕭後得報大悅，因遣使詣遼州止之曰：「須候秋高馬肥，然後進兵。」休哥等得旨，乃按兵不行，邊報傳入京師，已知遼兵留鎮雲州，將為再寇之計，太宗得報，與群臣商議拒御之策。八王進曰：「遼兵勢頗猖獗。陛下只須敕邊將修理戰具，隨機剿捕，使敵人疲於奔命，邊患自息矣。」太宗然之，即下詔傳諭近邊帥臣。不題。

一日，太宗坐朝元殿，與侍臣議曰：「先帝在日，於五台山許一香願未酬，臨崩之際，囑朕親往還之。今值國事少息，將備法駕一行，卿等當為朕料理。」玉音既下，寇準出奏曰：「先帝雖有此命，然事當急其本而緩其末。近來與遼兵戰鬥連年，士馬不寧。且五台山實乃遼之限界，耶律休哥擁重兵於雲、朔等州，倘陛下車駕一動，敵人窺知，乘勢來阻我眾，那時誰為陛下計哉？寧可遲緩數年，候邊境安息之時，還之未晚。此時決不可行也。」太宗半晌未應。潘仁美奏曰：「臣舉一人，保陛下前往，萬無一失。」太宗問：「所舉是誰？」仁美曰：「代州刺史楊業長子楊淵平，此人文武兼全，敵人畏懼。若護車駕而行，猶如泰山之安。」太宗大悅，遂下詔：以楊淵平為護軍大將軍，帶禁軍二萬，前往五台山。淵平得旨，準備戎伍伺候。不日，太宗車駕離沛京，三軍迤邐望太原進發。時值初秋天氣，但見：

落葉蕭蕭風乍冷，雁聲悲切客情孤。

第十六回 太宗駕幸五台山 淵平戰死幽州城

卻說大字車駕既離沛京，一路行來，看看望見五台山不遠。寺僧智聰長老，率眾迎接於龍津驛。車駕來到寺門外，引班官迎太宗進入方丈中龍椅坐定。文武列於兩班。帝因下命，著儀司官齎過香禮與寺僧，於供佛案前擺列齊備。群臣隨帝詣佛殿中。寺僧敲動鐘鼓。太宗躬下拜禱曰：「朕今此來：一者為先帝之願，特來齎還；二者為生民臻太平之福，仰仗洪慈；三者乃願皇圖鞏固，四海清寧。」帝祝罷，主典僧宣讀誥文畢。是夕，太宗宿齋於元和宮。

次日，眾臣奏曰：「陛下香願既酬，車駕當即還京，恐有細作不便。」太宗曰：「朕深居九重，難得來此，與卿等暫留一日而行。」眾臣再不敢奏。太宗遂令寺僧引路，邀侍臣步出寺外，觀望景致。果見一座好山：前控幽州，後接太原，端然限界；中聳出一奇峰，層巒疊翠，萬峰在目。有詩為證：

擁翠拖藍疊秀奇，巍然勢下別華夷。分明指處尖峰頂，縹緲雲霞接漢齊。

太宗看之不足，因指前一望之地問曰：「野草連天，卻是何處？」潘仁美奏曰：「此幽州也，古來建都之地，最好是光景。」太宗曰：「朕當與文武諸臣，前去遊玩一回。」八王急奏曰：「幽州乃遼主蕭後所居之地，陛下若往，是自投機阱也。速宜整車駕還京，免遭恥辱。」太宗曰：「昔者唐太宗平定了遼東，未嘗不親臨戰陣。今朕有千軍萬馬在此，豈懼蕭後哉！汝眾臣但隨朕去無慮。」八王再不敢諫。

即日車駕離五台山，前至邠陽城地面。忽見旌旗蔽日，塵霧遮天。哨報：前有番兵攔路。太宗問：「誰可去探視？」一人應聲而出，身長六尺，威風凜凜，乃保駕將軍楊淵平也，奏曰：「臣前去擒取阻兵。」太宗允奏，淵平率馬軍殺奔前來。番陣旗門開處，一員遼將，生得面如黑鐵，眼若流壑，使一柄大桿刀，跨一匹赤鬃馬，乃耶律奇，高叫：「宋人好好退去，饒汝一死。不然，自取擒戮矣。」淵平怒曰：「蠢爾番蠻，尚不縮頭遠避，敢來阻駕尋死那？」即挺槍躍馬，直取番將。番將舞刀來迎。兩下吶喊震天，二將戰做一塊。耶律奇力怯，撥馬便走。宋兵乘勢趕入。番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淵平追去五里，回見太宗，奏知殺敗番兵之事。太宗大悅，車駕遂進邠陽駐紮。

耶律奇收殘軍人幽州，奏知蕭後：「今有宋帝車駕，駐在邠陽，臣被殺敗而回。」蕭後太驚，因問帝駕何以來此？近臣奏道：「前日在五台山還願，便來遊玩。」後曰：「往者眾臣尚要興師去伐宋地，今有此機會，何不出去擒之？」言未畢，天慶王耶律尚奏曰：「臣願部兵前往，擒取宋帝以獻。」後曰：「更得一人助卿為上。」馬韃令公韓延壽進曰：「臣願同往。」後大悅，即與騎軍一萬前去。耶律尚即日部軍出幽州，前抵邠陽城下，圍城四匝，水泄不通。太宗車駕困在邠陽，深自悔恨，因令楊淵平出兵退之。淵平奏曰：「遼眾初至，其勢甚銳，若即與交鋒，必不能勝，須停數日，一戰可退。」太宗允奏。

是時，耶律尚親督番兵，於城下緊攻，喊聲雷動，城中震駭。太宗登敵樓觀望，只見四下番兵，烏屯雲集，連營

數裡攻擊。謂侍臣曰：「番兵眾甚，如何脫離此處？」潘仁美奏曰：「陛下勿憂。今有楊業，屯堅兵於代州與幽州連境地方。得一人前往諭救，必能退敵。」太宗問曰：「誰可往代州諭救於楊業？」淵平應聲而出曰：「臣當一往。」太宗即付與敕旨。淵平密藏，披掛上馬，開東門殺出。正遇番將劉弼攔住，淵平更不打話，奮怒一槍，劉弼翻鞍落馬。淵平乘勢殺出重圍，逕投代州，來見父親。將敕旨進上，道知：「聖上被圍鄆陽，四面皆是番兵，父親當盡引代州之眾。前去救駕。」令公得旨，遂發兵起行。父子八人，離了代州，望鄆陽而來。

哨馬報人番營，告知天慶王。天慶王集諸將議曰：「楊業乃勁敵也，此來救駕，父子必將死戰。我眾人誰敢抵當？不如將軍馬撤退，放他入城，然後復兵圍之，不消一月，將他君臣盡困死於城中。」眾然其計。乃下令將軍馬撤退，退離五里之地。

哨騎報入楊業軍中。楊業聞此消息，乃曰：「番人不戰而退，必有謀矣。我眾人且入城見駕，徐圖脫離之計。」淵平道：「父親所見極明。」即整軍馬入城中，朝見太宗。太宗大喜曰：「不是卿來赴援，敵人安肯退去？朕聞卿名為遠人所畏，信不誣矣。」業奏曰：「番人夷狄之性，意不可測，此去必將復兵來困。望陛下即整車駕，臣父子拼死殺出。」太宗曰：「朕明日準定回駕。話聲未絕，忽報：「番兵長驅而來，仍舊圍了城郭。」太宗驚曰：「不出卿之所料。」業奏曰：「番兵眾盛，車駕難以輕出。待臣審視敵人聲勢，然後定計破之。」太宗曰：「卿當盡心籌度。」業承命而退。

次日，楊業率眾子登敵樓觀望，見番兵八面分屯齊備，軍馬雄偉。令公歎曰：「若此堅兵，吾父子雖能殺得出去，如何能保眾文臣無傷，縱使諸葛復生，不能施其計矣。」淵平曰：「終不然束手於此而待斃那？」令公曰：「計策雖有，只是難得盡忠之人耳。」淵平笑曰：「大人往日常言，要以死報宋君。今吾父子自到宋朝之後，主上設極富貴之第宅相待，思無以報德；今遇息難，若有計可施，不肖情願舍死向前。」令公喜曰：「汝若肯成吾計，可保君臣無虞。我明日奏知主上，即便主行。」淵平全無難色，凜凜然下了敵樓。

翌日，令公朝見太宗，奏曰：「臣昨觀敵兵，甚是利銳。陛下若要脫此災厄，除非學漢朝紀信救高祖離榮陽之計：詐獻降書與番人，在西門迎受；臣保車駕與侍官，從東門而出，則可保矣。」太宗曰：「此計雖妙，誰肯學紀信所為乎？」令公曰：「臣長子淵平願承此計。乞陛下急作降表，遣人通知番營。若更遲緩，恐事有漏泄不便。」太宗聽罷，惻然曰：「朕以汝父子恃寡人，未沾大恩，今日何忍損卿之至親以救孤？非仁者之所為也。」淵平進曰：「事已急促，若待城破之日，玉石俱焚，雖留臣之父子，亦無益於事。今若救得陛下出此重圍，留萬代之名，是臣子當行之事，又可惜焉？」

語未畢，守城軍來報：「南門漸崩，番人將攀堞而上。」淵平曰：「陛下快脫下御袍。臣父與六郎延昭、七郎延嗣保車駕出東門。小臣與弟二郎延定、三郎延輝、四郎延朗、五郎延德出西門詐降。不然，君臣難保。」太宗不得已，卸下御袍，龍車、法駕之具，盡付淵平。

（淵平）先遣人齎降書前去。番將天慶王接得宋帝降文，與眾人商議。韓延壽曰：「宋人遭困出降，此事必實。然不過與其講和放回，寧有加害之理？亦請回書，與使者復命。」

次日，宋軍於城西插起降旗。番眾遂遠離一望之地，等待宋君出城。太宗急同文武，率輕騎出東門，望汴京而走。於是淵平端坐車上，黃旗數面，前遮後擁，隱隱而出。番將天慶王率眾將，戎伍齊備，於城西旗下高叫：「既宋朝天子情願納降，請出車駕相見，決無傷害之意。」淵平在車中聽得，令左右揭起羅幔，見番王坐於馬上，旁若無人。怒曰：「不誅此賊奴，何以雪吾恥也！」即拈弓搭箭，指定頂下射去。一聲響處，天慶王應弦而倒。正是：

一時主將成何事？頃刻番臣箭下亡。

淵平既射死番王，閃出駕外，厲聲叫曰：「吾乃楊令公之子淵平是也！有勇者來戰。」番兵大驚。激怒了韓延壽，下令番兵齊起，捉此匹夫！即挺槍躍馬，直殺過宋陣。淵平鞍馬未備，迎敵不及，被延壽一槍刺落車下。延定正待來救，耶律奇拍馬而出，二將交鋒。延定雖勇，部下先潰，被番兵爭前湧進，斬斷馬足，掀翻戰場，千軍亂蹙而死。延輝見勢不利，衝出重圍而走。不上一里，蘆葦草內長鉤套索，一齊並起，先把延輝坐馬絆倒。延輝身離離鞍，已遭番兵所屠。延朗知兄被傷，慌忙殺出。背後韓延壽、耶律奇精兵皆至，四下圍繞。延朗衝突不透，遂被大眾所獲。部下騎軍戰死殆盡。

第十七回 宋太宗議征北番 柴太郡奏保楊業

卻說楊延德衝出圍中，後面喊聲不絕，回望番兵，乘虛趕來。延德轉過林邊，自思：「當日在五台山，智聰禪師獨攜小匣與我，吩咐遇難則開。今日何不視之？」即由懷中取出，乃剃刀一把，度牒（度牒 - - 僧道出家的證據。）半紙。延德會其意。遂將闊斧去柄，納於懷中。卸下戰袍、頭盔，掛於樹上。截短頭髮，輕身走往五台山去了。

卻說番軍東衝西擊，殺至黃昏，始知宋君從東門而去，已離二百里程途矣。韓延壽等懊悔無及，乃收軍還幽州，奏知蕭後：「宋帝用詐降之計，遁出東門；只殺宋將三員；又生擒一將；現在大獲全勝而回。」蕭後大喜曰：「既勝得楊家將帥，宋人已自喪膽，再議征取未遲。」因令解過捉將問曰：「汝系宋朝主將，現居何職？」延朗挺身不屈，厲聲應曰：「誤遭汝所擒，今日惟有一死，何多問為？」後怒曰：「罕見殺汝一人那？」令軍校押出。延朗全無懼色，顧曰：「大丈夫誰怕死！要殺便請開刀，何須怒起？」言罷慨然就誅。

蕭後見其言語激厲，人物豐雅，心中甚不忍，謂蕭天佑曰：「吾欲饒此人，將瓊娥公主招為附馬，卿意以為何如？」天佑曰：「招降乃盛德之事，有何不可？」後曰：「只恐其不從耳。」天佑曰：「若以誠意待他，無有不允。」後乃今天佐諭旨。天佑傳旨，告知延朗。延朗沉思半晌，自忖道：「吾本被俘，縱就死，亦無益於事。不如應承之，留在他國，或知此處動靜，徐圖報仇，豈不是機會乎？」乃曰：「既娘娘赦我不死，幸矣！何敢當匹配哉？」天佑曰：

「吾主以公人物儀表，故有是議，何故辭焉？」直以延朗肯允奏知。後遂令解其縛，問取姓名。延朗暗付：「楊氏乃遠人所忌。即隱名冒奏曰：『臣姓木，名易，現居代州教練使之職。』」後大喜，令擇吉日，各衣冠，與木易成親。不題。

卻說太宗既回汴京，文武朝賀畢。太宗宣楊業於便殿，慰勞之曰：「朕脫此難，皆卿父子之力也。然不知淵平等消息如何？」業奏曰：「臣長子性剛不屈，必遭其擒。」言未畢，近臣奏入：「淵平因射番帥天慶王，全軍皆沒。」太宗聞奏，驚歎曰：「使良將陷於死地，寡人之過也！」因而下淚。楊業曰：「臣曾有誓：當以死報陛下。今數子雖喪於兵革，皆分定也。陛下不必深憂。」太宗撫諭再三，乃遣楊業退出。

次日設朝，與文武議報楊業父子之功。潘仁美奏曰：「邊境多事，楊業父子忠勤之將，陛下宜授帥臣之任，以顯其才。」太宗允奏，即封業為雄州防禦使。業將辭行，帝出殿面諭之曰：「卿此行，但為朕專備邊事。有召則至，無旨不宜輕離。」業頓首受命而出。到無佞府，吩咐八娘、九妹，好生看待令婆，自與六郎、七郎，父子三人，前赴雄州。不題。

話分兩頭。卻說耶律休哥等，聽知宋兵殺敗於邠陽，屢遣人奏知蕭後，宜乘時進兵，以圖中原。蕭後因與群臣商議征伐之策。右相蕭撻懶奏曰：「臣雖不才，願率兵進取。」蕭後曰：「卿此去，先問討取金明池、飲馬井、中原甸三處，與我屯軍。若允暫且回兵，不允則舉兵有名矣。」撻懶領旨，即日與大將韓延壽、耶律斜軫部兵二萬，從瓜州南下，但見：

旌旗閃閃乾坤暗，戈戟層層白日昏。

人馬到胡燕原下寨。聲息傳入汴京，侍臣奏知，太宗怒曰：「遼兵屢次犯邊，朕當御駕親征，以雪邠陽之恥。」寇準奏曰：「陛下車駕才回，豈宜輒出？只須遣將御之，足退其眾也。」太宗曰：「誰可代朕行者？」准曰：「太師潘仁美，素知邊情，可當此任。」太宗允奏，即下旨，授仁美招討使之職，部兵前御番兵。

仁美得旨，回至府中不悅。其子潘章問曰：「大人今日何故不悅？」仁美曰：「主上有防禦番兵之命，聖旨又不敢辭。即去亦無妨，只是沒有先鋒，因此遲疑不決。」章曰：「先鋒在眼前，大人何不舉之？」仁美曰：「汝道是誰？」章曰：「雄州楊業父子，可充先鋒。」仁美悅曰：「汝若不言，我幾忘之矣。」次日侵早，仁美入朝，啟奏太宗曰：「此行缺少先鋒，必須雄州召回楊業父子，則可破番兵矣。」太宗允奏，因遣使臣，逕詣雄州，來見楊業，宣讀詔曰：

朕以國運艱難，乃忠臣義士，立功之秋。近日邊報：北番大舉入寇，軍民驚擾。詔命潘仁美為行營招討防禦之。惟爾楊業，遠人所仰，是宜充行。朕命到日，作急赴闕，計議征進，不得稽延從事。故茲詔示。

楊業得旨，即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見太宗。太宗賜齋甚厚，乃封為行營都統先鋒之職。

業受命而出，回府中見令婆，正值令婆與太郡柴夫人在堂中間遣，令公相見畢。令婆曰：「老將軍因何回朝？」業曰：「北番犯邊，主上有詔來取，任老將為先鋒之職，剋日征進。特來見夫人一面。」令婆曰：「誰為主帥？」令公曰：「潘仁美也。」令婆愀然不悅曰：「此人昔在河東，被公羞辱，常欲加害於公父子，幸主上神明，彼不能施其謀耳。今號令在其掌握。況長子等五人，已各凋零，只有公父子三人在，此去難保無相害之意，令公何不省焉？」業曰：「此事吾所素知，然主上之命，豈敢有違？」太郡曰：「媳明日親為具奏，求一朝臣保令公而行，彼則不敢生謀矣。」令婆曰：「我與太郡同往。」令公大悅，因具酒食相敘。

過了一宵，次日，楊令婆與太郡夫人赴朝。近臣先為奏知，太宗降階迎接。何以君玉若是尊敬令婆，因他手上拿一龍頭拐杖，上掛一小牌，御書八個字：「雖無鑿駕，如朕親行。」是太祖皇帝遺敕所賜，以此敬重之也。太宗接上殿前，命侍官賜二人繡椅坐定，問曰：「朕未有命，令婆與太郡夫人趨朝，欲建何議？」太郡先起奏曰：「聞陛下命將防禦番兵。主帥潘仁美，素與楊先鋒不睦，此行恐非其利。須念其父子忠勤於國，陛下當善遇之。」太宗曰：「此王事耳，他人則不可行。太郡有何良策？」太郡曰：「陛下若必欲其行，須於廷臣中，舉有名望者保之同往，則無慮矣。」太宗曰：「此議甚高。」遂下詔，令文武舉擇誰可保楊業出征者。詔命才下，八王進曰：「臣舉一人，可保同往。」帝問是誰。八王曰：「行營都總管呼延贊，此人忠義一心，可為保官。」帝大悅曰：「卿此舉甚稱其職。」即日下命，著呼延贊保楊業一同出師。令婆與太郡辭帝而出。

是日朝罷，楊業聞贊為保官，不勝之喜，復往雄州，調發所部軍馬征進。

第十八回 呼延贊大戰遼兵 李陵碑楊業死節

且說潘仁美大軍已離汴京，迤邐望瓜州進發。來到黃龍隘下寨，分立二大營：呼延贊屯東壁，自屯西壁。仁美乃與牙將劉君其、賀國舅、秦昭慶、米教練四人議曰：「我深恨楊業父子，懷恨莫伸。此一回欲盡陷之，不想有保官呼延贊在，又難於施計矣。」教練進曰：「太師勿憂。小將有計，先去了呼延贊，然後除楊家父子，有何難哉？」仁美曰：「公有何妙策教我？」米教練曰：「對壘即是番兵屯營之所，彼聽我軍來到，必出索戰。太師即下令：先鋒未到，當著保官出陣。贊雖雄勇，奈今年紀老邁，不能久戰。待他交鋒之際，按兵莫救，必被番兵所擒耳。」仁美曰：「此計極妙！準定明日行之。」

果然番兵聽得宋師來到，率所部圍合而來，人馬雄壯，聲勢甚盛。哨馬報入仁美營中。仁美遣人請呼延贊入軍中商議曰：「番兵長驅索戰，先鋒軍馬未到，公有何計退之？」贊曰：「兵來將對，水來土掩。既承主命征進，當盡忠所事，與番兵決戰，更何待哉！」仁美曰：「公先上陣，我率軍後應。」贊慨然請行。披掛完全，率所部揚旗鼓噪而出，正遇番將蕭撻懶們出馬。贊厲聲罵曰：「番兵速退，免受屠戮。不然，殄滅汝等無遺類矣。」撻懶怒曰：「老邁之將，養死且不暇，敢來爭鋒那？」即舞刀躍馬，直取呼延贊。呼延贊舉槍迎戰。

兩馬相交，二人戰上八十餘合，番將力怯，撥回馬便走。贊驟騎追之。四下番兵散而復聚。贊回頭，不見後軍接應，恐人深地，乃勒回馬，走入林中。一彪軍馬截出，乃耶律斜軫，叫曰：「宋將下馬受縛，免遭誅戮。」贊激怒，奮刺斜軫殺出，番兵眾盛，透不得重圍。贊部下折傷大半。欲從僻路而走，騎校曰：「小路恐有埋伏，不如走大路為愈。」贊乃殺奔大路。蕭撻懶復兵趕來，贊前後受敵。正在危急之間，忽正東旌旗捲起，鼓聲震天，一彪軍當先殺出。來將乃楊業也，策馬提刀大叫：「番將休走！」撻懶部將賀雲龍，縱馬迎敵。戰不數合，楊業手起刀落，斬雲龍於馬下。番兵大潰。楊業父子，衝入中堅，救出呼延贊。楊延昭挺身力戰，獨當其後，保護贊回至營中，卸下盔甲。贊曰：「今日若非將軍來救，幾致喪命。」業曰：「小將來遲，致總管驚恐，望乞恕罪。」贊乃令業屯止本營。

次日，入報太師：「楊先鋒軍馬正從東殺來，救了總管呼延贊回營。」仁美聞之，憤恨無及。劉君其曰：「楊業違令來遲，太師若以軍法從事，殺之有名矣。」道未罷，楊業進中軍參見。仁美問曰：「軍情之事，汝何得後期而至？」業曰：「主上令未將回雄州調集軍馬，於十三日起程。」仁美怒曰：「番兵寇邊至緊，汝為先鋒，稽延不進，尚以主命來推。」喝令左右，拿下處斬。

軍校登時將楊業縛於轅門。業厲聲叫曰：「我死不足惜！敵人在境而戮良將，非為國家計也。」道聲來罷，時從人已報知東營呼延贊，跑馬來到，喝開軍校，將縛解了。領入帳中，見仁美曰：「汝居招討之職，昨日交兵，坐觀成敗，不發一騎相應，若非楊將軍奮勇力戰，幾致敗事。今日何得擅自誅之？老將臨行，主上親賜金簡一把與我，專保其父子回京。不然，翻轉臉皮，先與汝放對。」仁美滿面通紅，不敢答應。贊邀楊業抽身出帳中，憤怒而去。

仁美自覺羞慚，半晌無語。米教練進曰：「太師勿憂，小將另施一計，去了呼延贊，則楊業死在旦夕矣。」仁美曰：「公再有何計？」米教練曰：「即日軍中缺少糧草，可令呼延贊前去催運。待他離了邊境，業再犯令，誰復保哉？」仁美然其計，即發帖書，著令呼延總管，前往運糧。差人持帖文到東營，見贊道知。

贊得此消息，悶悶不悅。楊業進曰：「軍糧實乃重事，非總管去，他人不能當是任也。」贊曰：「我非不肯前行，只有一件：潘仁美狼子野心，常有害君之意，恐我去後，以非理虐將軍，誰能保那？」楊業曰：「小將觀番兵亦是勁敵，須待總管到來，然後出戰。招討縱要吝我，彼亦無什可施。」贊曰：「此去未定幾時糧到，君父子堅守東營，待我復來，再議出兵。」楊業應諾。贊即日領輕騎五千，回汴京催糧去了。後人《詠史詩》曰：

忠勤工奪領征師，何事英雄不遇時？
邊境未寧良將滅，個人覽此重傷悲。

西營潘仁美探知呼延贊已回汴京，不勝之喜，因與眾將商議出戰。米教練進曰：「招討可發戰書於番人，約日交戰，徐好定計。」仁美即遣騎將，齎戰書去見番將蕭撻懶。蕭撻懶得書怒曰：「明日準定交鋒。」批回來書，召眾將議曰：「潘仁美不足懼。楊業父子，驍勇莫敵，近聞與主將不睦，正直乘其隙而圖之。離此一望之地，有陳家谷，山勢高險。得一人部眾埋伏兩旁，誘敵人進於谷中，團合圍之，必可擒矣。」耶律斜軫應聲而出曰：「小將願往。撻懶曰：「君若去，必能辦事。」斜軫即引騎軍六千餘人前行。撻懶又喚過耶律奚底曰：「汝引馬軍一萬，明日見陣。楊家父子深知戰法，須緩緩佯輸，引入伏中。號炮一起，截出力戰。」奚底領計去了。撻懶分遣已定，著騎軍前詣宋營緝探動靜。

潘仁美已得回書，與劉君其議曰：「明日誰當初陣？」君其曰：「楊先鋒出戰，招討率兵應之。」仁美召業入帳中間曰：「番將索戰，先鋒不宜造次。倘有疏虞，墮君之銳氣也。」楊業稟曰：「明日是十惡大敗日，出軍不利，且呼延總管催糧未到，番兵勢正銳，須待省機而進，則可成功矣。」仁美怒曰：「敵兵臨寨，何所抵對？倘總管一月不到，尚待一月那？今若推延不出，我當申奏朝廷，看汝能逃罪否？」業知事不免，乃曰：「番將此來，奇變莫測。他處平坦之地，不必提防。此去陳家谷，山勢險峻，恐有埋伏。招討當發兵於此截戰，未將率所部當中而入，庶或克敵。不然，全軍難保也。」仁美曰：「汝但行，吾自有兵來應。」

楊業既退，賀懷浦進曰：「既楊先鋒要如此行，招討可遣將於陳家谷相應，庶不誤事。」仁美曰：「正無機會，今乘此不發兵應之，看他如何設施？」懷浦曰：「招討此是惟報私仇，不以朝廷為什矣。」仁美不聽，起入帳中去了。懷浦歎曰：「豎子幾誤國事，吾安忍坐視不救？」遂率所部，來見楊業曰：「公此行，得非利乎？」業曰：「吾非避死，益時有不利，徒傷士卒而功不立。今招討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行。」懷浦曰：「潘招討之兵，難以指望。小將願與將軍同行，庶得相援。」業曰：「當與公左右翼而出。」商議已定。

次日黎明，楊業率二子與賀懷浦，列陣於狼牙村。遇見番兵漫山塞野而來，鼓聲大震。耶律奚底橫大斧，立馬於陣前，厲聲曰：「宋將降，免動干戈。不然，屠汝等無遺類矣。」楊業激怒，罵曰：「背逆蠢蠻，限死臨頭，猶敢來拒敵天兵那？」言罷舞刀躍馬，直取奚底。奚底綽斧迎戰。兩下吶喊。二人戰上數合，奚底撥馬便走。業驟馬追之。楊延昭、賀懷浦催動後軍，乘勢殺入，番兵各棄戈而遁。奚底見楊業趕來，且戰且走。楊業以平野之地，料無伏兵，盡力追擊。將近陳家谷口，蕭撻懶於山坡上放起號炮。耶律斜軫伏兵並起，番兵四下圍繞而來。

楊業只料谷口有宋兵來應，回望不見一騎，大驚，復馬殺回，已被斜軫截住谷口。香眾萬弩齊發，箭如雨點。宋軍死者不計其數。比及延昭、延嗣二騎拼死衝入，矢石交下，不能得進。耶律奚底回兵抄出東壁，正遇賀懷浦。二騎相交，戰不兩合，被奚底一斧劈於馬下。部眾盡被番兵所殺。延昭謂延嗣曰：「汝速殺出圍中，前往潘招討處求救。吾殺入谷口，保著爹爹。」延嗣奮勇衝出重圍而去。且說延昭望見谷中殺氣連天，知是南軍被圍，怒聲如雷，直殺進谷口。正遇潘將陳天壽，交馬戰才一合，將天壽刺落馬下。殺散圍兵，進入谷中。楊業轉戰出東壁，遇見延昭來，乃急叫曰：「番兵眾甚，汝宜急走，不可兩遭其擒。」延昭位曰：「兒衝開血路，救爹爹出去。」即舉槍血戰，衝開重圍。蕭撻懶從旁攻人，將楊業兵斷為兩處。延昭回望其父未出，欲復殺人，奈部下從軍死盡，只得奔往南路，以待救兵。

時楊業與番兵鏖戰不已，身上血映征袍。因登高而望，見四下皆是勁敵，乃長歎曰：「本欲立尺寸功以報國，不期竟至於此！吾之存亡未知，若使更被番人所擒，辱莫大焉。」視部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可速沿山走回，以報天子。」眾位曰：「將軍為王事到此，吾輩安忍生還？」遂擁業走出胡原，見一石

碑，上刻「李陵碑」三字。業自思曰：「漢李陵不忠於國，安用此為哉？」顧謂眾軍曰：「吾不能保汝等，此處是我報主之所，眾人當自為計。」言罷，拋了金盔，連叫數聲：「皇天！皇天！實鑒此心。」遂觸碑而死。可惜太原豪傑，今朝一命胡塵。靜軒有詩歎曰：

矢盡兵亡戰力摧，陳家谷口馬難回。李陵碑下成大節，千古行人為感悲。

楊業既擗李陵碑而死，番兵喊聲殺到。業眾力戰不屈，盡皆陷沒。番將近前梟了首級。日將晡，蕭撻懶乃收軍還營。

第十九回 瓜州營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

卻說楊延嗣回瓜州行營，見潘仁美泣曰：「吾父被番兵困於陳家谷，望招討急發兵救之。不然，生死決矣！」仁美曰：「汝父子素號無敵，今始交兵，便來取救耶？軍馬本有要備，我營難以發遣。」延嗣大驚曰：「吾父子為國家計，招討何以坐觀其敗乎？」仁美令左右推出帳外。

延嗣立地罵曰：「無端匹夫！使我若得生還，與汝老賊勢不兩立！」仁美大怒曰：「乳臭豎子！仇恨莫報。今殺代之權在我，爾逕來尋死路那？」乃令左右縛於高處射之。軍校得令，將延嗣系於舟柏之上。眾軍齊發矢，無一箭能著。仁美驚曰：「真乃奇異！何眾人所射，皆不能中？」延嗣聽得，自思難免，乃曰：「大丈夫臨死，有何懼哉？只慮父兄存亡未卜。」因教射者：「可將吾目蔽障，射方能中。」眾軍依言，遂放下，割其眉肉，以蔽其眼，然後射之。可憐楊七郎萬箭著身，體無完膚，見者無不哀感。後人有詩歎曰：

萬馬軍前建大功，斬堅入陣見英雄。如何未遂平生志，反致亡軀亂箭中？

潘仁美既射死楊七郎，令將其屍拋於黃河去了。忽報：「番兵困住楊業於陳家谷，楊業已死。今梟其首級，殺奔西營來了。」仁美大驚曰：「番兵眾盛難敵，若不急退，必遭所擒。即下令拔營起行。劉君其等心膽墜地，連夜走回汴京而去。

番兵乘勢追殺一陣。宋兵死者大半，委棄輜重、盔甲，不計其數。蕭撻懶既獲全勝，乃屯止蔚州，遣人報捷於蕭後，不題。

卻說楊延昭部下陳林、柴敢，因交兵亂後，逃匿於蘆林中，直待番兵退去，二人乃沿岸而出。忽見上流頭浮下一屍，將近岸邊，二人細視之，位曰：「此是楊七郎小主官，因何遭亂箭所射？」位聲未止，忽岸側一騎，急跑來到。陳、柴正待走避，騎已近前，乃楊延昭也。因見陳、柴二人，問曰：「汝等緣何在此？」陳林曰：「戰敗避於此處，正欲尋訪本官消息。不想見河中浮一屍來，卻是六郎君，滿身是箭，體無完膚，不知被誰所害。」六郎下馬，仰天號位曰：「吾父子為國盡忠，何以遭此劫數？此必是問仁美取救兵，言語相激，致被老賊所害。」因令陳、柴撈起屍首，就於岸上埋訖。陳林曰：「本官今日要往何處？」延昭曰：「汝二人可隨處且安身。吾密向小路，探聽我父消息。若只因在谷中，須漏夜入汴京求救；倘有不測，此仇亦當報也。」陳、柴從其言，三人灑淚而別。

只說楊延昭單騎入谷中，至半途，遇見二樵夫，問曰：「此是何地名？」樵夫曰：「轉過谷之東壁，乃幽州沙漠之地，前去便是胡原。」延昭聽罷，輕騎來到其處。只見死屍重疊，皆宋軍部號，嗟呀良久。近李陵碑邊，一將橫倒子地，留下腰纏一條，延昭細視之，乃是其父所系也，因抱屍而哭曰：「皇天不佑吾父子，致使喪於兵革，何不幸若是哉？」乃掩淚，將所佩劍掘開沙土埋之，上留斷戈為記。復勒馬出原口，已被番張將黑哨攔住，高叫曰：「來將何不下馬投降？以免一死。」

延昭大怒，挺槍直取番將。二人交鋒，戰上數合，四下番兵圍繞而來，延昭雖勇，寡不敵眾。正在危急之間，忽山後一將殺來，手起一斧，劈黑哨於馬下。殺散番兵，下馬來見延昭，乃五郎延德也。兄弟相抱而哭。延德曰：「此處賊敵所在，可隨我入山中商議。」遂邀六郎到五台山。

進方丈中坐定。延昭曰：「自與哥哥幽州散失，一向存亡未審，今日如何在此？」延德曰：「當日爹爹保鑿駕出東門，我同眾兄弟與番兵鏖戰，勢已危迫。自為脫身之計，削髮投入五台山為僧。日前望見陳家谷殺氣連天，人道遼宋交鋒。自覺心動，因下山觀視，不想恰遇吾弟在急難中。」延昭位訴七郎與父之事。延德不勝悲悼，乃曰：「至親之仇，不可不報。」延昭曰：「小弟當於御前雪明父、弟之冤。」是夕，在寺中過了一宵。次日辭延德，自投汴京而行。

聲息傳入汴京，太宗聽知楊業戰沒，宋師敗衄，急集文武議曰：「楊業父子，忠勤於國。今聞其死於王事，朕甚悼焉。」八王進曰：「近有呼延贊回京備辦糧草，對臣言：主帥潘仁美，與楊業不睦。臣便慮其敗事，今果然矣。陛下當究仁美喪師之由，與後人知所懲戒。」太宗然其奏，因下詔群臣，專究其事。

仁美聞此消息，坐臥不安，與劉君其議曰：「今朝廷專要究吾敗軍之故。人傳楊六郎將赴京陳訴其事。倘主上知此情，呼延贊力為之證，我等全族難保矣。」君其曰：「事不宜遲，若待舉發，百口無以分訴。乘今六郎未到，可密遣人於黃河渡候之，謀事於外，所謂斬草除根，免得萌芽再發。」仁美從之，即遣心腹軍人，密往黃河渡等候去了。

卻說楊延昭自離五台山，望大路進發。到一山林，忽聽數聲鼓響，走出二十余人，攔住去路，叫曰：「你若要經過，留下買路錢。」延昭抬頭視之，見為首二人，問曰：「來者莫非陳林、柴敢乎？」陳、柴聽得，即忙近前拜曰：「原來是本官也。」遂邀六郎入寨中，道知：「自別本官後，奪得此處安身。不想早是相遇。」延昭將父死情由道知，因言要赴京，於御前告明主帥不應救兵之由。陳林曰：「喜得本官道出其事。今有潘招討正防本官告狀，特差數十健軍，於黃河渡等待本官。此間另有一處可赴汴京，當著人送本官從小路而去，方保無虞。」延昭聽罷，乃曰：「事不偶然，此賊害吾一家，今又來謀我那。」遂在寨內過了一宵。次日，陳林令手下密送六郎從雄州而去。

話分兩頭。卻說幽州蕭後得蕭捷懶捷報，決意要圖中原。有內官王欽者，本朔州人，自幼入宮侍蕭後，為人機巧便佞，番人重之。欽乃密奏曰：「中原一統之地，謀臣勇將，不可勝數。區區一戰之功，安能便取天下哉？臣有一計，不消一年，使中原竟歸陛下，宋人縮首無計矣。」後曰：「卿有何計，若是其妙？」王欽曰：「臣裝作南方之人，投為進身之計。若得成事，必知彼處動靜，兵數強弱，國之利害，密遣人報知陛下。然後，乘其虛困，舉兵南下，可收萬全之功，何患江山不屬陛下哉？」後聞欽奏，大悅曰：「若果成事，當以中原重鎮封汝。」

次日，蕭後與群臣什議，左相蕭天佑奏曰：「王欽此計可行，乞陛下允之。」後因下令即行。王欽準備齊整，來辭蕭後。蕭後看見笑曰：「卿裝作南人，真無異矣。然此去須宜機密。」王欽曰：「臣自有方略。」即日辭後出燕京，逕望雄州而來。

且說楊延昭望雄州進發，時值五月天氣，途中炎熱。來到綠蕪亭，歇下行杖，正靠欄桿而坐。未片時，遇見一人來到，頭戴黑紗巾，身穿綠羅衣，系一條雙鞭黃絲線，著一雙八比青麻鞋，恰似儒家裝束。將近亭中，延昭迎而揖曰：「先生從何而來？」其人答曰：「小可朔州人氏，姓王名欽，字招吉。幼讀古今，居於此地。今將往中原，求取進身，不想遇見閣下。動問高姓大名？」延昭不隱，道知本末，且言胸中冤屈之事。招吉聽罷，憤然曰：「既君父子若此忠義，被人謀害，何不於御前訴雪其冤，而乃徒自傷悲那？」延昭曰：「小可正待赴京訴明，只緣無人會做御狀，以此遲疑未決。」招吉曰：「此非難事，既足下有此冤枉，小生當罄其所學，為君作之。」延昭下拜曰：「君若肯扶持，真乃萬千之幸也。」即邀招吉到館驛中，備酒醴相待。

席上，延昭訴他平日之事。招吉嗟呀不已，乃問曰：「君所陳訴，當以誰為罪首？」延昭曰：「招討潘仁美部下劉君其、米教練等，主謀害我父子，是以數人皆難放過。」招吉然其言，乃謄出狀稿，遞與延昭視之。果是情辭激切，婉轉悲悼。延昭視罷，喜曰：「此足以雪我冤矣。」酒闌，招吉辭延昭而去。延昭曰：「當與足下於汴京相會。」招吉應諾。

二人既別，延昭將狀詞寫正明白，逕赴京都。不想緝探人已將此消息報與潘仁美。仁美大驚，乃召劉君其等商議。君其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如進一道表章，奏知楊業父子，邀功貪戰，幾敗國事，今延昭又越伍逃走。聖上聞奏，必先誅之。」仁美曰：「此計甚妙。」即日具表奏知朝廷去了。

當日楊延昭來到京師，正值七王元侃行駕出朝，延昭取出御狀，攔駕稱冤陳告。左右捉住，正待縛，六王喝聲：「不許動作，且允其告。」侍從即接其狀詞。七王令帶入府中。延昭隨車駕入壽王府，伏於階下。七王將口詞審過一遍，再將御狀細細視之，內中詞語明切，刀筆精利。歎曰：「作此詞者，真有治世之才。」因問：「此狀出誰之手？」延昭不敢隱，將王欽來由道知。七王喜曰：「孤正要得如此之人，既他來求進身，當取用之。」又問：「此人今在何處？」延昭曰：「寓居汴京東角門龍津驛中。」七王聽罷，乃曰：「汝之冤枉，實是國家重事，此處難以決問。可於關門外擊登聞鼓，與聖上知之，則可為理矣。當速去，勿被好人所覺。」延昭接過御狀，拜辭七王，逕趨關門外來。六王自遣人於驛中尋取王欽。不題。

第二十回 六使汴京告御狀 王欽定計圖八王

只說楊延昭來到關邊，擊動登聞鼓，聲言欲面聖上陳告。被守軍捉送提獄官。提獄官審問明白，將狀奏請太宗。太宗以狀展於御案之上，視曰：

訴冤枉人楊延昭，為毒謀深害、陷沒全軍、欺君誤國事：臣父楊業，生自太原，筮仕河東。深荷先帝之垂青，繼承皇上之招橡，臣父子心矢忠貞，情甘效死。近因契丹犯邊，兵寇瓜州，以潘仁美整防禦之師，蒙敕臣父當衝鋒之職。此正九重宵旰之時，邊臣盡瘁之日也。不意潘仁美向懷私怨，包藏禍心。用計遣回保官，致書暗挑敵戰。逼孤軍而臨絕險，假皇命以利詞鋒。狼牙村兵交馬鬥，主帥則宴坐高談，不發一卒相援。陳家谷矢盡力窮，番將則烏屯雲集，遂致全軍皆陷。臣父楊業，捐軀命子李陵碑下，雖臣節之當然。臣弟延嗣，遭亂箭於西壁營中，何私仇之必報！喪師辱國，由其自壞長城。飾罪蒙好，思維閉塞言路。破巢不留完卵，遣健半徑阻黃河。剪草不教蔓延，逞巧言章呈魏闕。可憐臣父子八人，忠勤為國，欲圖報子陛下，先見陷於帥臣。臣飄流獨自，孤苦無依，擊廷鼓以訴冤，乞天恩而明審。若使臣之父兄有靈，致陛下開日月之明，拘證好人，斷省深冤，使九泉者得以瞑目，臣即死於九泉地下，無所憾矣。

太宗看罷狀情，不勝憤激。忽樞密院牒上潘仁美表章，稱道楊業父子邀功失機之由。太宗得奏，沉吟半晌曰：「潘仁美以楊業有邀功之罪，楊延昭以仁美有陷害之情：各執一詞，孰為輕重？」南台御史黃玉奏曰：「闔闔這裡指皇宮。外之事，任在帥臣。若使號令不行，何以辦事？於今楊業父子，違令邀功，以致全軍皆陷，其罪本有；今被番人所屠，而乃誣告主帥，是罔陛下也。死者則止，當以楊延昭押出朝門，明正其罪斬之。」蓋黃玉本潘仁美內兄，故力救之。時八王急出奏曰：「楊業父子，有功於朝，先帝尚以不次之位待之。今被好人所陷，陛下寧不為之雪其情哉？此事臣知久矣。乞拘潘仁美於法司衙門，著落有職官與延昭對理，鞫問明白，取自上裁。」太宗依奏，即敕參知政事傅鼎臣，鞫問潘仁美一案。

鼎臣領旨，遂開衙府，拘到潘仁美、劉君其、秦昭慶、米教練一千人，都在階下。鼎臣問曰：「潘招討往日同僚相待，今乃君命也，難以容情。果違法律，明招其由，勿使動用刑法無益。」仁美曰：「小可承君命，防禦遼兵。彼父子自失機宜，致被陷沒，反來誣陷我等。若朝廷不察其詳，屈坐帥臣，則後人何敢任是職哉？乞大人明鑒，為申上知。」鼎臣半晌無言，令左右將一千人拘於獄中，退入後堂。

忽報：「潘府黃夫人遣使女來，說有機密事要見大人。」鼎臣令喚入後堂。使女跪在階下曰：「夫人以太師發問於參政台下，沒甚孝順，薄奉黃金一百兩，玉帶一條。望大人善覷方便，再得重謝。」鼎臣本是好利之徒，見著此物，不勝歡喜，令左右收起，謂使女曰：「汝歸拜上夫人，不須掛念，參政自有分曉。」使女拜辭而出。

不想八王得知鼎臣好財，恐潘家人通傳關節，乃密遣手下在府門緝探，比見使女進府，走報八王。八王隨即來

到，恰在府門外捉住使女。提著金簡，入後堂來。鼎 臣見著，嚇得面如土色，連忙下階迎接。八王厲聲曰：「汝為朝廷顯官，何得私受潘 府賄賂，要害楊家？」鼎臣曰：「小官並無是情，殿下何以出此言？」八王乃令從人 將潘府使女，跣剝階下拷訊。使女抵賴不過，只得實招。八王怒曰：「傳參政尚能強 辯乎？」鼎臣啞口無言，自脫去冠帶，伏於階下請罪。

八王今備馬，隨即入見太宗，奏知其事。太宗驚曰：「若非卿有先見之明，險被 奸臣賣弄。」因問：「鼎臣當擬何罪？」八王曰：「私受賄賂，其情尚未行，當得在 法之罪，該擬罷職為民。」太宗允奏，即下旨，罷鼎臣官職，發歸鄉裡去了。八王又 奏：「西台御史李濟，忠誠公正，可問仁美一案。」帝允奏，敕命李濟承問施行。李 濟領旨，開御史台，端坐於堂上，左右軍尉威風凜凜，排下刑具之類，見者無不駭然。正是：

生死殿前難抵諱，血冤台上不容忖。

一伏時，獄官解過仁美、延昭等到階下，審問一遍。仁美力推：「楊業自家戰死，與我等無干。」李濟怒曰：「汝為主帥，敗衄而回，反以彼自家戰死抵諱。楊七郎 有何罪，汝用亂箭射之？且傳參政因汝送了前程。今日好好招承，免動刑具。不然， 休怪下官酷虐也。」仁美低頭不應。李濟喝令軍校，將劉君其、秦昭慶、米教練一起，推於甬道，極刑拷打。三人受苦不過，只得將陷害楊業並射死七郎情由，逐一供出 明白。吏司呈上，李濟審案錄奏，仍將犯人監禁，候旨發落。

李濟離了御史台。次日，以仁美招由，奏知太宗。太宗視畢，大怒曰：「朕以仁 美先帝功臣，屢恕容之。今如此侮法，不正其罪，何以激勵邊將？」因問八王：「當 何以處治？」八王奏曰：「潘仁美該處斬罪，陛下以後妃之故，減二等，罷職為民。 劉君其、秦昭慶、米教練等，得通謀之罪，亦該處死，減一等，調遠充軍。楊延昭 有失軍機，發問配所。其餘人犯，隨旨發落。」太宗允奏下敕，著李濟照原擬遣。李 濟領命，於府中將文案覆視，罷黜仁美為民外，劉君其問淄州軍，秦昭慶問來州軍，米教練問密州軍，楊延昭配鄭州。擬議已定，將劉君其等決杖訖，依期起行。不在 話下。後人《詠史詩》曰：

黨惡害人何所益？試看今日配君其。

皇天有眼應無誤，只在斯須與報遲。

次日，李濟以發遣仁美一起，奏知於上。上謂侍臣曰：「往者楊業父子，屢立奇 功，不期死於王事，朕甚怏怏，欲將恩典旌之，卿等以為何如？」直學士寇準奏曰：「陛下念及功臣，以慰其後，為社稷計也，有何不可？且楊業父子，忠勤為國，人臣 所難。今只有延昭一人在世，正當厚恤之，使邊將知所觀感。」太宗然其議，因遣使 臣於鄭州取還延昭去了。

忽近臣奏知：武勝軍節度使趙普卒。太宗聞奏震悼，謂群臣曰：「趙普能斷大事， 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寇準曰：「誠如陛下所言，臣等多不及也。」按趙普素 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但武 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弘功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 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啟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事如流。既卒， 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 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兩朝，未嘗為子弟

是時宋太宗在位既久，未立東宮。馮拯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帝怒，貶之於嶺南。自是中外無復敢言者。

七王知此消息，密與心腹王欽議曰：「君父春秋已邁，未肯立皇太子。廷臣諫者， 遂遭貶黜。莫非因八王之故，欲以天下還之那？若果有此意，則我失望矣。」欽曰：「殿下所言，正合我意。主上以遺言為重，必將天下還八王無疑。若下預定其事， 噬臍無及。」七王曰：「君有何策教我？」欽曰：「除非謀死八殿下，則大事定矣。」七王曰：「八殿下君父至愛，如何謀得？」欽曰：「臣有一計，不知殿下肯依否？」七王曰：「君試言之。」欽曰：「可召精巧匠人入內府來，打造鴛鴦酒壺一把， 能貯兩樣之酒。當遇春景，百花盛開，特請八王於後苑賞玩。令庖人進食，侍官斟酒。先藏毒酒於外，後放醇酒於中，八王飲之，不消半鐘即死於非命矣，有何難哉？」七王聽得，大喜曰：「此計極妙。然事不宜遲，即須行之。」乃遣軍尉往城西召胡銀 匠進府中，打造鴛鴦壺。

不出數日，其工完全，銀匠將壺獻與七王。七王視之，果是精巧，人不能測。謂 王欽曰：「器物已造完備，當在何時行之？」欽曰：「殿下先將匠人誅之，以滅其口。」七王然之，因賞以醇酒，登時醉倒，七王令左右丟入後苑井中去訖。王欽曰：「殿下當發書於八王府中邀請，明日輒行此事。」七王乃遣內官資書，逕詣八王府中進 上其書曰：

弟元侃以春光明媚，花柳芳妍，適朝廷優暇之際，與兄連日間闊。 乞革駕子後苑賞玩片時，庶慰伊弟之杯，以酬春光之盛。

八王得書，著內官復命：明日准來赴約。內官拜辭，歸見七王，道知八殿下許允 赴約之故。七王得報，吩咐庖人廚宰，準備筵宴齊整。

次日，八王駕到，七王親出府門迎接。進於堂中坐定，各訴相愛之情，茶罷三鐘， 二王入後苑來，只聽得樂工歌女，絲竹品奏。八王與七王分賓主對席而坐。七王笑 曰：「兄弟之愛，喜樂相同。難得如此春光，今特與兄少盡一白之歡，以慰生平之念。」八王曰：「多蒙雅召，安敢推辭！爭奈數日因寒暄失調，腑臟頗覺不安。然而兄 弟之情，只得赴命，酒實不敢飲。」七王曰：「縱兄不十分飲，且開懷飲數杯。」一 伏時，庖人先進品味。七王令侍官行酒。侍官提過鴛鴦壺，先斟一金鐘，進於八王面 前。其酒才入金鐘，毒氣衝逼，八王身子未痊，聞此酒氣，掩鼻不迭。忽筵中一陣狂風，吹倒金鐘，將酒倒翻瀉地，毫光迸觸。侍從皆有懼色。八王離席，吩咐準備車駕， 辭七王逕回府去了。

七王以計不成，懊悔無及。王欽曰：「殿下勿憂，八王不知就裡，諒亦無怪，俟 再圖之。」七王悶悶不悅。

卻說太宗嘗以後事決之趙普。普曰：「先帝既誤，陛下豈容再誤？金匱之盟，未可全執。」於是太宗遂有立於之意。至是，偶沾重病不起，召寇準、八王等入囑後事。帝曰：「先帝以天下付朕，掌理二十二年矣。今當以此位還於八王，庶不違皇太后之命。」八王奏曰：「陛下皇子長成，人心所屬，誰敢有異議？惟陛下善保龍體。臣決不願為君，須與七王為正。」太宗良久問寇準曰：「卿且言孰可付神器者？」准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宰輔，亦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而立之。」太宗乃曰：「既八王不肯為君，當以元侃主社稷。」准拜賀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太宗又謂八王曰：「朕此病莫保，卿善輔汝弟。先帝嘗言：『當代有讒臣，以亂國政。』今賜汝鐵券頭免死牌十二道，若遇奸臣當國，得專制之。且楊業有子延昭，此人必能定亂，須重用之，勿棄也。」八王拜受訖。俄而帝崩，壽五十九歲，時改元至道三年三月日也。後人《詠史詩》曰：

混一中原志亦勤，堪稱美政化維新。

蒼天若假當年壽，竟使黎民望太平。

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混一中原，並包四海，中外寧謐，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時既晏駕於萬歲殿，眾文武乃立七王元侃即位於福寧殿，是為真宗皇帝。群臣朝賀畢。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命中官奉太宗靈柩於偃陵。封王欽為東廳樞密使，謝金吾為樞密副使，進八王爵為誠意王，其餘文武，升職有差。

次日，參知政事宋琪奏曰：「臣蒙先帝之恩，在位已久，無益朝廷，乞陛下允臣解職歸鄉，不勝感激。」真宗曰：「朕初即位，正賴卿等相扶，如何便舍朕而去？」琪曰：「朝廷清貴無數，區區微臣，何足念哉？」帝見其意真切，遂准奏。宋琪辭帝而歸。越數日，呂蒙正、張齊賢等，封章迭至，各稱辭官解職。帝俱允之。自是朝廷重事，專委樞密使王欽所理。

卻說八王趨朝而出，忽一人攔住車駕，喊冤告狀。八王問曰：「告狀者是誰？」其人哭曰：「小人胡銀匠之子。日前父親被新王召入府中打造鴛鴦壺，欲以謀害殿下。數日不出，被王樞密恐外人知覺，謀死於府中。小人有冤無處訴，只得投殿下作主。」八王聽罷怒曰：「日前斟酒之際，吾意亦猜至幾分。當時惟見王欽在旁調度是事，不想起此毒意也。」乃令左右接過狀紙，取黃金十兩與告狀人而去。

八王復命回車駕入朝，正遇著王欽與帝在便殿議事。八王直前奏曰：「臣於午門接得一紙冤狀，告稱王樞密私謀胡銀匠。臣已准理，特來奏知陛下。」真宗聽罷，大驚，乃曰：「王欽常在朕旁，那得此事？王兄勿聽奸人之言。」八王笑曰：「謀殺胡銀匠，本為臣之故也。臣以忠心待陛下，陛下何用疑心，聽信讒言，要害自家骨肉？若非太祖皇帝有靈，社稷何如？臣若有意為君，不到今日矣。」王欽忙進前奏曰：「八大王以勢壓臣，故來於此說詞，豈有謀殺人命，往日不告，而待陛下已立大位，敢向午門謗天子耶？」帝未答。八王大怒，抽出金簡，望王欽劈面打去。王欽躲避不及，正中鼻准，血流滿面而走，八王一直趕去。真宗忙下金階勸救曰：「萬事看朕之面，饒他一次。」八王乃住步，指王欽罵曰：「汝若再為惡，吾即誅之，今姑緩汝之死！」言罷，憤怒而退。

王欽乃伏於帝前請死。真宗曰：「八王先君愛臣，朕且讓之，何況於汝。今後凡事但宜避之。」王欽頓首辭去。歸至樞密府中，深恨八王，欲思報怨之計。乃修下密書一封，遣心腹人，漏夜送入幽州見蕭後，奏道：「宋朝太宗晏駕，新王即位，朝中無甚良將。若發遣人馬入寇，則中原可圖。」蕭後得奏，與群臣商議。蕭天佑奏曰：「耶律休哥屯兵雲州，屢請舉兵伐宋。既宋朝遇喪，正宜乘其無備，一舉可以成功。」道聲未罷，捲簾將軍土金秀出班奏曰：「宋君善能用人，邊庭帥臣，皆是雄虎之將。王欽所言，未見的實。若即舉兵南下，難定輸贏。臣有一計，能使宋朝獻納山後九州之地，與陛下掌管，不勞興軍眾也。」後曰：「卿有何計？」金秀曰：「陛下今可遣人資書一道，與宋朝通知：臣與麻哩招吉、麻哩慶吉部五千騎，於河東界，約與宋人比試。臣之箭法天下無雙，招吉善槍，慶吉善刀。若宋朝知此消息，定選一武藝出眾者，來與臣等放對。果是臣之對手，則遲數年征伐；如對臣等不過，則知宋朝無人，那時陛下御駕親征，直抵汴京，來之江山不難奪矣。」蕭後聞奏大悅，即遣使臣齎書，逕赴汴京，進上真宗。書曰：

幽州君後蕭，書奉大宋皇帝陛下：茲者孤聞貴朝有喪事，未及弔慰，負罪負罪！近因通好之議，自古為美。往年兵革不息，民遭殞毒，孤甚憫焉。今特遣駕下小臣二員，於晉陽分界，與宋之君臣會獵一番；且講息兵之由，早定封疆，庶免邊釁日生，軍士震駭。千載之遇，惟國君留意焉。

真宗得書，與群臣商議。寇準奏曰：「觀蕭後來書，詞倨氣傲，多是邀陛下觀兵之意。逆料北之來將，不過試刀箭而已。堂堂夫朝，豈無故手哉？須下聖旨，選有文武充足者，與之會獵。」真宗曰：「先輩良將，已皆老邁。惟楊業父子，尚有楊郡馬在，先帝曾遣使於鄭州調回，至今未見消息。其他帥臣恐不能勝來將也。」准又奏曰：「陛下當再遣使於鄭州征取。」帝允奏，仍遣中官齎敕旨，逕詣鄭州尋訪，不知下落。鄭州太守因言：「先帝曾赦取回朝去了。」中官只得復命，奏知真宗。

真宗憂悶累日。八王奏曰：「臣往無佞府察探動靜如何？」帝曰：「此係緊關大事，兄宜用心體探。」八王即日出朝，來到無佞府，見令婆與太郡夫人，訪問楊郡馬消息。令婆曰：「六郎犯罪，發配鄭州，再不見回來。殿下今日尋討，老妾誠不知也。」八王曰：「新主在位，既有敕文召取，當令投效入朝，而與國家出力，何必匿隱？」太郡曰：「尚容改日，待令人於鄭州跟尋，來見殿下也。」八王會其意，遂辭卻令婆，回朝奏知：「實不知郡馬下落。」

真宗聞奏，正憂慮間，邊臣急奏：「遼兵於晉陽屠劫軍民，甚為深忌，乞陛下早議定奪。」真宗問曰：「文武中誰堪此行者？」寇準奏曰：「禁軍教練使賈能，文武足備，可稱是職。」帝允奏下敕，以賈能充親軍使，帶領騎兵一萬，同寇準赴晉陽會獵。賈能即辭帝離汴京，望河東而進發。是時，無佞府密遣人緝探，得官軍起身消息，來報楊令婆。令婆與六郎議曰：「賈教練非遼將之敵。國家新立，我兒只得赴難。」六郎曰：「母親不說，兒有意久矣。更得一人相助尤妙。」道未罷，八娘、九妹進曰：「我二人陪哥哥同往。」六郎曰：「汝等女流也，如何去得？」八娘曰：「姊妹裝作從軍而行，人所不覺。」六郎依其言，即日辭令婆，帶二妹赴晉陽。不題。

卻說遼將上金秀，於河東地界立起一大營，朝夕劫掠邊民，縱樂飲酒。忽報宋兵將到。金秀聽得，即與麻哩招吉等議曰：「我量宋人無楊家父子，則他將不足懼矣。若遇比試之際，當要用心，以慰吾主之望。」招吉曰：「使平生之

所學，務要大勝宋人而歸。」金秀下令已定。

次日，於平川曠野，立起紅心，將所部之軍，分佈齊整。遙望見正南旌旗閃爍，殺氣連天，宋兵已到。兩陣對圓。對面遼將土金秀，全身貫帶，立於門旗之下，上首麻哩招吉，下首麻哩慶吉，三匹馬齊齊擺開。宋陣中寇準先出。賈能戎裝，立於陣後。寇準曰：「汝幽州自為君後，華夷有限，何故屢次犯境，擾我生民？」土金秀答曰：「吾主以宋帝新立，欲與晉陽會獵，將議息兵之盟，宋君如何不自來耶？」寇準厲聲曰：「今新天子即位，皇風披振，無不仰服，特與文武論治尚且不暇，寧有隙時與汝等會獵乎？」土金秀語塞。

第二十二回 楊家將晉陽鬥武 楊郡馬領鎮三關

卻說左翼麻哩招吉，挺槍躍馬，跑出陣前叫曰：「宋將有勇者出馬比試，勿徒講口。」道未罷，寇準背後二將應聲而出，乃大將賈能，舞槍縱騎，繞出陣來，喝聲：「吾與汝比試。」而下各按住營寨，金鼓齊鳴。麻哩招吉與賈能，在戰場中鬥上十數合，不分勝敗。招吉槍法精熟，賈能終是懼怯。遼將用賺敵之計，佯輸走人本陣。賈能拍馬追之。未及轅門，被招吉回馬一槍，刺落地下。番兵大振，宋兵盡皆失色。

招吉欲衝宋陣，宋隊中走出一女將，乃八娘也。跳上青驄，出與招吉交鋒。鬥不數合，八娘拋起紅絲，將招吉絆於馬下。宋軍一齊向前捉住。寇準大喜，便問：「女將是誰？」八娘下馬答曰：「妾乃楊令公長女八娘也。」准曰：「將門之女，亦勁敵矣！」因令記功官錄其名字。

土金秀見折去招吉，大怒，正待出馬，麻哩慶吉一騎跑出，向前曰：「殺兄之仇，如何不報？」掄刀要來比試。宋陣中牙將趙彥，亦舞刀還戰。二人戰上數合，趙彥力怯，撥回馬便走，麻哩慶吉直逼入中軍。宋隊中走出一少年女將，乃九妹也。舞刀躍馬，抵住追將。二人鬥上二十余合，九妹揮起桿刀，喝一聲，劈慶吉於馬下。正是：

徒恃英雄來鬥武，不期鮮血染紅塵。

九妹既斬了慶吉，下馬來見寇準，道知名字。准曰：「楊家尚有汝等在，實朝廷之福也。」仍令記錄其功。

番將土金秀躍馬出曰：「誰敢再來比箭？」宋騎將楊文虎出曰：「我來與汝較射。」土金秀先拈弓搭箭走馬，指定紅心射去，三箭皆中。眾人喝彩。文虎亦走馬，連放三矢，止有一矢中紅心。金秀曰：「汝輸我二矢，當以捉將還我。」文虎曰：「箭法雖輸與汝，敢來鬥武乎？」金秀怒曰：「待斬此匹夫，以與慶吉報仇。」即綽方天戟，便來交戰。文虎舞斧迎之。兩馬相交，未及數合，文虎左臂被戟所傷，負痛跑馬而走。土金秀怒聲如雷趕來。

宋軍中惱了楊六郎，綽槍上馬，迎住番將交鋒。土金秀力不能敵，回馬叫曰：「宋將且緩鬥武，先與汝比箭。」六郎按住槍笑曰：「汝之箭法有甚高處，敢在軍前誇大口耶？」因令左右取過硬弓，馬上一連三矢，並透紅心。觀者無不稱贊。六郎曰：「汝莫想要射，試看能開得此弓否？」從軍傳遞與上金秀開之。金秀接弓在手，睜目咬牙，盡力扳扯，不動半毫。乃驚曰：「能開若是硬弓，真神人也。」宋軍一連勝卻番將，威聲甚盛；遼兵垂首喪氣，只待要走。寇準出陣前揚言曰：「今捉得鬥將，且把還汝。歸見蕭後，休得妄生邊患，天兵一至，屠汝輩無遺類矣。」

因令解麻哩招吉回北營。土金秀羞慚無地，部軍逕回大遼去了。後人有詩為證：
氣勢南來恃勇雄，一時失計鬥酣中。
軍前自有楊家在，為輔皇朝建大功。

只說寇準召楊郡馬入軍中，甚加慰勞曰：「今日若非將軍等助陣，險被番人所辱。可隨我入朝，見帝面奏，以封公職。」郡馬拜謝。准即日下令，拔營回汴京，入見真宗，奏知：「已得楊家兄妹等鬥勝番兵而回，誠賴陛下之洪福也。」真宗聞奏大悅，下詔直召楊延昭上殿，面諭之曰：「卿父子忠勤國家，先帝稱羨不已；今尚有汝在，足為邊境捍蔽也。」延昭叩首請罪。真宗問准：「當封延昭何職？」准曰：「高州缺一員節度使，陛下可封此職。」帝允奏，領旨封楊延昭為高州節度使。

六郎得旨，辭曰：「臣父子有敗兵之罪，蒙陛下赦臣不死，恩亦厚矣，安敢受官爵哉？」帝曰：「先帝在日，尚要族表汝父子；今又有退番將之功，當受實賞，何必辭焉？」郡馬力請曰：「既陛下賜臣之官，情願受佳山寨巡檢之職，節度使誠不敢當。」真宗曰：「卿居節度，則可與同列齊名；巡檢卑陋之官，卿何願為是職？」延昭奏曰：「臣為巡檢有二便：一者，聞彼處有幾員好將，臣欲招而用之；二者，佳山乃三關衝要之地，與幽州隔界，欲往把守，使番人不敢南下。故願居是職也。」真宗聞罷大悅曰：「卿真忠義臣也。」即允其請。著東廳王樞密發軍兵與郡馬，赴佳山寨鎮守。郡馬謝恩而退。

王樞密承旨，到府中撥應軍兵三千，盡是老弱不堪戰陣之人，付與郡馬。郡馬怒曰：「朝廷以佳山寨近番兵地界，著我鎮守，如何盡撥此無用軍人隨行？」時軍中有岳勝，齊州人，武舉出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使一柄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號為「花刀岳勝」。因見六郎道眾士卒老弱，乃出軍前叫曰：「將軍是將家出身，欺天下無敵。今日敢來比試麼？」六郎曰：「我先與汝鬥武，然後賣刀。」言罷，綽槍躍馬，出轅門鬪戰。岳勝披掛齊備，提刀縱騎來鬥。兩下吶喊。

二人戰上七十余合，不分勝敗。六郎歎曰：「此人刀法純熟，勇力過人，真烈丈夫也。」岳勝愈鬥愈勁。六郎佯敗，跑出戰場。岳勝曰：「待擒此匹夫，以抑其誇。」即驟馬追之。不想六郎所乘，走得慌忙，前蹄已失，將六郎掀翻在地。岳勝揮起鋼刀，連盔劈下。忽一聲響處，六郎頭上現出個白額虎，金睛火尾，突來相交。岳勝驚懼半晌，即跳下馬，扶起六郎曰：「小將肉眼不識神人，望本官恕罪。」六郎曰：「君可同吾赴佳山寨，共建功勳。」岳勝曰：「小將情願以所部伏事本官。」

六郎得了岳勝，不勝之喜，回無佞府辭令婆、太郡而行。令婆問曰：「汝父為代州刺史，汝為佳山巡檢，豈不有辱先人乎？」六郎曰：「吾非好為此小官，今值國家多事之秋，佳山寨實近番之地界，今兒子此處立功，足可以顯能

也，何必居清要之職哉？」令婆然其言，即備酒送程。六郎是日領了令婆酒席，宿過一宵。明日，望佳山進發。時值二月光景，路上風和日暖，百花竟開。但見：

酒旗開處行人喜，芳草叢中去馬嘶。

六郎眾人一路無詞。不日來到佳山寨，原有官軍俱來迎接。入帳中，稱賀已畢。六郎下令曰：「今朝廷以遼兵屢寇邊界，此處實控幽州咽喉，汝眾人各宜整飭戎伍，謹守烽堆，勿使敵人窺伺。用命者，則有重賞；退縮者，以軍法從事。」眾人領命而退。

次日，岳勝因出寨間行，遙見對面一座大高山，樹木蒼肌林巒疊翠。乃問土人曰：「前面那一座峻嶺，是何所在？」土人答曰：「將軍休問那裡，說起來膽亦驚破。」岳勝曰：「莫非有猛獸乎？」土人曰：「比猛獸還狠百倍哩。」因指曰：「走過轉彎，一山過去，有胡材澗。倚山有可樂洞，洞有寨主，姓孟名良，鄧州人氏，使柄大鎖斧，無人敢敵。聚集數百人，專一打官劫舍。那一個敢正視其山？」岳勝聽罷，歸見本官，道知其事。六郎曰：「吾久聞此處有勇士孟良，若得此人歸順，誠壯此寨威風。」岳勝曰：「小將輕騎前往，哨探一回，徐定擒捉之計。」六郎依其言，即遣岳勝前到可樂洞。

正值孟良部下劉超、張蓋與眾哆羅，各將全銀緞匹，在洞中賭賽。岳勝拴住馬，佩短刀入洞中，大喝一聲。劉、張驚疑官軍來到，各四做奔走。岳勝近前，一連砍死十數嘍囉，屍橫倒地，流血驚人。岳勝曰：「不如留下姓名，報與他知，好來尋我。」即蘸血大書於壁上曰：「寨前列槍刀，洞口布旗幟；殺了你家人，便是楊六使。」岳勝題罷，逕上馬回佳山寨去了。

卻說孟良歸至洞中，見殺死十數人，大驚，問手下：「是誰到此？」眾嘍囉對曰：「適有少年將軍，單騎來到寨中。眾人疑是官軍，不敢與爭，被其乘虛殺死十數人。臨去，留血字於壁，大王看之便知端的。」孟良看壁上所題，乃曰：「吾聞楊家有名之將，來日與他放對，定報此仇。」

卻說岳勝回見六郎，道知殺死部下，並血書題壁之事。六郎曰：「孟良若知，必來廝鬧。汝等須防備之。」道聲未罷，忽報：「孟良於寨外討戰。」六郎即與岳勝部眾二千，出寨迎敵。遙見孟良生得眉濃眼大，人物雄壯，果是好員將家。六郎馬上謂之曰：「君有堂堂之貌，何不納降於我，同把番界，立功朝廷，圖名目於後世，豈不勝於為寇哉？」孟良怒曰：「汝父子八人，棄河東而歸中原，今皆作無頭之鬼。我在此處，與汝無冤，何故殺我部下，而來相擾那？若勝得手中利斧，則降於汝。不然，捉歸洞中，取汝心肝烹酒，為眾人報仇也。」六郎大怒曰：「無端匹夫，辱人太甚！」即挺槍逕取孟良。孟良舞斧交還。

二人力戰四十余合，不分勝負。六郎佯輸，繞平原而走。孟良激怒，拍馬追之。岳勝當中衝出，又戰數合。六郎見岳勝敵住孟良，按住槍，拈弓架箭，射中其馬，將孟良掀跌於地。眾軍一齊向前捉住，押赴寨中，來見六郎。六郎曰：「汝已被吾擒，肯降伏否？」孟良曰：「汝暗箭傷我坐騎，誤遭汝擒，如何伏耶？」六郎笑曰：「汝既不伏，吾放汝去何如？」孟良曰：「汝若放我回去，必再整頓部下，與汝決勝負。若能擒吾，方肯伏也。」六郎曰：「只今便放汝去，縱能走歸天上地下，亦能擒之。」隨即放起，令人送出寨外而去。

第二十三回 樵夫詭計捉孟良 六使單騎收焦贊

卻說孟良去後，岳勝曰：「孟良賊之渠魁，今幸成擒，本官何以放去？」六郎曰：「吾與此人連鬥數十合，武藝不弱，心甚愛之；且今英雄難得，吾欲他心服，收為部將，非徒捉之而已。汝等試看，孟良不久又被我所擒也。」岳勝曰：「彼今此去，必再整眾來戰，本官用何計捉之？」六郎曰：「孟良勇力雖有，終是寡謀。離此佳山之南五里，皆峻岩峭壁，無路可行。汝引騎軍二千，於此埋伏。敵人若進其中，然後絕其回路，吾自有計較在也。」岳勝引兵去了。又喚過健軍五人，吩咐曰：「汝幾人先往山谷，裝作樵夫。待敵人問路之時，汝等便如此如此答應。」軍人各領計而行。

六郎分遣已定。人報：孟良引眾於寨前索戰。六郎即披掛上馬，出寨高叫曰：「今汝用心交鋒，若再被擒，更無輕放之理。」孟良曰：「此來定報昨日之辱。」言罷，舞斧縱騎，直奔六郎。六郎舉槍迎之。二人戰上數合，六郎撥回馬，望山路而走。孟良怒曰：「汝復能以箭射我乎？」遂驟馬追之。六郎且戰且走，賺孟良趕至山谷，故作慌張之狀，頭盔墮落，因棄馬緣山逃奔。孟良性如火烈，亦下馬解斧趕去。轉過山拗，不見了六郎。良驚曰：「又中其計矣。」連忙殺出。忽岩後一聲鼓響，岳勝伏兵將谷口緊緊把住。孟良見有伏兵，迤邐投西，入山谷，依小徑而走。見山嶺有四五個樵夫，良問曰：「此處還有路透得那裡？」樵夫道：「岩上卻有小路出得胡材澗。」良曰：「汝眾救得我，願以金珠相謝。」樵夫曰：「本欲相救，但恐將軍不從。」良曰：「只圖有生路，如何不從？」樵夫將麻絹一條垂下，曰：「將軍把此繩系於腰間，我等齊力弔將上來，將軍便可以脫矣。」良心中自忖曰：「事急且相隨，權從其言，未為不可。」便雙手接過繩頭，攔腰繫系。眾人並力扯至半岩，將繩纏縛大藤，不上不下，停而不動。良叫曰：「何故只在半空，不復弔上？」樵夫曰：「將軍少待，且待吾邀眾人來。」孟良聽罷，憂疑無定。

一伏時，六郎引岳勝等都到岩上，叫孟良曰：「此一番在天上捉汝，還不伏乎？」良曰：「汝詭計算我，非戰敗之罪。要殺便殺，決不心服。除非和你大戰一場，陣上擒得我時，方才心死，然後歸降。」六郎曰：「且放你去，必要地下捉汝，毋得再悔。」即令軍人，依前放下孟良去了。

六郎與岳勝等歸至寨中，商議曰：「孟良被吾連擒二次，彼今不敢再戰，必來劫寨。此回捉之，看他再有何辭？」岳勝曰：「本官奇謀妙計，非他人所能及，只恐其不來也。」六郎曰：「準定今夜至矣。」因令眾人於帳前掘下地坑，可深五六尺，上用浮木鋪定。著軍士遠遠埋伏，只留八九人藏於帳前，候敵人中計，即出擒之。眾人依令而行，整頓齊備。

是夕，六郎獨坐於帳中，秉燭觀書。將近二更左側，孟良果部軍士悄悄來到佳山寨。遣人緝探，回報寨中軍人各

安歇去了。孟良喜曰：「今番報其仇矣。」逕到寨邊，著手下停止於外，自輕騎殺入帳中，見六郎隱几而臥，更無一人。孟良手提巨斧，乘力向前，喝聲：「六郎休走！」舉斧未落，忽一聲響處，孟良連人帶馬，陷入上坑中。帳前健軍一齊搶出，用搭鈞擒住。孟良帶來都下二千餘人，被軍士圍裹將來，不曾走得一個。眾人押過孟良，六郎謂之曰：「量君見識，不出我神機。放汝回去，在意招集人馬來戰。」圍令左右放之。孟良曰：「我雖為賊，頗知禮義，只緣頑性未除，蔽卻本來羞恥。將軍神人也，我安敢不伏哉？情願傾心以事本官，無他念也。」六郎大喜曰：「君若肯歸順於我，久後終得好名目矣。」

次日平明，孟良稟過六郎，回本寨召集劉超、張蓋、管泊、關鈞、王溟、孟得、林鐵槍、宋鐵棒、丘珍、丘謙、陳雄、謝勇、姚鐵旗、董鐵鼓、郎千、郎萬共一十六員頭目，都來歸順。六郎於寨中擺設犒軍筵席，與岳勝等歡飲。

酒至半酣，孟良曰：「離此六十里，有芭蕉山，地勢極惡。內聚強人，專一劫掠放火，官軍無奈他何。為首乃鴉州三元縣人氏，姓焦名贊，生得面如赤土，眼若銅鈴，四肢青筋突起，遍身肌肉，塊壘無數，使一柄渾鐵錘，萬夫莫近。若得此人來降順，尤為吾黨生色。」六郎聽罷，欣然起曰：「吾當親齎空頭官誥，招來為將。」孟良曰：「此人至頑，本官不可輕往，須部眾而去。」六郎曰：「吾以誠信待人，何以兵為哉？」是日酒散，已交三鼓。

次早，六郎令岳勝等守寨，自引騎軍三人，單馬來到芭蕉山。將近山隘，隘口坐著一人，形容古怪，似樵夫裝束。六郎問曰：「此處是芭蕉山否？」其人起身答曰：「汝是何人，單馬來此？」六郎曰：「小可姓楊，名延昭，楊令公第六子也，近授佳山寨巡檢。聞此處有焦贊，勇力無雙，我特來相招為將。」其人曰：「君要尋焦贊，吾素相識，君可隨我來，引汝見之。」六郎喜不自勝，即同其人進入山中，但見石壁巍峨，樹林叢雜。將近洞邊，其人曰：「汝且停待於此，我先入通報。」六郎允諾。其人進洞中，一伏時，走出數十嘍囉，將六郎捆縛了，捉入洞去。

六郎見上面坐著一人，正是方才引路者。那人笑曰：「我焦贊未嘗請汝，汝自來尋死，復有何詞？」六郎顏色不動，厲聲應曰：「大丈夫視死如歸，憑汝如何處置。」焦贊曰：「吾啖著多少好漢心肝，罕見汝一個乎？」即令手下吊起，親自下手開剝。正待舉刀，忽六郎頂上冒出一道黑氣，氣中現出白額虎來，咆哮掉尾。焦贊大驚曰：「原來此人乃神將也。」即使叫手下放寬弔索，親解其縛，納頭便拜曰：「小可不識神人，情願歸順。」六郎曰：「君若肯歸於我，不失官職，勝於為寇多矣。」乃取過空名官誥，付與焦贊。

焦贊大悅，令手下都來拜見，吩咐備設筵席相待。六郎正待飲時，忽洞外喊聲大振，金鼓不絕，人報入寨中。六郎出洞視之，乃岳勝、孟良一起。眾人見著六郎，乃各下馬相見，因說從騎回報，本官被賊人所捉，特來救取。六郎道知收伏焦贊之事。眾人皆悅，入洞中依次序而坐，盡歡暢飲。次日，六郎率眾人離芭蕉山，焚其巢洞，逕回本寨而來。後人以六郎連收三員勇將，有詩贊曰：

天下英雄角逐秋，一時豪傑總歸投。三關兵馬中原盛，威震番庭志氣酬。

卻說楊六郎招伏三員大將，遣人申報朝廷，欲求定封，以安其下。真宗得奏，與群臣商議。寇準奏曰：「延昭既招伏群寇，陛下當允其請。」帝准奏，乃遣使責敕，加封延昭為鎮撫三關都指揮正使，岳勝、孟良、焦贊以下一十八員並授指揮副使。詔旨既下，使臣領命，逕詣佳山寨傳宣。六使與眾人拜受命訖。款待朝使已回，遣人往勝山寨招取陳林、柴敢來到。自是壯勇並集，兵馬強盛，於關上扯起楊家金字旗號。從此番人畏服，邊患少息。

時值八月中秋佳節，六使在寨中與眾將賞月飲酒，怎見得中秋好景？有前人《念奴嬌》詞為證：

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中，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翩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裡，一聲吹斷橫笛。

是夜，酒至半酣，六使於席上謂岳勝等曰：「吾父子八人，自歸大宋以後，與北番世仇。我父令公，因瓜州之戰，喪身於胡原谷，當時暫埋骸骨於李陵碑下。每欲遣人取回，葬於先塋少盡人子之道。奈無心腹之人，代我前去，心常快快，不知何日得伸此志也。」岳勝曰：「本官此意，誠乃大孝至情。爭奈番兵阻道，四下皆賊敵，難以亟取；須遲緩數年，則可計較。」六郎因潛然出涕，遂撤席而散。

時孟良因聽本官席上所言，自思曰：「我蒙三次不殺之恩，今日要人出力，所在無一人敢承其志者。不如乘今夜悄悄偷出營寨，密往胡原谷，取得骸骨而歸，少報本官之萬一。」孟良準備已定，不與眾人知道，逕望胡原谷而去。

次日平明，寨中不見了孟良，眾人報知六使。六使大驚曰：「昨日席上飲酒，今日卻緣何不見？」岳勝等曰：「孟良終是賊性。莫非逃奔他處，不與本官知道？」六使曰：「我觀孟良，其性雖粗，志如金石。既降於我，寧肯私奔他適乎？」眾人狐疑未定，六使亦悶悶而已。

第二十四回 孟良智盜驢驕馬 岳勝大戰蕭天佑

卻說孟良裝作樵人，來到胡原谷，尋覓令公骸骨，全無下落。忽遇一老番平經過，孟良作番語問曰：「此處有楊令公骸骨，今緣何遺失無存？」番人答曰：「一月之前，幽州蕭娘娘已令人掘取，遷葬於紅羊洞去了。」孟良聽罷，思忖曰：「專來乾此功勞，若不得骸骨，亦難以回去，不如逕入幽州，徐圖計較。」遂假裝番人，望幽州而行。

數日之間，將近其境，遇見一漁父來到。孟良問曰：「汝要入城否？」漁父曰：「趕明日獻魚，如何不入城？」孟良曰：「獻甚麼魚？」漁父曰：「八月二十四日，乃蕭娘娘壽誕，例當進獻鮮魚奉賀。今朝是二十三日，明日侵早要進。」孟良聽罷，暗喜曰：「中我計矣。」乃曰：「我番帥喂馬者，亦要入城，當與公同往。」漁父在前，行不效步，孟良抽出利刃，將漁父一刀殺死，撇了屍首，剝下漁人衣服、牙牌穿戴著，提魚在於，逕入城中。守門番軍見孟良稱說賀壽者，搜檢牙牌是實，逕放他進。

次早，蕭後娘娘設朝，眾文武稱賀畢。閻門大使奏曰：「今有黃河漁戶進上鮮魚，未敢擅入。」蕭後下旨，召入金階下。孟良獻上其魚。後曰：「此魚比往年小，鱗又不新鮮，如何敢進於我？」孟良奏曰：「臣每年進者雖大，皆非美味。此魚極是難得，近日於河中網取，養之池內數日，蓋因天氣乍熱，其色不鮮。然滋味實與凡品不同，請萬歲試嘗之，便見端的。」後喜而笑曰：「言之有理。汝且退，須待過卻聖節，各員役一同賞賜，然後回家。」孟良喜不自勝，拜辭而出。蕭後令有司官排下筵宴，賞賜在廷文武。是日，宮中大吹大擂，絲竹和鳴，君臣盡歡而飲。前人曾有《西江月》詞為證：

斷迢一生惟酒，摒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防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這攔。杯行列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群臣夜靜乃散，次日，眾臣趨朝謝宴畢。忽近臣奏知：「今有西涼國進貢中朝驢驘良馬一匹，路經幽州地界，被守官奪得送來，」蕭後命牽進其馬，視之，果是好匹。駿騎：碧眼青鬃，毛卷紅紋，四蹄立處，高有六尺。後曰：「此馬果是難得，」下命有司，用心喂養，以備出入。有司承命牽出。不題。

孟良聞此消息，密往殿中視之，稱贊不已。自思：「先偷取骸骨，然後計較此馬。」逕抽身來到紅羊洞中，曠野所在，見一土墩，旁有小碣，上寫了「令公冢」。孟良待至昏黑，掘開家墩，下有石匣安貯。孟良解了包袱，開匣取骨，包藏停當，忙走出洞中。卻被番人捉住，搜檢包裹，問曰：「汝是何人，敢來做此勾當呀？必是宋朝細作。汝從何處發掘而來？」孟良位曰：「小人不是細作，乃漁父矮張也。日前獻魚上朝慶壽，蒙太皇敕旨，留我父子賜宴。吾父因見皇封御酒，多吃了幾杯，不料醉死。路途遙遠，只得將屍首焚化，帶取骸骨歸葬。豈有細作，敢來此處尋死？」言罷哭之甚哀。番軍信其言，遂放之，令其速走。

孟良得脫，急歸至驛中，將骸骨藏好。次日，帶些毒藥，復來馬廄邊，見番人正值煮豆喂養。孟良袋作番人一般，近槽邊撒下毒藥，逕回去了，其馬中著毒藥，即時不食。喂養軍人報知司官。司官急奏蕭後知道。後曰：「此馬不食，莫非汝等調養失宜之故？」司官奏曰：「貴相良駿，本難調護，既不食，必有病。乞陛下聖旨，召募有能醫治者，重賞以爵，或得識其性者，用之保護，可萬全矣。」蕭後允奏，即出下榜文，招募善能醫馬之人。

旨令既出，孟良聽此消息，思曰：「此計若成，帶得此馬獻君，誠此來之大功也。」逕來揭取榜文。守軍捉見蕭後。蕭後問曰：「汝能醫治駿馬那？」孟良曰：「臣即前日進魚之人，亦曉醫馬。不消一二日，管保醫好此馬。」後曰：「汝若醫得平復，當封汝重職。」孟良拜命而出。有司引良到廄裡看視馬病。孟良既到，細看，乃曰：「此馬中毒已深，當急治其標，然後治其本。」有司然其言，原來孟良所放藥沫，只是一味麻藥。若教中了，即不能開口，便似有病。直至將麻藥洗去，撒下香豆，那馬立地吃盡。過了一宵，平復如初。

司官奏知蕭後：「其馬已平復無恙。」蕭後大悅，即宣進孟良，謂曰：「醫好良馬，卿之功也。燕州缺一員總管，就封卿此職。」孟良謝恩。自思：「我本為此馬之故，費卻幾多心力。總管非我所願。」即生一計，奏曰：「蒙陛下深恩，賜臣官職。緣此馬兀蟲耳貴初瘡，血脉未固，若不隨宜調之，恐又再發，便難調治。當與臣帶往州所，馳騁幾日，方保無再發之虞。」太后曰：「卿言極有理。」因令將此馬與孟良帶往燕州而行。孟良得旨，叩首辭出，就往驛中取過骸骨，跨馬跑出幽州，星夜逃回佳山寨而去。有詩為證：

驢驘良驥帶將來，壯士奇謀亦勇哉！本為忠勤能報主，臨行又帶令公骸。

邏騎報入幽州，蕭後知之大驚曰：「卻被奸人所算矣。」即遣蕭天佑率輕騎五千追之。蕭天佑得旨，部騎出幽州，如風送行雲趕來。

卻說孟良已離幽州二百里程途，望三關不遠。回顧後面，塵土遮天，旌旗蔽日，知是番人追趕，急走至關口。早有哨軍認得孟良，連忙報入寨中知道。六使聞此消息，急令岳勝、焦贊等出兵接應。岳勝部眾前來，恰遇孟良走得汗流滿面而來，叫曰：「後頭番兵追緊，汝宜仔細。」岳勝曰：「汝先上關，我自抵住敵兵。」孟良逕跑馬入寨中去了。岳勝擺開隊伍。

霎時，番帥蕭天佑挺槍躍馬而來，厲聲大罵曰：「賊人盜我大遼驢驘良驥，好好獻還，饒你殘生。不然，踏上關來，寸草不留。」岳勝怒曰：「番蠻敢來相撩兀蟲耳貴疲極而病。耶？即舞刀躍馬，直取番將。蕭天佑舉槍還戰。二人鬥上四十回合。焦贊喊聲如雷，率輕騎從旁攻入。番將前後受敵，勢力不加，撥馬走回。焦贊乘勢掩之。北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岳勝等直追至擅州界上，乃收軍回營，來見六使，道知殺敗番兵之事。

六使既見孟良，又聞殺贏番兵，大喜，問孟良因何私往幽州？孟良將其本末詳細道知。六使拜謝孟良曰：「既蒙大德，取還吾考令公之骸，即當與吾母令婆知道，然後安葬先塋；並將此馬獻與主上請功。」分遣已定，差人帶領驢驘，進詣廣京，進見真宗。

真宗得此良馬，大悅，謂群臣曰：「延昭才守三關，近得捷音，收伏良將三員，今又奪得良馬來獻，其功不小，朕當重賞之。」八王奏曰：「楊郡馬忠勤為國，陛下賞之實當。」帝遣遣使臣，齎緞匹羊酒，前詣佳山寨，賞賜郡馬。不題。

忽近臣奏知：「番兵寇打擅州，為邊庭患，乞朝廷定奪。」真宗問曰：「番兵犯界，當令誰部兵退之？」八王曰：「擅州近三關地方，若敕郡馬退敵，管教成功。」帝允奏，乃下敕，著楊六郎抵禦北兵。使臣領旨，逕詣佳山寨宣讀。六使得賜緞匹羊酒，盡依分部下。召諸將議曰：「今番兵屯止擅州，近為邊患，朝廷敕我等御之。汝眾人當用力向前，不宜造次。」孟良進曰：「此患是小人惹來，我當率兵迎敵。」六使曰：「蕭天佑北番名將，汝引兵先行，吾率眾相應。」孟良領兵去了。又喚過岳勝謂曰：「汝引馬軍一千出關，俟戰耐力乏，可衝陣擊之。」岳勝引眾而行。楊六使分遣已定，自領馬軍二千，隨後救應。

飛騎報人番帥軍中。蕭天佑與耶律第議曰：「太后令旨，著我部兵來追賊人，今已走入關中，訪得乃是劇賊孟良也，今要來與我放對。汝眾人各宜用力，取得馬復回，主上必有重賞。」耶律第曰：「主帥不須掛念，憑我眾人之力，務要成功而回。」天佑下令已定。次日平明，於平川曠野，排開陣勢。宋兵搖旗鼓噪而來。孟良全身貫帶，綽斧立於陣前，高叫曰：「番賊不即退去，必來喪其命矣。」蕭天佑怒罵：「偷馬之賊！尚敢來鬥耶？」即舉槍直奔孟良。孟良舞斧迎之。兩下吶喊。

第二十五回 五台山孟良借兵 三關寨五郎觀象

卻說蕭天佑分遣已定。人報宋將揚聲鬪戰，天佑披掛上馬，率番兵列下陣勢。對面岳勝先出，舞刀大叫：「香將速退，免傷和氣。不然，自取滅亡耳。」蕭天佑大怒，挺槍直奔岳勝。岳勝掄刀迎戰。未及數合，孟良、焦贊左右衝出，接住番兵交鋒。蕭天佑力戰數將，佯輸而走。六使從旁追及，挺槍刺之，金火進起，槍不能入。六使且驚且疑。

岳勝、孟良等催兵而進，被天佑賺到谷口。六使見山勢峻惡，停住馬曰：「眾人且慢追趕，恐敵人用埋伏之計。」良曰：「此處我素慣熟，裡頭乃絕地，只有小路可通雁嶺。番將不知路徑，走入谷中，正好乘勢擒之，如何不進？」六使然其言，率眾趕入谷中，不見番將人馬。六使驚曰：「敵人已有計謀，若不急退，定遭其困。」道未罷，谷口金鼓齊鳴，喊聲大振，耶律第伏兵齊出，將南兵盡皆圍了。孟良、岳勝等拼死來戰，山上矢石交下，宋兵傷者無數。直待尋雁嶺殺出，已被番兵壘斷路徑。山後旌旗亂滾，那一個敢近前！

六使與眾人困在谷中，無計能脫。焦贊進曰：「小將願部兵衝開谷口，救著本官出去。」六使曰：「番兵甚眾，如何抵當？倘傷士卒而無益，不如停待幾時，乘勢或可走脫。」岳勝曰：「寨中不知我等被困，倘若外無救援，內絕糧食，番兵乘疲殺入，豈不坐而待斃！趁今人馬尚強，依焦贊之言可也。」六使曰：「救援之處本有，奈無人通透。此去五台山，一望之地，若得一人前去，報與吾兄楊五郎得知，內外夾攻，則可脫此厄矣。」孟良曰：「本官與眾人忍耐在此，待我裝作番軍，偷出山谷，前往五台山求取救兵。」六使曰：「汝去須用機密。見了吾兄，求他作急而來。」

孟良遂解下盔甲，扮作番人，辭六郎，乘夜偷出雁嶺。恰遇巡營番兵，被孟良一刀斬之，取其鐵鈴，滿營喊去，口內番語不休云：「牢把寨，牢把寨，莫教走了楊都大。」又云：「牢把險，牢把險，莫教走了楊巡檢。」時番營並無猜疑，任從孟良來往。巡至三更，走離嶺外，大踏步望五台山而行。

不消一日，孟良來到山門之下，見一侍者，問曰：「汝師父在寺中否？」侍者曰：「君從何處而來？」孟良曰：「楊六使將軍差遣，將來見楊禪師，有急事報知。」侍者聞是楊家，即引孟良進入方丈中，稟知師父，出來相見畢。五郎問曰：「汝來寺中，有何高論？」答曰：「小人姓孟名良，近歸楊巡檢，鎮守三關。蓋為北番犯邊，本官與其交戰，不期中了敵人之計，被困於雙龍谷，外無救援，糧草將盡，特遣小人來求師父，出力相助。」五郎笑曰：「我出家之人，豈可復臨陣相殺乎？且戎伍久荒，武藝俱廢，縱去亦無益矣。君可往汴京，求救於朝廷，庶不誤事。」孟良曰：「此去京師，程途遙遠，知他幾時出兵？望師父念手足之情，親勞一行，以救眾命，便是活佛出世，萬勿推辭。」

五郎沉吟半晌，乃曰：「去則容易，奈我戰馬已死，少一匹騎駿，難以果行。」良曰：「師父若肯相救，小可即往寨中取得馬來。」五郎曰：「吾所乘騎，最難中意。除非八大王千里風、萬里雲二馬，若得其一，則可前行。」孟良曰：「此亦沒奈何，小人只得星夜入汴京，問八王借得來用。」五郎曰：「若有是馬，當勝番兵矣。」

孟良即辭五郎，逕往汴京而來。不日到京，進八王府中拜見，道知要借馬之由。八王曰：「別事皆可，惟此二馬，吾看之未飽，豈肯借人臨陣哉？不必再說，決難允許。」孟良悶悶而退，赴無佞府，來見楊令婆，道知六郎被困。令婆灑涕曰：「吾夫君率諸子歸子朝中，今只有六郎一人，能承父志，今又為番兵所困，倘若有不測，使我倚靠於誰？」九妹進曰：「母親不必深憂，既哥哥有難，兒當同孟良前去救應。」令婆曰：「汝去最好。邊庭之事，須宜謹慎。」九妹領諾。孟良曰：「請小姐先出汴京，於二十里之外等候。小人今夜往八王府中，偷得其馬，即來相約。」九妹依其言，先自整備，辭母親去了。

只說孟良復來八王後花園，驀地越入。將近黃昏左側，向御書樓邊放起火來。一伏時，煙燄張天，滿處通紅，軍校急報入府中，八王大驚，即令人赴救。孟良乘其慌亂，閃入馬廄，偷得千里風一匹，從後園門，逕跑出城。比及救滅火勢，中軍傳說：「有一壯士，乘千里風走出東門而去。人工怒曰：『必是孟良用此計較也。』」即令牽過萬里雲，揮鞭趕來，天色已黑。

時孟良偷馬出得汴京城，不勝之喜，不知八王所乘如騰雲霧，頃刻間追至。孟良正行間，聽得後面如風過之聲。八王罵道：「逆賊速留下馬還我，饒汝性命。」孟良大驚曰：「彼來何速那？」即心生一計：將千里風推落泥澤中，自躲入松林裡瞭望。適八王追趕近前，見馬陷在澤中，笑曰：「此賊莫奈何，生支節推落澤中。且待從軍來到，救起而去。」遂跳下所乘，近前視之。孟良在墜光之下張見，即跨上萬里雲，叫聲：「八大王休怪，吾借此馬，退番兵便送還矣。」言罷，揮鞭勒轡而去。八王悔恨無及。正在懊惱間，後頭隨軍已到，八王知道被孟良詭計脫去萬里雲。隨軍曰：「殿下勿憂，待其救出楊都馬，必當送還。」八王只得令人救起千里風，復回汴京不題。

將近平明，孟良恰與九妹相會，說知盜得萬里雲馬而來。九妹喜曰：「既得此馬，君往五台山求五哥下山救援，我先去三關候候。」孟良領諾，逕來五台山見五禪師，告知：「借馬已到，又與九令妹同來救授。」五郎曰：「看你為主，志亦勤勞，當得下山相救。」即點起頭陀五六百人，扯起楊家旗號，離了五台山，到三關與九妹等相見。九妹曰：「六哥被困日久，乘今便殺入救之。」五郎曰：「番兵眾盛，待遣人緝探消息，然後出兵。」眾人然其言，遂按甲而待。

消息傳入蕭天佑軍中，天佑召諸將議曰：「楊五郎救兵來到，此人雄勇莫敵。吾有一計，可使救援自退，宋兵盡死於谷中矣。」耶律第曰：「元帥有何妙策？」天佑曰：「今軍中捉得一邊民，面貌極似六郎。可殺之，以頭懸於高桿，只說昨日被番兵所擒，部下誅戮殆盡。彼若見之，必信而退矣。」耶律第曰：「此計甚高。」蕭天佑即將其人誅

之，斬其頭，令番兵懸出陣前，傳說六郎被殺，今以首級號令。

哨軍報入關中，五郎聞此消息，大驚曰：「吾弟遭困，為番兵乘虛所殺，此理有之。」即令九妹出關下認之。九妹連忙披掛，來關下認之。先令軍人前往通知番帥：「若果是楊家首級，即便退兵。」軍人於陣前傳說。蕭天佑得知，令部下獻出轅門與視。九妹看時，見面貌頗似六郎，遂號泣不止，遙指番兵而罵曰：「殺兄之仇，定要報復！」乃回馬入關中，報知五郎。五郎歎曰：「本為來救吾弟，誰想已遭擒戮，真乃楊門之不幸也。」惟有孟良不信，乃曰：「五將軍，此事可疑。當日小人離雙龍谷之時，本官部下尚有多人馬，即被其殺，豈無一人走漏者乎？此事未可便信。」五郎亦疑信不決。

是夜，秋風微動，月明如畫。五郎披衣出帳外，觀望星門，見將星明朗，正照於雙龍谷。自思：「六郎必然尚在。」次日謂九妹等曰：「我夜觀星象，知汝兄無恙。今得一人通知消息才好。」孟良曰：「小可復入谷中，體探動靜。」五郎曰：「得汝去極好。」孟良逕辭而行。九妹曰：「孟良既去，小妹亦往左近訪問其事。」五郎曰：「汝去須用機密，勿被敵人測破。」九妹曰：「自有方略。」即辭卻五郎，裝作打獵小軍行至天馬山，路徑叢雜，進入林中，卻有番兵無數來到。九妹轉到後面，見著小茅庵。九妹抽身入庵中。

恰遇庵主，迎問之曰：「汝是何人？獨自來此深山？」九妹答曰：「實不相瞞。小可是楊家女流，蓋為哥哥六郎被番兵所困，今來訪問的實。走錯路徑，遇番人追逼，特投庵主相救。」庵主曰：「此是番邦境界，汝緣何輕進？速卸去弓箭，取道服穿著。」一時間，番兵都趕到庵中，捉住九妹。庵主曰：「是我弟子，在此出家，汝等何以捉之？」番兵曰：「既是出家，緣何帶有弓箭？」庵主笑曰：「汝本不知，我居此山，不時有猛獸傷人，適才弟子出外打獵而回，弓箭何足為怪。」番兵遂放了手，因曰：「汝既能射，必有勇力，若鬥得我眾人過，則放汝。不然，定要捉去，見我娘娘也。」庵主曰：「汝等如何出此言？」番兵曰：「近因南朝孟良過界，偷去驢驕御馬，今下令各處巡視，恐防南人入界。我等疑他亦是細作，故要比試也。」九妹曰：「師父且待我與他比試。」言罷，即出草坪中比鬥。番兵無一人能近之者。番兵鬥他不過，各自回營去了。庵主曰：「且待幾日，我令人探問令兄消息，行之未遲。」九妹依允，就留止庵中不題。

第二十六回 九妹女誤陷幽州 楊延德大破番兵

卻說巡視番兵回幽州見張華丞相，道知：「天馬山庵中有一壯士修行，端的弓馬精熟，武藝超群，我等十數人不能近之。」張華聽罷大喜曰：「既有此人，當遣人領浩敕前往，召他來見。」番官領命，齎浩敕復往庵中見庵主，道知其事。庵主與九妹商議曰：「幽州張丞相有誥命來召，汝肯去否？」九妹曰：「既來相召，安敢相辭？」庵主愕然，邀九妹往庵後謂之曰：「君乃女流，若被識破機關，命亦難保，如何許其前行？」九妹曰：「蒙庵主相待，足見庵主好心。此去自有方便，內中用事，救得哥哥，亦機會也。」庵主曰：「亦宜謹慎而行。」

即日，九妹辭庵主，與番官逕赴幽州。進張丞相府，參見畢。張華問曰：「壯士何處人氏？須先通姓名，而後录用。」九妹答曰：「小可詛貫太原人氏，姓胡名元。幼年曾習武舉，屢科不第，因棄家居庵修養。昨承鈞旨相召，只得赴命。」張華聽其言詞清利，人物出眾，不勝之喜。乃令人整頓淨房一所，與其安置。九妹辭出。張華退入後堂與夫人商議，要將月英小姐招胡元為婿，夫人允許。

次日，張華命番官通知胡元。九妹曰：「此事大好，蒙丞相見愛。但今宋兵在境，千戈未息，憑小可生平所學，建立微功，然後允之。」番官回報張丞相，張華曰：「且看他武藝如何。」即整朝服入奏蕭後曰：「臣招募得一壯士，英雄俊偉，要與陛下立功。乞宣授其職，以退宋軍。」蕭後允奏，下命封胡元為幽州團練使，付兵五千，前助蕭天佑。九妹得旨，拜命訖，領兵辭張丞相，逕到澶州來，與蕭天佑兵會合一處，屯紮西營。正遇楊五郎催軍索戰。九妹披掛上馬，跑出陣前大叫：「宋將速退，免受其戮。」五郎馬上認得，大驚曰：「賢妹如何在彼引軍相爭？」九妹打暗號曰：「五哥詐敗，我自有計較。」五郎會其意，舞斧便戰，鬥不數合，大敗而走。九妹追出數裡乃回。

哨馬報入蕭天佑軍中：「新收將大勝宋軍一陣。」天佑大悅，即遣人請入帳中，商議破宋之策。營裡番兵有認得九妹者，密謂天佑曰：「此人前日在宋陣中看六郎首級，元帥須用提防。」天佑大驚，遂令番眾拿下胡元。九妹不知其由，乃曰：「吾有殺退宋軍之功，元帥何故拿我？」天佑曰：「汝本南朝楊家之將，敢欺我耶？」不由分說，將囚車陷了，遣軍校解回幽州見蕭後，具奏其情。後得奏，乃宣張丞相問之。張華奏曰：「臣亦未知真實。乞發下牢中，待擒得楊家將來，一同斬首。」太后允奏，命將胡元監於獄中。正是：

本為成家整骨肉，誰知先自受悲辛。

卻說消息傳入三關，楊五郎聞知其妹有難，亟與眾人商議曰：「六郎近聞無事。如今九妹被系獄中，當先設計救之。」陳林曰：「將軍有何妙計？」五郎曰：「幽州右控西番，實唇齒之邦。吾詐作西番人馬，前去相助，蕭後必信，從中舉事，可救之矣。」陳林曰：「此計極妙！本官先去，吾亦引軍於中路相應。」五郎分佈已定，扯起西番旗號，部軍來到幽州，遣人通報蕭後。蕭後下命特臣，宣西番國統兵主帥入見，楊五郎承命，進於金階，稱呼畢。蕭後曰：「有勞將軍，跋涉風塵不易。」五郎曰：「西番國王以娘娘與南軍交戰，勝負未決，特遣臣部兵相助。」蕭後不勝之喜。即令設宴相待，親舉三筋，賜贖甚厚。五郎曰：「軍情事緊急，臣明日當出師以破宋人。」太后曰：「遠來疲乏，尚待數日而行。」五郎謝宴而出，在城南紮營。下令軍中：乘番人不知提備，今夜殺入皇城。眾軍得令，各整備不題。

是時，九妹在獄中，得獄官章奴知其為南人，十分相待，每要放他走脫，未遇其便。九妹因謂章奴曰：「蒙君相待甚厚。我適間占卜六王課，今日當脫此難，不如與君同奔南朝，當有酬報也。」章奴曰：「我有此心久矣！只緣無人提攜。若將軍肯帶小官同去，今夜可越獄而出，九妹整點停當。將近黃昏左側，城南數聲炮響，楊五郎引七百頭陀，殺入城中，如人無人之境，後面馬軍一湧攻入，四下鼎沸。近臣報入宮中：反了西番國軍馬。蕭後大驚，亟令緊閉內城。當下楊五郎先殺入獄中，恰遇楊九妹從獄中殺出。番官各自逃生，那一個敢來爭鋒，南朝入馬蹂踏而進，殺死番兵不計其數。

五郎與九妹左衝右突，大鬧了幽州城，放火燒着南門，復軍殺奔澶州。蕭天佑不知軍從何來，部下大亂。耶律第一騎先出，正遇五郎。兩馬相交，戰不兩合，被五郎一斧劈落馬下。陳林、紫敢接應夾攻。天佑不敢戀戰，棄營逃走。楊五郎驟騎追之。蕭天佑回馬力戰。二人鬥上二十余合，五郎揮起利斧，當面劈下，忽金光燦起，不能傷之。五郎曰：「師父曾說番邦蕭天佑，銅身鐵骨，刀斧不能入，留下降龍咒一篇，囑付交鋒則誦之。待我念動此咒，看是如何？」五郎才剛誦之，忽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半空中降下金甲神人，手執降魔杵大叫：「逆妖好好回去，饒汝萬刀之誅。」蕭天佑滾落下馬。五郎再復一斧，忽聲響處，火光滿地。不見了蕭天佑。一伏時，天地清明，月色如畫。五郎殺入番營，提兵抄入雙龍谷。

孟良聽得外面金鼓不絕，引眾人當先殺出，正遇番將黃威顯，一斧砍之。楊六郎等乘勢突出，與五郎軍馬合為一處，殺得番兵四分五落，屍首堆積，奪其牛馬無數。正值四更時分，五郎收軍還佳山寨安下。

次日平明，眾人相見。六使曰：「若非五哥出力救援，幾被番人困殺矣。」五郎曰：「九妹反為北番所囚，不施此計較，險些亦難保也。」六郎嗟呀不已。九妹曰：「多得獄官章奴與我殺出獄中，卻被亂兵所傷。深感此人，難報其恩。」五郎因問被囚之故。九妹將庵中相救，及往番邦之由，一一道知。五郎曰：「深山幽谷，亦有此好人。可令人送緞匹往庵中答謝。」是時六郎於寨中，廣設筵席，犒賞諸將。酒至半酣，五郎曰：「賢妹依前回去奉侍母親。我亦領眾轉五台山。六弟用心守此三關，繼吾父之志。」九妹領諾，酒罷即辭行。六郎親送兄妹離寨數裡之程而別。

不說九妹與五和尚自回，且說六使回至寨中，遣人送萬里雲還八王。八王笑曰：「前日我不借馬，非是吝惜，蓋試孟良之能耳。今既得此捷勝，馬亦無恙，真國家之福也。可令楊六將軍下令軍中，整飭戎伍，緊守三關，招募英雄，為進取之計。」

話分兩頭。卻說來真宗聞捷報：「楊郡馬大勝番兵。」與八王議曰：「六使新建奇功，當何以報之？」八王曰：「陛下須賜以犒軍之札，候再立功，方升官職。」帝允奏，即遣使臣，齎花紅緞匹，前詣佳山寨，犒勞六使部下諸將。不題。

是日朝散，王欽歸至府中，自思曰：「楊家有此英雄，如何能遂吾志？」一時無計，遂請謝金吾來商議。差人去不多時，邀得謝副使到府中，分賓主坐定。茶罷，謝副使起曰：「不知樞密見召，有何教誨？」王欽答曰：「下官蒙主上顧寵，八殿下屢懷不平。前日下官因公務過無佞府，至滴水天波樓前，不曾下得馬，被楊家大辱一番。待奏聖上知之，八殿下又來放對。沒奈何，思量不如辭官歸鄉，杜門不出，省得吃此煩惱也。」謝金吾笑曰：「王大人何以自墮其志，竟至如此？今朝中先朝舊相，已皆調謝，只有我數人而已。雖八殿下權勢尊隆，然不理政事。楊家父子，並作無頭之鬼，一門唯寡婦耳。先帝在日，重其恩典，起立無佞府、天波樓，以引誘之。當今主上，寧以此當事那？下官試往過之，若彼省改則止，不然即令手下拆之。」王欽暗喜曰：「中我計矣。」復以言激之曰：「謝副使休要爭閒氣，若拆其樓，楊令婆必來相鬧，聖上為他作主，我等反受辱矣。」金吾曰：「且看下官為之。聖上若問，吾自有計策答奏。」王欽佯意然之，因留酣飲。日晚，金吾辭去，王欽直送出府門而別。

第二十七回 樞密計傾無佞府 金吾拆毀天波樓

卻說到了次日，謝金吾擺列隊伍，經無佞宅門首而過。近天波樓邊，令手下敲動金鼓，喝道連聲。謝金吾端坐馬上，過卻樓前。正值楊令婆與柴夫人在廳上閒坐，聞府外樂聲響亮，令人出府探視。回報：「謝副使乘馬喝道而過。」令婆怒曰：「滿朝官宰，讓我楊家。謝金吾何等人，特來欺凌？」即令備車馬，趨朝來奏於帝。令婆以龍杖而入。真宗降階而迎，列坐，因問曰：「朕未有宣命，夫人造朝，將奏何事？」令婆起答曰：「妾先夫蒙先帝厚恩，曾賜無佞宅、天波樓等第宅，使臣妾諸子榮耀莫加。宰官經過者，俱下馬迴避，非是敬老妾，蓋重君命也。今者謝金吾，動用鼓樂，不下馬而過，分明輕慢陛下，欺侮老妾。」

真宗聞奏，即宣謝金吾入，責之曰：「昔先帝遺旨，汝何獨違？今夫人劾汝輕侮朝廷，該當何罪？」謝金吾奏曰：「臣非敢有慢國法，容奏其故。前日陛下以救命旌賞楊六使，臣領敕經過天波樓，亦下馬而過，斯時君命反甚輕褻。臣等以為相礙，正欲會同文武具奏，未敢擅進。且天波樓離無佞宅一望之地，實當南北要道，遇聖節朝賀之日，由此而過，深為未便，乞陛下毀拆其樓，使朝廷知所尊重，千載盛事也。」金吾奏罷，真宗默然。王欽迎風旨進奏曰：「謝金吾所陳，極當於理。且無佞宅與天波樓隔越，拆之誠便於事。」真宗曰：「卿等且退，待朕再與文武商議。」令婆悶悶而出。

私地，王欽又力奏其事。真宗允旨下敕，就著謝金吾監眾拆毀之。旨敕既下，王、謝不勝之喜。消息傳入楊府中，令婆與郡夫人議曰：「不想謝金吾劾奏朝廷，要拆天波樓。王欽亦互同此主意。今聖上允其奏，此賊必來毀拆。若不能作主，深貽夫君羞也。」郡主曰：「待見八殿下商議，再奏聖上，或能挽回天意。」令婆曰：「事不宜遲，太郡當即往。」

柴氏逕辭令婆，來八王府中，相見畢。柴氏曰：「主上聽信謝金吾罔奏，要拆毀天波樓。且此樓創始，乃先帝之命。望殿下念其父子忠勤於國，復奏止息其事，則楊家必深報德矣。」八王曰：「聖旨既下，難以即奏；且此樓不便於天使，主上有意去之。如今之計，謝金吾好利人也，汝歸商議，多用金寶，買賄與他，寬容數日，遇有機會，我當奏於主上。」

柴太郡領命辭歸，見令婆，道知買囑之事。令婆曰：「若得此樓不拆，安惜金寶為哉？只恐謝金吾不肯接受。」大郡曰：「可令心腹付之，無有不接。」令婆然之。即整備黃金四十兩，玉帶一圍，遣人往謝府送去。果然，金吾見楊府禮物，便自心動，乃作做曰：「彼特朝廷只在他一家而已，今日亦識謝某乎？」知心人劉憲進曰：「既楊家服輸，小心於樞密，正做個人情，緩緩拆之。待朝廷意阻，若留得不動，則令婆正有孝敬在後，豈不兩全其美？」金吾曰：「汝言有理。」遂受下禮物。遣人於楊府回覆。

令婆聞知，私喜曰：「若金吾肯息此事，聖上必不深較。」乃遣人於八王府中，緝探復奏消息。不想謝金吾所受賄賂，已漏於王欽知道，乃力奏真宗，亟行是事。真宗得奏，復敕謝金吾作急回報。金吾領旨，不得已，督率人夫，將天波樓上層拆去，尚留中層未拆。八王遣人報知令婆：「聖意難回，可星夜往三關與六使商議，則能計較。」令婆得報，憂悶不已。八娘進曰：「母親勿憂。且依殿下所言，令六哥回來計較。不然，涓涓之勢弗遏，恐後日無佞宅亦難保也。」令婆曰：「汝言雖是，誰去報知？」九妹曰：「女兒曾識三關路徑，願走一遭。」令婆曰：「汝速去速回。」

九妹裝點齊備，辭別母親，望三關而來。時值五月天氣，途中暄熱，九妹趁早而行。不消一日，到三關寨，見六郎道知：「謝金吾奏主上拆毀天波樓，母親著兄星夜回去計較。」六使驚曰：「朝中文武不諫，八殿下亦坐視那？」九妹曰：「八殿下力諫不允。是他著人來說，要與哥哥商議。」六使憂憤無地。密令九妹入後寨訊曰：「我鎮守此處關隘，職責亦重，朝廷又無詔命，倘被覺知，則有擅離之罪，進退兩難，如何處置？」九妹曰：「母親立待，哥哥只得私離數日，待事定之後，仍復回寨。」六使乃喚過岳勝吩咐曰：「母親有大事商量，著吾妹來召，只得涓涓——此句意為：在勢態尚未成形之前不阻止。涓涓，細水慢流的樣子。弗，不，沒有。遏，阻止。私下三關數日，事定後即便到此。汝與孟良等，謹慎邊境，遵守號令。待焦贊問我所在，只說往眉山打獵未回，不可漏此風聲與知。」岳勝領諾而出。是夜，六使辭岳勝、孟良等，悄悄離佳山寨，望汴京而來，有詩為證：

單馬宵征恨不平，君王何以重奸臣？
誰知禍起蕭牆內？詐死埋名不忍聞。

二騎行了半夜，將近烏鴉林，忽一人跳出林外，攔住去路叫曰：「本官吩咐，不與焦贊知之。我已聽得多時。」六使大驚曰：「汝不守關寨而私來此。」焦贊笑曰：「本官亦且私離三關，如何反說我來？小可聞得東京最好光景，平生未睹，今日特要跟本官同走一遭。」六郎曰：「汝真惱殺我矣。此來正怕人知，汝心性又急，若到京城，必生出禍患，那時誰任其咎？作急歸寨，我回來重賞於汝。」焦贊曰：「若不允我去，先到汴京，揚說本官私離三關。」九妹曰：「只一個人，哥哥便帶他同去，叮嚀勿使生事便了。」六郎依九妹之言，帶焦贊一同來到無佞府中。

人見令婆，拜札畢。令婆見六使，茫然淚下曰：「汝父子八人，投入中朝，於今凋零，只有汝在。先帝敬我楊府，建設第宅相待，今被謝金吾欺虐，奏毀天波樓，若不早為定計，後日無佞宅莫得安矣。」六使曰：「母親勿憂，待不肖密進八殿下府中商議。我父子有死難之功，主上寧肯相忘？」令婆乃令柴太郡等相見。太郡曰：「八王若肯主張是事，決有好消息。」六使然其言。因安頓焦贊在偏房居住，著府中軍校防守，勿令出去生事。

時焦贊初到，亦且過得。一連數日，便坐臥不住，與軍校議曰：「我隨本官到此，正待看汴京風景。今著人監守於我，莫若不來，猶得散誕。汝等若肯帶我向城中遊玩，多買酒食相謝。」軍校曰：「去且無妨，只恐你生面，被人識破，那時連累著本官也。」贊曰：「自有方略，決不與人識破。」軍校乃背了六使，開後門，與焦贊出得無佞府，大踏步望汴京而來。果然好一座城郭，有《西江月》詞為證：

堪羨京師形勝，朱門十萬人家。汴京自古最繁華，弦管高歌月夜。
市列珠璣錦繡，風流人物豪奢。菁蔥雲樹繞堤沙，真是堪描堪畫。

焦贊轉過仁和門，但見車馬往來，人煙輳集，不覺失口曰：「若非本官挾帶，安得見此光景？」軍校驚曰：「汝膽好大！此處乃京城地面，緝訪軍家無數，鬧出禍來，誰人來救？」焦贊笑曰：「便道一聲何妨？」言罷，行到歌管巷，見酒館中擺列齊整。贊曰：「相與進裡面，沽飲三杯而去。」軍校曰：「此間不是我等飲酒處。往城東，望高樓飲玩。」日色將晚，軍校催促回去。贊曰：「難得來此，只在城中尋店安下，明日回去未遲。」從人見他性急，只得依從。

近一更時分，焦贊尚未安歇，乘月下，與軍校間走。偶經過謝金吾門首，聽得府中樂聲嘹亮，歌音不歇。焦贊問曰：「此是那個家中？風送歌音，如此清亮。」軍校笑曰：「速行，休問此處。我本官正因其人要拆毀滴水天波樓，才下三關。正是當朝寵臣謝副使府中，想必正在歡飲，樂人未散，故有此樂音也。」焦贊初未知謝金吾家，則全然無事，聽說是本官對頭，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謂軍校曰：「汝二人只在外面等候，我入府中察訪消息便來。」軍校嚇得渾身酥麻，叫苦曰：「汝生出事節，我等定遭連累。可急轉店中，咀日侵早回去，本官亦弗覺。不然，我先走去報知。」焦贊怒曰：「任汝二人去，定要依我行也。」逕別了軍校，閃進謝府後門而去。二軍慌忙各自逃奔不題。二人戰上三十余合，不分勝負。番將耶律第提刀縱騎，衝出助戰。忽山後一聲鼓響，岳勝一軍殺出。蕭天佑力敵孟良，岳勝戰住耶律第，四將鏖戰。天佑勒馬佯走。孟良不捨，驟馬追之，掄巨斧望番將劈面砍來。蕭天佑金光燦起，斧不能傷。孟良大驚，跑馬走回。番將復馬殺來，宋兵披靡，四散逃走。岳勝部下先潰，拋了敵將，與孟良逕奔關下。天佑見前面殺氣連天，知有伏兵，乃收軍還營。

孟良回至寨中，見六使，道知蕭天佑之事。六使曰：「世上有此異事？吾明日親上陣，便知端的。」著令陳林、柴敢守寨；岳勝率劉超、張蓋先戰。孟良、焦贊領王琪、孟得等分左右翼而出。眾將得令，各整備交鋒。不題。

卻說蕭天佑在軍中召部下同議曰：「孟良、岳勝，英雄之將，且部下皆八寨強徒，都能爭鬥。若不以智勝之，徒戰無益也。離此三十里，有雙龍谷，兩邊山勢險峻，只有一條小路可通雁嶺，嶺下便是幽州之野。先得一人引步軍埋伏於此，賺敵人進入，即出圍之，不消半月，皆餓死於谷中矣。」耶律第應聲曰：「小將願一往。」天佑曰：「汝去最好。」即付與步軍二千，耶律第去了。又召過黃威顯曰：「汝率騎軍一千，於雁嶺下多張旗幟。候敵人進入谷中，壘斷其路。」威顯亦領計去了。

第二十八回 焦贊怒殺謝金吾 八王智救楊郡馬

卻說焦贊抹過東牆，見不甚高，遂攀援而登，躡身跳於後花園內，密進廚下。家人俱各在堂上伏侍謝金吾，只有小使女在灶前燒火。焦贊於皮靴中取出利刀，先將使女殺了。提著死人頭，走向堂上。只見謝金吾當席而飲，樂工歌童列於庭側，逕將人頭對面擲去。謝金吾吃著一驚，滿面是血，即喊：「有賊！眾人何在？」焦贊踏進前罵曰：「弄權奸

佞！今日認得焦贊麼？」言罷，一刀從頂下而過，謝金吾頭已落地。眾人看見，四散逃走。焦贊殺得手活，搶入房中，不分老幼，盡皆屠戮。可憐謝金吾一家，並遭焦贊所害。後人有詩為證：

起意陷人終自陷，且看今日謝金吾。

誰憐恃富當朝相？老幼全家被所屠。

將近三更，焦贊取筵中美味恣食一餐。臨行自思曰：「謝金吾一家，被我殺死。他是朝廷顯官，若知此事，豈不連累地方？不如留下數字，使人知是我殺，庶不禍及他人也。」即蘸鮮血，大書二行於門曰：「天上有六丁六甲，地下有金神七煞。若問殺者是誰？來尋焦七焦八。」題罷，復越牆，打從後牆門而出。待尋二軍校，不知走往何處。因在城邊躲過一夜。次日侵早，逃歸楊府去了。

卻說巡更捕卒，夜來聞說謝副使府中被劫，亟報王欽。欽即進謝府視之，只見殺死一家老幼共一十三口，屍橫散地，血污庭階。檢驗官錄得門上寫的殺人凶身名目呈奏。時鬧動汴京軍民。真宗得奏大驚，下令著王欽體察此事。王欽奏曰：「臣緝問殺死謝金吾一家者，乃楊六郎新招將焦贊。」真宗曰：「楊六使鎮守三關，何得有部將入城殺人？」王欽曰：「前日私下三關，帶得焦贊同來，有違國法。乞陛下提處其罪。」真宗允奏，敕禁軍捕捉楊六郎與凶身焦贊。旨令既下，禁軍四十人領命而行。

是時，楊六使在府中，與令婆計議天波樓之事。忽報：「昨夜焦贊越牆入府，殺死謝金吾老幼一家，共計一十三口。今朝廷差禁軍來捉。」六使大驚曰：「狂奴當敗吾事！」道未罷，禁軍一齊搶進，捉住楊六使。時焦贊在外聽得，手執利刀，一直殺入。禁軍見其猛惡，無人敢近前。六使喝聲曰：「汝生出如此大禍，尚敢來拒捕朝廷乎？好好自縛，同去請罪。」焦贊曰：「我平生殺了幾多人，希罕一十三個！我與本官回住山寨去，看他如何擺佈我？」六使越怒曰：「若不依吾言，今日先斬汝頭去獻。」焦贊乃放下利刀，唯唯而退。禁軍正待來捉，六使曰：「不要動手，見天子自有分辯。」六使乃隨禁軍朝見真宗。

真宗問曰：「朕無聖旨召卿，何得私下三關？又帶部將殺死謝副使一家，當得何罪？」六使奏曰：「臣該萬死！乞陛下寬一時之戮，容陳冤苦。臣父子有幸，蒙朝廷厚恩，雖九泉亦愿補報。近因主命有拆毀天波樓之詔，臣母憂慮成疾，只得下關省視即回。部將焦贊兇頑之徒，不知幾時進城。今殺死謝金吾一家，豈必是臣主使哉？乞聖明體究，如果是的，當就藁街之誅，以正朝廷法令也。」真宗聞奏，半晌未答。王欽進奏曰：「殺人者確是焦贊無疑，當日本家侍從及樂工親目所睹，且臨去又留下筆跡。乞陛下將六郎、焦贊押赴市曹處斬，庶警後人。」真宗遲疑不決。八王力奏曰：「楊六使罪責本有，其情可原，果然部將殺人，念彼有鎮三關功績，從輕發落。」真宗允奏，敕法司衙門擬定楊六使等罪來奏。六使既退，王欽密遣人於法司官處。囑付發配六使等於遠惡地方居住。時掌刑名官黃玉，最與王欽相得，依其言語，以六使得私下三關之罪，發配在汝州做工，遞年進造官酒二百埧，三年功滿則回。焦贊以把邊之績，寬其死罪，發問鄧州充軍。即日起行。黃玉擬議已定，申奏真宗。真宗依擬下敕，並命收殮謝金吾等屍首以葬。近臣領旨宣示不題。

只說楊六使聞此消息，不勝悲悼，來辭母親令婆與柴太郡。令婆曰：「此我家大不幸也，使老身倚靠何人？」六使曰：「母親勿憂，多則二三年，便可回來，母子復相見矣。且兒犯罪發配，八殿下必周全天波樓一事。今焦贊殺了謝金吾，亦為朝廷去一惡。若不是八殿下力奏，險些性命難保。」道未罷，焦贊人見六使曰：「聞朝廷問本官配汝州軍，正要邀本官回三關寨。我亦不要往鄧州發配，我不曉得充甚麼軍。」六使曰：「聖旨既下，汝只得到其地方，候遇有赦，仍轉三關。若再違法令，得罪反重。」

不移時，王欽差解軍四十人，來催楊六使、焦贊等即行。六使先打發焦贊與解軍起身，自辭令婆、太郡，亦離楊府。八娘、九妹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時焦贊在路等候六使來到，乃曰：「我此去，不日走歸寨中，報與岳勝哥哥等知道，便來取本官也。」六使曰：「休得胡說！我罪不至死，汝亦忍耐過一年半載，便得相運。」焦贊大笑分別，自與解軍投鄧州不題。

只說六使隨從一起上路，望汝州進發。正值夏末秋初，涼風透骨，正是：孤雁聲中愁莫訴，殘蟬樹
旦恨難禁。

不日來到汝州。公人將批文投至府中，見太守張濟。張濟看罷來文，先發回公人，邀六使入後堂問之曰：「聞將軍把守三關，番人畏服，因何又犯發配之罪？」六使答曰：「一言難盡廣遂將部下焦贊殺死謝金吾之由，道其本末。張濟嗟呀不已，乃曰：「將軍權且忍耐。此去城西，有萬安驛，衝要所在，可以監造官酒，及時而進。多則一年半載，仍復歸朝矣。」六使稱謝，辭太守，自去做工不題。

卻說王欽探知楊六使已到配所，請黃玉來府中，商議謀害之計。黃玉曰：「此事不難。今聖上以酤稅為重，六使監造是職，關係最大。樞使上一道本，劾其有私賣之罪，主上必處之以死刑矣。」王欽大喜曰：「此計甚妙！」即具酒醴，與黃玉對席酣飲，二人盡歡而散。次日，王欽果趨朝上本，劾奏六使：「輕玩國法，到汝州未經一月，將酒酤禁令放弛，私鬻錢價，將為逃反之計。乞陛下早正其罪，免生後患。」真宗聞奏，大怒曰：「彼令部下殺死謝金吾一家，朕念其先人有功，姑免其死。今又在配所私賣朝廷之物，難以寬容。」即敕團練正使呼延贊，齎旨到汝州，取六郎首級而回。旨令既下，廷臣愕然。八王力奏曰：「楊六使忠域之臣，豈有此事？陛下勿聽一時之言而誅英雄也。」帝曰：「卿屢為六使作保。前日屠朕愛臣謝金吾一家，亦該處死否？」八王語塞而出。

是日朝散，寇準曰：「幸得領救命者系呼延贊，可令其見汝州太守計較：以罪入貌類六使者，果其首級來獻納；令放六使逃走。後日遇國有難之際，又好保舉也。」八王然其言，乃與呼延贊道知。贊曰：「此事老夫自有主張。」呼延贊即日辭眾齎旨，逕赴汝州，見大守張濟，細說斬六使之由。張濟驚曰：「彼到汝州未久，焉有此事？主上何故徒要輕損豪杰？」贊曰：「此是權臣王欽劾奏其情，聖上遂激怒之，八王力保不允。今廷臣商議，要求太守如此如此方便。」濟喜曰：「正與下官之意暗合。值今北番強盛，若無此人，邊境怎安？」因令去請六使來，說以朝廷之意。六使曰：「小人本無是情，既聖旨問我以死，只得承命，與朝廷回報。」濟曰：「君勿優，正在商議，要如此脫君之厄。」六使

曰：「若得太守方便，當圖死報！」張濟曰：「管保郡馬無事。」即令獄官伍榮來商議。

榮曰：「牢中有蔡權，問實死罪，情真罪當，年久當斬。此人面貌與楊將軍無異，可將此人斬首以獻，主上必允信也。」濟令取出蔡權審視，果然相像。吩咐伍榮，多付酒饌賞之。醉於獄中，伍榮密來梟了首級，提見張太守。太守曰：「事不宜遲。」便交呼延贊齎著首級，墾夜赴汴京去了。張太守喚過六使，教其裝作客商，逃往遠處避難；六使拜謝出府，換著輕快衣服，悄離汝州，逕回無佞府不題。

卻說呼延贊單騎回轉汴京，正值真宗設朝，進上六使首級。帝親下看驗，只道是實。群臣見者，無不嗟呀。八王恐首級號令，被人參透，乃進曰：「既延昭伏罪被誅，乞將此首級發於無佞府，與其家人埋葬，亦見陛下不忘功臣之意。」帝允奏，因發下首級，著禁軍領去。禁軍得命，逕來楊府。令婆未知前因，只道是實，舉家悲哀，將首級遵旨埋葬不題。

第二十九回 宋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節銅台交兵

卻說六使被斬消息傳入佳山寨，岳勝、孟良等聞知，號啕而哭，聲振原野。孟良曰：「既本官不幸，我眾人難以再守，不如散去，各安生理。」岳勝曰：「汝言正合我意。劉超、張蓋，於山下創立本官廟宇，傍塑十八員指揮使，逐年祭把。」分遣已定，將寨中所積，人各均分，拆毀三關寨。是日，眾人四散而去。陳林、柴敢率所部，依前往勝山寨居住。岳勝邀孟良等，反上太行山，稱草頭天子，部將仍封為丞相等職，打官劫舍。不在話下。是時焦贊在鄧州，聽知六使遭戮，亦越獄逃走。

話分兩頭。卻說王欽見六使已死，不勝之喜。自思曰：「朝廷無了此人，我志得遂矣。」乃修下密書一封，遣心腹人漏夜送往北番，來見蕭後。蕭後拆書視之，其書曰：

臣自辭陛下赴南朝，又是數年。每懷報答君後之恩，無由得遂。今臣頗知南朝強弱，所可慮者，惟楊六使而已，今臣略施小計，梟其首級以獻，臣目所睹。可乘南朝無備，整點六師，大興征伐，邊防必望風瓦解。若待京城震駭，臣內中自生支節，復有書來奏知。望陛下與二三文武商議，勿失此機會焉。

蕭後得書大悅，因以示文武。蕭天佑奏曰：「王欽來書，道得詳細，乞陛下早定代宋之計，以圖中原也。」後然其奏。忽一人進曰：「陛下此舉雖善，只是難以取勝。」眾視之，乃大將軍師蓋也。後問曰：「孤欲舉兵伐宋，卿何以見得難勝？」師蓋曰：「楊家雖亡，中原一統之盛，邊帥掬重兵者不下數十萬，若逕提兵深入，未能即勝。當用計策賺之，令宋兵首尾不能救應，中原唾手可取也。」後曰：「願聞卿之妙計。」師蓋曰：「魏府銅台，乃晉帝陵寢之所，近來戍兵凋落，武備不修。陛下可遣人整飭園林，開鑿玉池，多植奇果名花。詐稱天落祥瑞，池水成醇，樹葉藏漿。以此特異之事，揚於中原。再使人令王欽就中哄惑，引誘其君，來此玩景。然後出勁兵，緊緊困之。陛下親率精兵，乘虛直搗京城。國中無主，那個敢來爭鋒？此時取宋天下，有何難哉？」蕭後聞之大喜。先發密書，入汴京與王欽知道。再遣能乾之人，前去銅台修築陵寢。一面下令蕭天佑等整點軍馬以待。

不一月間，消息傳入汴京，近臣奏知：「魏府天降奇瑞，池水成醇酒，葉裡貯瓊漿。附近邊民，各移就共飲。」真宗聞奏，問於眾臣曰：「魏府沃野之地，有此奇事？卿等當究的實。」一時文武群臣皆上表稱賀。惟寇準等懷疑是事，乃奏曰：「魏府晉朝陵寢之所，既有此瑞，何獨一境應之，陛下不可深信。」帝未應。王欽迎風旨，前奏曰：「若此異事使天下皆然，又不足為瑞矣；今特魏府有之，正是太平符運，千載難逢。陛下當整六師親視之，一者巡撫邊民，二者使番人不敢南下。」真宗乃悅曰：「卿乃忠言也。」即下詔巡幸魏府。八王諫曰：「魏境地接邊界，近來帥臣調遣，城郭荒野。值今戎馬在郊之日，陛下車駕一動，北番乘虛而入，那時誰為保守京城乎？萬望以社稷為重，勿輕信虛誕之事也。」真宗曰：「朕命柴駙馬、寇萊公領禁軍守京，必保無事。」八王見諫不從，泱泱而出。明早，敕旨已降，以呼延贊為保駕大將軍，光州節度使王全節、鄭州節度使李明為前後扈從。贊等得命，準備起行。

越數日，真宗車駕發離汴京，八王以下文武，皆隨侍而行。但見：

紅塵起處兵軍盛，白日昏時羽霧多。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間來到魏府境界。時冬十一月，朔風竟起，北方寒凍。車駕進入府中駐紮。次日，真宗與群臣登晉之陵寢看景，果見林中樹葉包藏有物，玉池中泉水紅潤。帝命取而嘗之，其味似酒，其淡若醴。軍校摘下樹葉，揭內視之，俱是時造粟漿，八王奏曰：「陛下以祥瑞之故而勞動車駕，使邊民供給，不堪其苦。今觀此亦何祥瑞之有那？此必番人之計，賺君臣來此。若不亟還，定落其圈套。」真宗亦疑，因下令退回軍馬。不想北番已知消息，蕭天佑、上金秀等率馬步番兵一十萬，將魏府城郭團團圍了。飛騎報至駕前，真宗大驚曰：「不依卿等所諫，致被圍困，將何以為之？」八王曰：「番人預定此策，長驅而來，其勢正銳。陛下可敕諸將，嚴守各門。一面遣人，墾夜往汴京取救兵，待援兵一至，內外夾攻，則可退敵矣。」真宗依奏，即命呼延贊等分門而守。時宋軍於敵樓上望見番兵烏聚雲集，聲勢甚盛，眾皆有懼色，呼延贊按劍而言曰：「凡兩國相敵，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我觀番兵雖眾，利在急戰。明日與其交鋒，當盡力而戰，必能以勝之。」眾軍得令。次日，贊請旨，與光州節度使王全節，分前後出戰。旗鼓開處，兩陣對圓。番將上金秀跑馬先出，指宋將渭曰：「汝等已中吾計，何不納降，以免一死？」呼延贊怒曰：「臊狗奴速退，尚可留殘生；若使邀阻御駕，直待兵指幽州，寸草不留。」金秀大怒，躍馬舞刀，直取宋將。呼延贊舉槍交鋒。兩將鏖戰四十余合。番將力怯，撥馬而走。呼延贊催動後軍掩殺。

番將見贊趕來，挽弓架箭，一矢恰中乘馬，呼延贊被掀翻在地。王全節正待救之，番兵圍裹將來，將贊活捉而去。全節不敢戀戰，跑馬殺入城中。蕭天佑從旁攻之，宋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全節入見真宗，奏知：「番兵眾盛，已捉去大將呼延贊，臣戰敗而回。」真宗聞之，憂憤不已。八王曰：「事既急矣！陛下可再遣人於沿邊帥臣取救。」帝允奏，手詔遣使臣而行。

卻說番將捉得呼延贊，用檻車囚下，待遣人解赴幽州。蕭天佐與土金秀、耶律慶分門攻擊，宋軍震駭。八王曰：「番人所懼，惟有楊家。陛下可效漢高祖白登故事，以軍中勇壯者，假裝六使及部下一十八員指揮使，城上扯起楊家救援旗號，陽使假者於城上走馬。番人見之，必引兵退去。我軍乘勢殺出，可脫此難矣。」帝允奏，下令軍中，並依三關將帥裝束。

次日平明，城上扯起楊家救駕旗號。番人見著旗號，報入軍中。土金秀驚曰：「楊六郎已死，如何又來救駕？」即率所部來看。一伏時，城上金鼓齊鳴，炮響震天。假裝岳勝、孟良、焦贊等，於城上走馬。番兵望見，那知虛實，齊叫：「快走！不然，無遺類矣。」蕭天佐聞之，拆營而去。王全節與李明開城追擊。番兵奔如潮湧，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宋軍直追至數裡而回。王欽大怒曰：「北番人真乃乳子！恁的怕著楊家。」亟密遣人報與番帥得知。蕭天佐聞之，歎曰：「假的如是懼怯，若使真的，不戰而敗也。」復率眾圍繞而來，攻打越緊。

城中見番兵又至，報知真宗。真宗曰：「此機已被參破，再有何策可退？」八王曰：「朝廷音問不通，那個敢敵北兵！如今不有楊家，臣等亦難為計也。」真宗曰：「悔之無及！朕將率眾將親戰番兵，潰圍而出。」八王曰：「北兵眾盛，陛下徒損威風，必不能出。只得緊守此城，以待救兵。」

番兵一連圍困二十餘日，城中危急。真宗親自登城，見北騎周回圍繞，水泄不通。八王曰：「陛下要脫此難，除得楊六使來，殄此丑虜，如滾湯潑雪。」帝曰：「那裡再得此人？」八王又奏曰：「可出赦書，遍行天下尋之，恐有六使也。」真宗不答，退入府中，自思：「八王所奏可疑。」因召侍臣內問計。侍臣齊奏：「楊六使消息，八王恐知下落。乞陛下發赦書於汝州究之。」帝允奏，問：「誰齎赦一行？」王全節曰：「臣願前往。」帝付與赦文。

次日，令李明送出。開了城門，李明先殺出，正遇番將耶律慶，戰敗之。全節乘勢殺出重圍，投汝州而去。李明退入城中堅守。

第三十回 八王齎詔求六使 焦贊大鬧陳家莊

卻說王全節齎赦文，星夜投進汝州，見太守張濟，道知：「主上被困魏府，官軍戰敗，今眾臣保奏，赦了楊六使前罪，著部兵救駕。今某資赦文到此，望太守作急根究其人。」張濟曰：「六使犯罪，首級已獻於朝廷，豈復有六使乎？今著下官根究，從那裡尋討？節使可速回奏，庶不誤事。」全節憂悶不已，乃曰：「若不得此人，則主上之難萬不能脫，下官亦難回奏。」張濟曰：「君父有難，臣子何安？節使務要追究，除非到無佞府，可知消息。我汝州決無是人。」

全節無奈，只得離汝州，逕到無佞府，來見令婆，道知聖上赦討六使救駕之事，令婆曰：「小兒首級埋葬多時矣，那裡復有？此或眾臣無計可施，設為此言，以安主上之心。節使可即回奏，勿誤軍情。」全節快快不樂。次日全節只得單騎復來魏州，殺開血路，到東門大叫：「開城！」李明聽得是王全節聲音，即開城殺出，救人城中。

全節見真宗，奏知：「汝州並無六使消息。臣又投楊府究問，皆道已死多時，」真宗聞奏，長歎曰：「堂堂天朝，遇朕有難之際，無一人敢提兵救援。」又問計於群臣，群臣對曰：「如此兵勢，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真宗納悶無地，寢食俱廢。八王曰：「事急矣！臣只得親往楊家，取討六使。如果不在，亦召藩鎮來援。惟陛下與眾將堅守此城。」帝曰：「軍情重事，兄不宜造次。」八王領命。帝乃令王全節、李明先殺開重圍，保出八王而去。二人復殺回城中。不題。

卻說八王齎赦文，逕赴無佞府，來見楊令婆，說知主上在危急之中，可著六使出來商議救駕。令婆曰：「前日王節使來召，老妾不與其知。既殿下親到，當令出來相見。」因令手下，於後園地窖中，喚出六使，堂上拜見八王。人王嗟呀良久，乃曰：「若非昔日之計，今日那討郡馬？」六使謝曰：「多得殿下方便，無恩以報。」八王曰：「主上被困魏府，事勢已急，今有赦書來到，郡馬作急救應。」六使曰：「近聞三關之眾，人各散去，如何能夠即救？須待小可前往寨中，招集眾人，方可議行。」八王曰：「事不宜遲，速進朝中，調撥邊師俟候，待君招集眾將，一同進兵。」六使領諾。八王既去，六郎辭卻令婆，前往三關而行。正是：

誰教豪傑依然出，直向銅台救駕回。

六使只一人在路，行了數日。先往鄧州界訪問焦贊消息，並無下落。行到錦江口，見一伙僧家，唧唧噥噥而過。六使問曰：「汝等要往何處？都有不悅之意。」僧人曰：「君豈解其事？此地方有一癩漢，發作時，便要打人，官司沒奈何。他口中稱，有甚麼本官，被朝廷所誅。但逢僧道，便拿去看經誦偈，那個敢違逆之？昨日來我寺中，著我等去作功果，超度其主，我眾人只得赴命。」六使聽罷，自思：「此必是焦贊。」乃問曰：「此人今住何地？」僧人曰：「鄧州城西，泗州堂裡便是他居處。」六使曰：「我同汝等往見之。」

僧人引六使到泗州堂，正見焦贊臥在神案上，鼻息如雷。六使視之不差，近前搖醒。焦贊睡中起來，睜開一雙怪眼，大聲叫道：「那個不怕死的，卻來相撩老爺？」六使喝曰：「焦贊不得無禮！本官在此。」贊聽罷大驚，逕向前抱住曰：「汝是人那？鬼那？焦贊超度本官多矣。」六使笑曰：「豈有白日之鬼來見汝乎？此間不是說話處，可隨我來。」焦贊放手便拜。眾僧人掩笑而散。六使引焦贊出城西橋，道知：「主上遇難，今八殿下領赦來召救駕，可速往三關，招集眾兄弟同往。」焦贊聽罷，大喜曰：「我道本官被朝廷所害，撇得眾人沒主。今日又得相會，真是快活煞我也。」

次日，六使經過汝州，入府中拜見太守，道知八王領赦來取救駕之事。張濟大喜，亦以王節度來由告知。六使曰：「軍情緊急，我當往三關招集進兵。張濟然之。六使避辭張濟出城，與焦贊望三關而行。路上，二人各訴其本末。來到楊家渡，日正當午，遙望水勢茫茫，旁無船隻。六使等待多時，全沒人渡。因令焦贊去問渡船。」

焦贊領諾，行至上流頭，見船夫問曰：「勞汝渡過對岸，多奉渡錢。」船夫曰：「此渡是楊太保掌管收錢，那個敢私渡？汝要去，可往前面亭上見之。」焦贊聽罷，逕奔亭中來。正見一伙人在那裡賭賽。焦贊近前曰：「借用渡船過岸，多奉船錢。」眾人忽抬頭，見焦贊生得異樣，皆不答言。焦贊又小心問之，眾人罵曰：「臭狗奴！說甚麼過渡、過渡！」焦贊大怒，伸出一對硬拳，打得眾人四分五落，正待向前打那太保，太保望後走去。

焦贊回見六使，怒氣未消。六使曰：「汝又去生事來？」焦贊曰：「今番好被那伙氣也！分明有渡，不肯借我，反出惡言相傷。被我怒激起來，打散眾人而去。」六使正沒奈何，忽見強人各執短棍趕來。焦贊曰：「待結果此賊，以除其害。」逕提大樸刀，當中殺來。那伙強人不能抵當。後面楊太保出，與焦贊連鬥數合，不分勝敗。六使叫曰：「不要相鬥，願聞壯士姓名。」楊太保抽回利刃，立於原上。焦贊亦住了手。太保曰：「我乃鄧州人氏，姓楊名繼宗，小號太保。且問汝是何人？要過此渡而令手下強取？」六使曰：「小可太原楊令公之子六郎也。今主上被難，要往三關招集部下救駕。來到河邊無渡，特借一時。壯士何故不允？」太保聽罷，放下刀，近前拜曰：「久聞大名，未得瞻拜，今日幸見，甚慰平生。」六使扶起。太保即邀六使到莊上，設酒醴相待。乃曰：「將軍不棄，願率所部，同往魏府救駕。」六使喜曰：「太保如肯相從，誠乃美事，有何不可？只待招集眾人，便來相約。」太保領諾。是夕，留六使宿于莊上。次日，楊太保撐船渡過六使登岸，與焦贊望三關而行。時四月天氣，途中酷熱，古人有詞為證：

翠藻參差竹逕成，新荷跳雨淚珠傾，曲欄斜轉小池亭。
風落簾衣歸燕急，水搖扇影戲魚驚，柳梢斜日弄微晴。

二人行半日，歇坐於柳蔭之下。焦贊曰：「本官且停待於此，我往前面，問有酒舍，沽一壺聊止饑渴。」六使允之。焦贊逕往前來，沒處尋酒店。正煩惱間，忽見一伙人挑著酒肉而過。焦贊問曰：「汝等所挑酒肉肯賣乎？」一人曰：「此是賽願酒肉，如何肯賣？」焦贊曰：「賽甚麼願？」眾人曰：「前面有楊六使神廟，威靈顯赫，鄉村賴之以安，但有祈許者，無不遂意。今日特往酬謝。」焦贊聽罷，遂大笑。回見六使，道知其事。六使笑曰：「那有是理？」焦贊曰：「鄉人道離此不遠，當與本官訪視之。」

六使依言，與焦贊行來，果見一座廟宇，創造極是威儀。楊六使步入廟中，見上塑著本身神像，脫然無異。兩旁塑一十八員指揮使。香火十分旺相。六使指焦贊謂曰：「此像塑汝真乃相似也。」焦贊笑著道：「本官更塑得真。我在鄧州發瘋打人，原來這裡供養。待先推倒本身，然後去推本官。」言罷，一下拳頭一聲響，將其塑像推落半邊。走上殿去，把六使神像一連幾推，全然不動。乃努力推之，震聲而崩。賽願者各自奔走。廟祝見之，便把哨鑼亂敲。一伏時，劉超、張蓋帶領三百餘人，來到廟前。六使認得，喝聲曰：「汝眾人做得好事來！」劉、張大驚，納頭便拜曰：「眾人都道本官已死，今日緣何到此？」六使說知詐死之事：「今要招集汝等，前往魏州救駕。」劉、張喜曰：「既如此，請到寨中商議。」六使令拆毀廟宇，打倒神像。隨眾人到虎山寨坐定，劉、張設酒醴相待。六使曰：「岳勝居止何處？」劉超曰：「岳勝與孟良部眾反上太行山，稱草頭天子。」六使歎曰：「使我不起，四境如何得寧？」乃吩咐劉、張等：「整各槍刀盔甲，在此俟候。待我招了岳、孟，一同征進。」劉、張領諾。

六使仍與焦贊望太行山而來。行了一日，紅輪西墜，天色漸昏。六使曰：「此去皆是山路，想無客店，汝往前村尋覓借宿去處。」焦贊領諾，往前一望之地，並無人家，直轉過山後，卻是個小鄉村。焦贊靠前入進莊所中，見一員外，在燈光下端坐。焦贊揖曰：「遠行客商到此日晚，敢擾公公寶莊上借宿一宵，當以重謝。」那人答曰：「平時敝莊盡可安歇，今日難以相許，君可往別處投宿。」焦贊曰：「天色已黑，萬望公公方便。」主翁曰：「汝有伴當否？」焦贊曰：「只有本主在莊外，共兩人而已。」主翁曰：「只兩人亦無礙，與汝在外房歇息。」焦贊即出，邀六使相見。

主翁視六使一貌堂堂，乃問曰：「君從何而來？」六使答曰：「小可汴京到此，欲往太行山公幹。」主翁曰：「君若提起太行山，老拙冤懷莫伸。」六使曰：「有何苦事？望說與小可知之。」主翁曰：「老拙居止此鄉，好名重義。此莊都是陳家一姓，離太行山數裡之程。今山中有二位草頭強人，一名岳勝，一名孟良，號稱天子，招聚五六萬人，打官劫舍，甚為民害。老拙飄零半世，只生一女，被孟良瞧見，今夜要來入贅，沒奈何，只得允從。不然，一鄉之人難保。是此冤枉，無處伸也。」六使笑曰：「老丈勿憂，孟良是小可故人，待他來，我自法退之。」主翁曰：「若得小女不辱，乃重生父母。」六使辭出外面俟候。

卻說主翁吩咐家中，安排筵席迎接。將近二更左側，忽聞金鼓之聲，燈炬輝煌，入報孟大王來到。陳長者出莊外迎接。孟良進廳上坐定，從人各列於兩邊。長者拜曰：「有失遠迎，望大王赦宥。」孟良曰：「汝今是我岳丈也，不必施禮。」長者因令家人抬過筵席，並故意令百花娘子來把盞。使女回報：娘子懷羞，不肯出來。長者曰：「如今即是將軍夫人，懷甚麼羞，不肯出來耶？」孟良聽得，不勝歡喜。

是時，六使與焦贊隔窗張視，私笑曰：「若是沒王法，憑他橫行鄉村。今日不遇我來，真被他騙去此女。」焦贊曰：「待我出去打折他一隻腳，看他還做得新郎否？」大使曰：「汝先去捉住，我便來矣。」焦贊忍氣多時，即踏進廳上，一腳將筵席踢倒，兩手將孟良緊緊抱住。孟良不曾提備，動手不得，喝聲：「手下何在？」嘍囉正待向前，六使厲聲罵曰：「不識廉恥之徒！敢如此無禮耶？」焦贊乃拖孟良出座外，指曰：「汝看此位是誰？」孟良燈下認得，連忙拜曰：「本官因何到此？萬望赦罪。」六使曰：「可急備鞍馬，回寨中商議，起兵救駕。」

第三十一回 呼延贊途中遇救 楊郡馬大破遼兵

卻說楊六使既見孟良，即欲轉回山寨，商議救駕。陳長者進前拜曰：「將軍是誰？願聞姓名。」六使扶起，將其本末道知。長者大喜曰：「久聞盛名，如雷貫耳，今特有緣相會。」因令百花娘子出來拜謝。六使看見，果是好個女子：淡妝素抹，體態端莊，雖然難比西施女，勝卻尋常窈窕娘。焦贊見了，笑聲曰：「孟哥哥，你真沒造化，撞著我們來到。若遲一日，亦得一宵受用矣。」孟良喝曰：「本官在此，休得妄言。」眾人又掩口而笑。百花娘子拜罷六使，進入內去。長者親把杯，遞與六使，意甚懇勸。是夕，眾人依次而坐，盡歡暢飲。天色漸明，楊六使辭長者要行，長者取過白金十兩，以為相謝之資，六使固卻不受，與眾人離了莊所，逕望太行山而來。有詩為證：

愁多不忍醉時別，想極還尋靜處行。

稚遣同衾又分手？不知行路本無情。

六使行到山下，孟良先遣人入寨中通報，岳勝聞此消息，即引數十騎出半山迎接，恰遇六使，拜於道旁。六使進寨中坐定，眾人齊拜賀畢。岳勝再拜曰：「只因本官得罪，致各人四散而去。今日復得相聚，是我眾人之幸也。」六使曰：「前事饒說。今主上被困魏府，情勢甚緊，可作急準備救駕。」岳勝曰：「主上下以社稷為重，輕信讒佞，要致本官於死地。今幸皇天開眼，留得本官復在。不如只居此處，自稱一國之君，圖取快樂，何以救駕為哉？」六使曰：「我等盡忠報國，留美譽於後世；若占此一方，萬代罵名，只是強徒而已。」岳勝不復敢言，因設慶賀筵席。是日，寨中大吹大擂，眾人酣飲而散。

次日，六郎遣人去招劉超、張蓋等來到。只有陳林、柴敢未到。岳勝曰：「他二人復歸勝山寨屯集，可著人報知。」六使乃遣劉、張前往。不數日，陳、柴亦率所部來到。時帳下岳勝、焦贊、孟良、陳林、柴敢、劉超、張蓋、管伯、關鈞、王琪、孟得、林鐵槍、宋鐵棒、丘珍、丘謙、陳雄、謝勇、姚鐵旗、董鐵鼓、郎千、郎萬共二十二員指揮使，部下精壯八萬餘人。六使曰：「此足以勝敵。」遂先令人赴汴京，報知八王，期約進兵。又著人往楊家渡，知會楊太保。六使分遣已定，剋日點集部將，旗上大書「楊六使魏府救駕」七字，一聲炮響，大軍離了太行山。但見：

槍刀蕩蕩，劍戟層層。

時盛夏天氣，南風微起。六使兵馬正行之際，忽報一彪軍到。六使令人探視，卻是楊太保兵至。眾人相見，一同進兵。六使於馬上見軍容可掬，遂口占一絕云：

複合英豪勢更雄，萬山風色送行驄。

此行專為安邦國，說與番人亟避鋒。

大軍將近澶州界，八王亦部兵四萬來會，入見六使，不勝之喜。六使曰：「茲行非惟救駕，殲滅丑類，平定幽州，在此一舉也。」八王然之，遂駐紮澶州城中。次日，六使召岳勝謂曰：「主上被圍已久。汝充前鋒亟進，衝開一陣，使番將先挫銳氣。」岳勝領命去了。又喚孟良與焦贊曰：「汝二人率劉、張、陳、柴等各部兵二萬，分左右翼，攻入敵之中軍，須用力戰。吾引後軍繼進，必獲全勝。」孟良等亦部兵而去。六使分遣已定，與八王議曰：「臣與殿下，率精兵後應，諸將必能成功矣。」八王曰：「郡馬真乃舉足能定亂也。」六使辭不敢當。

次日，兵行之際，忽正北征塵蔽天，一彪人馬來到。岳勝舞刀衝開其陣，番將劉河不能抵敵，大敗而去。宋軍奪得囚車，送六使軍中。車內不是別人，乃是保駕將軍呼延贊也。六使連忙打開放出，拜曰：「天教相遇，不然，竟遭俘虜矣。」贊曰：「老將被捉之時，屢欲報知主上，來取足下。爭奈軍情嚴密，弗能達意。若今日不是郡馬相救，幾喪殘生。」六使大喜，引見八王。八王曰：「此天子洪福也，故使將軍遇救。」六使下令諸將，兼程而進。是時，真宗在魏府，與眾臣懸望救援消息，音問不通。城中糧草將盡，臣下皆宰馬而食。番兵攻圍緊急，勢已危急。

卻說劉河敗回，見蕭天佐，稱中朝救駕兵到，搶去了呼延贊。蕭天佐大驚，即遣人哨探是那一路救兵。哨馬回報曰：「旗上大書楊家部號，來得甚是兇猛。蕭天佐下令各營，俱要整兵迎戰。分遣未定，前隊岳勝軍馬，漫山塞野而來。

番將耶律慶列陣先戰。岳勝大罵：「天兵已到，丑賊尚不遠遁，是欲自促其亡乎？」耶律慶怒曰：「宋朝君臣已困死一半，汝來亦就屠戮耳。」岳勝拍馬舞刀，殺進北陣。耶律慶舉槍迎之。兩馬相交，戰上數合，番兵圍裹將來。孟良、焦贊分左右翼攻入。番將麻哩喇虎舉方天戟繞出助戰，正迎著孟良，兩馬交鋒。陳林、柴敢率勁兵從旁殺進。是時南北鏖戰，金鼓連天。焦贊戰得激烈，提利刃，橫衝北營，如入無人之境，恰遇番將劉珂來到，交馬只一合，被贊斬落馬下。宋騎競進，萬弩齊發，北兵陣勢挫動。

蕭天佐奮勇來戰，楊大保一箭射落馬下。土金秀望見，殺出救之而去。耶律慶料不能勝，刺斜殺出。岳勝力追近前，一刀揮為兩段。麻哩喇虎潰圍逃走，被劉超、張蓋用絆索纏倒其馬，向前捉住。師蓋正待來救，郎千、郎萬殺到，將其生擒於馬上。孟良直突進東門。敵樓望見城下鏖戰，節度使李明、王全節開門接應夾攻。北兵倒旗棄甲，如風捲落葉而走。宋兵長驅追擊，殺得屍橫山積，血流成渠。蕭天佐與土金秀率殘騎，垂首喪氣，漏夜走回幽州去了。宋兵奪其營寨，掠得牛馬輜重無算。

蓋此戰成功有三機焉：一者，番人攻圍已久，志意懈怠；二者，不意六郎尚在，兵勢先奪其心；三者，宋兵新來，銳氣正盛，且又攻其弗備也。後人有詩贊曰：

宋運興隆啟聖明，英雄效命發長征。

番人棄甲拋戈遁，方顯楊家救駕兵。

時八王單馬先入城中，見真宗稱賀曰：「賴陛下洪福，已取得楊六使救兵來到，殺得番眾殘戈敗將而去。」真宗曰：「朕脫此難，卿之功也。」令宣進楊六使，拜伏御前。帝曰：「卿因誤犯前罪，特悉赦之。今有救駕大功，朕決不負汝。」六使頓首奏曰：「機會難得，宜乘陛下車駕在此，威風百倍，臣率所部，直搗幽州，取蕭後地，圖以獻，永息邊患。此千載之盛舉，乞准臣奏。」帝曰：「卿言甚善，奈車駕久出，壯士疲困，須待回朝議之。」六使退出回營，以所捉番將，盡行梟首號令不題。

第三十二回 蕭太后出榜募兵 王全節兵征大遼

卻說蕭天佐自敗歸之後，蕭後日夕憂慮宋朝見伐。一日與群臣議曰：「近日北兵敗歸，又聽得南朝將為征討之計。今楊家人雄馬壯，倘或部領北征，誰可抵敵？」道未罷，韓延壽奏曰：「諺云：『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預備之固。』今大遼宿將老帥，已不堪任。乞陛下效選舉法例，出下榜文，招募各國雄勇，任以帥職，以備宋人來侵，則為長保之策。」後允奏，著文臣草招募榜文以進。其文曰：北番蕭太后為招募英雄，以防國難事：蓋聞兵以將為貴，將以才為能。今值大遼多事之秋，戎馬相尋，干戈弗息。特出榜文，招募各處豪傑。或有抱謀略於山谷，懷武藝於窮荒，

擐旗、斬將、攻關、取城，不拘一技一能，可輔定霸者，威集幽州，孤親試其才。果能稱職，即授重權，尊其爵位。故茲榜示。

蕭後看罷榜文，即令張掛城門，招取英雄。正是：欲教勝敵楊家將，除是神仙降世來。

大中祥符四年，蓬萊山鐘、呂二仙，適在三島洞中煉丹、圍棋。鐘離問曰：「汝曾憶岳陽樓賞白牡丹之事乎？」洞賓答曰：「色慾之心，人皆有之。若敝弟子尚且脫胎換骨，亦被迷戀，況凡夫俗子耶。」鐘離曰：「此理本然。」又問：「黃鶴樓酒舍，汝何留戀半載？此豈仙家之所宜乎？」洞賓曰：「弟子存神煉氣，此味不能斷之。」鐘離笑曰：「眾道友論汝『酒色神仙』，猶有餘染，果不虛也。」洞賓自覺愧郝，尊敬師長，弗敢與辯。忽然南北起一道殺氣，衝入雲漢，但見：紅光萬丈隨火人，千條殺氣進煙來。洞賓看罷，喚仙童撥開雲霧視之。回報曰：「卻是南朝龍祖與北番龍母相鬥，殺氣進入於此。」鐘離曰：「吾以氣數推之，尚有二年殺逆未除，只是可憐黎民受其荼毒。」洞賓曰：「既師父以氣數知之，還是龍母戰勝，龍祖戰勝？」鐘離曰：「龍母逆妖之類，走下北番，霸起一國。龍祖應天運而生，以作萬民之主，今遭其擾鬧，不久當為龍祖滅也。」洞賓曰：「二龍爭攘，百姓何辜？我仙家以救人為心，師父何不降凡，收龍母以歸升，免得為民之患，豈不美哉？」鐘離曰：「世界紛紛，自有人定。我等只存修養，莫將閒事惱心。」言罷逕入洞中。

洞賓見鐘離已去，自思：「眾仙笑我酒色為重，師父指道龍祖為能。我今要親降凡間，扶佐龍母，滅卻南朝，又恐師父分上有礙。近見番界碧蘿山有萬年椿木，今成精怪，不如今他脫身降世，以助龍母。」即著仙童喚椿木精來到，洞賓曰：「吾今付汝三卷六甲兵書。上卷觀視天文，中卷變化藏機，此二卷汝不必學；只有下一卷，人難得識，內中盡載陰文迷魂妖遁之事，教汝熟視。即今北番蕭太后出下榜文，招募英勇，欲與南朝交兵。爾可脫身降世，將此下卷兵書扶佐北番。待滅卻宋朝之後，我收汝同入仙道。」椿木精拜曰：「小孽下凡，難以施展，兵書恐不能通耳。」洞賓曰：「汝先去揭取榜文，我即親降凡間，代汝用事。」

椿木精即日拜辭仙主，逕變身化作一道金光，震聲如雷，走下北番，來到幽州城，正見各處壯勇，團立於關門外看榜。椿木精進前，叫聲：「待我來揭榜。」眾視之，其人生得面如黑鐵，眼若金珠，身長一丈有餘，兩臂筋肉突起，貌極奇異。守軍見揭了榜文，引進朝門，來見蕭後。蕭後視罷，大驚曰：「世上竟有此怪貌耶？」因問：「壯士何處人氏？」椿木精答曰：「小臣祖居碧蘿山，姓椿名岩。」蕭後曰：「汝有甚武藝？」岩曰：「兵書戰策，一十八般武藝，無有不通。」蕭後大悅，即與文武議封官職。蕭天佐奏曰：「壯士初進，未見其能，陛下權封以中職，候其建立奇功，再議未遲。」後允奏，乃封椿岩為團營都總使。椿岩謝恩而退。

卻說宋真宗以魏府之恥，欲圖報雪，召集群臣計議。八王奏曰：「陛下以一統之盛，幽州一隅封宇，取之不難。爭奈土馬未集，尚待從容討之。」帝未應，忽一人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眾視之，乃光州節度使王全節，近前奏曰：「臣有一計，可使北番拱手納降。」帝曰：「卿有何計？」全節曰：「若起中原之兵，急難取勝。乞陛下敕澶州一路、雄州一路、山後一路，此三路乃幽州咽喉，易為糧餉；臣再提一旅之師，共四路並進。北番雖有雄勇之將，何能當之？」帝依奏，即敕三路出兵，以王全節為南北招討使，李明為副使，部兵五萬前行。全節得旨，剋日領兵離汴京，望幽州進發。時初春天氣，風和日暖，但見：

路上野花無意彩，林中杜鵑動人情。

大軍來到九龍谷下寨。

消息傳入幽州，近臣奏知蕭後：「南朝起四路兵馬而來，聲勢甚盛。」太后大驚曰：「不意其來如此速那！」因問：「誰可部兵迎敵？」道未罷，椿岩應聲出曰：「陛下勿憂，臣舉一人退宋兵，如摧枯拉朽，取中原猶反掌之易。」太后問曰：「卿舉何人？」岩曰：「臣之師父，姓呂名客，現在宮門外，未敢擅入。若用此人退敵，何患不克？」後即宣進呂客於階下，視之，見其人物清雅，舉止特異。自思：「此人必有奇才。」乃問曰：「卿要來應募，求進身否？」呂客答曰：「臣聞陛下欲與南朝爭衡，特來相助一臂之力，取其天下。」後曰：「卿要多少人馬而行？」呂客曰：「宋人善戰者多，可用陣圖鬥之。依臣所論，幽州軍馬不足調遣，陛下須於五國借兵，可成大事。」後曰：「五國是誰？」呂客曰：「可修書一封，差使臣往遼西鮮卑國，見國王耶律慶，獻送金帛，以結其心，問彼借精兵五萬，彼必無推。又修書齎官誥往森羅國，賞賜國王孟天能，令他發兵五萬相助。再遣一使往黑水國，許以成功之後，割西羌一帶謝之，令助兵五萬，必定悅從。又差一使臣赴西夏國，見國王黃柯環，說知中原利害，借兵五萬。再著親臣往長沙國，見國王蕭霍王，借兵五萬。若得此五國兵來，仗臣平生所學，排下南天七十二陣，使宋君臣見之心膽碎裂，拱手歸命矣。」蕭後聽罷，大悅曰：「卿真子牙重出，諸葛復生。」即日封呂客為輔國軍師、北都內外兵馬正使。呂客謝恩而退。

太后遣下五處使臣，令齎金寶，逕詣鮮卑等國而行。當下領旨使臣分頭進發。自是，五國得賜齎寶，無不悅從。鮮卑國王差黑靶令公馬榮為帥，森羅國王差亢金龍太子為帥，黑水國王差鐵頭黑太歲為帥，西夏國王差公主黃瓊女為帥，長沙國王差駙馬蘇何慶與公主蕭霸貞為帥，各助精兵五萬，陸續而來。

不消數十日，都集幽州聽候。近臣奏知蕭後：「五國兵馬齊到。」後宣進昌客問曰：「五國之兵已到，軍師何以調遣？」呂客奏曰：「臣此行不是等閒，陛下再召回雲州耶律休哥等，蔚州蕭撻懶等，起傾國之兵，與臣提調，管取克伏中原。」後允奏，即下敕於雲、蔚二州，調回各處軍馬。以韃靼令公韓延壽為監軍，都部署上盒秀以下並聽調遣，統率二十五萬精兵，合五國共五十萬，隨呂軍師征進。韓延壽得旨，出往教場中，操演齊備。越數日，雲、蔚二州軍馬皆至。呂軍師同岩率五國精兵與北番人馬離幽州，浩浩蕩蕩，望九龍谷而進。此一去，有詩為證：

全憑興國扶王策，能使英雄顯智來。三千世界風雲變，七十天門戰陣開。

北番兵馬來到九龍谷，於平川曠野下寨。對面便是宋營。次日，呂軍師召集諸將，吩咐曰：「三月丙申支乾相剋之日，吾將排陣，各人須要聽令。如有後期者，先斬後奏。」韓延壽進曰：「軍師令旨，誰敢有違？」

次日，帝以代州節度使楊光美為魏州留守，下令各營，班師回汴。軍士得令，無不歡躍。文武擁護車駕離魏州，望大梁而回。但見：旌旗動處黃龍舞，畫角鳴時白晝聞。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汴京，車駕進入皇城。翌日設朝，群臣朝賀畢。真宗以扈從文武久困魏州，各賞賚有差。宣六使入殿前，親慰甚厚，因謂之曰：「三關賴卿以安，可統所部，仍鎮其處，使北番不敢南下，是為社稷捍蔽。」六使奏曰：「臣正待再往佳山寨，招募雄勇，以圖伐遼之計，未得聖旨。既陛下允臣立功，即便前行。」真宗大悅，加封六使為三關都巡節度使，旨敕一道，斬伐自由。六使拜受命。帝於便殿設宴，犒賞救駕將士，君臣盡歡而散。

六使迎來無佞府，拜辭令婆起行。有子楊宗保，年紀一十三歲，欲隨父往三關。六使曰：「那佳山寨乃苦寒地方，去則無益，不如侍奉令婆，待汝成丁，即來取汝。」宗保乃止。六使辭別府中，與岳勝、孟良等率軍馬望三關進發。有詩為證：

大將征場得勝回，旌旗雲擁後軍催。須知此去存威望，逕使皇家詔旨來。

三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佳山寨。六使入舊營中坐定，眾人參見畢，乃下令修整營柵，築造關隘。分遣岳勝等為十二團練，各領所部，整點槍刀衣甲聽令。自是三關仍前興旺。六使每遣邏騎緝探北番消息，與諸將日議征進之計。不題。

第三十三回 呂軍師布南天陣 楊六使明下三關

卻說呂軍師取過陣圖一張，吩咐中營騎軍五千，離九龍谷一望之地，築起七十二座將台，每台令五千軍守之。另外設立五壇，豎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之色；內開甬道七十二路，往來通透。待築完備時，而後提調。騎軍得令前去，按陣圖築立。不數日，台壇俱已整齊，甚是完固，回報於呂軍師，親往巡視一遍。軍師擇定吉日，下令諸將聽調。

三通鼓罷，五國軍烏，齊齊擺列。呂軍師先令鮮卑國黑靺令公馬榮率所部軍，列在九龍正南，擺作鐵門金鎖陣。分一萬軍，各執長槍，按為鐵門，把守將台七座；又分一萬軍，各執鐵箭，按為鐵門，把守將台七座；再分一萬軍，各執利劍，按為金鎖，又把守將台七座。馬令公得令，一聲炮響，率軍排列去了。有詩為證：

畫角齊鳴陣勢開，鐵門堅固巧安排。對壘敵將若欲破，除是神仙秘訣來。

呂軍師又下令，著黑水國鐵頭大歲率所部軍，靠九龍谷左排作青龍陣。分一萬軍，手執黑旗，按為龍須，把守將台七座；又軍一萬，分四隊，各執寶劍，按為四個龍爪，把守將台七座；又軍一萬，各執金槍，按為龍鱗之狀，把守將台七座。鐵頭大歲得令，率所部分佈去了。有詩為證：

青龍陣勢智謀深，百萬雄兵亦凜然。自是中朝豪傑在，敢馳駿馬入南天。

呂軍師又令長沙國蘇何慶，以部下靠九龍谷右排作白虎陣。分一萬軍，各執寶劍，按為虎牙，把守將台七座；分軍一萬，手執短槍，按為虎爪，把守將台七座。再令耶律休哥屯軍一萬，守將台六座於前，按為朱雀陣。耶律奚底屯軍一萬，守將台六座於後，按為玄武陣，繞圍左右，作犄角之勢。蘇何慶、耶律休哥等各領所部而行。有詩為證：

白虎交加陣勢雄，前排朱雀將台中，後居玄武藏機妙，敵國兵強不易通。

呂軍師再遣森羅國金龍太子，以所部軍端守將台中座，按作玉皇大帝坐鎮通明殿。令董夫人裝作梨山老母。再繞中台分軍一萬，各穿青黃赤白黑服色，按為四斗星君。另軍二十八名，披頭散髮，繞中台前，按為二十八宿。又令土金牛裝為玄帝，土金秀手執黑旗，排成龜蛇之狀，把守二門之北。金龍太子等各得令部兵去了。有詩為證：

玉皇駕下列星君，陣勢巍然智壓群。不是仙家親降世，定教中原兩平分。

呂軍師又令西夏國黃瓊女，以所領女兵，手執寶劍，按為太陰星。蕭撻懶率所部，各穿紅袍，按為太陽星。仍令黃瓊女赤身裸體，立於旗下，手執骷髏骨，遇敵軍大哭，按為月孛星之狀。耶律沙率所部巡視四方，按東西南北斗，結為長蛇之勢。黃瓊女等各引兵分佈。有詩為證：

戰鼓頻搗勢若雪，東西南北陣門開。仙家擺作拿龍計，不想英雄識破來。

呂軍師又令蕭後單陽公主率兵五千，各穿五色袈裟，按為迷魂陣。內雜番僧五百，為迷魂長老。密取七個懷孕婦人，倒埋旗下，遇交鋒之際，攝取敵人精神。單陽公主得令，引兵依法而行。有詩為證：

陣陣相連法甚奇，鬼神夜夜魄精迷。分明一本安邦術，變作天翻地覆機。

呂軍師下令耶律訥選五千健僧，手執彌陀珠，按為西天雷音寺諸佛。另以五百和尚分列左右，按為鐵羅漢，總居六十二天門之首，以吞敵人威勢。耶律訥領命而行。有詩為證：

堂堂陣勢列方圓，萬馬爭馳繞將台。若使英雄齊角力，盡教聖主定中原。

呂軍師排成陣勢，著樁岩與韓延壽督戰，每陣中以觀紅旗為號，指揮迎敵。果是仙家妙用，世人莫測。七十二陣，變怪奇異。晝則淒風冷雨，夜則河漢皆迷，好使人懼！正是：

不有真仙開妙秘，如何能破鬼神機？

次日，椿岩以師父陣圖已完，與韓延壽議曰：「今宋兵列營於對壘，可令人下戰書與知，看他如何出兵。」延壽然其言，即遣騎軍來見宋將王全節。全節批回戰書。次日，引李明等出九龍谷平川之地邀戰，望見正北一座陣勢，如生成世界一般，大驚曰：「番家必有奇才在軍中，且未可即戰。」道未罷，遼帥椿岩、韓延壽二騎飛出，厲聲高叫曰：「宋將若只鬥武藝，即便交鋒，如要鬥文，試觀吾陣。」全節顧李明日：「北兵勢銳，若與交戰，終是不利；以陣圖與言，回兵計議乃可。」明然其言。全節曰：「鬥戰武夫較力之事，不足為奇，待再整陣圖來破，方顯高低。」椿岩笑曰：「任汝去排陣來戰，吾不暗算汝矣。」乃收兵還營。

全節歸至軍中，謂李明日：「陣勢小可頗諳，未見今日之異。當具奏朝廷，速遣將來辨視。」誇明曰：「事不宜遲，便速行之。」全節乃畫成陣勢圖局，遣騎軍墾夜往汴京奏知真宗。

真宗看罷大驚，即遍示文武，無一人識得者。寇準奏曰：「臣視陣圖，內中變化必多。除是三關召回楊六使，可識此陣；其他邊帥，恐不能識。」帝允奏，遂遣使臣，逕赴三關，來見六使。宣讀聖旨畢。六使領旨，與諸將議曰：「既主上有旨，當得赴命。」因令陳林、柴敢守寨，自率岳勝、孟良等二十二員指揮使，統領三軍，離佳山寨，赴京而行。此所謂明下三關也。君恩優渥，將帥威儀，較前兄妹私行，真有天淵之隔矣。有詩為證：

萬戰叢中爭六合，乾軍隊裡定乾坤。英雄自有平戎策，直指旌旗入陣門。

軍馬一路無詞，不日到京，六使以所部紮於城外。翌日，隨班朝見。真宗帝曰：「近因北征帥將進番人排下陣勢圖局，文武皆不能識。朕以卿太原將種，陣圖素熟，卿試看此為何陣？」六使承旨，接過陣圖視之，奏曰：「臣視此陣，必有傳授，番邦無人能排此陣者。須容臣親提士馬，臨敵境看視，方明其理。」帝允奏，賜六使金杯御酒，即命起行。六使謝恩而退，即率所部，離汴京，望九龍谷進發。

哨馬報入王全節軍中，全節聽是楊六使到，不勝之喜，與李明等出營迎接。六使下馬，與全節並肩入帳中坐定，二人各敘起居。全節曰：「近因小可北征，不想番家於對壘排下陣勢，甚是奇絕。今得足下來此，想有定論。」六使曰：「主上以陣圖視之，小可一時難明。還待出陣前觀視，看他變化何如。」全節然其言，令具酒禮相待，夜靜乃散。

次日，六使下令出軍。岳勝、孟良等披掛齊備，鼓罷三通，宋軍鼓噪而進。北將韓延壽亦部兵列於陣前。楊六使端坐馬上，高叫曰：「北兵休放冷箭，待吾看陣。」延壽認得是楊六使，自思曰：「此人將門出身，深識陣法。」下令各營，依紅旗指揮，隨時變化。番營得令，一聲震響，陣圖如山嶽之勢。六使於馬上停視良久，謂諸將曰：「陣勢吾曾排著幾番，未曾見此變化。道是八門金鎖陣，又多了六十四門；道是迷魂陣，又有玉皇殿。如此叢雜，如何敢破？只得回軍商議。」岳勝等乃收軍還營。北兵亦不來追趕。

六使歸軍中，與全節議曰：「此陣果是奇絕，小可亦不能測。」全節曰：「君若不識，他人愈難明矣。」六使曰：「可急遣人奏知，請御駕親征。然後計議。」全節乃差人赴京奏知。真宗聞報，與群臣議曰：「楊家不識其陣，必非小可，朕只得御駕親征。」八王奏曰：「此一回須用陛下監戰，方可成功。」帝意遂決，竟下令寇準監國，大將軍呼延贊為保駕，八王為監軍，敕沿邊帥臣俱隨征聽調。旨令既下，諸將俱整備俟候不題。

歡日，車駕高大梁，望幽州進發。正值夏未秋初，但見：旌旗卷舞西風急，斗帳淒涼夜色寒。大軍一路無詞，不日望九龍谷將近。楊六使、王全節等迎接於五十里之外。真宗下命於正南駐營。眾將朝見畢。帝宣六使人御前，問其陣勢如何。六使奏曰：「陣勢排得奇異，臣亦參不透，正待聖駕來觀。」帝允奏，下令明日看陣。六使退出，吩咐各營整備不題。

第三十四回 宗保遇神授兵法 真宗出榜募醫人

卻說北番聽得宋君親到，韓延壽與椿岩議曰：「宋君車駕親來，還當具奏，請君後車駕亦來監戰，則諸將知所尊命，可建大功。」岩曰：「此言正合我意。」延壽即具表，差人入幽州奏知。蕭後得奏，與群臣商議。蕭天佑奏曰：「陛下此行，乃圖中原之大計，勿阻其請。」後大悅，因令耶律韓王監國，蕭天佑為保駕，耶律學古為監軍，即日駕離幽州，大軍浩浩蕩蕩，望九龍谷而來。韓延壽等接駕，奏知宋人不識陣勢及宋帝親征之事。後曰：「卿等各宜用心建功，若得中原，高職寡人不吝也。」延壽拜命而退。蕭後立營於正北。分遣諸將翌日見陣。

平明鼓罷三通，正南宋真宗車駕擁出，將佐齊擺列前後，對壘蕭後亦親部軍而出，遙見黃霧下真宗高坐馬上看陣。蕭後跨著紫驊騮，立於褐羅旗下，高叫曰：「宋君一統天下，尚有不足，屢欲圖我山後九郡。今來決一雌雄，若破得此陣，山後盡歸宋朝；不然，還要平分天下。」真宗厲聲答曰：「汝陋夷之地，縱歸獻於朕，朕亦無用處。量此陣又有何難破！」言罷，抽身還營。蕭後亦退。

帝回至帳中，召諸將議曰：「朕觀其陣，變化極多，卿等不能識之，將何為計？」六使奏曰：「臣父在日，嘗言：『三卷六甲兵書，惟下卷難曉，皆是陰文妖道之術。想此陣必出於下卷。臣母或聞其詳，乞陛下召來問之，或可曉其陣。』」帝大悅，即遣呼延顯齎救命一道，星夜前去。顯領旨，逕赴無佞府見楊令婆，宣讀聖旨曰：

朕以御駕北征，適因番兵排下一陣，陰陽變化，軍中莫測；且番人口出不遜，必欲與朕爭衡。朕立意要破此陣。惟夫人久在太原，得先令公之指示，當明其竅，特來宣召。聞命之日，即隨便至，以慰朕懷。

令婆拜受命畢，款待天使，因問陣勢之由。顯答曰：「前日聖上因與蕭後對陣，言語頗厲，故來宣取大駕，立待回奏。」令婆曰：「明日即行。」呼延顯辭出。次日，令婆吩咐柴太郡曰：「聖上來宣，只得赴命。勿使宗保知之。」太郡領諾。天使催促起行，令婆整點齊備，與呼延顯離楊府，望幽州而去。

適宗保打獵回來，因問：「令婆何往？」太郡曰：「入宮中見宋娘娘，有國事商議，數日便回。」宗保懷疑，逕進城中探問。遇守北門軍校問曰：「曾見令婆過此否？」軍校答曰：「侵早與天使赴御營去了。」宗保聽罷，亦不回

府，勒騎隨後趕來。一路問信，皆道過去已久。看看天色將晚，宗保一直行去，不想走差路徑，來到荒僻處，全沒人煙。宗保大驚，欲待要再走，夜深月黑，莫辨路途。

正在慌間，忽見谷中透出一點燈光。宗保隨光影近前，見一所大房，似廟宇之狀，遂拴了馬，連叩數聲。裡面有人開門，引宗保進入，見一婦人，坐於殿下，兩邊儀從，極是雄偉。楊宗保拜於階下。婦人問曰：「汝乃何人？夜深至此？」宗保道知本末，且言因與令婆走差路至此。婦人笑曰：「汝令婆赴軍中看陣，如何識得？」因令左右具飲食，款留宗保。宗保亦不辭，開懷食之。卻是紅桃七枚，肉饅頭五包。食畢，婦人取過兵書一本，付與宗保曰：「吾居此間，近四百餘年，未嘗有人至此，今君到此，乃夙緣也。汝將此書下卷熟玩，內有破陣之法，可去扶佐宋主，降伏北番，作將門萬代公侯，不失為楊家之子孫矣。」宗保拜而受訖。婦人令左右指教宗保出路。天色漸明，左右曰：「此去一直之地，便是大路。」言罷而去。宗保在馬上且驚且疑。出得深山，恍然入境。問居民：「此是何處？」居民指曰：「前一座大山，乃紅累山，內有擎天聖母廟，多年荒廢，基址尚在。」宗保默然曰：「凡事不偶，此真乃奇遇也。」遂取出兵書玩之，熟讀詳味，不勝歡喜。後人有詩贊曰：

英雄何幸有奇逢，一本兵書術竅通。
此去定教扶聖主，將軍真可倚崆峒。

卻說楊令婆隨天使到御營中，朝見真宗。真宗賜慰甚厚，道知北番所佈陣圖之事。令婆曰：「臣妾先夫，曾留下兵書一冊，未知此陣載得有否？容臣妾與六郎出陣觀視。」帝允奏，令婆辭退。

次日，率六使及眾將登將台觀望其陣，但見刀兵隱隱，殺氣騰騰，紅旗動處，變化無窮。令婆細看良久，取兵書對之，不識在那款中。下得將台，謂六使曰：「此陣莫道我等不曉，就是汝父在日，亦未見也。」六使曰：「似此如之奈何？」令婆曰：「我楊門不識此陣，他人愈難曉矣。」正在憂悶間，忽報宗保來到。六使怒曰：「軍伍之中，他來何益？」道未罷，宗保已進帳前，見父怒氣不息，乃曰：「爹爹莫非為陣圖不識而煩惱乎？」六使曰：「汝勿妄言，好好回去，免受鞭笞。」宗保笑曰：「我回去無妨，誰人來破此陣？」令婆聞其言，喚近身邊問曰：「汝曾見此陣來？」宗保曰：「孫兒頗識陣圖，試往觀之，自有定論。」令婆遂令岳勝、孟良等保他登將台看陣。岳勝得令，引宗保登將台。

[宗保]盼望良久，顧謂岳、孟曰：「此陣排得極巧，只可惜不全，破之甚易。」岳勝、孟良等驚問曰：「御駕前將帥雲集，無一人敢正視此陣者，小本官何以識之？」宗保曰：「且回軍中細說。」眾人下了將台。岳勝入見六使曰：「小本官深明陣法，言破之甚易。」六使笑曰：「休聽他胡語。」岳勝即出。宗保見令婆，道知陣圖可破之故。令婆曰：「汝既能破，且問此陣何名？」宗保曰：「說起此陣，非等閒之比。自九龍谷正北布起，直接西南一派，都是按名把守，內有七十二座將台，築開兩道，路路相通，名為七十二座天門陣。靠右側黑旗之下，陰陰杳杳，日月無光，乃昏迷敵人之所，埋得孕婦在此，更為慘毒。此一處頗難破之。其外，尚有不全處：中台玉皇殿前，缺少天燈七七四十九盞；青龍陣下，少了黃河九曲水；白虎陣上，少了虎眼金鑼二面，虎耳黃旗二張；玄武陣上，欠珍珠日月皂旗二面。是幾處，待孫兒依法調遣，破之如風掃殘雲，霎時即消，有何難哉？」令婆大驚曰：「吾孫何處得此妙訣？」宗保不隱，將所得兵書之事道知。六使聽罷，以手加額曰：「此主上之洪福，使汝得此奇遇。」

次日，六使進御營，道知其陣名，具言有不全之處，破亦容易。真宗大悅曰：「既卿能識其陣，當以何日進兵？」六使曰：「待臣子與宗保商議。」帝允奏。六使出到軍中，喚宗保計議。宗保曰：「彼以干支相剋之日佈陣，吾當以干支相生之日破之。」六使然其言，下令諸將聽候。

不想真宗駕下王欽，私以陣圖不全消息，遣人漏夜入番營報知。韓延壽接得大驚，急入奏蕭後。蕭後曰：「似此如之奈何？」延壽曰：「陛下可宣呂軍師問之。」後即降敕，宣呂軍師入帳中間曰：「卿排下其陣，緣何有幾處不全？」呂軍師自思：「彼軍中亦有識此陣者。」乃奏曰：「果有未全，待臣按法添起，縱使軒轅復出，亦不能破矣。」後曰：「卿宜早設，勿使敵人測破。」呂軍師出到場中，下令於玉皇陣上添起紅燈；青龍陣上開起黃河；白虎陣內左右建起二面黃旗，當中設立金鑼二面；玄武陣上豎起日月旗。分佈齊備，已成全陣。正是：

只因奸賊通謀計，惹起干戈大會垓。

卻說楊六使分遣諸將，並依宗保指揮。擇定其日，奏帝出師。帝聞奏，下敕各營並進。宗保復引岳勝等登將台觀望，見天門陣布全，無路可入，叫一聲苦，跌落台下。岳勝大驚，連忙扶入帳中，報知六使，急令人救醒，問其緣故，宗保曰：「不知誰泄了天機，使番人知之。今陣圖添設完全，除是真仙下降，乃能破矣。」六使聽罷，昏然悶絕。眾人近前扶起，不省人事。令婆放聲大哭，眾將著慌。宗保曰：「令婆且慢啼哭，可請八殿下來計議。」令婆乃收淚，著人請得八殿下來到，令婆道知其由。八王曰：「既郡馬有事，待奏知主上商量。」即辭令婆，入見帝，奏知六使得疾之由。帝驚曰：「若使延昭不起，朕之江山奈何？」八王曰：「陛下須出榜文，招募名醫，先救好延昭，然後議出兵。」帝允奏，即出下榜文，掛於轅門外。

次日，軍校來報：「有一老翁揭取榜文。」帝宣醫人進於御前問曰：「卿何處人氏？」老翁答曰：「臣居蓬萊，姓鐘名漢，人稱為鐘道士。近聞楊將軍為陣圖得病，臣特來救之，又解破陣之法。」帝見鐘道士一表非俗。自思：「此人必有廣學。」乃令鐘道士往視六使病症。鐘道士回奏曰：「臣能救治。」帝問曰：「卿還用藥醫，用針灸乎？」鐘道士答曰：「臣觀其症，陰氣傷重，只須用二味藥品。」帝曰：「卿試言之。」道士曰：「須要龍母頭上發，龍公項下須。得此二味來，可療其病。」帝曰：「二味藥出何處？朕好使人求之。」道士曰：「龍須不必遠取，只在陛下可辦。龍母頭上發，須問北番蕭太后求討。」帝曰：「蕭氏朕之仇人，那裡去討？若有他藥代得，願出重金買辦。」道士曰：「偏要此品來，則可下藥。」八王奏曰：「延昭部下，皆能乾之人，陛下出旨道知，或能有人求得者。」帝允奏，令鐘道士且退。即著六使部下前去取藥。令婆聞旨，與岳勝議曰：「此物可討，只是難得機密人前去。」岳勝曰：「敢問老夫人有何計策？」令婆曰：「向聞我第四子改名木易，為蕭後駙馬。若有人通知其由，必能求得。」岳勝曰：「惟孟良最機密，可乾此事。」令婆即召孟良，令其前往。

卻說孟良慨然領諾，是夜來見鐘道士，問要幾多。道士曰：「汝去足可辦事。其發不拘多寡。待求得後，可往御苑中，有匹白驢馬，偷得回來，與宗保破陣。又有九眼琉璃井，亦在苑中，今青龍陣上九曲水，皆是此井化出，汝密將沙石填塞中一眼，其龍即早無用，此陣易破也。」孟良領命，即偷出宋營，恰遇焦贊趕來。孟良曰：「汝來此何干？」贊曰：「因哥哥一個獨行，我心不安，特來相陪同行。」良曰：「此行要辦機密事，如何帶得汝去？」焦贊曰：「獨哥哥機密而我洩露耶？定要同走一遭。」孟良無奈，只得帶他，逕到幽州城中安下。

次日，良謂贊曰：「汝且留在店中，我訪駙馬消息即回。」贊領諾。良遂裝作番人模樣，入駙馬府見四郎，道知本官染疾，求取藥品之事。四郎曰：「此間緝探者多，汝暫出，容吾思計求之，過幾日來取。」孟良領諾，仍復變形而出。

四郎思忖半夜，心生一計，忽大叫心腹疼痛，不能停止，瓊娥公主大驚，急令醫官調治，愈稱痛苦。公主慌張無計，問曰：「駙馬此痛不止，要用何藥可療？」駙馬曰：「我因幼年戰力過度，鬪血留於心腹。往時得龍須燒灰調服，已好數年，不想今又發矣。」公主曰：「龍須中原可有，北番那有討處？」駙馬曰：「得娘娘龍發，亦可代之。」公主曰：「此則不難。」即遣人前詣軍中見蕭後，道知取龍發療駙馬之事。蕭後曰：「既駙馬得疾，此如可愈，我安惜哉？」遂剪下其發，付與來人而回。來人將龍發進入府中，駙馬取些發燒服之，其病頓瘥。公主大喜。次日，四郎以所剩之發藏下，恰遇孟良又來，便交付之。孟良接過，逕回店中，付與焦贊曰：「汝將此物先去，我幹事完日，隨即還矣。」焦贊領諾，帶龍發星夜出幽州去了。

只說孟良驀地入御苑，向琉璃井邊運下砂泥之類，將中眼填實，抽身出到馬廄下，正遇喂養番人在彼看守，孟良作番語云：「太后有旨，道此馬將用，著我牽出教場跨演。」守者曰：「請敕旨來看。」孟良早已假造停當，即便取出看驗。番人無疑，遂付馬與之。孟良騎出教場，勒走一番，近黃昏逃離幽州而去。比及番人得知，隨後追趕，已走去五十里程矣。

孟良偷得白驢馬，走了一夜，回到軍中，見鐘道士，告知乾完二件大事。道士曰：「不枉為楊家之部下。」次日，請主上龍須，均以龍發，按方醫治六使。一服便痊。

真宗聞道士醫好六使，不勝之喜，宣入帳中間曰：「汝願官職榮身，還是只圖重賞？」道士對曰：「貧道糜鹿之性，不願官職，亦不願旌賞。貧道此來，非但調理楊將軍，還要與陛下破此陣而去。」真宗曰：「卿若能建此功績，朕當勒名於金石，垂之不朽。」道士曰：「此陣變化多端，一件不全，難以攻打。容臣指示宗保行之。」帝允奏，遂以鐘道士權授輔國扶運正軍師，除御營以下將帥，並依調遣，不必奏聞。道士謝恩而退，來見六使。六使拜謝不已。鐘道士曰：「尊恙幸得安痊，貧道當與令嗣破此陣圖。」六使即喚過宗保，拜鐘道士為師。宗保拜畢，道士曰：「軍中調遣，還要這幾人來用。」宗保曰：「要著誰人？乞師父指示。」鐘道士曰：「令呼延顯往太行山，取得金頭馬氏，率所部來御營聽候。又差焦贊往無佞府，召八娘、九妹並柴太郡。再令岳勝往汾州口外洪都莊上，調回老將王貴。著令孟良往五台山，召楊五郎。」分遣已定，呼延顯等各領命而行。

卻說孟良前往五台山，來見五和尚，道知要破天門陣，乞下山相助之意。五郎曰：「前者澶州救吾弟回後，一意皈依佛法，忘卻兵事。今日又來擾亂乎？」孟良曰：「此為國家大事，非由於己。師父可念本官勤勞，勿辭一行。」五郎曰：「北番有二逆龍，昔在瀋州降伏其一，尚留蕭天佑在。除是穆柯寨後門有降龍木二根，得左一根，可伏其人。汝若能求得此木，與我作斧柄，則可成事。不然，去亦無益。」良曰：「既師父務要其木，小可只得往求之。」五郎曰：「汝就去索取此物來，吾當整備俟候。」

孟良即辭五郎，逕望穆柯寨來。恰遇寨主，乃定天王穆羽之女，小名穆金花，別名穆桂英，生有勇力，箭藝極精，曾遇神授三口飛刀，百發百中。是日正與部下出獵，射中一鳥，落於孟良面前。良拾得藏之。行未數步，忽有五六嘍囉趕來，叫聲：「好好將鳥還我，饒你一死。」孟良聽得，停住腳步。嘍囉近前，一齊發作，被良打得四分五裂而走。良又行得一望之地，嘍囉報與穆桂英，部眾追來。

良聞後面人馬之聲，知是賊兵趕來，取出利刃，挺身待之。一伏時，桂英大罵：「誅不盡的狂奴，敢來此處相鬧耶？」孟良更不答話，舞刀相戰。桂英舉槍迎之。二人在山腳下，連鬥四十余合，孟良力怯，退步便走。桂英不趕，與眾人把住路口。孟良進退無計，謂嘍囉曰：「吾將射鳥還汝，開路放我過去。」嘍囉曰：「汝來錯路頭，誰不知要過穆柯寨者，要留下買路錢？汝著無時，一年也不得過去。」孟良自思有緊急事，只得脫下金盔當買路錢。嘍囉報與桂英，桂英令放路與過。

孟良離卻此地，逕回寨來見六使，道知五本官要斧柄，穆柯寨主難敵，又將金盔買路事訴了一遍。六使曰：「似此如之奈何？」宗保曰：「不肖與孟良同走一遭。」六使曰：「恐汝不是其敵。」宗保曰：「一自有方略。」即日引孟良，率軍二千，來到寨外索戰。

穆桂英聽得，全身貫帶，部眾鼓噪而出。宗保曰：「聞汝山後有降龍木二根，乞借左邊一根與我，破陣事定之日，自當重謝。」桂英笑曰：「其木確有，贏得手中刀，兩根都拿去。」宗保大怒曰：「捉此賤人，自往伐取。」乃挺槍直奔桂英。桂英舞刀來迎。兩騎相交，二人戰上三十余合，桂英賣個破綻，拍馬便走。宗保乘勢追之，轉過山坳，一枝箭到，宗保坐馬已倒。桂英回馬殺來，將宗保活捉而去。孟良隨後救應，寨上矢石交下，不能近前，良曰：「汝眾人勿退，須待思量著計策，救出小本官。」眾軍依言，遂屯紮關下。不題。

卻說穆桂英捉宗保入帳中，令嘍囉縛之，宗保厲聲曰：「不必用苦刑，要殺便殺。」桂英見其青年秀麗，言詞慷慨，自思：「若得與我成為夫婦，不在為人生一世。」密著嘍囉以是情通之。嘍囉道知宗保，宗保半晌自思道：「我要得他降龍木，若不應承，死且難免。莫若允其請，而圖大計。」乃曰：「寨主不殺於我，反許成姻，此莫大之恩也，敢不從命？」嘍囉以宗保之言回報，桂英大喜，親扶宗保相見，令左右整備酒禮相待。二人歡悅。

飲至半酣，忽寨外喊聲大震，人報宋兵攻擊。」宗保曰：「既蒙寨主不棄，還請開關與部下知之，以安其心。」桂英依其言，令僕羅開關說知，放孟良入帳中。良見宗保與桂英對席而飲，知是好事，乃曰：「小本官在此快活，眾人膽亦驚破。」宗保以寨主相顧之意道知。良曰：「軍情事急，當即回去，再得來會。」宗保欲辭桂英而行。桂英曰：「本待留君於寨中，既戎事倥傯，只得允命。」宗保逕出寨來，桂英直送至山下，似有不捨之意。宗保曰：「倘遇救應之處，特來相請。」桂英領諾而別。後人有詩贊曰：

甲士南來戰陣收，英雄到此喜相投。非惟免禍成姻偶，從此佳人志願酬。

宗保率眾軍回見六使曰：「不肖交鋒，誤被穆寨主所捉。蒙彼不殺，又與孩兒成親，特來請罪。」六使大怒曰：「我為國難未寧，坐臥不安，汝尚貪私愛而誤軍情耶？」喝令推出斬之，左右正待捉之，令婆急來救曰：「我孫兒雖犯令，目下正圖大計，還當便宜放之。」六使曰：「遵母所言，權囚起於軍中，待事寧之後問罪。」孟良曰：「本官息怒，小本官結姻，誠不得已，特為降龍木之故，望赦其囚。」六使不允，遂將宗保囚下。

次日，良密人軍中見宗保曰：「適見鐘道士，言小本官該有二十日血光之災，在此磨折，只得忍耐。」宗保曰：「吾之心事，惟汝知之。穆寨主英雄女流，且軍中用得此人，必獲大利。汝再往見之，一者求降龍木，二者著他來相助。」孟良領諾，即日逕詣穆柯寨見桂英，說知本主特來相請，並要求取降龍木之由。桂英乃曰：「正等著人迎請汝主，我如何離得此地？速歸拜上小本官，再不來時，我部眾來鬥也。」孟良聽罷愕然曰：「既寨主與小本官成其佳偶，正宜往軍中約會，何故出不睦之言？」穆桂英怒曰：「當日我少見識，被汝引去，今又來搖舌，若再說，試我刀利否？」孟良不敢應。退出在外，思忖一計道：「若不用著毒心，彼如何肯肯下山？」至黃昏左側，孟良密往寨後，放起一把無情火。正值九月天氣，夜風驟起，霎時間煙燄冲天，滿谷通紅，穆柯寨四下延燒。眾僕羅大驚，齊來救火。孟良提刀入桂英寨內，將其家小殺去一半。比及得知來趕，卻被孟良砍伐降龍木二根，奔往五台山去了。

第三十六回 宗保部眾看天陣 真宗築壇封將帥

卻說孟良用火計，焚毀穆柯寨，星夜逃往五台山。天色漸明，火勢已滅，寨之前後，燒得七殘八倒。穆桂英怒氣填胸，便點部下軍士，殺奔宋營，報此仇恨。部將進說曰：「此必孟良見寨主不肯下山，故行此計。今山寨凋零，家小拋棄，不如相助宋君，一者佳配完全，二者建功於朝廷，亦良會也，何必自傷和氣耶？」桂英沉吟半晌，乃曰：「汝言極是。」即命將寨中所積糧草，用車裝載齊備，扯起穆柯寨金字旗號，率眾逕赴宋營中來。正是：

只用奇計能成績，引到英雄建大功。

騎軍報入六使寨中，道知穆寨主部眾來到。六使怒曰：「深恨此潑賤，勾引吾兒，致誤軍事。今日又來相惑耶？」因統部兵五千，出軍前大罵：「賤人好好退去，萬事俱休；若不收軍，汝命頃刻。」桂英怒曰：「好意來相助，反致凌辱之甚。」遂舞刀躍馬，直取六使。六使舉槍交戰。經數合，不分勝敗。桂英欲生致之，佯輸而走。六使縱騎來追。一聲弦響，射中六使左臂，翻落馬下。桂英勒回馬捉之。此時岳勝、焦贊等皆不在軍中，無人救應。桂英令將六使解回原寨。

忽山坡後旌旗捲起，一彪僧兵截出，乃是楊五郎與孟良來到。桂英列開陣勢，孟良拍馬近前，望見六使高叫曰：「本官如何被捉？」六使未答。桂英問曰：「此是誰人？」孟良曰：「正是小本官父親。」桂英驚曰：「險些有傷大倫。」亟下馬，著手下解開六使，扶於上座拜曰：「一時不識大人，萬乞赦宥。」六使曰：「汝且起來相見。」五郎等都會一處，合兵回至軍中。六使令放出宗保。桂英拜見令婆，令婆不勝之喜曰：「此女真乃吾孫之偶也。」因命具酒醴，與五郎等接風。五郎見母哀感甚切。令婆曰：「此吾兒該有佛緣，不必過傷，留得汝母在時，終教相見也。」五郎收淚謝之。

酒至半酣，人報岳勝、呼延顯等調取各處軍馬皆到。六使大喜，即出寨迎接。有王貴、金頭馬氏、八娘、九妹等，齊入帳中相見畢。六使請王貴坐上，拜曰：「有勞叔父馳驅風塵，姪兒之過也。」貴曰：「姪以國事用我，安敢以勞為辭？」令婆等都來敘日，仍教設席相待，眾人歡飲而散。

次日，六使入奏真宗曰：「臣今調取沿邊諸將，已各聽候，特請聖旨破陣。」帝曰：「卿既以諸將齊備，亦宜審機而行，勿使敵人得志而挫動我軍銳氣。」六使領命退出，與宗保商議進兵。宗保曰：「師父昨言，目下未利出師，尚容擇日而進。不肖先率諸將，前往探聽一回，徐議破敵。」六使然其言。

平明鼓罷三通，宗保全身貫帶，揚旗鼓噪而出。對壘番將馬鞭令公韓延壽，耀武揚威，跑出陣前，見南陣旗下，眾將擁著一少年郎君，端坐白驥馬上，延壽認得其馬是蕭後所乘，大喝一聲曰：「乳臭匹夫休走！」其聲如空中起個霹靂。宗保聽了，翻身落馬，眾將救起。番帥亦收兵還營。時六使聞此消息大驚，即引兵來救，眾將已扶宗保入帳中坐定。鐘道士進丸藥一粒，吃了始甦醒。六使問其墜馬之故，眾將答道：「被番人厲聲一振，不知小將軍因何便倒。」六使憂悶無計，乃曰：「未與交鋒，畏懼若是，倘臨戰鬥，焉望其成功？」鐘道士曰：「此非弟子不能戰陣，蓋因未滿年丁，難以拒敵。必須奏過主上，授以重任，賜其壯年，方能御波陣勢而破遼眾也。」六使依其議，奏知真宗以宗保年幼，難拒大敵之故。

真宗與群臣計議，八王奏曰：「陛下欲建不世之功，當有大授之臣。今北兵眾盛，不有韓元帥之職，安能付服丑虜？乞重封宗保，以破遼眾，天下太平立見矣。」帝曰：「當封以何職？」八王曰：「陛下須效漢高祖築壇拜韓信故事，使諸將知所遵令，摧堅斬敵，無不盡命。」帝允奏，下命軍校：於正南隙地，築立三層將台，按著天、地、人、五方豎起五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札儀法物，俱如漢時所行。

不二日，軍校築完壇所回奏。帝齋戒沐浴，擇吉日，率群臣至壇。宣宗保詣御前，焚香告誓畢，帝親為掛大無帥印，封為嚇天霸王、征遼破陣上將軍。宗保領旨謝恩。帝謂眾臣曰：「朕以宗保年幼，寡人特賜一歲，以作滿丁之

數。」八王奏曰：「既蒙陛下賜他一歲，群臣亦贈一歲，共湊成一十六歲，過滿丁，使出兵有萬倍之威。」帝悅曰：「卿見更高。」即如議下敕，差軍校捧金牌，送宗保歸營。宗保再拜受命，與軍校先行。帝同群臣下壇，仍回御營。

翌日，宗保坐中軍行事，下令各軍聽候，請鐘道士帳中商議進兵。鐘曰：「番兵陣勢甚雄，當先令一人前往探聽一遍，然後徐議攻擊。」宗保乃問軍中：「誰敢往視天門陣？」道未罷，焦贊應聲曰：「小將願往。」宗保曰：「汝性急之人，恐有誤事。」鐘曰：「這一回正用得此人。」宗保允其行。焦贊入營中，與牙將江海議曰：「今特往觀北陣，君有何計教我？」海曰：「若無蕭太后敕旨，如何能進？公既要往，還須持假敕旨而去？」贊曰：「敕旨能假，那裡討著印信？」海曰：「此事何難？吾父曾為蕭後內官，得其印式。我依樣刻出無錯，然後與公前行，決不誤事。」

贊大喜，即請著假敕文，用了假印信，星夜出到九龍谷。先觀鐵門金鎖陣，見番帥馬榮威風凜凜，立於將台之上，部下把守得如鐵桶一般。馬榮見焦贊問曰：「汝是誰差到此？」贊曰：「娘娘有敕旨，著我來打探一番。」榮曰：「請敕旨來看。」贊輒取示之。榮看罷，令開陣與過。」贊大叫一聲，遂過了鐵門陣，逕到青龍陣。大將鐵頭太歲厲聲曰：「此處是何所在，汝敢來擾亂耶？」贊曰：「娘娘有敕旨，差來巡視，何為擾亂？」太歲見敕，遂開了青龍陣放入。贊遍觀裡面，見甬道叢雜，變化不常，但聞四下金鼓之聲，心內頗懼。走過白虎陣，恰遇守將蘇何慶，喝問：「誰來撞吾陣？」贊道：「承娘娘敕令巡視。」蘇何慶見旨，開陣與過。贊連忙走到太陰陣，見一起婦人，赤身裸體，台上陰風凜凜，黑霧騰騰，不覺頭旋腦亂，幾致昏迷。黃瓊女手執骷髏，將焦贊截住。贊喝曰：「吾奉娘娘敕旨，巡視天陣，汝何得攔阻？」瓊女素取敕旨視罷，始得釋放。贊從旁路而出，至北營數裡之外，乃得蕭後屯軍所在。此時被韓延壽緝知，亟來追捕。

焦贊連夜走回軍中，見宗保，道知陣圖奇異，難辨往來；更有太陰陣，妖氣逼人，尤難攻打。宗保聽罷，請來鐘道士商議。鐘曰：「夜觀星象，大陰陣內當有反變。先下令破了此陣，其餘可以依次進攻。」宗保曰：「太陰陣中有婦人赤身裸體，此主何意？」鐘曰：「彼按為月李星，手執骷髏，遇交戰，哭聲一動則敵將昏迷墜馬。今欲破陣，先要擒著此人。」宗保曰：「誰人可往？」鐘曰：「金頭馬氏前去，必能成功。」宗保即命金頭馬氏曰：「汝部精兵二萬，從第九座天門攻入，我自備兵來應。」馬氏領兵去訖。宗保又喚過八娘曰：「汝部馬軍一萬，靠太陰而守，彼有軍出來，乘勢攻之。」八娘亦領兵而行。宗保分遣已定，與鐘道士登將台瞭望。

卻說金頭馬氏部兵從第九門吶喊攻入，恰遇黃瓊女赤身裸體來敵，馬氏罵曰：「汝乃一國名將，為西夏王親生女，部眾遠來助逆，不為正用，而居下賤之職；披露形體，不識羞恥，而乃揚威來戰。縱使成事，亦何面目回見汝主乎？」瓊女被罵，無言可答，自覺羞愧，勒馬便走。馬氏見台上槍刀密布，亦不追趕，與八娘合兵而回。

第三十七回 黃瓊女反投宋營 穆桂英破陣救姑

卻說黃瓊女回到帳中，自思：「我千里部眾而來，受如此恥辱。曾記得幼年鄧令公作伐，將我許與山後楊業第六子，因鄧令公喪後，停卻此姻。今聞宋軍中楊六使即我夫也，不如將所部投降中朝，以尋舊好，助破番兵，報雪此恥矣。」計議已定，次日，密遣部卒送書信投入馬氏營來。

馬氏得書，遲疑未決，來見令婆，道知其事。令婆想曰：「我幾忘之矣，昔在河東，確有是議，蓋因鄧令公棄世，一向消息不通。」馬氏曰：「此女昨被我羞辱，今日來降，決非虛誑，令婆可與六郡馬商議。」令婆然其言，入見六使，道知黃瓊女要來歸降，且言曾與結姻一事。六使曰：「不肖幼年亦聞此說，爭奈國家重任在身，非臣子會親之日，還待殲滅北番之後，然後計議。」令婆曰：「汝兒差矣，今國家用人之際，彼要來降，欲與汝相認；若阻之，使其生疑，反為不美。今一舉兩得，有何不可？」六使依其議，即修書與來人回信，約定明日黃昏，內應外合舉事。

來人接書，來見黃瓊女。瓊女看畢，心中大喜。次日，將近黃昏，下令眾軍，整點齊備。忽陣外喊聲大振，金頭馬氏率所部攻入太陰陣。黃瓊女聽知宋兵已到，部眾從中殺出，正遇韓延壽部下大將巡陣黑先鋒來到，與馬氏交兵只一合，被斬於陣內，北兵大潰。黃瓊女與馬氏合兵一處，直殺出北營。比及韓延壽、蕭天佑等部兵來追，卻已離遠了，二人悔恨無及而回。

且說金頭馬氏帶黃瓊女人軍中見令婆曰：「已得黃瓊女歸降，又勝北番一陣。」令婆大悅，著與六使相見。眾人都來賀喜。次日，宗保入稟曰：「鐘師父指示陣圖，解說出入攻打之路，甚是分明；且道第三日甲子，乃是破陣之日。乞大人奏知聖上，親來監戰，則不肖方好調遣。」六使曰：「汝自去裁度進兵之計，吾自去奏。」宗保退出，來見鐘道士曰：「攻陣何者為先？」鐘曰：「鐵門金鎖陣乃咽喉之地，正宜先破。次則便破青龍陣。」宗保曰：「可差誰往？」鐘曰：「青龍陣須勞柴太郡，鐵門陣必用穆桂英。」宗保曰：「桂英可行。吾母柴太郡有孕在身，如何破得此堅陣？」鐘曰：「正以孕氣勝之，管取無事。」宗保依教，來見六使，稟知調遣之事。六使曰：「軍令彼安敢違？爭奈大郡有孕，恐有疏虞，如何是好？」宗保曰：「師父道無事，可令孟良助之而行。」六使允之。宗保即下號令，密書破陣計策與之。穆桂英、柴太郡得令，各率精兵三萬，一聲炮響，二支兵鼓噪而進。

先說穆桂英帶領三萬人馬，吩咐將一萬各提火炮火箭之類，候交鋒之際，炮箭齊發；二萬從九龍谷正北打入，繞出青龍陣後，接應柴太郡之兵。眾人依計而行。穆桂英揚聲吶喊。分左右攻入鐵門金鎖陣。恰遇番帥馬榮，離將台部眾，如天崩地裂。桂英虛退陣營一望之地，賺敵將近，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二人戰至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桂英部下，各望甬道齊進。鐵須爪一時迸作，被宋兵放起火箭，盡皆射死。鐵門、鐵門一十四門精兵來應，宋兵圍繞而進，北軍隊伍亂竄。桂英奮勇前進，大喝一聲，樸刀已下，馬榮頭已落地。宋兵乘勢攻入，殺死番眾不計其數，遂破其堅陣。桂英領兵直出青龍陣後。且看柴太郡如何破陣，有詩為證：

鼓眾麾旗入陣叢，敵兵失算血流紅。

從來聖主多靈助，致使佳人建大功。

卻說柴太郡率所部三萬，來到青龍陣下，吩咐孟良曰：「依計而行。汝引勁卒一萬，先奪黃河九曲水，從龍腹殺出。吾引大眾打入龍頭，繞出後陣，與穆桂英兵合。」孟良領什先行。郡主分撥已定，喊聲震天，攻進左陣。守將鐵頭

太歲引所部離將台，厲聲叫曰：「破陣宋將要來尋死那？」柴郡主縱騎殺進。兩馬相交，鬥經數合，未分勝負。忽陣後一聲炮響，孟良以勁兵從龍腹截出，北兵潰亂。鐵頭太歲復兵來救。柴太郡乘勢進擊。龍須、龍爪十四門精卒齊出。

柴郡主與孟良前後力戰，不覺日色將暮。郡主鬥力已乏，衝動胎孕，在馬上叫聲：「疼痛難熬！」部下軍士無不失色。霎時間，育一孩子，遂昏倒陣中。鐵頭太歲回馬來捉。忽陣側一彪軍馬，如風雷驅電來到，乃穆桂英也，見郡主危急，努力來救。交馬二合，鐵頭太歲化作一道金光而去，被血氣衝破，桂英拋起飛刀，斬於陣中。番兵大亂，卻被孟良從後殺到，屠戮大半，只走得一分回去。桂英向前救起郡主，以所生孩兒納在懷中，遂破其青龍陣。後人有詩為證：

戰陣才交勢已危，桂英於此顯雄威。飛刀斬落妖元首，奪取英雄得勝歸。

桂英已得全勝，回見六使，詳述破陣之事及郡主且得平安。六使大喜，即令郡主入後營歇息，將兒子抱與令婆視之。令婆看罷喜曰：「此兒面貌與兄宗保無異。」遂為取名楊文廣，吩咐溫婆好生看養不題。

卻說番帥韓延壽輸了二陣，折了人馬，急召椿岩商議。岩曰：「彼縱能戰，決難破我迷魂陣也，他若來時，管教片甲無存。」延壽曰：「將軍亦須用心提備，宋軍中必多精通慣熟之人，萬勿輕視。」岩曰：「自有機變捉他。」言罷，逕與呂軍師商議去了。

卻說哨馬報入宋營：北兵預防其陣，甚是完固。宗保謂諸將曰：「彼勢已動，正可依次攻打。」乃請鐘道士計議進兵，鐘曰：「再破白虎陣，其外審機而戰。」宗保曰：「誰人可去？」鐘曰：「汝父可建此功。」宗保允諾，人見六使，道知。六使曰：「正須先聲而進，以勵諸將。」宗保退出。

次日，六使全身貫帶，率騎軍二萬，殺奔北營，攻入白虎陣內。番兵喊聲大振，勢如潮湧。椿岩先登將台，手執紅旗麾動。番帥蘇何慶遂開白虎陣門，率兵迎敵，恰遇楊六使耀武揚威而到。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二人戰到三十余合，何慶佯輸，勒馬便走。宋兵乘勢殺進。忽將台金鑼響處，黃旗閃閃，陡然變成八卦陣，霸貞公主引精兵圍合而來，六使見門路叢雜，進退錯亂，被何慶復兵殺回，困於陣中。六使左衝右突，北兵矢石交攻，不能衝出。

敗軍急走報知宗保，宗保大恐曰：「此事如之奈何？」即召焦贊謂曰：「汝速領兵五千，從旁道攻入，用石錘打損其鑼，使虎無眼，則不能視，吾自有兵來應。」焦贊發憤去了。又喚過黃瓊女曰：「汝部馬軍五千，從右門攻入，先把黃旗砍倒，使虎無耳，則不能聽，其陣必然潰亂。」瓊女亦領兵而去。又喚穆桂英曰：「汝率勁騎一萬，當中殺入，以救吾父。」桂英慨然而行。宗保分遣已定，自率岳勝、孟良等於對陣接應。

且說焦贊聽得六使被困，聲震如雷，率兵攻入旁道。正遇番將劉珂鎮守虎眼，見宋兵殺來，下台迎敵，交馬兩合，被贊一刀砍死。焦贊殺散余眾，將二面金鑼打得粉花雪碎，乘勢而進。適見黃瓊女從右門殺來，一刀劈死張熙，截倒黃旗二面，與贊兵合，抄入白虎陣後。蘇何慶見陣勢危迫，慌忙來應，穆桂英當先殺入。二人交鋒不兩合，何慶繞陣而走，桂英拈弓搭箭，一矢正中其項下，何慶墜馬而死。霸貞公主見夫有失，急待來救，不提防陣後黃瓊女一馬殺出，手舞鐵鞭，從背脊打下，霸貞口吐鮮血，單馬走歸本國而去。楊六使聞外面金鼓之聲，料是救兵，從內殺出，正遇焦贊屠番兵就如斬瓜切菜，兩下合兵，遂乘勢破了白虎陣。有詩為證：

巍然陣勢巧安排，誰想英雄測破來？斬將屠兵成敗訣，中原誠是有奇才。

六使殺回本陣，宗保等接應而去。

次日升帳，眾將都來賀喜。六使曰：「彼陣果是奇異，戰至半酣，不知去路。若救兵不至，我命幾休。」宗保曰：「既爹爹破了白虎陣，當乘勢攻其玉皇殿，則他陣易破。」六使曰：「陣內藏機莫測，須仔細辨認，而後進兵。」宗保曰：「孩兒自有分曉。」即請令婆、八娘、九妹入帳中曰：「此一回，敢勞婆婆與二位姑娘一往？」令婆曰：「此為王事，安敢辭卻？」宗保曰：「陣內按有梨山老母，婆婆若去，先要擒捉此人，其他易攻。」令婆得計，卒八娘、九妹前進。宗保又召王貴曰：「叔公可引本部，從正殿打入，接應本陣。」王貴亦領計去了。宗保分遣已定，但等明日交鋒。

第三十八回 宗保大破天門陣 五郎降伏蕭天佑

卻說令婆部眾，揚旗鼓噪，殺奔玉皇殿。椿岩即下號令，搖動紅旗。梨山老母乃董夫人，拍馬來迎。兩騎相交，兵器並舉。二人鬥上數合，董夫人勒騎而走。八娘、九妹兩翼繞進。忽然陣內金鼓齊鳴，番兵圍合而進，將令婆等困於陣內。王貴聞此消息，急引兵殺入前陣來救。恰遇北番巡營帥將韓延壽來到，挽弓搭箭，指定王貴心窩射來，王貴應弦而倒，部下馬軍被番兵殺了一半。

敗軍走回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失吾正將，何以立功？」即遣穆桂英部兵五千，前去救應令婆。桂英領計去了。又令楊七姐率步軍五千，抄入殿前，破其紅燈，則敵人不知變動。七姐亦領計而行。

先說穆桂英殺入北陣，望見內中殺氣連天，縱騎突進，正遇董夫人力戰八娘，八娘勢漸危急。桂英架箭暗發一矢，射中其目，董夫人落馬而死。乘勢殺散圍兵，救出令婆、八娘、九妹，合勢殺出。適遇楊七姐破了紅燈，繞出通明殿前，與令婆等一同殺回。韓延壽見宋兵大勝，不戰而退。宋軍乃奪得王貴屍首回寨。宗保等諸將接見，無不哀感。時王貴之妻杜夫人亦在行陣，見夫戰死，號泣不止。六使曰：「婦人勿憂，當奏聞聖上，連表叔父之忠，報其功業。」夫人收淚謝之。次日，六使進御營奏知：「叔父王貴，為破陣戰死。乞陛下族表之，以勵後世。」帝允奏，乃宣杜夫人入帳前，撫慰之曰：「王令公，朕之愛臣，今聞戰歿，不勝憐惜。今夫人有子三歲，封為無職恩官，候成立之日，許其在朝任事。封汝為貞節夫人。溢贈王貴為忠義成國公。賜金銀緞匹十二車。」恩命既下，杜夫人叩謝而退。翌日，辭了令婆，裝載所賜，逕回洪都莊。不題。

卻說宗保來見鐘道士，再議破陣。鐘曰：「迷魂陣最為慘毒，乘今破之。」宗保曰：「弟子在將台上觀望，見北營呂軍師善能用兵，恐難勝敵。」鐘曰：「吾自有攻他計策，不必過慮。」宗保欣然辭退，即下令攻打迷魂陣。召楊五郎謂曰：「此行要煩伯父。」吾郎曰：「當得效力。」

即日率頭陀兵五千，喊聲殺入迷魂陣，正遇番帥蕭天佐阻住，二將交戰。經十數合，天佐佯輸，放五郎入陣。單陽公主縱馬舞刀來迎，不兩合，公主撥馬而走。五郎驅兵趕入。五百羅漢一齊向前，頭陀兵奮勇力戰，將五百羅漢誅戮殆盡。耶律訥兒宋兵勢銳，麾動紅旗。忽大陰陣放出一群妖鬼，號哭而來。頭陀兵人各昏亂，不能近前。五郎大驚，念動神咒，亟率眾走回宋營，報知宗保。宗保得知曰：「師父曾言，此陣有妖術，須按法破之。」乃取天書來看，內載：「要小兒四十九個，各執楊柳枝，打散妖婦三魂七魄。」宗保知其意，即下令備此小兒之數，俱要戎裝。喚過五郎謂曰：「煩伯父領此小兒入陣中紅旗台下，割去妖婦骸體，破之必矣。」五郎慨然而行。又喚過孟良曰：「汝部兵二萬，打入太陽陣，抄出其後，接應本軍。」孟良亦領兵去了。

且說五郎鼓勇當先，復引眾攻入迷魂陣來。單陽公主不戰而退，引敵兵入陣。楊五郎直殺進將台。耶律訥擺動紅旗，妖氛迸起。四十九個小兒手執柳條，迎風而來，妖氛輒散，被宋兵割去孕婦屍骸。耶律訥慌亂拋陣而走，五郎趕近前，一斧劈死。五千佛子，潰亂逃奔。頭陀兵戒刀齊落，寸草不留。單陽公主措手不及，被宋兵於馬上擒住。蕭天佐激怒，提兵來救。楊五郎衝出陣前。兩馬相交，連戰二十余合，不分勝負。五郎抽出降龍棒，擊中其肩。天佐露出本形，乃是一條黑龍也。五郎縛起月斧，揮為兩截，作二處飛去。按天佐頭截飛落黃州城，後稱火離國王；尾截飛落鐵林洞，後作河口軍師，又亂中原不題。

卻說是時孟良攻入太陽陣，恰遇番將蕭撻懶，交馬兩合，被孟良一斧砍之。殺散余騎，直衝入後陣，接著楊五郎，一齊殺回，遂破了迷魂、太陽二陣。誅剿番兵，不計其數。有詩為證：

迷魂陣上妖氛盛，熊虎軍中殺氣高。
敗北番兵風霧散，成功宋將血連袍。

五郎解過單陽公主，入軍中見宗保，道知破陣殺蕭天佐之事。宗保大喜曰：「破了此陣，其外不足懼矣。」因令將單陽公主押出斬之。穆桂英勸曰：「看此女容貌端嚴，且是蕭後親生，不如留她，以為帳下號召。」宗保允言，遂放了公主，提調諸將破陣，喚過呼延贊等，謂曰：「有玉皇殿重兵尚多，汝裝趙玄壇，攻打其中。孟良裝關元帥，焦贊裝殷元帥，岳勝裝康元帥，張蓋裝王元帥，劉超裝馬元帥，是五人擊其左右，破他北方天門陣。」呼延贊等得令，各領兵五千去了。宗保分遣已定，與六使登將台觀望。

且說呼延贊等整點齊備，揚旗鼓噪，殺奔玉皇殿來，恰遇金龍太子。兩馬相交，二人鬥十數合，太子佯輸，引入陣中。孟良、焦贊乘勢殺入，恰近將台珍珠白涼傘下，殺氣隱隱，不敢突入。贊等復率眾繞過北陣，正遇土金秀將真武旗麾動。岳勝拍馬先進，陡然天昏地黑，不辨進路，被土金秀生擒而去。比及焦贊得知去救，四下番兵圍合而來。

呼延贊見勢不利，引眾殺出，歸見宗保，備述陣勢難攻。及點視，失去岳勝、孟良。正在優悶間，人報二將已到，即召入問之。岳勝曰：「陣內奇變莫測，一時東南錯雜，逕被番人擒獲，若非孟良扮為胡人來救，幾至一命不保。」宗保曰：「玉皇殿內有二十八宿，七七四十九盞天燈，都是變化之名。」乃喚孟良謂曰：「汝明日去攻陣，可先偷去玉皇殿前珍珠白涼傘，再著焦贊砍倒二面目月珍珠皂羅旗，吾自有兵來應。」孟良、焦贊領計去了。

宗保入稟六使曰：「此一回必得聖駕親行，敵住玉皇上帝。大人破其右白虎，還須八殿下破其左青龍，不肖自率勁兵破其正殿。」六使可其議，即入御前奏聞真宗。王欽進奏曰：「陛下為萬乘之主，何必親勞聖駕？須著諸將前往，如不克敵，罪歸主帥。」此乃王欽忌其成功，故進此以阻之也。真宗欲允其議，八王奏曰：「陛下此番，蓋為破陣，今遇成敗將決之際而有猶豫，何以勵諸將士？皇上正宜躬往，使敵人望風而退，社稷之長計也。」帝意遂決，下命準備進兵。

次日，鼓罷三通，孟良與焦贊領兵先人，無人敢當，直殺近玉皇殿側。孟良奪下珍珠白涼傘，焦贊砍倒日月皂羅旗。正遇番將土金牛、土金秀二人殺到，與宋將兩下鏖戰。孟良怒激，一斧劈死金牛，焦贊斬了金秀。部下番兵盡被宋軍所殺。後隊楊六使拍馬攻入，先射落四十九盞號燈，其陣遂破。二十八員星官一齊殺出，被孟良、焦贊揮刀盡屠戮之。金龍太子見陣勢穿亂，單馬逃走。宋帝架起翎箭，一矢射死於陣中。宋軍竟進，宗保舉發火箭，焚其通明殿，燒死番兵不計其數。孟良等合兵一處，遂破了玉皇殿。有詩為證：

玉皇殿勢妙無窮，破識從交克戰中。
北眾調殘風落葉，君王一箭立奇功。

宗保下令曰：「乘此破竹之勢，諸將各宜效力。」令孟良攻入朱雀陣，焦贊攻入玄武陣，六使、呼延贊攻入長蛇陣。軍令才下，孟良鼓勇當先，部眾殺人朱雀陣來。正遇番將耶律休哥挺槍躍馬來迎。兩騎相交，二人戰上數合，不分勝負。忽陣後一聲炮響，劉超、張蓋從旁攻入。休哥力不能敵，遂棄將台而走。孟良乘勢追擊，遂破其陣。

時焦贊攻進玄武陣，遇耶律奚底，戰上十數合，奚底敗走，被焦贊趕近前來，一刀斬之。殺散余眾，破了玄武陣。楊六使率眾將打入長蛇陣，耶律沙見陣勢俱亂，不敢迎敵，拖刀繞陣走出。宗保阻住與戰，兩馬相交，未及數合，孟良、焦贊等從後殺來。耶律沙進退無門，拔劍自刎，斃於馬上。時宋兵倍勇，那個不要爭功？宗保下令攻入北營。

韓延壽見天門陣破得七殘八倒，慌忙問計於呂軍師。軍師怒曰：「汝去，吾自往擒之。」即率本營勁卒，如天崩地裂而來。椿岩作動妖法，霎時日月無光，飛沙走石。宋兵個個兩眼矇昧難開。宗保君臣困於陣內，番兵四合砍進。

正在危急之際，鐘道士看見，奔向陣前，將袍袖一拂，其風逆轉，吹倒番人，天地復明。椿岩望見鐘道士，忙報呂軍師曰：「鐘長仙來矣，師父快走！」道罷，先化一道金光去了，呂洞賓近前，被鐘離喝道：「只因閒言相戲，被汝害卻許多性命。好好歸洞，仍是師徒；不然，罪行難道。」洞賓無言可答，乃曰：「弟子今知事有分定，不可逆為，願隨師父回去。」於是二仙各駕紅雲，運轉蓬萊不題。

卻說蕭後正營尚有七姑仙、四門天王未破。宗保下令：八娘、九妹、黃瓊女、穆桂英部兵攻其七姑仙，楊五郎部兵攻其四門天王。眾將得令，各引兵前進。八娘、桂英殺卻番國獨姑公主等七人。楊五郎驅眾逐人，殺死耶律尚、耶律奇等四將。

韓延壽知大勢已去，入營中報與蕭後曰：「娘娘速走！四下皆是宋兵。」後驚曰：「呂軍師何在？」延壽曰：「早已遁去，不知所之。」太后聽讞，慌張無計，乘一小車，與韓延壽、耶律學古等望山後逃歸。楊六使知之，率眾將追迫。焦贊奮勇向前，趕上韓延壽，大叫曰：「作急納降，饒汝一死。」延壽回馬再戰，不兩合，被焦贊擒住。孟良等竟進，番兵拋戈棄甲而走，蕭後從僻路去了。

此一回，楊宗保大破南台七十二天門陣，殺死番兵四十余萬，屍首相疊，血流滿野。百年之後，尚有白骨如山，觀者無不慘傷，有詩為證：

白骨交加委塞牆，問人云此是征場。
停騎顧望添惆悵，晚帶斜暉倍可傷。

宗保既獲全勝，即收軍還營。次日，坐牙帳，調集各處軍馬。部卒解進韓延壽。宗保罵曰：「汝誇北地第一英雄，多今日何以被囚乎？」延壽低頭無語。宗保曰：「留汝奸賊何用？」因命推出斬之，左右得令，出果首誌。再募諸將破陣助勳。遣人追問鐘道士消息，皆言從破北營，竟不知去向。宗保始悟其為漢鐘離降世也。吩咐諸將，各依隊屯營，以候聖旨。諸將遵令而行。自是軍威大振，遠近驚駭。

卻說楊六使以諸將功績，奏知真宗。真宗曰：「候朕班師回京，以議升賞。」六使奏曰：「難得者機會，今番人大敗而去，陛下車駕長驅直搗幽州，取蕭後輿圖以歸，萬世之利矣。」帝曰：「今番人既去，軍士久戰力疲，令憩息以固根本。候回朝之日，再作區處。」六使乃退。

越二日，帝竟下命，渣州三路軍仍前退回。令築堅關於九龍谷，留王全節、李明以所部鎮守。其餘征邊帥臣，並隨駕班師。旨令既下，軍中無不歡躍。平明，駕離九龍谷。楊六使為先隊，楊宗保為後隊，帝與眾臣居中。三軍迤邐望京師而來，正是：

旌旗動處軍聲壯，萬馬嘶時喜氣揚。

不一日已望汴京不遠，文武迎車駕入禁中。翌日設朝，眾文武朝賀畢。帝宣六使至御前撫慰曰：「此舉賴卿父子，朕當論功升賞。」六使曰：「皆諸將協力效命，臣愚父子安敢獨受皇恩？」真宗命設宴犒賞征北將士，楊家女將皆預其席。是日，君臣盡歡而散。

次日，六使人朝謝恩。帝賜黃金甲二副，白馬二匹，錦緞一十二車。六使當庭固辭。帝曰：「此微報也，萬勿再三推卻。其餘建功諸將，當計議超擢。」六使乃受命而出。歸至無佞府，參見令婆，道及聖上恩典。令婆曰：「吾兒久離三關，當復往鎮守，以防番人不測。」六使依命，因令具筵席犒賞部將。宗保、岳勝等二十員戰將坐於左席，穆桂英、黃瓊女、單陽公主等二十員女將坐於右席，楊令婆、柴太郡、楊六使居中，列位次而坐。是日扈人進食，士卒舞劍，眾人開懷暢飲。

酒至半酣，楊五郎起謂母曰：「不肖佛緣未滿，且喜吾弟建立大功，要我在軍中無益，今日特辭母、妹，再往五台山出家。」令婆曰：「此乃汝之本性，去住但憑裁度。」於是五郎作別眾人，領頭陀自回五台山去了。不在話下。是晚，酒闌席罷，諸將皆退。次早，六使趨朝奏帝，欲往三關鎮守。帝大悅，降敕允六使前鎮三關，楊宗保監軍巡視京城。各各領命去了。

卻說王樞密歸至府中，思道：「自入中朝，一十八年，不曾與蕭後建功立業。」心主一計，人奏真宗曰：「臣蒙陛下收養，未有寸功。今北番敗歸以後，諒彼必畏我天威。今乞陛下允其降伏，以杜他日之患。」帝曰：「此言具見卿之忠愛。」即命武軍尉周福同樞密齎敕前往番地開讀。二人得令，齎了敕文，望幽州進發。

行至中途，王欽問於周福曰：「此去道經何處？」福曰：「有二路可進，一從黃河，一從三關寨。」樞密聽罷，暗思：「若從三關經過，必被六使所捉，不如主個計較，向黃河經過。」乃謂周福曰：「我尚有緊關文書失落要取，汝代我先往，我即隨後便到矣。」福不知是計，即允其言，竟齎札文先自去了。

且說王樞密單騎出黃河，不日已到太原府，鎮守官薛文遇出郭迎接。王欽進府中相見畢，文遇問曰：「樞密臨此有何公幹？」王欽答以往大遼取納降文書之事，大守可遣備船隻。文遇曰：「此易事耳。」遂調撥紅船送過黃河北岸。王欽逕望幽州去了。

卻說周福帶了軍馬，將近三關地界，被六使邏騎攔住問曰：「來者是誰？」前軍報道：「欽差王樞密往北番公幹。汝是何人，敢來阻截？」邏騎曰：「日前八殿下有關防來說，王樞密欲通番，令我們著實提防，今果然矣。」眾人一齊下手，報六使捉得細作王樞密到。六使大喜曰：「此賊因我抬舉，得至大官，屢要起謀作亂，今日自墜網中，決難輕放。」眾人將周福縛於帳前，兩邊劍戟如麻，槍刀密布，驚得那周福面如灰土，啞口無言。

六使抬頭一看，怒曰：「此人不是王樞密，你們眾人何得虛報？通該按律問罪。」周福方敢應曰：「將軍饒命，我乃周福也。」六使問其由，福曰：「蒙聖上遣小官同王樞密，往北番討納降文書。樞密因失落文書回取，令我先行，而被將軍部下所捉。」六使笑曰：「豈有出城而忘文書乎？此賊必知風，故設是計也。」因令放起，延入帳中相見。六使曰：「汝記得昔日河東交兵，潘仁美之事乎？」福曰：「小可頗記憶之。」六使曰：「汝乃吾舊知，可不必驚恐。」令具酒醴款待，留營中一宵。次日，送周福過三關去訖。

卻說王樞密已進幽州，先著近臣奏知。次早朝見蕭後。蕭後一見王欽，怒氣衝冠，拍案罵曰：「好佞之賊，我欲生啖汝肉，以雪此憤！每想無計能獲，今自來尋死。喝令推出法場，碎屍萬段。軍校得旨，將王欽起。耶律休哥奏曰：「娘娘且息雷霆之怒。彼今復來，必有長議。若待其言不合，斬之未遲。」後怒猶未息。耶律學古奏曰：「王欽如樊籠之鳥，誅之何難？乞娘娘寬其罪戮。」後乃放起，問其來意。欽驚復半晌，乃曰：「臣自到南朝，非不盡心，奈未遇機會。今宋天子要娘娘九州圖籍，盡歸中朝，又欲發兵北上。臣因北番敗喪之後，不能迎敵，因請得文書來見，就中圖機會，以報娘娘之恩。」

後聞奏，回嗔作喜曰：「卿有何策能圖中原乎？」欽曰：「今幸宋廷良將俱各遠遣，只有十大文臣在朝。娘娘可回書，稱說王欽官卑，不能達意，必須著大臣於九龍飛虎谷，交納九州圖籍。待其來，圍而執之。再遣使奏知，挾令宋君中分天下，然後送還。宋君以大臣為重，必允所請，那時徐圖進兵，管教成功也。」後曰：「誰人可往宋朝？」欽曰：「臣不惜一行。」後即令草表，著王欽帶回。欽辭朝離了幽州，望京師進發。半路恰遇周福軍馬，王欽道知見蕭後復命之事。福大喜，即回軍，與王欽由黃河而歸。

不日到京，朝見真宗奏曰：「臣領命入北境傳旨，蕭後欣然願納九州圖籍。因言此系重事，臣職卑陋，不能成久堅之盟，乞請十大朝官，於九龍飛虎谷交獻。特令臣復命奏知。」真宗聞奏大悅，即下敕，著廷臣準備起行。

第四十回 八殿下三關借兵 眾英雄九龍鬥武

卻說寇準、柴玉、李御史、趙監軍等得旨，都來八王府中商議。准曰：「此乃奸人之計，若去必有不測。」柴玉曰：「聖上所命，豈敢推辭？」八王曰：「列位無憂，此行須從三關寨經過，見楊郡馬，借軍助行，保管無事。」准等大喜而退。」次日十大朝官入辭真宗。真宗曰：「卿等此去，為社稷計也，當謹慎行之。」八王等領命出朝，離京望三關進發，先遣哨馬報知六使。六使令孟良、焦贊於半路迎候。

不日，八王與眾人將近梁門關，一彪軍馬攔路，乃是孟良、焦贊等，高叫曰：「來者莫非八殿下否？」八王近前曰：「是誰攔路？速報與郡馬知之。」孟良即下馬，伏於路旁曰：「蒙本官差遣，令小可謹候多日矣。」八王遂與眾官直進三關。又見一彪人馬來到，卻是六使自來迎接。八王見了六使，不勝之喜，並馬入帳中。十大朝官依次坐定。當下擺列酒席齊備，眾官舉杯而飲。

酒至半酣，六使起而問曰：「不知殿下與列公到此，有何見諭？」八王曰：「此來欲與郡馬商議一場大計。近因聖上欲定北番，不想奸臣王欽領旨，往見蕭後，後特獻九州圖籍，以息於戈。蕭後來表，必須十大朝臣詣九龍飛虎谷，則可堅此議。聖命已下，著我等前往。想此乃是王欽好計，若只我等前去，正如羊入虎口，豈能保全？今特來借兵助往，以破番人之謀也。」六使答曰：「日前下官正待擒此賊，以除後患，不意從黃河渡而去。今既用此詐謀，欲欺本朝大臣，小可當以赴應，務取丑蠻圖籍以歸。」八王聽罷大喜曰：「有君調度，誠聖上之福。」是日，眾官盡歡而散。

次日，六使召過孟良、岳勝、焦贊、林鐵槍、宋鐵棒、姚鐵旗、董鐵鼓、丘珍、王琪、孟得、陳林、柴敢、郎千、郎萬、張蓋、劉超、李玉等二十余人，吩咐曰：「此行必要動干戈，汝眾人須用心保著朝臣前往。」岳勝曰：「本官所論雖是，倘北番認得我等，懷疑不來投降，豈不誤了大計乎？」六使曰：「我有計策教汝。每人擔箱子一隻，俱裝作隨侍之人，箱內藏著軍器，上面安頓朝冠衣服。又用竹筒兩節，上節貯水，下節藏槍棒，番人若問，只說帶水來飲。若無事則止；倘有不測，臨時機變而用。」岳勝等受計而退。

即日，八王辭卻六使，與眾臣離三關，逕望九龍飛虎谷進發。正值初冬天氣，寒風拂面，鴻雁聲悲，十大朝官於馬上見兩旁橫屍白骨交加，斷戟殘戈無數，八王歎曰：「昔漢、周於此交兵，使黎民肝腦塗地，見者無不慘然。」有詩為證：

兩岸猶存戰血紅，當年豪傑總成空。
行人於此重嗟問，惆悵西風夕照中。

此時消息已傳入北番，蕭後遣耶律學古為行營總管，部精兵一萬，先往等候。學古領命，率兵逕赴九龍飛虎谷，於正北下寨。次日，親往谷中巡視一遭，回軍中謂牙將謝留、張猛曰：「我視其處，四下皆絕路，惟東邊一片平曠地，堪容五六百人，可於是地擺筵，以待其來，就中圖事。」謝留曰：「總管此計極高。」道來罷，人報十大朝官已到。耶律學古吩咐軍馬遠遠迴避，自出軍前迎接。八王與學古馬上施札曰：「汝主自議，要獻九州圖籍，將軍意下何如？」學古應曰：「陣前不是議和所在，明日當於軍中定奪。」八王應允而退，於正南安下營壘。

耶律學古回帳中，召謝、張商議曰：「吾明日要行楚霸王鴻門會上宴高祖故事，舞劍鬥藝，就筵中決個輸贏，汝二人宜用心立功。」謝留曰：「憑小可平生所學，定成總管此謀。」學古又召大尉韓君弼謂曰：「汝領勁兵一萬，於谷口埋伏，候有變動，即將宋臣圍定。」君弼領計而行。學古分遣已定，一面著人於谷口備辦筵席，一面差番卒持書詣宋營見八王曰：「總管有命，請列位大臣明日商議納降文書，並不得持寸刃相見。」八王得書看畢，亦回書與番卒不題。寇準進曰：「此行若非殿下有先見之明，帶得郡馬部下同來，決無善意。」八王曰：「今雖赴約，看他如何定議。」眾人即散。

次日，耶律學古於谷口等候，遙望塵土蕩起，宋臣各跨駿騎而來。將近面前，學古見無軍馬相從，心中暗喜，即邀眾人進谷中，相見已畢。學古恭請十大朝官，依次坐定。八王曰：「蕭娘娘肯歸順大朝，且不失為一國之主，誠乃蒼生之大幸也。」學古笑曰：「此意我娘娘本有，且請飲酒，從長計議。」因命番官進食，樂工品奏。是日，帳前大吹大擂，南北臣僚相會而飲。

時柴駙馬坐於左正席，學古頗認得，問曰：「此位莫非柴先生否？」柴玉聽得，即應聲曰：「學生正是，將軍有何高論？」學古曰：「汝記得先年進番家天字圖入中朝，被公改天字作未字，蕭後發怒而動兵戈？今日又有相會耶。」柴玉曰：「汝道差矣。我主上應天順人，不數年間克伏群雄，遂成一統之盛。惟汝北番，因距中朝大遠，未暇征討，致

汝君臣屢生變亂，戕擾生民，震動皇威。天陣一破，北騎倒戈而遁，那時我主若馳驅直搗幽州，與汝主面取圖籍而歸。蓋緣我等不忍軍民再陷鋒鏑，竟勸班師。若蕭後知順逆之理，不聽狂夫所惑，傾心歸順，猶保一邦。不然，堂堂天朝，士馬精強，寧與外境稱孤哉？改天字圖之為，實出我手。事既往矣，何復言乎？」

學古被柴玉說了一遍，略有難色。又問於右正席寇準曰：「曾記咸平年間，進貢錦皮暖帳，被公沉埋不奏，以致兵革相尋，豈大臣為君謀乎？」寇準厲聲答曰：「我主上論治理政，且無暇日，那裡有心玩汝錦帳？今日欲與汝國結和議之盟，索九州圖籍來獻，何必講往事乎？」學古曰：「圖籍改日交割未遲，且教番官帳前舞劍，勸酒取樂。」八王曰：「頃言不許帶寸刃以隨，此又非鴻門宴上，何用舞劍為哉？」道未罷，謝留已應聲而出，手提長劍，於筵前抽舞。八王見勢頭不好，即叫：「隨侍者何在？」孟良激怒向前曰：「北兵能會舞劍，大宋豈無壯士耶？我亦對舞，聊助筵前一觀。」言罷，揮過利劍，與謝留兩相交舞。

耶律學古見孟良志氣昂昂，自思：「此人必是將家，不可與之鬥。」輒曰：「舞劍沒甚好處，且射箭為樂。」孟良曰：「要走馬射，穿楊射，隨汝意欲。」謝留曰：「走馬射柳，人所常見，須奇巧而射。」孟良曰：「何謂奇巧？」謝留曰：「將一個活人縛在柱上，連射三矢，能避者便為妙手。」孟良聽罷暗笑曰：「此賊要暗算我，先須殺之，以挫北番銳氣。」乃應曰：「那個先射？」謝留曰：「我先射。」孟良慨然允諾，自令人縛於柱上，叫曰：「任汝連放三矢。」八王等看見，各有懼色。謝留離筵前一望之地，手拈硬弓，一矢放去，被孟良緊緊咬住。第二矢向頂下射到，又被孟良一手撥開。謝留驚慌，再放一矢，要射其腹，不想孟良有護心鏡，射之不入。十大朝官連聲喝彩。

眾人解去其縛。孟良曰：「借汝與我試箭。」謝留無可奈何，亦被縛於柱上。孟良滿開雀弓，扣鏃射去，故意不中番官。謝留自思：「此人只會舞劍，不能射箭。」乃曰：「任汝再放二矢。」孟良又放一枝，正中頂下。謝留應弦而絕。正是：

無能番士徒施勇，今日須教箭下亡。

耶律學古見謝留失手，大怒曰：「特要講和，何得相傷？」喝聲：「眾人擒捉！」只見筵前轉過番騎五六百，奮勇踏進。岳勝、焦贊等不勝怒激，各打開箱子、竹節，取出長槍短劍，一齊殺來，耶律學古知有提備，先自走了。眾騎被宋兵殺死一半。

孟良急保朝官出谷口，忽數聲炮響，韓君弼伏兵齊起，將谷口截住。岳勝恐北兵緊困，力戰欲出，怎禁得番兵矢石交下，人不能近。後面又是絕路，四下山崖壁立，正是：

虎落深坑無計出，龍墮鐵網智謀疏。

第四十一回 楊延朗暗助糧草 八娘子大戰番兵

卻說八王與十大朝官被囚於谷中，憂悶無計。寇準曰：「當辭朝之際，眾人就知有難。如今只得忍耐，徐圖脫去之計。」八王曰：「今糧草將完，援兵未至，倘番兵乘虛而入，何以當之？」孟良曰：「殿下請勿慮，待北兵稍緩提備，小可偷出谷口，回至三關，招取救兵，診此丑虜。」八王依其議，遂按甲不出。

卻說耶律學古睜了宋臣，與張猛議曰：「我等只堅守於外，彼雖有霸王之勇，不能出矣。」猛曰：「此計極高，但恐中朝知此消息，必有兵來救應。不如乘此機會，奏知娘娘，自提大兵相助，則可成功。」學古曰：「君論誠高。」即遣番兵逕赴幽州，奏知蕭後。

蕭後聞奏，與群臣商議。耶律休哥奏曰：「既北兵困卻宋臣，此好消息也。娘娘正鬚髮兵應之，以圖中原。」後曰：「近因喪衄而歸，良將已皆凋零，今無保駕先鋒，何以征進？」道未罷，一人應聲而出曰：「小將不才，願保娘娘車駕，剿滅宋人而回。」眾視之，乃木易駙馬也。木易近前奏曰：「臣蒙娘娘厚恩，未酬所志，今願保駕前行。」後大喜曰：「日前台官奏道：『幽州當興，該有扶佐者出。』想應著卿矣。」即下令，封木易為保駕先鋒，率領女真、西番、沙陀、黑水四國人馬共十萬前行。木易受命而出。

翌日，蕭後車駕離幽州，軍馬浩浩蕩蕩，望九龍飛虎谷進發。不日將近，耶律學古半路迎接，進軍中，拜曰：「賴娘娘洪福，將宋朝十大朝臣囚於谷中，近聞糧草將盡，不久可擒。臣恐宋朝發兵來救，特請車駕親行，定取天下。」蕭後大悅曰：「此回若圖得十大朝臣，足可洗先年之恥。」遂以軍馬分作二大營屯紮：耶律學古統女真、西番兵屯正北，木易駙馬統沙陀、黑水軍馬屯西南，作長圍之勢，以困宋兵。學古等承命退出，自去分遣。不題。

卻說木易軍馬安西南營，是夜，微風不動，星鬥滿天。木易在帳中自思曰：「今十大朝臣囚於谷中，北番人馬若是之盛，彼如何得出，救兵雖來，倘糧草已盡，終難保其脫險。」遂心生一計，修下書信一封，縛於箭頭，射入谷內。令其密遣人出山後，贈他糧草幾十車。準備已定，出帳前射進谷中。恰遇孟良拾得，卻是一枝響箭。知有緣故，揭開系書一封，連忙遞與八王觀看。其書曰：

楊延朗頓首拜知八殿下、十大朝臣列位先生前：茲者北兵甚盛，列位且莫輒離，恐傷鋒鏑無益。不久，當有救兵來到，忍耐，忍耐！今有糧草二十車，於九龍谷正南交付，聊作一月之給，須遣人搬取。此係機密重事，勿誤勿泄。

八王看罷，不勝之喜，謂寇準曰：「此書楊將軍所報，有糧草於山後相濟。北番全賴此人主兵，決保我等無事。」寇準曰：「既有糧食，當遣人探視。」孟良曰：「小將願往。」八王允行。孟良即率健軍十數人，乘夜來山後緝探，果見糧米二十車，孟良悉取至谷內。八王曰：「糧食且幸有矣，若無救兵來到，終是險厄，汝輩計將安出？」孟良曰：「殿下放心，小可偷出番營，入汴京求救。」八王曰：「汝去極好，亦須仔細。」孟良曰：「小可自有方便。」即辭八王，從山後走出。行將一里之地，被邏騎捉住，孟良力鬥不勝，竟被縛，來見木先鋒。木易故近前喝之曰：「吾差汝回幽州見公主，有緊關事報知，為何被人捉住？」孟良認詐應曰：「天色未明，走差路徑，致遭其捉。」木易曰：

「急去，便來回報。」左右連忙解放去了。

孟良走出番營，喜曰：「若非楊將軍，今日一命難保。」自思：「欲往三關報知，必須要申奏朝廷，恐日久誤事；莫若去五台山，請楊禪師來援，成功較易。」即抽身逕向五台山來，參見楊和尚。和尚問曰：「汝緣何作番人裝束？」孟良曰：「特有一件緊急事告知師父。深恨蕭太后用詭計，賺十大朝官，困於九龍飛虎谷，十分危急。今奉八大王命，欲往三關取救兵，自思恐日子纏久，有誤大事。五台山去彼咫尺之程，乞師父一行，同扶國難。」楊五郎沉吟半晌，叫聲孟良曰：「我與汝不是冤家，何故屢次相惱？」孟良曰：「小可非為一己之私，亦看本官分上。師父不去，若十大朝臣被害，吾師心上亦難自安。」五郎曰：「本待不去，奈八殿下分上，只得部眾前行。」

原來五台山近關西地方，出兇頑之徒，但有犯法該死者，逃入寺中為僧，五郎即收用之，故所向無敵也。當日楊和尚點集寺中一千餘人，準備起行。孟良曰：「師父前往，小可再往三關報知本官，同來救援。」五郎應允。孟良即辭下山，星夜到寨中見六使，道知朝官被困之事。六使曰：「我一面興兵赴援，汝急齎表入京奏聞。」孟良得令，帶表星夜赴京，奏知真宗。

真宗得奏大驚，宣上孟良問曰：「朝臣被困幾時？」孟良曰：「將近一月。得楊延朗以糧食相濟，暫保無虞。今三關兵馬已發，乞陛下再遣將救應。」真宗問廷臣曰：「誰可都兵前行？」道來壘，嚇天霸王楊宗保奏曰：「臣願往救。」真宗大悅，遂命老將呼延贊為監軍，楊宗保為先鋒，點兵五萬征進。宗保受命而退，來無佞府辭令，婆出師。令婆曰：「可著八娘、九妹同行。」宗保曰：「得姑娘相助極妙！」是日，眾將整點齊備，孟良為前隊，宗保中隊，呼延贊率大軍隨後，逕望九龍飛虎谷進發。但見：

萬馬叢中軍刀壯，三千隊裡顯英雄。

哨馬報入蕭後軍中：宋兵長驅而來。蕭後即召耶律學古等議戰。學古奏曰：「娘娘勿憂，我這裡有四國軍馬，何懼宋兵哉！待臣分遣迎戰，必能勝敵。」後曰：「卿宜用心調度，不可造次。」學古領命而出，調來女真國王胡杰，沙陀國大將陳深，西番國駙馬王黑虎，黑水國王王必達，都集帳下，吩咐曰：「明日與宋兵交戰，各人皆須努力向前；若能勝敵，娘娘必有重賞。」胡杰進曰：「總管不必煩心，定要殺盡宋兵，方休戈息甲。」

道聲未罷，人報宋兵來到。耶律學古即部眾列陣迎敵。遙見旌旗開處，馬上一員勇將，乃是和尚楊五郎，高聲罵道：「誅不盡的遼蠻！好好退去，尚留殘喘；不然，殄滅為齏粉矣。」耶律學古大怒，謂諸將曰：「誰先挫宋人一陣？」女真國王胡杰應聲曰：「待吾斬此匹夫。」即挺槍躍馬，直取五郎。五郎舞斧還戰。兩下吶喊。二人戰上數十合，胡杰力怯，撥馬便走。楊五郎驅兵掩之。北陣王黑虎舞方天戟，縱騎從中殺來，將頭陀兵分為兩段，遼兵圍裹而進。王必達提斧拍馬，喊聲而進。楊五郎見四下皆是番兵，矢石亂發，衝突不透。

正在危急之間，忽西南征塵蕩起，鼓角齊鳴，一彪軍馬殺來，乃八娘、九妹、楊宗保也。八娘一騎當先，正遇王必達，兩馬相交，鬥經數合，九妹率兵從旁攻入，必達拋戟逃走，九妹乘勢追之。將近谷口，一將厲聲喝曰：「逆賊早降，免遭屠戮。」乃大將呼延贊，當頭攔住，未經數合，必達被擒。宋兵竟進。孟良殺入北營，正值沙陀國陳深突到，兩馬相交，兵刃才合，孟良大聲喝曰：「敵賊休走！」一斧劈落場中。

楊宗保見南將連勝番騎，催動後軍追擊。八娘奮勇爭先，迎住胡杰交鋒，拋起紅絨套索，將杰捉於馬上。楊五郎勒馬殺回，部下僧兵戒刀斬落玉黑虎馬腳，掀落陣中，宋兵齊向前擒之。

耶律學古見勢崩摧，走入營中報蕭後曰：「娘娘速走！宋兵英勇，四國將帥擒剿已盡。」蕭後聽罷，驚得心膽飛裂，撤營單騎逃走，耶律學古與張猛拼死救護而去。後面楊宗保驅兵追擊。

蕭後正走之間，坡後一軍截出，乃楊六使之兵長驅而來，番兵望見，倒戈逃遁。蕭後仰天歎曰：「今日是吾當盡，汝眾人善自為計。」言罷，欲拔劍自刎。耶律學古曰：「娘娘勿慌，幽州尚有數十萬雄兵，猶可克敵，只爭颯尺之程，何乃便為自絕之計那？」張猛曰：「娘娘從僻路逃走，吾去阻住敵兵一陣。」蕭後乃止，與耶律學古望谷遁去。

第四十二回 楊郡馬議取北境 重陽女大鬧幽州

卻說楊六使鼓勇殺來，張猛縱馬再戰，未及數合，被六使一槍刺死。部下番兵，為三關壯勇屠戮殆盡。宗保軍馬趕到，合兵一處，會議要乘勢趕去。適木易一騎飛到，叫曰：「吾弟須調回人馬，救取谷中朝臣。幽州精兵尚多，待我殺回，內中取事，一舉可定。」六使然其言，即放木易軍馬殺過，部眾攻入谷中。

時韓君弼聽知北軍戰敗，撒圍奔走。孟良拍馬當先，正遇著敵將，兩騎相交，一斧砍為兩段。谷中嶽勝、焦贊等乘勢殺出，番兵死者不可勝數，遂救了十大朝臣。此一回北兵敗衄，折去四國人馬共十二萬，丟棄輜重牛馬無算，屍橫散亂，血滿長川。有詩為證：

北兵敗衄屍交橫，斷戟殘戈日半曛。
過客莫言當日事，馬蹄余血下荒墳。

楊六使調集軍馬，人人各上其功，六使下令，將所擒番兵，盡行斬首號令訖。八王等稱賀曰：「若非郡馬救援，非惟朝臣不保，且損聖上威望也。」六使曰：「聖上正以殿下被困，憂愁累日，特遣呼將軍與小兒部兵救應。已賴洪福，殺得他垂首喪氣而去。」八王曰：「問外之事，君命有所不受。蕭後屢為邊患，可乘破竹之勢，直搗幽州，取輿圖而歸，誠乃大機會也。」六使曰：「殿下不言，小可正待稟知。四兄曾道，幽州精兵尚多，彼今內中取事。正宜發兵應之，管教成功也。」八王曰：「但憑尊意行之，朝廷重事，我當承受。」六使乃下令喚過岳勝、孟良、焦贊部兵先進，八娘、九妹、楊宗保為前後救應，呼延贊保朝臣為監軍。分遣已定，岳勝等率兵長驅而進。

是時，蕭後走歸幽州，憂憤無計。耶律休哥進曰：「勝敗兵家之常，娘娘不必憂慮。城中糧草，有十餘年之積；精

兵猛將，不下數十萬。宋軍若退則止；倘再來侵擾，當與決一雌雄，成敗未可知矣。」後曰：「四國之兵，喪將盡矣，尚何望克敵哉？不如納降，以救一方生命。」張丞相曰：「娘娘何因此一敗而自倒志氣哉？大遼自晉朝以來，中原仰懼；今雖一時挫衄，猶足稱霸。待宋兵再來，臣等背城一戰，管取報仇。」道未罷，入報木易駙馬殺回。

後宣入問曰：「我正慮駙馬被宋人所襲，何以後來？」木易奏曰：「臣屯西南營，困住十大朝官。比聞北兵戰敗，待出兵救之，谷中宋軍殺出，那時娘娘車駕已離正營，臣力戰宋兵，致在後也。」後曰：「宋兵聲勢何如？」木易奏曰：「近聞得要來圍困幽州，娘娘須提備之。」忽哨馬入報：「宋兵雲屯霧集，將幽州城圍繞三匝，水泄不通，乞娘娘作急定奪。」蕭後失色。木易曰：「娘娘勿慮，憑臣等一派軍將，定將宋兵殺退。」後曰：「卿等用心迎戰，不宜造次。」木易領命而退。

話分兩頭。卻說河東莊令公有一女，號稱重陽女，蓋因九月初九日誕生，故取名。幼有勇力，武藝精通。曾許嫁與楊六使，奈緣兵戈阻道，耽擱親事。及聞十大朝官校園，就舉兵來救，且尋日約。當下兵行之際，哨報：楊六使殺退了番兵，攻圍幽州未下。重陽女聽罷大喜曰：「得此好機會，見夫君必矣。」即率所部詣宋營，令人報知六使。六使猛省曰：「此事吾亦記得，值國事倥傯，音問不通，今既部兵來應，還當迎接。」遂令岳勝出軍前迎候。

重陽女輕身入帳中相見，六使不勝之喜。二人各訴往事，極盡纏綿。六使曰：「戎事未寧，待回見令婆，而後講禮。」重陽女曰：「我初進，來立功績，欲乘此機，暗投於蕭後，內應外合，以成其事。郡馬肯許否？」六使曰：「賢妻若能用心，成敗在此一舉也，有何不可？」重陽女欣然領所部一萬，衝開南陣，岳勝、孟良等虛作退遁之狀。重陽女直至城下，大叫開城。

守城軍報入城中：「有一女將，殺開南陣，特來救應。」蕭後聞報，即與文武登敵樓觀望，見旗上大書「河東重陽女」，正在城下追殺宋兵。後輒令耶律學古開門接應。重陽女逕入城中，參見蕭後曰：「臣乃太原莊令公之女。劉主深恨宋君見伐，遣小將相助，共取天下。」後大喜曰：「汝主劉鈞若肯同心破宋，誓與平分中原。」遂令設宴於殿庭，款待來將。酒至半酣，重陽女起奏曰：「宋兵圍城緊急，臣率所部擒之，以為初見微功。」後允奏。重陽女謝宴退出。楊四郎自思：「重陽女曾許嫁吾弟為親，豈有來助番邦之理？內中必有緣故。」乃奏蕭後曰：「臣部精兵，前助重陽女伐宋。」後曰：「得駙馬同行尤好。」

木易領命出軍中與重陽女商議進兵。重陽女曰：「宋兵雖眾，破之亦易。駙馬出北門先戰，我引兵繼之。」木易駙馬笑曰：「依你所行，則幽州一戰可破矣。」重陽女愕然曰：「駙馬何出此言？」木易曰：「休得相瞞，事同一家。」因將其本末逐一告知。重陽女喜曰：「本為郡馬成此謀也，得君之濟，何患不克？」亦將其來意說知。四郎曰：「事宜機密。蕭後駕下精勇者多，須除去牙爪，然後方可進兵。」重陽女曰：「君有何計去之？」四郎曰：「明日出兵，令上萬戶、下萬戶、樂義、樂信等見初陣，汝率所部，先斬此四人，遂引宋兵乘勢殺入，唾手可取此城。」重陽女大然其言，先自準備出兵。木易下令上萬戶、樂義領兵先戰。

上萬戶得令，次日平明，一聲炮響，部兵揚旗而出。恰遇宋將岳勝喝曰：「守死之寇，尚不早降何待？」上萬戶罵曰：「汝等深入吾地，死在旦夕，尚來誇大言乎？」即舞刀躍馬，直取岳勝。岳勝舉刀迎之。二騎相交，戰不兩合，下萬戶、樂義、樂信從旁攻人。岳勝抵敵不過，拍馬退走。番兵乘勢而出。重陽女部騎後進，大喝：「遼眾緩走！」手起一刀，斬樂信於馬下。樂義大驚，措手不及，岳勝回馬，揮為兩段。孟良、焦贊率兵掩來，喊聲大振，上萬戶被孟良所殺，下萬戶為亂騎踏死。重陽女當先殺入，宋軍隨後繼進，幽州城中，四下鼎沸。內官報入宮中，蕭後聽得，自思：「吾為一國君後，若被擒獲，羞辱無地；不如自盡，以免玷污。」逕走入後殿，解下戲龍繖，自縊而死。正是：

可憐番國蕭君後，今日宮中自縊亡。

是時，楊延朗進入禁宮，恰遇瓊娥公主走出曰：「駙馬快走！娘娘已自吊死，四下皆敵兵矣。」延朗曰：「公主勿慌。我乃楊令公第四子，詐名木易。蒙汝厚恩，決無相傷。」公主聽罷，即跪告曰：「妾之性命，惟君處置。」延朗曰：「公主若肯隨我回中原，即便同行；不然，難以強請。」公主曰：「國破家亡，駙馬肯念伉儷之情，帶妾同去，豈有不從？」延朗大喜，即令收拾金珠羅翠，裝作幾車，當先殺出。正遇耶律學古走入殿庭，木易厲聲曰：「逆賊休走！」學古不曾提防，被延朗一刀斬之。耶律休哥聽知宋兵入城，削淨鬚髮，從後門越城逃走去了。

只說楊六使親提上卒入城，掃淨番兵，殺得屍橫道途，血滿城壕。日將脯，乃下令曰：「禁止屠戮。」八王等都進入城中，先問蕭後下落。人報自縊死於後殿。人王令解下，停在一邊。宗保調集各軍，駐營城東。

次日，八王、六使登殿庭，點視宮室。眾將解過番國太子二人，捉得番官張華以下臣僚共四十九員，番將三十六員。六使俱令將檻車囚起，以候解京。當下諸將皆集。楊延朗進見八王曰：「小可寓居番庭十八年，今日得見殿下，甚覺報顏矣。」八王撫慰之曰：「今日定幽州之功，皆出於將軍；歸見聖上，當有重封，何謂報顏哉？」延朗稱謝。六使曰：「幽州既已平定，還當張掛榜文，諭知各地方，務必悉安，然後班師。」八王然其議，著寇準草榜，傳佈四方。自是，大遼郡邑聞幽州已破，望風歸附。

第四十三回 平大遼南將班師 頒官誥大封功臣

卻說越數日，八王於宮中大開筵席，犒勞諸將，眾人盡歡而飲。延朗進曰：「小可有一事稟知，未審殿下允否？」八王曰：「將軍有何見議？但說無妨。」延朗曰：「自居北境，蒙蕭後盛意看承。今既死矣，乞將屍骸埋葬，庶報一時知遇之德，使番人不以延朗為負義耳。」八王曰：「此將軍盛德之事，當從所請。」是日席罷。次日，八王一面申報朝廷，一面下令將蕭後屍首以王禮埋葬。有司奉行不題。後人看到此處，有詩贊曰：

盛德於人將德報，楊門豪傑幾人同？

片言深仰番庭慕，為築封塋一念忠。

六使進見，定議班師。八王允言，發遣諸將，分前後隊回軍。呼延贊等準備起行。寇準與眾議留兵鎮守幽州。八王曰：「留兵有二不便：一者，南北雜處，統屬不一，則有掣肘之患；二者，離中原既遠，作逆一時不知。莫若回京，徐定防禦之策。」寇準然其言，即日大軍離幽州，望汴京而回。但見：

馬上紅塵隨處起，途中簞食喜相迎。

一路無詞，不覺早到皇城。八王先遣人報知捷音。真宗遣文武出郭迎接，正遇八王等軍馬來到，文臣孫御史當先接見，並轡入城。六使人馬屯紮郭外。次早，八王領眾臣朝見，進上平定北番表章。真宗覽罷，龍顏大悅，撫慰眾臣，甚加贊歎。寇準奏曰：「誠賴陛下洪福，及楊六使父子兄弟一心為國，今已平定大遼。此乃不世之功，乞加封黃以獎其勞，則國家幸甚。」帝曰：「朕深知其功，當得封贈，候頒敕擬議。」八王等拜命而退。

是日，楊六使與延朗回無佞府見令婆，拜畢，延朗不勝哀感，乃曰：「思不肖一陣之挫，困辱北境，竟至一十八年。不想吾母皓髮盈頭，桑榆景迫。今日幸得相逢，悲喜交集。」令婆曰：「歧路無情，人生有此飄零。今既相見，足慰子母之望。可著公主相見。」延朗喚過瓊娥公主，八拜令婆。令婆不勝歡喜。延朗曰：「此雖一時佳會，十分得賴提攜。」令婆曰：「姻緣不偶，觀此女子，真是吾兒之配也。」因令具席，以為慶賀之設。是日，府中眾人依次坐定，歡飲而散。楊五郎仍領眾人，自回五台山去了。

卻說王樞密見北番已敗，恐禍將及，乃假裝雲遊道人，漏夜走出汴京。直待近臣奏入，真宗乃知，大怒曰：「此賊屢起反意，朕以故人相待，不忍深罪。今又背朕而去。」亟聚群臣商議。八王奏曰：「王欽罪惡滔天，不容於誅。想其出城未遠，陛下可令輕騎追捕。」帝允奏，即敕楊宗保率捕兵追之。

宗保得令，率兵逕出北門，問守軍：「曾有王樞密過去否？」守軍曰：「適見一道士，慌忙出去，莫非是也？」宗保得其實，特騎趕來。時樞密走到黃河渡，見艸公連叫曰：「汝若急渡吾登岸，多將金寶相謝。」艸公聽得，遂撐船近前，王欽跳下船，艸公舉棹而行。才近東岸，忽然狂風逆作，將船仍吹下來。一連如此三次，不能及岸。艸公曰：「風勢緊急，難以過去，須待風息而行。」王欽愈慌，只得匿在篷下躲避。

一伏時，南路征塵蕩起，數十騎趕來。楊宗保馬上厲聲問艸公曰：「曾見有一道士過去否？」艸公未應，王欽低聲曰：「應他已去多時，我便傾翼謝汝。」艸公曰：「且道汝是誰人？明白告我，當得方便。」王欽不隱，將其本末道知。艸公聽罷怒曰：「此處被汝在朝，年年使吏胥打攪，正要報恨，沒尋討處，今日倒落手中來也。」即將船撐近前，報知宗保。宗保差騎軍上船捉之。王欽急忙不能逃脫，竟被騎軍縛到岸。宗保解之而回。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正值真宗設朝，文武皆集。近臣奏知：「已捉得王欽回朝。」帝令軍校拿進殿前，面斥之曰：「逆賊屢在朕前獻議，寡人優容過多。今若放汝走往他國，又將生患矣。」王欽低頭無語，只乞早就刑戮。帝曰：「怕汝奸賊不死耶？」因問八王：「當何以處之？」八王曰：「陛下可設大宴，會集外國使臣，皆得預席。將此賊碎剮凌遲，以助筵前一觀，庶使後人知懼。」帝允奏，遂下命，著司官排列筵宴齊備，徵召外國諸臣，兩邊依次坐飲。行刑軍校將王欽縛於檣上，慢慢割下其肉。席中觀者，無不凜然。後人有詩斷曰：

作惡年深禍亦深，試看今日戮王欽。

蒼天報應無私眼，不便登行競被擒。

王欽受苦難禁，不消數十刀，氣已絕矣。帝令拋其屍骸於野，以彰奸臣。因謂八王曰：「王欽往者所言，本有欺罔之意，而朕不覺何也？」八王曰：「大詐似忠，以致陛下不覺。今日王欽受刑，朝野皆為之歡慶矣。」帝然之。

忽報大將呼延贊夜中風症而卒。帝聞報，不勝哀悼，乃曰：「贊自入本朝，勤勞王事，未嘗一日自安，真為社稷臣也。」因令敕葬，諡贈忠國公。後人有詩贊曰：

憤仇已雪出河東，為國勤勞建大功。

不意將星中夜落，令人千古恨難窮。

天禧元年二月，真宗以平定北番將士，未及旌封，特與八工商議。八王奏曰：「賞功懷遠，帝王盛德之事。今因方寧息，天下一統，使得謀臣勇將鎮守，誠為社稷長計矣。」帝曰：「往者獻俘闕下，朕猶未發遣，蕭後太子、臣僚，當何以處之？」八王曰：「前幽州班師之際，寇學士等會議，欲留兵以鎮守，臣以為不便，未敢擅行。今遼人已服，陛下正當興滅國，繼絕世，放他還大遼，仍自鎮守，遞年只取其進貢，則邊境自安，唐虞之治不過如是。」

真宗大悅曰：「非卿所論，朕不能及此。」遂下敕，赦蕭後二太子並所捉臣僚，俱令還國。敕旨既下，番臣大悅，詣闕稽首謝恩。真宗又賜北番太子金織蟒衣各一襲，賞賚甚厚。太子拜受命，即日率臣僚逕回幽州。不題。

翌日，真宗親擬封旨，宣六使進殿面諭之曰：「卿父子，破南天陣，已建大功，朕未及升擢；今又有平定北番之績，當旌封典，以報汝勞。」六使頓首曰：「破陣平北之功，上賴陛下之福，下則軍上齊心，臣區區微勞，何敢受賜？」帝曰：「卿不必過謙，朕自有定議。」六使拜命而出。

是日，封旨敕下：

授楊六使為代州節度使，兼南北都招討；楊宗保為階州節度使，兼京城內外都巡撫；楊延朗以取幽州功，授泰州鎮撫節度副使；岳勝授蔚州團練使；孟良授瀛州團練使；焦贊授莫州團練使；陳林正授檀州都監；柴敢正授順州都監；劉超正授新州都監；管伯正授媯州都監；關鈞正授雷州都監；王琪正授武州都監；孟得正授雲州都監；林鐵槍正授應州都監；宋鐵棒正授襄州都監；丘珍正授朔州都監；丘謙正授雄州都監；陳雄正授蔚州都監；謝勇正授鳳州都監；姚鐵旗正授壽州都監；董鐵鼓正授潞州都監；郎千正授瓜州都監；郎萬正授舒州都監；八娘授金花上將軍；九妹授銀花上

將軍： 淵平妻周氏封忠靖夫人， 延嗣妻杜氏封節烈夫人； 穆桂英以下十四員女將，俱授誥命副將軍
其餘有功將士，俱各封賞有差。

第四十四回 六郎議取令公骸 孟良焦贊雙喪命

卻說楊六使受封後，次日詣殿前謝恩，奏曰：「臣部下皆蒙恩命，俱各赴任就職。惟臣老母在堂，乞陛下優容限期，不勝感激。」帝曰：「卿既以令婆之故，朕亦不十分催促，須候再議，而後赴任。」

六使拜受命，退歸府中。岳勝、孟良、焦贊、柴敢等都在府中俟候。六使召岳勝等謂曰：「今聖上論功升賞，授汝眾人官職。幸值清平，各宜赴鎮，以享爵祿，上耀祖宗，以酬所志。不宜造次，而誤限期。」岳勝曰：「我等賴本官威風，建立微功；今日遠舍而去，於心何忍？」六使曰：「此君命恩典好事，何必言離別之情？可諭本部軍馬：願從臨任者，則帶之同行；不願去者，多以金帛賞之，命其回家生業。但赴任之後，各宜據忠為國，施展其才，不在為盛世之丈夫，當急行，勿遲疑。」岳勝等聽罷，都來拜別，逕赴任所。中有願從軍士，即日同去；不從者，回鄉一半。當下只有孟良、焦贊、陳林、柴敢、郎千、郎萬六人，候待六使離京，然後起程。孟良曰：「今眾人已各赴任，尚有三關寨守軍未知消息，本官須令人報之。」六使然其言，即著陳林、柴敢、郎千、郎萬六人，候待六使離京，然後起程。孟良曰：「今眾人已各赴任，尚有三關寨守軍未知消息，本官須令人報之。」六使然其言，即著陳林、柴敢、郎千、郎萬往三關寨，調回守軍，並將積聚載歸府中。

陳林等領命而行。不在話下。

時維九月，雲漢湛清。是夜，六使散步於庭下，閒行仰望，星河滿天，追憶部下，口占長詞一闋云：

慘結秋陰西風送，絲絲露濕凝望眼。征鴻幾字暮，投沙磧。欲往鄉關何處是？水雲浩蕩連南北。但修眉一抹有無中，遙山色。天涯路，江上客；情已斷，頭應白；空搔首興歎，暮年離隔。欲持忘憂除是酒，奈酒行欲盡愁無極。便挽江水入樽壘，澆胸臆。

六使吟罷，人西窗下。正待解衣就寢，忽窗外一陣風過，恍惚見一人立於窗下，六使即起視之，乃其父楊業也，六使大驚，拜曰：「大人仙久，何以至此？」業曰：「汝起莫拜，我將有事說知。今玉帝憐我忠義，故封為威望之神，已無憾矣。只我骸骨無依，當速令人取而葬埋，勿使旅魂飄泊。」六使曰：「十數年前，已遣孟良入幽州取回骸骨安葬了，爹爹又何言此？」業曰：「汝豈知蕭後詭譎之事？延朗自知，汝今便可詳細問之。」言罷，化一陣淒風而去。六使癡呆半晌，似夢非夢，將近三更左側。

直待天明，入見令婆，道知其事。令婆曰：「此乃汝父英靈，特來相告。」六使曰：「可問四哥，便知端的。」令婆喚過延朗問曰：「夜來六郎見父，言其骸骨仍在北番。果有是事否？」延朗驚曰：「母親不言，兒正要商議此事。自被北兵捉去後數日，番騎齎得吾父首級來到。蕭後與眾臣商議，正怕南人盜取，以假者藏於紅羊洞，真青留於望鄉台。往年孟良所得，乃是假骸骨。除是台上的，是父真首級矣，今日六弟聞是消息，豈非吾父顯靈顯跡那？」令婆曰：「今既北番歸降，須令人取之而回，有何難哉？」六使曰：「若令人取，又是假的矣，蓋吾父北番所懼，彼將其為威望之神，豈肯付之與歸？不如仍令孟良盜取，則可得也。」延朗曰：「汝見甚明。」

六使即召孟良進府中，謂之曰：「有一件緊關事，著汝去乾，須要用心。」孟良曰：「本官差遣，即便赴湯蹈火，豈敢辭哉？」六使曰：「吾知汝去，足能成謀。今有令公真骸骨，藏於幽州望鄉台，密往取回，乃汝之大功矣。」孟良應聲曰：「離亂之時，尚能為是，何況一統天下，取之何難？」六使曰：「汝言雖是，奈番人防守嚴密，還當仔細。」孟良曰：「番人消不得一斧，本官勿慮。」言罷慨然而去。

適焦贊聽得府中眾人唧唧嚶嚶，似有商議之狀，乃問左右曰：「本官將有何事？」左右答曰：「侵早吩咐孟良前往幽州望鄉台，取回令公真骸，欲議舉葬也。」焦贊聽罷，逕出府外，自思曰：「孟良屢次為本官辦事，我在帳下多年，未有些須之勞。莫若隨後趕去，先自取回，豈不是我之功？」遂裝點齊備，逕望幽州趕去。此時楊府無一人知覺。

先說孟良星夜來到幽州城，將近黃昏左側，裝作番人進於台下，適遇著五六守軍問曰：「汝是何人？敢來此走動？其非細作乎？」良曰：「日前宋朝天子放北番君臣歸境，著我近邊戍卒護送。今事寧息，到此消遣一回，何謂細作？」守軍信之，遂不提防。

日色靠晚，孟良悄悄登台上，果見一香匣，貯著骸骨在焉。良自思曰：「往年所盜者，果與此不同，今日所得，必是真的矣。」乃解開包袱，並木匣裹之，背下台來。不想焦贊隨後即到，登台中層，手摸著孟良足跟，厲聲曰：「誰在台上勾當？」孟良慌張之際，莫辨聲音，只道番人緝捕到來，左手抽出利斧，望空劈落，正中焦贊頭頂，一命須臾。

比及孟良走下台來，並無動靜。孟良自付道：「守軍緝捕者，豈止一人來乎？此事可疑。」逕踏近前，於星光下視之，大驚曰：「此莫非焦贊乎？」撥轉細視，正是不差。孟良仰天哭曰：「特為本官成謀，誰知傷卻自家？縱盜得骸骨，亦難贖此罪矣。」道罷，孟良逕出城來，已是二更，恰遇巡警軍搖鈴到來，孟良捉住曰：「汝是那處巡軍？」巡警軍應曰：「我不是番人，乃屯戍老卒，弗能歸鄉，流落北地，充此巡更之職。」孟良曰：「是吾本官之福也。」乃道：「我有一包袱，央汝帶往汴城無佞府，見楊六使，必有重謝。」巡軍曰：「楊將軍我素相識，當為帶去。」因問：「公乃何人？」孟良曰：「休問姓名，到府中便有分曉。」即解下包袱，支付巡軍，再三致囑勿誤。

復來原處，背焦贊出城坳，拔所佩刀，連叫數聲：「焦贊！焦贊！是吾誤汝，當於地下相從也。」遂自刎而亡。可惜三關壯士，雙亡北地。後人贊孟良曰：

英雄塞下立功時，百戰番兵遁莫支。

今日北地歸主命，行人到此淚沾衣。

又贊焦贊曰：

匹馬南關勇自然，新堅突陣敢當先。

太平未許英雄見，致使身骸卒北邊。

當下巡軍接過包袱，半驚半疑，只得藏起。次早，偷出城南，逕望汴京去了。

第四十五回 禁宮中八王祈門 無佞府郡馬壽終

卻說六使自遣孟良行後，心下怏怏，坐臥不安。忽夜睡至三更，夢見孟良、焦贊 滿身鮮血而來，二人拜曰：「重蒙本官恩德，未能酬答，今日特來相辭。」六使驚曰：「汝等何以出此言？」遂伸手扯住孟良。驀然醒覺，卻是夢中。六使憂疑不定。

捱至天明，忽府中人報：「日前焦贊趕孟良同往幽州去了。」六使聽罷，頓足驚曰：「焦贊休矣！」左右問其故。六使曰：「孟良臨行曾言，若遇番人緝捕，當手刃之。彼不知焦贊後去，必誤作番人殺之矣。」眾尚未信。適巡軍走入府中，見六使拜曰：「小人幽州巡更之卒，前夜偶遇一壯士，付我包袱，再三叮囑送至將軍府來。不敢失誤，今特獻上。」六使令解視之，乃木匣所貯令公骸骨。六使又問：「當時曾問其姓名否？」巡軍曰：「問之不言，倉卒而去。」六使令左右取過白金十兩，賞巡軍去訖。乃遣輕騎，星夜往幽州緝訪。

不數日回報：「孟良、焦贊二屍，俱暴露於幽州城助，今以沙土壅之而回。」六使仰天歎曰：「值戎馬擾亂之日，若非二人效力克敵，焉致太平？正好安享，輒自喪亡，傷哉！傷哉！」次日，入奏真宗曰：「臣部下孟良、焦贊，為事失誤，已死幽州，乞陛下追還官誥。」帝聞奏，甚加傷悼，乃允六使所奏。仍下命，以孟良、焦贊有救駕之功，敕有司為築封墓，謚贈二人俱為忠誠侯之職。六使謝恩，退回府中。自因二人喪後，悵悵不悅，杜門斂跡，亦無心赴任矣。

卻說八王於幽州回軍，路感氣疾，臥養府中。真宗不時令寇準等問安。八王謂准曰：「與先生輩相處數年，不意子此分別。」准曰：「殿下偶爾小恙，何足為慮？值今四海清寧，正須變理朝綱，共睹太平之盛，如何出茲語乎？」八王曰：「大數難逃，寧奈彼何哉？」准等既退，入奏帝，請效祈禳北斗之事，以保八王。帝允奏，著令寇準、柴玉主行是事。准領命，去清華真人，建壇於禁宮，依法祈禱二日。真人報寇準曰：「壇上天燈長明不滅，八殿下可保無虞。」寇準暗喜。果然醮壇完滿，八王病體復痊。滿朝文武上箋稱賀。

適八王入朝謝恩，真宗親接上殿，面諭之曰：「得卿平復，社稷之幸矣。」八王奏曰：「賴陛下福蔭，當效犬馬之報。」真宗大悅，命設慶筵，禮待文武。是日，君臣盡歡而飲。日將晡，眾臣宴罷，擁送八王出朝，來到東閣下。前導軍校報人：「有一白額猛虎，從城東衝入，百姓驚駭，今直進東閣下。」八王聽罷，出車望之，果見人叢列開，其虎咆哮而進。即令取過雕弓，八王拈弦搭箭，一矢射中虎項。其虎帶箭跑走。眾軍急趕至金水河邊，不見蹤跡，回報八王。八王驚疑半晌。回至府中，舊疾復發，再弗能起矣。

卻說楊六使忽感重疾，報知令婆。令婆與延朗、宗保、太郡等都來問候。六使對令婆曰：「兒此疾實難自保。」令婆曰：「待令醫人調理，或可痊愈。」六使曰：「昨日當晝而寐，偶游東閣下，適逢八殿下與群臣退朝。殿下發狠，彎弓放矢，正中兒之項下，便覺骨肢損痛，想是命數合盡。母親善保身體，勿因不肖過傷。」又喚過宗保謂曰：「汝伯延德，善明天文，曾對我言：『國家殺氣未除。』汝宜忠勤王事，不可失為楊門之子孫。」宗保拜受命。六使囑咐已畢，顧謂延朗曰：「四哥好好看承母親，令兄弟中惟兄福而有壽。謹記勿忘。」言罷而卒，壽四十八。靜軒有詩贊曰：

慷慨歸朝志願酬，將軍正爾得封侯。

於今墳上無情土，野草離離幾度秋。

令婆等哀號深切；汴城軍民間者，無不下淚；文武眾官，亦各悲悼。真宗歎曰：「皇天不欲朕致太平，而使棟樑先折也。」道未罷，群臣奏知：八殿下聽得郡馬已卒，憤而加病，夜五更，終於正寢。」真宗倍加哀念，為之輟朝二日。

寇準、柴玉等會議，奏請八殿下與楊郡馬封謚。柴玉曰：「八殿下與楊郡馬，皆輔國良粥，今既棄世，當表其謚。明日須同眾臣奏之。」寇準等商議已定，次早約眾人人奏真宗。真宗曰：「此寡人之本心也，允卿所奏。」遂追封八王為魏王，謚曰懿；楊延昭為成國公。並命有司，俱用王禮葬祭。寇準等既退，有司承命而行。只見功臣將士相繼而死，不知清平世界可得長久？

第四十六回 達達國議舉伐宋 楊宗保兵征西夏

卻說西夏達達國王李穆，緝探大朝已破幽州，與群臣議曰：「宋君混一土宇，北番又歸中原，今欲乘本國人馬精強，以圖伐取，卿等以為何如？」左丞柯自仙出班奏曰：「諺云：『事有可為而為之，則成功易；事有不可為而強為之，悔莫及矣。』今宋朝一統之盛，謀臣猛將，連藩接壤。往者北番自晉、漢以來，每見尊懼；宋君御極，遂致乾戈日尋，疲於奔命，競被宋朝所滅。今西番控弦之眾，不足以當大朝一郡，倘若兵甲一動，致怒宋君，長驅而來，豈不是惹火燒身，自取其禍哉？主上自宜詳審焉。」

道未罷，一將應聲而出曰：「不因此時進兵而取中原，尚何待耶？」眾視之，乃羌氏人氏，姓名殷奇，使二柄大桿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更會呼風喚雨，國人懼之，號為「殷大歲」。部下一將，名束天神，亦有妖法，能化四十九個變身，西番號為「黑煞魔君」。是日殷奇力奏：「正好乘虛伐宋。」穆王曰：「卿要舉兵，有何良策？」奇曰：「臣近聞中原將士調殘，楊六使等已皆喪亡；沿邊守將，武備不修，一聞烽警，人各望風而走。憑臣平日所學，聲勢及處，先教郡邑瓦解；兵抵皇城，管取一戰成功。取宋天下，有何難哉？」穆王大悅，遂封殷奇為征南都總管，牙將束天神為正先鋒，汪文、汪虎為副先鋒，江蛟為軍陣使，共統十萬番兵征進。殷奇領命而出，將羌兵操練精熟，克日離西番，望雄州進發。但見：

旌旗蔽野，殺氣凌空。 有詩為證： 淒淒殺氣遮紅日，金鼓聲鳴勢若雷。 徒恃英雄生怨隙，逕教匹馬不西回。

殷奇兵行數日，將近雄州，離城正南十里安營。鎮守雄州者，乃都監丘謙。聞知西番兵至，與牙將鄧文議曰：「此是西番聽得吾之本官已喪，朝中無甚良將，故乘虛入境，來寇中原。今雄州軍馬單弱，恐難迎敵，似此奈何？」鄧文曰：「都監勿慮，城中有兵四千，留一半守城，吾同騎尉趙茂率兵二千，出城迎敵。」丘謙曰：「賊兵勢重，公等不宜輕覷。」鄧文曰：「無妨。」即與趙茂掛掛完全，率兵揚旗，開城而出。

西番殷帥見宋兵出戰，排開陣勢，馬上高叫：「宋將作急投降，必有重用。假若執迷，吾今十萬羌兵，即將雄州踏為平地。」鄧文一馬當先，指而罵曰：「無端番逆，不知天命。大遼如此之雄，尚遭吾滅。汝西番旦夕不保，還敢妄想中原那？」殷帥大怒，問：「誰先出馬，捉此匹夫？」只見左哨下一將，應聲而出，乃東天神，手執鐵斧，縱騎直取鄧文。鄧文舉槍迎戰。四下吶喊。二人鬥上三十余合，鄧文槍法漸亂。趙茂拍馬舞刀相助。天神力戰二將，全無懼色。殷奇於馬上挽起日弓，一矢射中趙茂而斃。鄧文見茂中傷，拋戰逃走入城。殷奇揮羌眾奮擊，宋兵折去一半，遂乘勢圍了雄州。鄧文下令緊閉城門，入見丘謙，道知西番兵銳，軍尉趙茂中矢身亡。丘謙駭曰：「彼眾我寡，勢所不敵，今其困城緊急，可修表，令人入京求救。」鄧文曰：「事不宜遲！」即時修表，遣騎軍夜深出城，星火來到汴京，投文於樞密院。

近臣奏知真宗，真宗大驚曰：「西番乘虛入寇，實乃大患。」急聚文武商議。柴玉進曰：「臣舉一人，可御番兵。」帝問：「是誰？」玉曰：「三代將門豪傑、金刀楊令公之孫、官授京城內外都巡撫楊宗保也。若用彼部兵前往，破之必矣。」帝大悅曰：「卿之所舉，實稱其職。」即下命，封宗保為征西招討使，呼延顯、呼延達為副使，大將周福、劉閔為先鋒，發兵五萬，前退番兵。

宗保領旨出朝，詣無佞府辭令婆出師。令婆曰：「曾憶汝父遺言：國尚有兵革，須盡忠所事。」宗保曰：「軍情緊急，特辭令婆即行。」令婆吩咐：「審機調遣，莫墜先人威風。」宗保領諾，出教場中，催集軍馬齊備，剋日離休城，望雄州進發。

時值十二月天氣，朔風寒凍，但見：鴻雁北來聲慘切，征人西下怯窮途。

宋朝人馬浩浩蕩蕩，直抵焦河口，望雄州只爭十五里之遠，宗保下寨於崖口，遣人報知城中。

卻說番帥殷奇聞知消息，吩咐部下大將：「宋之援兵，旗上大書『楊宗保』。久聞此人是六使長子，文武雙全。當時破南天陣，皆其調遣。今部兵來到，汝等不可輕敵，各宜用心。若能勝之，中原不難取矣。」副先鋒汪文、汪虎進曰：「不消元帥出陣，小可二人，管教殺退宋兵。」殷奇即付與精兵二萬。

次日，汪文於平川曠野，列陣索戰，遙望見宋軍鳥飛雲集而來。楊宗保馬上厲聲問曰：「封境有定，何故來犯吾地，殺害生靈？」汪虎答曰：「雄州近西番之地，為汝侵奪，不得不取。」宗保大怒，顧謂左右曰：「誰先出馬？」呼延顯應聲請戰，挺槍躍馬，直取汪虎。汪虎舞刀交還。二人鏖戰三十回合，汪文舉槍來助，呼延達綽斧從旁攻人。汪虎力怯，跑馬便走。呼延顯激怒追之。楊宗保率後軍繼進，汪文拋戰退返，宋軍竟進，番兵披靡，丘謙在城上望見西番戰敗，開東門接應，大勝羌兵一陣。宗保亦不追趕，收兵入城。

文、虎率敗眾回見殷奇，道知宋兵勢銳難敵。殷奇怒曰：「些須宋人，猶不能勝，尚望取其中原乎？」即欲引兵親故。東天神曰：「元帥穩坐，看小將立退敵兵。」奇曰：「汝先見陣，吾亦隨後接應。」天神領諾。

次日平明，於城下揚威耀武搦戰。忽東門一聲炮響，呼延顯、周福厲聲罵曰：「背逆丑賊，不即返兵，剿汝等無遺類矣。」天神大怒，縱馬舉方天戟，直取周福，周福舞刀迎敵。兩騎相交，戰不數合，天神佯輸，引宋兵入陣，口念邪偈，忽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半空中黑煞魔君無數。周福大驚，回馬急走。背後天神復馬殺來，一戟刺於馬下。宋兵大敗，死者甚眾。呼延顯慌忙走入城中，抽起吊橋。天神直殺至壕邊而回。

呼延顯入軍中，報知宗保周福戰死之由。宗保驚曰：「西方競有如此怪異？誰敢再出兵見陣？」道未罷，劉閔進曰：「小將再見陣一番。」宗保允行，即付與精兵一萬。

第四十七回 東天神大戰宋將 百花女錘打張達

卻說次日平明，劉閔率兵，揚旗鼓噪而出。對陣東天神大叫曰：「殺敗之將，今日又來尋死耶？」劉閔怒曰：「妖人急退，猶可延生；若執迷下悟，教汝片甲不回。」即舞刀縱馬，直衝西陣，東天神舉方天戟迎戰，二騎才交，天神撥馬而走，劉閔乘勢追擊。

未及一望之地，天神作動妖法，日月無光，狂風拔木，空中魔君無數殺來。劉閔大驚，措手不及，被天神回馬一戟，刺死陣中。宋兵潰亂，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天神又勝一陣，率眾紫困城池。

宗保又見劉閔戰死，憤怒已甚，即下令整兵，務與敵人決戰。至次日，親引呼延顯、呼延達，開城出戰。對壘東關神排開陣勢，上手汪文，下手汪虎。宗保坐於白驥馬上，早望見番帥生得面如青靛，眼若銅鈴，鬚髮似朱染就，甚是可懼。宗保罵曰：「逆賊作急回兵，饒汝一死；不然，屠汝輩如齏粉矣。」東天神顧問左右：「此人是誰？」汪虎曰：「宋之主帥楊宗保也。」天神曰：「那個先戰，以挫宋人之威？」汪文應聲而出，舉槍躍馬，直奔宋陣。

宗保激怒，舞槍迎敵。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戰上數合，宗保奮勇一槍，刺汪文落馬。汪虎見兄被害，大怒曰：「骨肉之仇，如何不報？」舉刀躍馬，奔出陣來。宗保曰：「一發結果此賊。」遂挺槍迎敵。交馬數合，宗保佯輸而走，汪虎趕來。將近陣側，宗保挽弓一矢射去，汪虎應弦而倒。呼延顯見主帥連勝，部眾一擁衝來。兩軍混戰，殺得

天昏日慘，地震山搖。有詩為證：

烈烈在旗燦若霞，鑿鑿金鼓急忙撾。

陣前殺氣邊天暗，成敗斯須屬一家。

正門之間，東天神口念邪咒，頃刻乾坤黑暗，走石飛沙，半空中黑煞魔君，各執利刃殺來。宗保驚異，先自退遁。番眾乘勢掩擊，宋兵大敗。呼延顯力戰，與宗保走入城中，東天神部眾擁到，呼延達進退不迭，竟被番人所捉，解進西營，來見元帥殷奇。

殷奇吩咐，將檻車囚起。下令部落，分門攻擊。東天神進曰：「宋人雖挫一陣，吾眾折去大將汪文、汪虎，只一座雄州尚不能下，倘至中原，如何克敵？如今之計，可令人回本國，再著添兵相助，鼓勇南下，庶可成功矣。」殷奇曰：「汝言正合我意。」即遣騎部回奏李穆王，求添兵馬助陣。王問曰：「近日西南兵勢若何？」騎部曰：「西番部眾雖多，鬥死者亦不少。此時宋兵堅守雄州，師久乏糧，國主若再添兵攻擊，破之必矣。」

穆王與群臣商議，右丞胡天張奏曰：「臣有一計，使宋兵首尾不能相顧，自然退去。」穆王同：「卿有何計？」天張曰：「可遣一人，直入森羅國借兵相助，許以和親，彼必悅從。又遣使往黑水國，說以得中原之後，割重鎮相謝，若得二國兵出祁州，以襲其後，卻令三太子起重兵，以攻其前，無有不克矣。」穆王從其計，即時遣使入森羅國，進上金珠，道知和親借兵，以取中原之事。

國王孟天能與太子孟辛議曰：「西番求援出兵，還當如何？」辛曰：「西番原乃唇齒之邦，既許以和親，理合依允。」王曰：「往年因借北番軍馬，只留得一分回來，只恐宋兵難敵，反惹其禍耳。」辛曰：「今宋朝非往時可比，謀臣勇將，已皆凋落，此回發兵相助西番，必可得志。」國王從之，即令孟辛為帥，提兵四萬前行。時王長女百花公主，勇力過人，武藝精通，奏工要同出兵。王允行。孟辛即日率兵離本國，望祁州征進不題。

是時，黑水國亦從其約，差大將白聖將，率部兵三萬，從祁州來會。卻說使臣回奏穆王：「二國各許相助，軍馬已望祁州進發。」穆王聞奏大喜曰：「此行定可成功。」便問天張：「誰可再部兵前往？」天張曰：「三太子文武雙全，可押兵相濟。」穆王允奏，遂令三太子統羌落四萬起行。太子領命，率眾離西番，迤邐望雄州而進。但見：

紅旗開處番兵盛，畫角鳴時部落齊。

是時，殷元帥每遣邏騎隨路哨探，回報：「三太子兵馬已到，於正西安下大寨，請元帥前往計議。」殷奇聞報，即詣西營。拜見畢，三太子問其交兵如何。奇曰：「兩下征戰，互有勝負。正待太子兵到，再議擒斬宋人之策。」太子曰：「森羅、黑水二國，已各出兵，從祁山來會。候其來齊，便可決戰，務必勝敵。」道未罷，人報二國兵馬已到西關下寨。太子即遣人齎羊酒，前詣軍中賞勞，並令其先出兵以襲雄城。差人送禮物來見二國主帥，道知三太子之命。孟辛受下禮物，吩咐來人：「拜上太子，明日請看我等出兵，先破宋軍，而後取城。」差人領諾回覆不題。

哨馬報入城中，宗保聽得森羅、黑水二國動兵，問帳下：「誰敢當此軍馬？」呼延顯進曰：「小將願往。」宗保曰：「敵人勢大，須著張達助之。」張達領命。宗保即撥兵二萬與之。呼延顯退出，與張達議曰：「森羅之眾利銳，當何以戰之？」張達曰：「未知蠻兵虛實，來日見陣，當作三路而進。」顯然其議。

次早，呼延顯以葉武在左，張達在中，自居其中，三路兵一齊出城。但見皂羅旗下，蠻兵漫山塞野而來。主帥孟辛手執鐵錘，腰帶雙刀，高坐於馬上，呼延顯揚聲謂曰：「西番背逆之寇，旦夕不保，汝何故出兵應之？」孟辛怒曰：「宋人殺吾弟金龍太子，今日特來報仇也。」葉武大怒，綽刀縱馬，直搗西陣。孟辛舞錘迎敵。兩下吶喊。二人戰上五十余合，不分勝負。

忽右營一聲鼓響，白聖將率所部從中攻入，將宋兵衝斷，分作兩截。葉武力戰孟辛不下，百花公主舉雙刀夾擊，葉武部眾披靡。右邊張達奮勇掄槍救護，卻被百花公主放起流星鏢，打中張達胸臆，一命須臾。番兵競進，萬弩齊發。宋軍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呼延顯身松體便，回馬急走。孟辛等乘勢追擊，直至城壕而止。有詩為證：

番將猙獰馬更雄，勤王效力戰酣中。

垓前已喪斯須命，冤恥於今翳草蓬。

哨馬報入殷元帥軍中，道知森羅、黑水二國所部，大勝宋兵一陣，斬其戰將二員。殷奇大喜，與三太子議曰：「宋人既敗入城，主帥必激怒，再來交鋒。久聞楊宗保將門之子，武藝精通，若只與鬥武，難決勝負，當用奇兵勝之，則一戰而可成功。」三太子曰：「公有何策破之？」奇曰：「昨觀地勢，此處十五里外，有座大山，名曰金山籠，只有一條小路可入，兩邊盡是高山。若先著重兵埋伏於此，引得敵兵進籠中，絕其歸路，緊緊困之，不消數十日，使宋人盡為餓鬼，而雄州唾手可得也。」三太子曰：「此計雖妙，只恐南人參透不追。」奇曰：「宋人未知虛實，可將營寨移於金山腳下。」分遣已定，殷奇等撤圍而去不題。

卻說呼延顯回見宗保，道知戰敗，大將張達、葉武戰死。宗保大怒曰：「不戮此蠻類，何面目見天子？」遂下令各將出兵，欲與西番決戰。鄧文進曰：「適報番兵撤圍，移屯金山腳下駐紮，莫非有計？元帥只宜堅守，從長計議，或可勝敵，勿激一時之怒，而忘遠慮耳。」宗保曰：「彼今惟恃一勇之力，有甚見識？諸君但看吾破之。」鄧文不敢再言。次日平明，宗保吩咐呼延顯見頭陣，劉青次陣，鄧文在後，以防孟辛之眾，丘謙守城。分撥已定，自率輕騎居中。

且說呼延顯揚旗鼓噪，殺奔金山，恰遇番將東天神列陣而待。顯馬上大罵：「逆丑早早回兵，萬事俱休，不然，屠絕汝等，以為宋人報仇也。」天神大怒曰：「黃頭孺子，今日休走。」遂縱馬舉方天戟來戰。呼延顯挺槍迎之。兩馬才交，戰未兩合，劉青率精兵從旁攻入，天神佯輸而走，顯等乘勢追之。殷奇見宋兵入陣，跑馬舞刀接戰。楊宗保中軍已到，怒戰殷奇。兵刃才接，奇即勒馬望金山小路逃去。

卻說宋兵各要爭功，如潮湧而進。鄧文在後看見，亟向前諫曰：「賊兵不作妖法，見陣輒輸，必有埋伏，且此處離城已遠，元帥不速回去，必遭其計。」宗保曰：「兵貴神速，正直長驅而進，掩番兵之不備，則一鼓可成擒也。縱有伏兵，何足懼哉？」眾軍聽罷，皆勇增百倍。趕近山腳，番人遣下輜重衣甲無數，宋兵不疑，一直追入籠中。

日已將晡，俄而，聽得信炮一聲響亮，江蛟伏兵齊起，截住籠口。後軍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不信忠言，果中其計。」即令眾將力戰殺出。呼延顯、鄧文當先殺出，山頂番兵木石火箭，一齊亂發，宋軍傷死無數，不能得出。待至山後，卻是絕路，正是：只因誤中好人計，致使英雄一月災。

宗保與眾人被困谷中，心中惶惶。鄧文曰：「番眾堅守谷口，縱有羽翼，難以飛脫。只得忍耐，以圖出計。」宗保曰：「地理不熟而隱機階。雄州些須人馬，猶慮不保。」文曰：「丘都監聞我等被困，彼必堅守，想亦無失。只是此中糧草乏絕，恐無救濟。」宗保曰：「朝廷倚我為泰山之重，既被番兵所困，諸公可思一良策，以為保全之計。」呼延顯曰：「今應州軍馬雄盛，可令人密往求救，方解此厄。」鄧文曰：「應州賊人往來之地，難以求應。莫若逕入汴京奏知，大軍一到，足為番眾之敵也。」宗保曰：「番營嚴密，但未知誰可前往？」道來罷，一人進曰：「小可願往。」眾視之，乃是劉青，小名劉招子，凡事敢為，軍中號為「劉大膽」。宗保曰：「汝有何計出番營？」劉青曰：「元帥不聞孟嘗君門下有雞鳴狗盜之客乎？小可能潛形出去。」宗保大喜，即修下求救文書付之。

劉青靠黃昏左側，秘密出籠原，望見番兵雲屯霧集圍守，遂變成一青犬，跑出營來。番人只道營中所畜，並無疑防。劉青得出堡壁。日已沉西，正值番眾野地聚食。劉青走進糧草寨邊，堆積猶如邱山，遂心生一計：取過火石，用硫磺燄硝引著，投於糧草屯裡。夜風正作，一伏時，煙燄漲天，滿屯通著。番人望見糧草被火，亟報知主帥來救，四下慌亂。劉青偷一匹快馬，星夜往汴京去了。有詩為證：

困陷金山戰陣摧，劉青勇敢有謀為。先教糧草成煙燼，又得番營駿馬回。

殷奇令部落救滅其火，糧草已燒去一半，方知宋兵有人出營，追悔無及。因下令曉夜巡軍提防。

且說劉青不數日來到汴京，先報知樞密院。次日，近臣奏知：「邊廷帥將全軍遭困，乞救兵相援。」真宗聞奏，大驚曰：「番人是誰主兵，有此奇異？」因宣劉青入殿前問之。劉青奏曰：「往日與西番交兵，互有勝負。近來連損大將數員，元帥激怒而戰。不意番人預埋伏於金山籠，引我軍入伏中，遂遭其圍困。且雄州聲勢甚急，我軍糧草俱絕。乞陛下早遣援兵，庶不誤事。」帝聞奏乃曰：「卿且退，待朕與群臣商議。」劉青謝恩而出。

帝問群臣：「誰可部兵前行？」柴玉奏曰：「沿邊帥將，只好看守本境，難以調遣。陛下必須出榜文於部門，招募諸將中有武勇智謀超群者，充元帥、先鋒之職，領兵前往。」帝允奏，即令學士院草榜張掛各門不題。

卻說劉青投進無佞府，報與令婆，說知宗保被困之事。令婆大驚，問曰：「汝曾奏知聖上否？」青曰：「已先奏知，然後來見令婆。」令婆曰：「主上何日發兵救應？」青曰：「柴駙馬奏道，朝廷無甚良將，不堪此行，即令出榜文，招募新將，部兵前往。」令婆乃頓足哭曰：「救兵如救火。吾孫遭困陣中，度日如年，若待臨時招募，得知有人來應募否？若使再延一月，宗保性命休矣！」言罷號慟不止。

是時，穆桂英、八娘、九妹等聞知，都出堂上探問因由。令婆收淚，道知宗保全軍被圍之事。桂英曰：「此係朝廷大事，何不令人奏知朝廷，乞發救兵？」令婆曰：「國無良將，欲待臨時招募，以充此行。我恐槽延誤事，故此惱悶耳。」桂英曰：「令婆勿憂，小妾當部兵救之。」令婆曰：「汝一人如何去得？」八娘、九妹曰：「女孩兒二人願相助同往。」令婆未應。

堂前十二寡婦——周夫人（楊淵平妻，最有智識）、黃瓊女（六使之妻，好使雙刀）、單陽公主（蕭後之女）、楊七姐（六使之女，尚未納婚）、杜夫人（楊延嗣之妻，十二婦中，惟此一人乃天上釐星降世，幼受九華仙人秘法，會藏兵接刃之術，武藝出眾，使三口飛刀，百發百中，楊府內外之人，莫不尊敬之）、馬賽英（楊延德之妻，善使九股練索）、耿金花（小名耿娘子，延定之妻，好用大刀）、董月娥（楊延輝之妻，目力精銳，乃有百步穿楊之能）、鄒蘭秀（延定次妻，極善槍法）、孟四娘（太原孟令公養女，為淵平次妻，有力善戰，軍中呼為孟四娘）、重陽女（亦六使之妻，善使雙刀）、楊秋菊（楊宗保之妹，武藝高強，箭法更精）——一齊近前請行。周夫人曰：「既姪兒有難，憑我等眾人武藝，一者為朝廷出力，二者省令婆煩惱，定要救回宗保也。」令婆喜曰：「我觀汝等並力同心，實堪此行。」即吩咐速準備槍刀衣甲俟候：八娘、九妹等自去整點。不題。

卻說令婆次早入朝奏曰：「臣妾媳婦等，聞宗保被困，各要部兵前往救應，與朝廷建功，乞陛下允臣妾所奏。」帝問群臣，柴玉進曰：「臣慮無人應募，正欲請命是事。陛下允其奏，管教成功在即。」帝大悅曰：「令婆若能為朕分憂，救回元帥，當勒名金石，以表楊門之功。」令婆謝恩。帝親賜金卮一對。乃下敕，封楊淵平之妻周氏授上將軍之職，部領精兵五萬，前往救應。

敕旨既下，周夫人等已各整備完全，都出堂前，辭別令婆起行。令婆曰：「軍情緊急，汝眾人當倍道而進。番蠻性頑，著知救兵來到，必要乘勢趕來，各宜用心，勿負主上之命。今宗保被困已久，須預遣人報知，以安其心。只此叮嚀，各宜牢記。」周夫人領命。

即日飲罷餞酒，一聲炮響，十二員女將齊齊出府，各執一樣兵器，端坐於馬上，英英凜凜，白皂旗下，軍威百倍。宋真宗與文武在城樓上觀望，顧謂侍臣曰：「朕今日視楊家女將出兵，軍前銳氣，勝如邊將遠矣，此一回管取克敵。」柴玉曰：「誠如陛下所言。」是日君臣各散。

只說周夫人等軍馬離汴京，以劉青為前哨，浩浩蕩蕩，望雄州進發。時值二月天氣，風和日暖。但見：

馬似飛龍乘紫霧，人如猛虎逐長風。杏花撲鼻行驄穩，野水清流急濟中。

宋兵進發數日，望雄州不遠，劉青曰：「近城便是森羅、黑水二國營寨，夫人只好於此屯住，徐議交鋒。」周夫人然其言，下令分作三營：著重陽女、九妹、楊七姐、黃瓊女、單陽公主五人，率兵二萬，屯左壁；楊八娘、杜夫人、馬賽英、耿金花四人，率兵二萬，屯右壁；自與穆桂英、董月娥、鄒蘭秀、孟四娘部兵一萬，屯中壁。吩咐眾人，交兵之際，互相救應。重陽女等得令，各部兵分屯。不題。

卻說消息傳入三太子寨中，三太子曰：「若使救兵緩來十日，宋將皆已授首，雄州破在旦夕。」即召殷奇商議迎敵之策。奇曰：「哨馬報說，宋人皆是女將主兵，此國無良將可知矣。今彼分作三大營寨屯紮，若只攻一處，則兩處兵必來救應。須分兵前後，令孟辛同白聖將先戰，審其行兵動靜，然後以計破之可也。」三太子然其言，即發帖文報知孟辛等。孟辛得令，歡然領諾，整點軍馬齊備。

次日天明，於平川曠野列陣邀戰。宋左營九妹、楊七姐出迎。紅旗開處，九妹馬上指敵將而罵曰：「胡蠻好好退兵，饒汝一死，不然，誅滅無遺。」孟辛大怒，即驟馬舞鐵錘來戰。九妹舞刀來迎。兩馬相交，二人戰上數合，孟辛佯輸而走，九妹驅兵趕進。百花公主率輕騎從旁截出，與九妹接戰數合，百花又敗。九妹不捨，勒騎追之。公主較其來近，取出流星錘，轉身一放，正中九妹坐馬，其馬負痛，掀跌九妹於陣中。百花公主正待揮刀砍下，不提防楊七姐一矢射中百花公主左臂，翻落馬下，宋兵競前捉之。孟辛奮力來救，劉青率部軍繞進，森羅國兵大敗，孟辛單馬走投白聖將營中去了。楊九妹等乃收軍還營。眾人解百花公主人中營見周夫人。夫人曰：「且將檻車囚起，以候回軍發落。」軍校得令，將百花公主檻囚不題。

忽報黑水國部落索戰。周夫人召集二營商議，因問：「誰出兵迎敵？」重陽女應聲曰：「小將願往。」周夫人曰：「更得一人副之為美。」穆桂英進曰：「妾身相助出敵。」夫人大悅，付兵一萬與二人前往。重陽女得令，與桂英部兵揚旗而出，列陣搦戰。

第四十九回 杜娘子大破妖黨 馬賽英火燒番營

卻說重陽女等來到陣前，正遇番將白聖將，挺槍縱騎，直衝宋陣，重陽女舉雙刀奮勇來迎。兩馬相交，喊聲大振。戰了數合，白聖將力怯，撥馬便走。孟辛怒曰：「待捉此將，以為吾妹報仇。」舞錘拍馬，當中截戰。穆桂英看見，抽矢挽弓，指定敵將射去，正中心窩，孟辛應弦而倒。宋兵乘勢殺進。重陽女趕上，把白聖將一刀砍落馬下。番兵被殺死一半，其餘拋戈棄甲，各走回本國。委棄輜重，不計其數，重陽女又勝一陣，周夫人不勝之喜。

消息傳入西番營中，三太子大驚曰：「不想女將有如此英雄，一連殺勝二國。汝眾人誰敢退敵？」東天神進曰：「殿下勿慌，小可部兵出戰，務斬宋將而回。」三太子允行，即付精兵二萬。東天神部兵出陣前，勒馬橫乾大叫曰：「宋將強者來敵，弱者不如早退。」話聲未絕，南陣上旌旗開處，一員女將驟馬舞刀來迎，威風凜凜，視之，乃耿金花也。正是：

逞威惟仗追風馬，斬將全憑偃月刀。大罵：「番奴速退，免污吾刀。」即縱騎直奔番將。東天神舉朝交還。兩馬相交，二人戰到核心。有詩為證：

征雲黯黯乾坤暗，殺氣漫漫日月昏。逆賊敢當豪傑將，還看今日定輸贏。

二將一來一往，鬥不數合，東天神佯敗而走，耿金花乘勢追進。天神引得敵兵入陣，念動妖言，狂風拔木，日月無光，半空中魔君無數殺來。金花大驚，勒馬回走。宋兵大敗一陣，死者無數。天神收軍還營。

耿金花走入軍中，見周夫人，道知怪異之事。夫人曰：「西方常出妖黨，有如此之術。誰敢出兵迎敵？」杜夫人進曰：「妾身須往擒此妖黨，」穆桂英亦請同行。周夫人大喜曰：「汝等若能破此妖術，則功勳可垂萬世。」即付兵一萬。

二人部兵殺出，正遇東天神在陣前揚威索戰。杜夫人一騎當先，大罵：「妖人休走！」天神笑曰：「殺敗之將，尚來尋死那？」即舞戟縱騎，直衝宋陣。杜夫人挺槍迎戰。兩下吶喊。二人戰上數合，天神佯敗遲走，引杜夫人追來，作起妖法，念幾句口號，忽天昏地暗，狂風怒起，空中四十九個黑煞魔君，各執利刃飛下。宋兵驚慌。杜夫人怒曰：「汝之邪法，只好驚嚇他人，敢在我跟前舞弄？即誦動九華真人秘訣，一伏時，雷聲霹靂，滿室盡是火球，將魔君悉皆燒絕，天地復明。宋兵倍勇，如潮而進。天神氣勢頹敗，慌張無計，正待吐氣逃走，穆桂英拋起飛刀，斬落陣內。所部番兵，屠戮殆盡。桂英欲乘勢攻入番壘，杜夫人曰：「且回兵，與主帥商議進取。」桂英乃收軍還營。

是時，敗軍走報三太子，說知東天神被宋將所殺。三太子聞天神失手，頓足驚曰：「天神有如此善戰之術，今尚死於宋家女將，正所謂勇將不離陣上亡也，令人何以為之？」殷奇曰：「太子勿慮，猶有五壘軍馬未動，明日保著殿下，與宋人決一勝負，便見端的。」太子依其議下令部落，傾壁而出。

緝探報人宋營中：「番人長驅而來，欲與我兵大戰。」周夫人聽得，聚集女將議曰：「勝敗在此一舉。可先令劉青入金山籠，報知宗保，約定明日從內攻出，方好調遣。」劉青應命去了。周夫人喚過黃瓊女曰：「汝引步兵一萬，與彼交戰，引敵人至雄州城下，吾自有兵來應。」黃瓊女領計去了。又喚過董月娥曰：「汝引馬軍五千，與鄒蘭秀於城拗兩旁埋伏，信炮一起，乘勢殺出。」董月娥與鄒蘭秀亦領兵而去。又喚過馬賽英曰：「汝引輕騎五千，各帶火具，候交兵之際，焚其營寨。」賽英承命而行。又令杜夫人率後軍應之。周夫人分撥已定。

次日，鼓罷三通，宋兵出動。黃瓊女勒馬陣前索戰。西陣殷奇一騎先出，手執利斧大叫：「宋將速退，尚保殘生。若來強戰，管教你片甲無存。」黃瓊女怒曰：「汝等已被我軍屠戮殆盡，尚誇大言那？」即舞刀直取番帥。殷奇掉斧迎敵。而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黃瓊女詐敗而走，殷奇驅眾追來。將近城壕，宋營中信炮並起，董月娥、鄒蘭秀二支伏兵齊起，萬弩俱發，番眾潰亂。

殷奇知有埋伏，勒馬殺回。穆桂英從中殺進，衝開番陣，三太子之眾，各不相顧。馬賽英輕兵已出其陣後，放起烈火，正值東風驟起，霎時間煙燄漲天，滿營皆著。番騎報道：「宋兵已焚寨壁。」三太子驚得魂飛魄散，棄敵而逃。殷元帥見勢不利，口念邪術，懷中取出取獸牌，望空敲動，忽一聲震烈，四下黑霧中，湧出一群猛獸，盡是豺狼虎豹，衝入陣中。宋人個個失色，各回馬逃生。

杜夫人望見宋陣披靡，即念起真言，滿空中火燄齊下，將猛獸燒得四分五落。番眾倒戈棄甲而逃，恰如殘雲風掃，病葉經霜。殷元帥拼死殺出重圍，正走之際，楊秋菊一箭當弦，正射中殷奇左眼，落馬而死。

是時，金山籠楊宗保等望見火起，劉青引兵殺出。呼延顯鼓勇爭先，恰遇江蚊，交馬只一合，刺於馬下，部下番兵，殺死大半。穆桂英、黃瓊女二騎，直進金山腳下，與宗保合兵一處，乘勢追趕，殺得番眾屍橫散野，血滿如川。奪得牛馬輜重，不計其數。有詩為證：

四面干戈戰陣連，楊門勇將定中原。

番人棄甲拋戈遁，正是英雄效力年。

宋軍已獲全勝，惟呼延達先被番人所殺，周夫人乃收回眾軍。城中已開門迎接，周夫人以軍馬屯止城下，自與宗保人府中相會，宗保拜曰：「不是姆孀齊心克敵，宗保幾至顛危。此一回足洗困辱矣。」周夫人曰：「聖上以姪被困，無人押兵赴救，令婆懷憂終日，我等只得前來救應，不意剿盡敵兵也。」宗保曰：「機會難再。此去西番連州城，數日程途，莫若乘此破竹之勢，直搗其境，擒取國王以獻，千載一遇，不可失也。」周夫人曰：「問外之事，君命有所不受。但可利於國者，行之無妨。吾意正待如此。」即下令進兵，以取連州城。眾人得令，各整備起行。次日平明，三軍望西番征進。

是時，三太子望僻路走回，奏知李穆王：「殷元帥並二國借兵，盡被楊門女將剿滅殆盡；即日人馬長驅來取連州。」穆王聽罷，神魂飛墜，拍案悔曰：「早不聽柯丞相之言，致有今日之禍。」道未罷，傳報：宋兵將連州城團圍三匝，水泄不通。穆王下令眾部落，嬰城堅守，與文武商議迎敵之計。柯自仙奏曰：「宋兵聲勢甚盛，我之大將盡皆授首，今日那個敢再戰？」王未應，忽珠簾後一人進曰：「小妾願部眾以退宋兵。」眾視之，乃王長女金花公主也。穆王曰：「只恐汝不是宋人之敵。」公主曰：「兒幼年曾學武藝，何倒自己志氣？兒若與之交鋒，自有方略破之。」王允奏，即付兵二萬。公主得命，次日，部眾開西門出戰。

第五十回 楊宗保平定西夏 十二婦得勝回朝

卻說金花公主來到城外，正遇宋女將楊九妹，兩陣對圓。公主謂曰：「宋兵不識時勢，深入吾地，作急退去，免遭屠戮。」九妹怒曰：「該死之賊猶不納降，尚敢來爭鋒那？」即舞刀躍馬，殺奔番陣。公主舉槍迎戰。兩騎相交，鬥經數合，九妹刀法漸亂，敗陣而走。公主奮勇追來，城上喊聲大振。楊七姐看見公主追逼九妹，緊急挽弓，一矢射去，可憐金花一命歸冥。宋兵竟進。番眾死者無數，只走得一半入城，報知穆王金花公主被射死陣前。穆王槍惶無計，寢食俱廢。

越二日，宋兵攻城危急，武將張榮奏曰：「主公勿憂。城中兵馬尚有四萬，糧草可應一年；且宋兵雖盛，遠來運餉不給。臣願率所部出城一戰，若使能退，乃主上之福；若不能勝，君臣嬰城而守，亦長計也。」王允奏，即令張榮出兵。張榮，羌落人，極有勇力，使一柄大桿刀，上陣如飛，軍中號為「鐵臂將」。是日領了主命，次早率眾二萬，出城迎戰。

南陣中一員女將，當先出馬，乃單陽公主也，大叫：「番蠻尚不獻城，猶來抗敵那？」張榮更不打活，舞刀縱騎來迎。兩馬相交，戰未數合，張榮佯輸，繞城而走。單陽公主盡力追之。張榮較其來近，轉身一刀劈下。公主眼快，側身躲過，其馬跌倒在地。卻得杜夫人連忙撒起飛刀，看準張榮砍去，中其左肋，死於馬下，番兵被殺死無數，乞降之聲，震動原野。此真見楊家女將互相救應之能也。有詩為證：

城下英雄勢力爭，一時失算倒前征。

敵人莫保須臾死，方顯楊門互救兵。

卻說番眾於城上望見張榮戰死，報入城中。穆王憂憤無地，欲為自盡之計。左丞柯自仙奏曰：「宋君寬仁大度，降者無不膺爵，抗者自取滅戮。今宋兵堅屯城下，成敗已分，主公何不適使納降，獻上圖籍，遞年惟出貢物，尚不失為一國之主，此則大計也。如何效取兒女子態，自經溝瀆，以取笑於外人乎？乞我主審焉。」穆王沉吟半晌，乃曰：「宋運當隆，依卿所奏。」即令城上豎起降旗。次日，遣人資納降文書，詣宋營投進。

周夫人正坐帳中，與眾人商議西番納降之事，忽人報：番王遣使來議投降。楊宗保令喚入。使臣進帳前，道知其主納款之意。宗保猶豫未決。鄧文進曰：「西番乃遇荒之地，無用所在，眾類頑皮，難供使令；元帥正宜允其降，以彰聖上柔遠人之德也。」周夫人然其議，批回來書，與使臣回奏穆王。

穆王君巨大喜。次日，親率文武，開城迎接。楊宗保先進，見西番君臣拜伏道旁。宗保敬他一國之主，扶起，並轡入宮中。部落各各香花燈燭迎候。穆王端立於庭階請罪。宗保曰：「吾天子仁愛國君，今既歸降，若使傾心無二，必不失舊封矣。」穆王稱謝。

是日，宮中大開筵宴。周夫人率十二員女將並都尉繼入。穆王拜見畢，周夫人慰諭亦厚。眾將依次而坐，宮中大吹大擂，番官進食，番婦進樂，眾人盡歡而飲，夜深乃散。宗保安營於城裡，周夫人等屯紮於城外。

又越數日，傍境皆寧，宗保乃議班師，報於各營寨知道。眾軍得令，準備起行。穆王送宗保真犀帶二條，珍珠奇異之物無數。宗保只受其帶，余物留以進主。乃以陣上所捉將帥，俱令送還，惟有百花公主解人中原。是日，中軍離了連州，西番君臣送出十里之外而別。班師將士分作前後隊而回，軍威大振，四海欽服。有詞一篇為證：

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乃兇器，戰為逆德，聖人之所不談，戈舜 弗忍於用。茲者西番播亂，兵甲擾雄州之境；皇上震怒，旌旗出汴城之師，征雲冉冉，殺氣騰騰。連環寨壘，如山嶽之勢；輜重器械，猶魚鱗之多。金鼓鳴聲，車箱匝地，六師奮力以前，三軍鼓勇而鬥。金山一戰，核下遭圍。敬烈閨中之寡婦，敢膺閭外之重權。周女帥，運籌算於帷幄。楊七姐，破堅陣於山前。斬將麾旗，獨羨單陽公主。呼風喚雨，最雄杜氏夫人。馬賽英，有爭先縛捉之能。耿金花，多救應斫所之力。運雙刀，黃瓊女軍中獨勝。開的矢，董月娥塞下無雙。鄒蘭秀，槍法取番人之首。重陽女，飛刀梟敵將之頭。孟四娘，英雄莫及。楊秋菊，氣勢超群。穆氏桂英，施百步穿楊之箭。八娘、九妹，懷圖王霸業之機。天生豪傑，地聚精靈。干戈西指，束天神倒旗喪命。貔貅齊進，殷元帥跌馬亡身。屠部落，如殘雲迅掃；斬蠻丑，如病葉辭柯。番王納款，邊境爭迎。班師唱楊柳之哥聲，回旅敲金鞍之響鐙。於戲盛哉！宋運休明，名播萬方之威武；楊門奮勇，世稱千載之英雄。

行程數日，已望汴京不遠。宋之君臣預聞捷音，帝先著柴王一班文臣出郭迎接。宗保望柴玉來到，下馬候問。柴玉近前，手攜上馬，並轡入城。

翌日，乃朝見真宗。真宗面慰之曰：「卿為朕遠涉風塵，成功不易。」宗保頓首奏曰：「臣賴陛下洪福，平定西番，已取圖輿以歸，屬州十四，縣二百，戶口一萬八千，租賦四百石，珍奇異物三十餘車。」帝顏大悅，以所獻俘俱發無佞府處置。因謂侍臣曰：「楊門女將，俱有功於朝廷，朕當論功升賞，以旌其忠。」柴玉曰：「此國家之盛典，理合頒行。」

帝遂下敕，加封楊宗保上柱國大將軍，呼延顯等俱封典禁節度使，周夫人封忠國副將軍，八娘、九妹等俱封翊運副將軍。并令有司於內庭設大宴，犒賞征西將士。詔旨既下，楊宗保等再拜受命。是日，依班列坐，君臣盡歡而散。

次日，宗保謝恩回無佞府，與周夫人等參見令婆。令婆不勝歡喜，遂以百花公主配與楊文廣為室。時文廣一十五歲也。令婆吩咐設慶賀筵席，與眾媳婦解甲。眾婦依次坐飲，至夜分乃散。惟有令婆恩典，宣待楊文廣征服南方，而後受封也。

自是，四方寧靖，海不揚波，宋室太平可望矣。

***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楊家將 ***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Gutenber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